

文學筆
記叢書

寄園寄所寄

上冊

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



徐達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0 2370B

敘

乙亥之秋，吾游家弟恆夫寄園，戲之曰：「園以寄名，將謂寄於園乎？園又將焉寄？」恆夫無以應，乃出所輯寄園寄所，示予請叙。閱之，有囊底寄，鏡中寄，倚杖寄，撚鬚寄，滅燭寄，焚麈寄，獺祭寄，豕渡寄，裂毗寄，驅睡寄，泛葉寄，插菊寄。爲卷十有二言，必有據事，必有徵章，章縷縷，極備極奇，誠大觀也。因歎曰：「旨哉寄乎！天地萬物皆寄也。凝吾身而推之，目寄於面而明生，耳寄於旁而聰附，鼻寄於中而知臭，口寄於頷而辨味。使非寄焉，將千年其視聽，千年其臭味可乎？曰不可也。又首寄於上，臀寄於下，兩手寄於肩而能持，兩足寄於股而能行。使非寄焉，則上下倒施，手足並作不休可乎？曰不可也。人身寄於天地，天地又寄於人，日月星辰寄於天，風雨露雷寄於空。使非寄焉，將日日暴吾園，而吾園焦，風風吾園，而吾園折，雨雨吾園，而吾園泊可乎？曰不可也。山嶽河海寄於地，鳥獸寄於林藪，魚寄於淵，草木寄於土壤。使非寄焉，將爲流爲峙者蔽野，而有生有落者塞天可乎？曰不可也。如是則知岱之爲嶽，寄於青齊鄒魯之間，衡之爲嶽，寄於沅瀘瀟湘之徼，華之爲嶽，寄於崤關陰晉之交，恒之爲嶽，寄於雲中雁門之塞，嵩居土中，而寄於灑澗伊洛，瀆水孤流，而寄於淮濟江河，冀州之民，寄於幽薊河朔，兗州之民，寄於河濟勃海，青州之民，寄於臨淄海岱，徐州之民，寄於淮沂海泗，揚州之民，寄於淮海閩粵之遙，荊州之民，寄於襄陵漢上之墟，豫州之民，寄於滎陽孟豬之野，梁州之民，寄於華陽黑水之區，雍州之民，寄於渭洛澧鎬之原。猶之玉寄於璞，金寄於沙，火寄於石，電寄於光，琴音寄於嚶桐，鸞聲寄於簫管，梅花寄於蒼笛者也。是知堯舜寄唐虞之天下，禹湯文武寄夏商周之天下，孔子寄於春秋，孟子寄於戰國。使寄非焉，則堯舜至今存，孔孟至今教，能乎哉？皇纓稷契寄於朝，巢父許由寄於野，伊尹寄於莘，太公寄於渭，伯夷叔齊寄於首陽，可類推矣。并知典謨誥誥之文，寄於書，國風雅頌之什，寄於詩，爰象古變之數，寄於易，三百三千八百九變之繁，寄於禮樂，是非賞罰之大權，寄於春秋。使非寄焉，則經曲雜於

聲歌，卦畫淆於美刺，褒貶等於別乘，能乎哉？屈子之忠憤，寄於騷，司馬之腐辱，寄於史，李白之感時，寄於歌，杜陵之憂國，寄於吟，可類推矣。再由吾身以內而細推之，心思寄於胸臆，智慮又寄於心思，飲食寄於腸胃，賦氣寄於呼吸，仁義禮智寄於性初，外焉，臣寄於君，子寄於父，妻寄於夫，迨孫則寄於高曾，衣服寄於體，歌舞寄於筵，冠履寄於頂踵，功名寄於大造，富貴寄於在天，貧賤寄於所遇，生死寄於定命，得失寄於時數，窮通寄於冥宰，人之所共知也。人既知之，又何必患得失而悲生死，希富貴而競功名，知衣服之爲寄，何慕錦綉，知飲食之爲寄，何羨珍羞，知妻室之爲寄，胡庸選色，知歌舞之爲寄，何必極權歟？天地日月皆寄，而况於人乎？山嶽河海皆寄，而况於物乎？千年萬年皆寄，而况於一時乎？過用吾心思，多煩吾智慮，亦奚以爲？朕則寄之時義大矣哉！集中子孝有戎，臣忠有徵，士女投贈而關風化，英賢困厄而致顯名，事繫綱常名教之大跡，涉神奇鬼怪之爲，兼總儒人仙釋之著，并包治亂寇盜之林，似寄又非寄，不寄而寄，寄而不寄，此寄之妙也！吾詢恆夫園何寄，恆夫未有答，今知恆夫意即寄於園中，寄所寄者，是一座笑悟。

仙湖愚兄士麟頓首拜撰

例言

一 予自少至壯，凡見聞新異，輒筆之於書。積之既久，分類成帙，用作座側之玩。因京園以寄其所寄，故以寄名園。嗣因竹垞太史探十餘條入日下舊聞，知不能久藏笥篋，遂爾付梓。

一 是書分十二寄，凡屬生平所歷，偶有觸者，輒附于末，以見世間事原有兩相符合處。至予作令晉中，平交山寇，夏君宛來叙其本末行世，亦節取數條，以相印證。

一 囊底寄，凡智囊已載者，概不復採，非好用機械也。有才不措諸實行，讀書不能致用，只紙上空談耳。

一 鏡中寄，忠孝故事，多不勝採，世所赫赫共傳者，不必錄，錄其幽僻而聳聽者。借鑑古人，以自敦本行，亦聖人論士宗族稱孝，鄉黨稱悌之謂也。

一 倚杖寄，山川取其最大而有名者，新安山水，則常爲一卷，以故鄉從詳也。人生如電光石火，予于山水因緣不淺，况濟勝有具，何可刻置耶？

一 燃鬚寄，近來進退兩忘，時與良朋篝燈抵掌，非詩無以過日。其林臥遙集，偶然次韻，遂疊至千五百律，吟雖甚苦，心竊樂之，或亦具有夙癖耶？

一 滅燭寄，坡公夏日，愛人說鬼怪，猶屬嬉戲。神禹鑄鼎象物，凡愚賤細民，亦令知警，而預避防之，命音何厚？若言鬼怪而附以存者，雷霆之忽發，物類之駭觀，以及人妖之譎誕，頗有相類，因以編入。

一 焚塵寄，飽食終日，祇闢清譚於身心，何益一言一事，皆足令人鼓舞興發，斯有濟耳。遺聞以資見聞，座箴談屑，以正人心術，助淹博，科名以勸子弟，壽攷神童，皆可類推。

一 獮祭寄，能知事物根源。

一 豕渡寄，則不致引典訛誤。

一 裂皆寄，觀勝朝之政事，錯雜盜賊紛紜，益知生太平世者爲大幸，而防河洩者，當先杜蟻漏矣。事屬近代，尤不敢漫加己見，悉本成書，細加抄錄，中間或有是非未確處，觀者自能從原書正之。

一 驅睡寄，仙卜醫藥而外，亦有足豁人心脾者。

一 泛葉寄，故鄉事不無瑣細，然事屬桑梓，不厭詳也。至黔兵一勦，乃吾邑金正希先生主之，且一事而屢奉旨意，又經史閣部與馬貴陽幾番辨折，要爲吾鄉存其略，以見金公功在粉榆。

一 插菊寄，可以不錄，然借胡盧之口，警君子之心，行事毋貽笑柄。雖屬笑談，未必無補。丙子夏五，馮于燕邸寄園之見心軒。

寄園寄所寄目錄

卷上

囊底寄

經濟

智術

警敏

技巧

鏡中寄

忠

孝

悌

義

正氣

廉介

寬厚

.....一

.....一

.....八

.....三〇

.....三三

.....三二四

.....三四

.....三六

.....四二

.....四四

.....四九

.....五三

.....五七

見色不亂

倚杖寄

嶽瀆

名勝

大好山水

撚鬚寄

詩原

詩話

乩詩

滅燭寄

鬼

怪

異

人妖

.....六三

.....六五

.....六六

.....七九

.....九九

.....一一一

.....一二二

.....一二五

.....一五五

虎

雷

墳

焚塵寄

座箴

勝國遺聞

科名

壽考

神童巧對附

.....二〇二

.....二〇六

.....二〇八

.....二一九

.....二一九

.....二二五

.....二五九

.....二七六

物人……………二

人事……………八

物理……………二一

書籍 書法附……………二四

器用……………三七

禽獸……………四五

類聚數考……………六二

豕渡寄……………九二

物類誤……………九三

習語悞……………九六

稱謂誤……………一〇二

裂皆寄……………一〇六

流寇瑣聞……………一〇六

殉寇諸賢……………一四八

羣寇……………一八八

普吾沙……………一九八

四鐘

驅睡寄……………

狂士……………

勇俠……………

定數……………一

報施……………二一九

方抄……………二二九

仙……………二三五

二氏……………二四四

泛葉寄……………二五二

新安理學……………二五二

故老雜紀……………二六〇

黔兵始末……………二九〇

插菊寄……………三〇五

笑柄……………三〇五

寄園寄所寄 卷上

囊底寄 經濟 智術 警敏 技巧

寄園主人曰：「古人三不朽，德與言猶有假而托之者，赫赫天壤，措諸事業，亘千秋而莫之泯滅，厥惟功哉？名臣匡濟，固自天成，亦須借資學問，大疑大務，遇智士而立決，豈無本而然歟？余吏隱寄園，上自朝廟，下暨街巷瑣屑，凡足徵才幹者，輯而存之，以徵吾情所首寄，安知不有補於倉卒？若謂扣囊底智，足以集事，則非余意矣。」

囊底寄

經濟 五車萬卷何一非經濟哉，願熟之紙上而寤於臨機，如君國何，成績不勝記，抑髻齡得之祖父所傳者，力或回天，智或除愁，舉數則以該餘。

正德允秦藩請，欲益以陝之邊境，兵部科道交奏不可，上不聽。楊廷和將冕引疾，不草制。梁儲曰：「皆引疾，孰與事君？」上震怒，內臣督促，儲承命草曰：「昔太祖著令曰：『此士不畀封藩，非吝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畜士馬，饒富而驕，姦人誘為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祈懇篤，朕念親親，異地於王，王得地宜益謹，毋收聚姦人，毋多養士馬，毋聽狂人勸為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欲保全親親，不可得已，王慎之毋忽。」上覽制駭曰：「若是其可虞，其勿與。」事遂寢。（通記）

此真不諫之諫，猶兵機也。先曾祖光祿公每言高祖弱冠，同梁公周旋，常與諸孫道其事。余閱明史，恍如高曾面命也，識之。

郎中李夢陽勸尚書韓文劾劉瑾，文令夢陽具草，既成，讀而妄之曰：「是不可太文，文弗省也，不可多，多覽弗竟。」

也。」疏具，遂合九卿諸大臣上之。（貞勝編）

嚴世蕃既敗，復爲御史林潤所劾，捕世蕃，羅龍文獄。諭法司訊狀。世蕃猶抵掌曰：「任他燎原火，自有倒海水。」已而聚其黨竊議，自謂納賄自不可掩，然上所深惡，聚衆通倭之說，得諷言官使削去，而故填楊繼盛、沈鍊下獄爲詞，則上必激而怒，上怒乃可脫也。謀既定，乃令其黨揚言之。三法司果依其言，具稿詣徐相國階議之。階固已預知，姑問稿安在，吏出懷中以進，閱畢曰：「法家斷案良佳。」延入內庭，屏左右語曰：「諸君子謂嚴公子當死乎？生乎？」曰：「死不足贖。」然則此案將殺之乎？生之乎？曰：「用楊沈正欲抵死。」階徐曰：「別自有說。」楊沈事誠犯天下公惡，然楊以計中上所諱，取特旨，沈暗入招中，取泛旨，上英明，豈肯自引爲過？一入寬疑，法司偕嚴氏歸過於上，必震怒，在事者皆不免。嚴公子騎款段出都門矣。」衆愕然，請更議曰：「稍遲事且洩，從中敗事者多，事且變。今當以原疏爲主，而闡發通倭本謀，以試上意，然須大司寇執筆。」謝不敢當，羣以讓階。階手出一幅於袖中曰：「擬議久矣，諸公以爲何如？」皆唯唯，因曰：「前囑攜印，及寫本吏同至，寧忘之乎？」皆曰：「已至。」卽呼入扃戶，令疾書，用印封識，而世蕃不知也。竊自喜，於行謂龍文曰：「諸人欲以爾我賞楊沈命奈何？」龍文不應，執其手耳語曰：「且暢飲，不十日釋綬歸矣，誰謂阿儂智者？」龍文喜問故曰：「第俟之。」已而階改疏上，但言其通賄僭侈，及龍文通倭狀。上覽疏曰：「此逆情非常，其會都察院大理寺錦衣衛鞠訊，其實以聞。」命下，階袖之出長安門，法司官俱集，階略問數語，速具疏以聞。世蕃雖善探，亦莫得知也。疏中極言事已勘實，其交通倭寇，僭謀叛逆，俱有顯證，請亟正典刑，以洩神人憤。上從之，命斬世蕃、龍文於市。二人聞相抱哭，都人聞之大快，各相約持酒至西市看行刑。有譽階能剪大憨者，蹙額曰：「彼殺桂洲，我又殺其子，人必有不亮者，知我其天乎？」（快心錄）

是類皆世所共悉，華亭亦勢逼騎虎，然稍一放手，三思五玉，遺憾千古矣！何以舒公忿，余令交城時，交山賊謀攻城，撫院舍人田福久橫三晉，與賊通，家僮田自友以次應守堞城，總啓煥促之，不應，反恨煥，福佯爲好語，召

入扃戶捶之幾死，且曰：『城破在日內，何守爲？』予捕福下獄，詳申各憲。有韓魚禎者，康熙元年，爲福歐死，遺言妻子無釘棺，此冤終得白。迄九年，啓其棺，面如生，復詳撫院批訊，重責數次。福自知罪大，自縊獄中，家屬領屍出獄，乃不期而與魚禎同日出城葬，自是賊亡內謀，攻城之謀漸寢。

周延儒票擬機敏通達，能得上意，應對亦從容有體。上嘗怒科道楊枝起、馬嘉植、王士鏐，又以士鏐指楊嗣昌、溫體仁、薛國觀、謝陞爲四凶，大嫌之。延儒云：『堯有四凶，』上色乃解。又奉命擬敕，極口詆斥言官，末云：『除已往不究，故三人遂以得免。』壬午七月，上問輔臣以張溥、張采何如，人延儒曰：『讀書好，秀士。』上曰：『亦不免偏。』延儒曰：『張溥、黃道周皆微偏，只因爲讀書，所以人人惜之耳。』蔣德璟曰：『道周永成，家貧子幼，望天恩赦回，或量移附近。』上微笑，吳姓輩復言之。延儒曰：『皇上無我之心，有同天地，既道周有望，便可徑用，何言移戍？』上不答，微笑。既退，姓請以公揭薦。延儒曰：『不可。』已而上密札黃道周清操博學，作何赦罪酌用，先生每密議來奏，上御筆也。道周參楊嗣昌，上所最恨者，得延儒之言而起用。（三垣筆記）

黃論德道周以直諫下獄，思宗怒莫能回。後上偶言及岳飛，專嘆曰：『安得將如岳飛者用之？』周延儒曰：『岳飛自是名將，然其破金人事，史或多溢辭，卽如黃道周之爲人，傳之史問不免。』曰：『其不用也，天下惜之。』上默然，甫還宮，卽傳旨復官。（通志）

左都御史劉宗周以救姜採、熊開元革職，刑部擬罪，諸輔臣懇請數四，不許。閣學蔣德璟面奏曰：『前唐太宗惡魏徵直諫，幾欲殺他，入宮尙說會須殺此田舍翁。』皇后具服賀曰：『君仁則臣直。』語未畢，上遽曰：『唐太宗才朕所不如，若論閉門德行，朕亦不學他。』公奏曰：『皇上是堯舜，安肯學唐太宗？只是唐太宗巧於取名。』上曰：『如何巧於取名？』公對：『人臣敢言的用之，則名在人主；罪之，則名在臣下。太宗本不喜魏徵，故意優容他，以自成其名。』意遂回。（崇禎雜錄）

劉公應遇令永寧，會靈寶民苦鄉貴，焦衍豐，凌，鑠，憤憤不平，遂圍城斬木。上臺命公治之。公單騎夜馳，止攜僕役五六人，抵城下，解其門兵，邀邑中士大夫飲南樓，從容觴政，人莫能測。以書示衆曰：「爾等聚衆立寨，報仇耶？叛耶？叛則吾當提大兵勦之，若仇則衍豐一村夫耳，爲爾請命上官，一幸斃之，有餘，何得自取滅亡？」衆羅拜陳衍豐罪，皆泣下解散去。後十日赴永寧降。已而公請當事削衍豐籍，擬鬼薪，遠近快之。（劉巡撫傳）

梅公之煥將勤王入都，援兵有噪而潰者，殺一參將，兩把總，西奔甘鎮，將據城勾敵。公先斷其歸路，徐檄諭之，立誅首惡數人，餘衆悉定，仍整旅而前。（祺稹野乘）

沈文學自徵磊落自負，崇禎三年，遵化永平破，兵使者張椿聞公知兵事，聘君幕府。公爲計復遵永，事定後封筦鑰，長揖策蹇去之京師。時督師袁崇煥握重兵，壁城平，疑其有外心，大司馬募士能入袁營探實者，予上賞。公慨然應募，司馬欲與騎三百，公曰：「不可，崇煥無反心，某往必不敢加害，苟欲害某，三百騎亦不能救，徒滋疑耳。如崇煥敢殺某，則反狀明白，公卽知所備矣，某又何惜一死報君父？」司馬乃授以弓箭，夜縋城出，至袁營，厲聲呼曰：「大司馬有語致督師。」諸軍注弓執矢欲射，視之一人耳，乃不疑，令入。公說曰：「天子新踐祚，卽不次擢公，可謂知己，固知公必不忍負朝廷。但公列營城外而不入朝，天下何從識公忠誠哉？臺省含沙，明主投杼，公族無焦類矣。且公往殺毛文龍，人已疑公，方冀公立功名自贖，稍不盡節，天下且爭鬪公，可不畏歟？」崇煥改容謝，請卽日入朝。公曰：「誤矣，城中人情洶洶，苟驟然入朝，此盧杞所以阻懷光也。俟某入城，具以情告而後進，則羣疑盡釋矣。」煥唯唯，惟命公具道所以於大司馬。於是天子始召見煥，賜貂裘玉帶慰安之，繼召見遂下煥獄。（沈文學傳）

奸徒李璉言利之疏入，欲盡江南縉紳富民，報名輸官，行首實籍沒之法。閣學錢公士升忱然曰：「此亂本也。」擬刑部提問，思宗意益不愜，命改票。公具疏痛駁之，謂巨室乃國家元氣所關，故周禮荒政有保富之法。今天下秦晉楚豫無一寧宇，惟江南數郡未動耳。若此法行，驅天下皆爲盜賊矣。言最切直，大拂上意，遂請告歸。（錢閣學傳）

安光初，東陽許都亂，亂首雖就擒，而餘黨猶時出劫掠。大司馬張國維，邑人也，知盛公玉瓚，宰蘭谿，有善政，故請用公東陽，以撫綏之。公至金華，兩邑人士爭來迎接，維時亂民叛黨，林立道左，或恐不測，謂宜陳兵備變。公曰：『是不過欲識新官，無他虞也。』去蓋示之面，皆拱揖而去。公至署，首視囚簿，凡以都中事株連者，悉慰遣之，餘黨感公，恩皆散去。（盛東陽傳）

文震孟以疏論時事忤璫，欲杖之。葉公向高力爭，語忠賢曰：『此上首料狀元，苟遭挫折，不祥孰甚！且固文丞相孫也，奈何獲罪神明？』忠賢意乃解。蓋燕俗敬事信國，璫性畏鬼神，因以獲濟。（啓貞野乘）

崇禎末年，闖賊勢亟，總憲李公邦華密疏請堅守，以衛九廟，倣先朝故事，命太子監國南京，分封二王江浙，以壯藩翰。思廟袖其疏，太息累日。是時巡撫馮公方移疾候代，事急遣其子愷，章飛章入奏云：『京師單虛，職守一無所備，臣謹具海船二百艘，率勁千人，身抵通郊，候駕且夕南幸。』三月七日，愷章匍匐入都，閣部諸公，鈐柝沈沈，閣門晝扃，愷章徬徨七日，欲泣出關，四日而京城陷。

集

福清葉公向高當國時，鄭貴妃專寵，羣臣咸慮福王奪宗，公時加調護，請福王之國甚力。一日鄭貴妃遣人來言曰：『先生全力爲東朝，願分少許，惠顧福王。』公正色曰：『此正是全力爲王處，人稱萬歲千歲，及吾輩云百歲者，徒虛語耳。皇上壽登五十，不爲不高，趁此寵眷時，啓行資贈倍厚，宮中如山之積，惟意所欲。若時移勢改，常額外絲毫難得，况積年言語可畏，王一之國，百口水解，更得賢聲，老臣爲王，何所不至耶？』貴妃心動，乃如期行。先是禮部定儀制，王之國別皇太子四拜，坐受無他語，公密啓皇太子必當加意。太子深然之，欲下座答拜，福王同辭，乃立受，答其二，握手泣別，送至宮門。福王過，望帝與貴妃皆大喜。（初續表忠記）

秦昌不豫，南昌劉文端公一燂預顧命，駕崩日，君臣哭臨，舉哀畢，公卽問王長子安在？太監王安曰：『李選侍匿

禁煖閣中，要封皇貴妃。公大言：「誰敢匿新天子者？」安趨而入，軟語選侍，皇長子不出，諸大臣不肯退。第一出見，羣臣即還。選侍初頷之，既而悔，攬上裙不釋手。安直前擁抱皇太子，趨而出。英國公張維賢捧右手，公捧左手，升寶座呼萬歲，事乃定。選侍猶趨呼皇長子還閣，公不可，請暫居慈甯。上喜，願語安曰：「伴伴，今日安往？得髻閣下伴我，乃無恐。」公髻修故云（全上）。

神宗晏駕，璫劉朝矯東宮旨索世廟，戚晚絕莊左忠毅公光斗還封不啓曰：「尺地皆殿下有，今日御史受命巡田，安敢私自進奉乎？」（全上）。

光廟賓天，年號未定。皖城左光斗曰：「今日以天啓存秦昌，非以秦昌更萬曆也，當以萬曆四十八年八月爲秦昌元年。」議始定（同上）。

常熟顧裕愍公，夫章爲部郎日，兵尙張鶴鳴行邊，奏獲社茂係奸細，與知縣某同謀遣管家三人，交通叛族，事甚具。王尙書紀問諸司，皆唯唯，公獨曰：「謀叛大事也，兩人同謀三月，共相與親密，必非尋常可比，豈有管家姓名尙不知者？」杜茂已審過五六次，夾過十餘次，姓名終不能供，况往返數千里，三人朝夕相聚，而不問姓名，尤不可解。王大笑，蓋杜茂實陶登撫朗先標員，領餉募兵，餉費而兵不集，懼罪，走匿山寺中，爲番役所誣也。審畢，王問坐當何罪？諸司不能對。公曰：「某雖非奸細，然與叛者同族，按律擬流三千里可也。」後王蒙譴，侍郎楊東明署事，欲定讞結案曰：「叛者既以謀反論，則於某乃反族，論當斬。」公直前曰：「反族不同謀，不同居者，止期親論斬。」楊作色曰：「謀反夷三族，何論期親？」公曰：「某所執乃大明律，老先生所迷，乃漢律也。」讞乃定（左上）。

蘭賊奢崇明之據重慶也，貴州布政司參議胡平表方以忠州判官在圍城中，縋城，徒跣走石砮司秦良玉乞兵，林成都目把粉蠶不肯應。平表慷慨號泣，不飲食者五日，良玉感動乃起兵。平表百方激勸，措處以餉，秦兵一戰而復衝都，再戰而成都之圍解。四川撫按授之監軍，兼副總兵職銜，平表得以統束，易置諸將。白市驛之戰，俘斬千餘。

馬廟之戰，俘斬萬餘。占拒兩嶺，酣戰一日，夜斬首千餘，奪據二郎關，擒黑蓬頭，迫降樊龍，復重慶，奪寅糾士府水西，復集十萬，我五路應之。四路皆敗，總兵楊愈茂死之。平表以六千兵，入囊米五升，援苗殲賊，無不一當百，十萬衆潰敗如掃。生擒僞元師巨賊四十餘人，獲其僞印勅，僞號錦冊，及各縣印五顆，救出被擄生靈數萬。（崇禎長編）

兵部尙書呂維祺當崇禎初年，爲南戶部侍郎，督糧儲。上以南糧逋欠日多，特加專勅，有侵欺者，五品以下，就便提問。公念上簡任重，而南糧窟穴最深，州縣催徵，大抵急北而緩南。又南糧多派之官戶，豪猾包攬，積逋至五六年，無從鈎剔。檄行州縣提解，率以空文具覆，甚有臥批不掣，遷擱至十餘年者。或有已解府司，而又挪移別款，不復補額者。官軍先已呼噪，侮及司官矣。公乃悉心振制，又請開鑪鑄錢，以佐軍需，而嚴杜夾鑄私鑄之弊。舊例糧米交倉，必三飾三晒，耗折滋多。若交場給軍者免，謂之水兌。公燭其弊，乃改倉爲場，聽運軍就便交納，即以支給兵丁，兩皆稱便。又錢糧支解，自置一簿，而自銷之吏，胥無從上下其手，積弊頓清。（續表忠記）

康熙甲子，裁浙閩縣督爲閩督，督標在衢州，兵三千，亦裁兵乏食，譁奪民物罷市，衢民潛逃。時家玉峰、兄士麟、公撫浙，集司道議曰：「彼譁且佯回不知，急借藩庫銀三千，照常給之，餉至必安，然後于衢設一副將，兵八百。查浙各營兵缺，撥補可六七百名，所截止半耳，仍令照舊克伍。」僉曰：「善。」獨藩司借餉有難色，公實貧，給之曰：「吾家素豐，倍萬金止矣，何惑乎？」藩司唯唯，即令中軍官星夜解餉至衢，諭云：「公疏請餉給汝等，不過半年，即盡補營缺矣。」兵叩首，市肆如常，疏入如請，兵民歡呼。嗣後武昌夏逢龍之變，因兵裁而激亂，始服公之先見。○杭城苦火災，蓋人居稠密，衢巷聯絡，檐舍鱗次，櫛比鮮磚石垣牆，每一延燒，輒以千百間計，男號女啼，塞巷填街，搶火兇徒，咆哮挺擊，甚于強劫。公初泄，即約寮屬，以救火爲第一義，人止知以水救火，豈知一杯之水，能救車薪之火乎？其道在首立救火之人，次嚴搶火之禁，而要務任于折近火房屋，以斷火路。公于在右兩標，選定救火兵二百名，參遊統之行。藩司于各役內，選定三十人，臬司二十人，杭府廳四十人，仁錢二縣各

三十人，以各守領官統之。製給每名長二尺白布，號掛一件，上書衙門姓名，以示別也。某某執長柄銕鏡鈎，某某執鉅纜繩索，某某執榔斧。平居逢朔旦，各衙門點驗。一旦火發，聞風公飛騎而前，文武各官星馳並到，令各着號衣。本標督兵先進升屋，于四傍稍遠隙處折之，鈎以鈎之，纜繩柱以拉之，榔以巖以斧以斷之。頃刻而空，則火自息。○杭兵印子錢，民受困久矣。公憂之，寐中有人告曰：「容城債償可效也。」醒曰：「此神告我，但我菴容城小邑，民借族債不過數千，今聞本息至三十萬之多，而我何以能償？」一日聞太夫人來，公喜曰：「母掘金至，可償也。」遂向將軍等認以己變產代償。次年太夫人至，公迎于境外，舟次北新關，請母產資一萬，令中軍設綵亭十，每亭列千金，鼓吹迎入營。將軍等詣公衙門閱視，呀曰：「真滇物也，公既如此爲兵民，我輩當恤公。」及會議曰：「既公還利當讓。」公曰：「不然，吾向爲容城令，曾代民還債，彼莊頭輩且感激，利全讓本減半，况外公大人乎？」難之，請再四，將軍等共諭兵曰：「此案不結久矣，民實難完，今撫院代償，衆心肯讓乎？」皆曰：「既撫院代償，願讓一半，得半，他圖甚于民負也。」公又恐攜物不足，則失言，每兩讓六完四可乎？衆叩首流涕曰：「唯。」於是公委杭太守將軍季四章京，盡取原券清算約三萬餘，公告太夫人以故。太夫人欣然曰：「可。」盡檢捐之，在省之鹽使，尙依藩臬，學使鹽司，遞捐以足，葛藤永斷，兵民祠祝。

智術

智係以術雜霸矣。老子曰：大德盛容貌，若愚於以善，身有餘其於應世何有？奇才不乏，果足濟危難，定禍亂，判覆盆，破奸究，弭禍患者，均歸之曰智術焉。

求樂間，張洪使緬甸，召通事訪問，通事曰：「緬蠻甚倨傲，聞朝廷使臣來，別翫草樓，北面以迎之。」使至城閉，其從人於外，使徒行，延登草樓，緬人則南面與語，率以爲常，前使皆姑容之。且其風土甚惡，至者居半日盡病，三日後死者相繼，而十無一還。洪入境，遣通事諭緬人散去北面之樓，且告以中國禮，爲官者出行者皆避路，不則箠之，宜告緬民避路，毋遭箠也。乃選敢死士二十人，攜刀執杖，將入城，洪立馬城下，叱緬人關門不聽，遂箠之，排其門入。至

宣慰之廷，緬人列象百餘，夾道而立，以鼻勾縮，請使臣下馬，即命拔刀斫象鼻，象始開馳。至其樓，迎勅書，南面呼宣慰以下，北面聽受畢，使者西向坐，數其失禮，并擅殺鄰境宣慰罪。那羅塔不能答，但云：「請就館，明日回覆。」既還，緬人殺牲以供，具悉糜出，命易生牢來饋。舊聞緬有木曰金剛纂，狀如棕櫚，枝幹屈曲，無葉，剉以漬水，暴牛羊渴甚而飲之，食其肉必死。雖潰生牢，必俟三五日無毒，然後烹用。掃除營內，毋容穢惡於營外，百步許爲廁，滿則實之以土，更爲別廁。三日軍無病，人心始安。彼常以瘴癘怖我，故前使畏死，求亟還，莫敢與較。當調攝，食肉不許太過，飲酒不至於醉。居處無臭穢，衣食以漸增減，饋戲遊行，必防其毒。緬人嘗畜淫婦，誘我兵卒，犯之必死，謂之人瘴。洪朝夕誨之曰：「汝等來時，父母妻子哭送，拜禱神明，望爾生還。今犯人瘴而死，妻必改嫁，父母何歸？」衆皆感泣，不敢近人瘴。或有病瘴，予以平胃如柴胡治之，多愈。去時馬步七十人，歸時六十九人，惟一人朱官音保沒於彼，即命官旗焚收骨殖，點檢隨身行李，送還其家。緬人以軍無死傷，稱爲神明（冰化續編）。

宣德末，永豐賊既平，時有告富民與賊通者三百餘人，布政陳智方賑饑，乃下令曰：「苟無實，宜自來。」衆悉詣官自白，智諭之曰：「果若人言，下諸吏鞠訊，尙能保家乎？今爾曹自赴官，若能出粟濟飢，可轉禍爲福。」衆稽顙流涕，乞如命，得粟萬餘石，全活甚衆（貞勝編）。

南昌祝知府以廉能著，甯府有鶴爲民犬，昨死，府校訟之云：「鶴有金牌，乃吾王賜。」祝公判云：「鶴雖帶牌，犬不識字，禽獸相傷，豈干人事？」竟縱其人。又兩家牛鬪，一牛死，判云：「兩牛相爭，一死一生，死者同享，生者同耕。」（稗史）

正德中，殷雲霽知清江縣，民朱鏗死於文廟西廡中，莫知殺之者，忽得匿名書曰：「殺鏗者某也。」某素仇鏗，衆謂不誣。雲霽曰：「此嫁禍以緩治也。」密問左右，與鏗狎者誰？對曰：「胥姚明。」雲霽乃集羣胥於堂，曰：「吾欲寫書，各呈若字。」視明字類匿名書，詰之曰：「爾素狎鏗，奈何殺之？」明大驚曰：「鏗將販於蘇，獨吾候之，利其貲，故

殺之耳。(全上)

明正統間，韓中丞雍兵入大藤，忽青袍方巾數十人出林中，執香拜伏軍前曰：「我等悉良民，向執公役，爲賊掠去，官軍累征，未嘗深入，無緣殄滅。今公至此，我等必得脫穿鑿矣。」韓厲聲曰：「爾等皆賊，敢欺我耶？」命悉裸而斬之，果皆有短刀藏於衣，乃盡支解之。隨兵入路，散懸身首於桐，夾道不絕。峽中蠻聞之，驚呼曰：「大神至矣！」極力拒敵，不支，遂平之。韓公膽力絕人，初得賊斬之，卽取其首，傾腦飲之，卽命將校飲之，多不能也。又兩司官集議，兵適引賊數人，公握刀付一布政曰：「公可手斬此賊。」布政戰縮，公笑曰：「公談兵何美，殺一繫囚猶爾，臨陣當何如？」卽自持刀，連斷數人頭，衆懼有眩絕者，故軍中與賊皆畏之如虎。(哀談)

山東滕家莊三兄弟爲響馬魁，遠近州邑嘗被戕，南人入都，此爲畏途。順治丁酉秋，余以計偕，同徐新于徐次鏐聯舟北上，道臨清，將至泊頭，二徐舟爲水破，行李盡移岸，剩予孤舟，不便行。遣家人覓車從陸，末至有小刹欲借寓，僧支吾不允，微露歎息聲。余疑之，手致一金爲香儀，詰其隱，僧附耳曰：「滕家莊有響馬來覘，今夜諸公行李不保，恐見累，是用不敢納。」二徐色變，予曰：「易耳。」急至泊頭，雇三小驢，問何往，予曰：「前至滕家莊。」驢夫曰：「噫！此何地也，敢去乎？」予笑命家人押車，運行李後至，卽同二徐急策蹇，日已西沉，乘月走四十里，二更到莊，主人肅衣冠出大門迎曰：「早知佳賓至，特相候。」賓主禮畢，予呼曰：「餒甚，何不速飯吾飽餐？」主人掀髯笑曰：「已備矣。」出二席，肴饌極豐，潔皆南味也。食已畢，安置臥具於書房，二徐不敢合眼，予酣寢。辰興，至午，行李尙未至，二徐憂甚，予置不問。少頃，家人抑載三大車，王曰：「泊頭車不敢來，蒙滕家莊發車到舟，破處遠迎，故運至遲耳。」莊三兄弟各居大廈，環以高垣，驢馬盈谷，器械射人目，廝役不計，各具優觴款留。次日宰猪羊，設香案，欲誓爲兄弟好。當是時，余默揣稍有難色，卽生彼疑心矣。目授意二徐，各親書生身年月於黃單，二徐皺眉，予宣讀畢，卽取黃單同香紙俱焚曰：「我輩盟心，俾神鑒耳。」滕氏三兄弟甚悅。

二徐乃釋然，越三日，各贖白金六，遣役送予三人及隨車從，各乘驢馬，行李車載俱備，至七十餘里，役云：「已近武邑東門，小人應歸復家主矣。」二徐得脫險，方有喜色，予遣伴投刺武邑，而城守戒嚴，如禦勁敵，手揮持刺，伴人曰：「速去，遲卽縛汝。」伴倉皇還，蓋若輩素創痛賊，疑車莊從滕家莊來，爲攻城故也。余測其意，露屯行李草間，復具書詳述來狀，另遣家人充郡胥，抵南門城下，呼曰：「理刑公文到。」是時胡道南司理真定，故假其名。武邑聞上司人來，然猶不放伴進城，縋書入，少頃，典史繆心鏡出城迎曰：「幸勿以閉關見罪，三君子從豺狼穴中來，安得不戈矛相向耶？」後數年，滕終服法，莊爲墟。

都御史韓公雍征大藤峽出兵，令五鼓戰將領者恐遭失事，二更卽發，大破之。公賞其功，而問以違令之罪，軍法當斬，乃具聞請釋。一郡守治酒具進，用盒納妓於內，徑入幕府。公知必有隱物，召郡守入開盒，令妓奉酒畢，仍納於盒中，隨太守出。(喜德錄)

王陽明爲知州時，賊首王和尚扳出同夥，有多應亭多邦彥者，饒悍倍於他盜，招服已久。忽一日應亭母於兵道告辨一紙，批准下州中，引王和尚爲證，意此必王和尚受財，計以辨脫耳。乃於後堂設案桌，桌圍內藏一門子，喚三盜至案前復審，預誠皂隸報寅賓館有客，公卽轉出，少頃還入，則門子於桌下聽得王和尚對二賊云：「且忍兩夾棍，候爲汝脫也。」三盜見事已洩，皆皇遽不復言，唯叩頭請死。(遺林集)

巡撫王守仁計南贛賊橫水桶岡等處俱平，獨泃頭賊未下。先是守仁征橫水桶岡等賊，慮泃頭賊乘虛出援，乃使人賞以銀布，諭降之。惟賊首池大鬢不從。守仁計兵力未暇，羈縻之勿深問，有金巢等率衆降。守仁厚撫之，令從征。及橫水破，大鬢懼，遣其弟池仲安率老弱二百詣守仁降，卽愿從征立功，實覘虛實爲內應也。守仁知之，令從別哨，遠其蹄路，陰使人分召近泃頭諸縣，被賊害者詢之，得其情，各授方略遣之歸，令密集衆兵，候平桶岡後報師。及桶岡卒，大鬢益懼，守仁遣使至泃頭賜諸賊羊酒，賊嚴爲備，詭諸使者曰：「龍川新民鄭志高，盧珂欲讎殺掩襲，

故備，非虞官兵也。守仁佯信其言，怒盧鄭梭，檄臨川廉二人擅兵狀，且令大鬚除道，候還兵討之。大鬚假使來謝，無勞官兵，當自防禦之。盧珂鄭志高陳英者，龍川已招新民也，仍領舊部三十餘衆。時諸縣民皆爲大鬚所脅，三人獨抗賊，賊仇之。守仁還兵，三人來告變，言大鬚反狀。時池仲安方領兵在守仁所，守仁乃佯怒三人，收縛將斬之。曰：「大鬚方遣弟領兵報效，安得有此？」仲安遂叩首辨列三人罪惡，守仁佯信之，械繫珂等置之獄。守仁密使人至獄中，諭以意，令三人無恐，且遣使歸集衆以候。十二月二十日，守仁還至贛，張樂大享將士，下令橫水桶岡，既平，涑頭歸順，境內無虞矣。民久勞苦，宜休兵爲樂，遂散兵使歸農。乃遣仲安歸報其兄，以盧珂被繫，故遣使令大鬚勿撤備，以防珂黨掩襲，大鬚意乃大安。守仁別購仲安所親，說仲安令自來投訴云：「官意良厚，何可不親一往謝？且使盧珂等言無所入。」大鬚信之，謂其下曰：「欲伸先屈，贛州伎倆，須自往觀之。」遂帥其徒四十餘人，自詣贛。守仁先已檄諸郡縣及龍川等，勒兵候報。至是探知大鬚就道，亟遣使發諸路兵，候涑頭。然道經賊巢，始達，則使別費一檄，爲捕盧珂黨與者，佯示賊，賊果問，見檄遂不爲意。大鬚至贛，謁守仁，見軍門無用兵形，又覘知珂等繫獄，意益安，遣人報歸其黨，謂事無他。守仁乃夜釋珂等，使問道歸發兵，而令諸官屬以次設牛酒，日宴犒大鬚等，緩其歸。久之，度珂已至家，諸郡縣兵當大集。守仁乃設犒於庭，先伐甲士，引大鬚等入，悉擒之，出珂狀訊之，皆服，遂悉至獄。而趣諸路兵，同抵賊巢。守仁率親兵由龍南縣冷水徑，直搗下涑大巢，諸路兵皆令入三涑，賊弛備，既久，驟聞官兵四集，驚懼，乃分投出禦，而悉其精銳千餘，據險設伏於龍子嶺。官軍爲三衝，犄角進，指揮魚恩首擊賊，戰良久，賊敗。王受等追之，伏發被扼，適推官危壽至，鼓譟前衝之，千戶孟俊率兵遶其後，賊大潰，遂克三涑大巢。餘賊精銳尙八百人，聚九連山，山四面險絕，惟一面得上，賊設礮石滾木拒之，官兵不敢近。守仁乃令官兵衣賊衣，抵募詐爲賊敗奔者，山下賊見之，果相招呼，官兵乃得渡險，遂扼其路，賊覺急禦，則大衆已闌入矣。賊不支，乃退走潰出，官兵先四路設伏，待之擒斬略盡。餘徒二百人，慟哭請降，守仁納之。相視諸險隘，以和平地方控扼三省，奏設縣治，下部議從之。

遂班師，捷聞，賜璽書褒賞，餘功賞賚有差，南贛自此無警矣。

交山賊爲害甚，康熙九年三月初十，余從省旋，執張清源、汝瑚手曰：「山賊披猖，吾備之甚嚴，若屬民情大懈，可慮。」汝瑚曰：「吾邑貧庫無分文，山賊不在意也。」予曰：「夜夜防盜，尙有意外，况安然置之乎？」十四日，交城補行鄉飲酒禮，其夜三更，謀者密報清源失事，殺死教官李開秀，縣官易服逃免。予傳密令練總馬輿率鄉兵趣賊歸路，再出公庭，解餉五千兩赴省，戒曰：「途有異聞毋返，返且死。」銀已出郭，予至儒學行鄉飲酒禮，復邀師生登卦山酒數巡，邑中方傳清源殺官報到山，同坐大驚。予曰：「君輩無恐，賊且就縛。」其日解餉者未入清源界，已股慄不前，既念予臨行誠語，率赴省無虞。馬輿密報羣盜已困馬鞍山，予急致書汝瑚，索捕賊。關文、汝瑚諱之，謂教官墮馬，民非賊也。予不得已，密令輿等放開一路，縱賊歸，若依余行，賊盡被縛矣。

王晉溪瓊在本兵宸濠之亂，談笑自如，人始訝之。晉溪曰：「滋事吾已料理之矣，王伯安有大將材，吾置之贛州是也。」未幾而捷疏至，人咸稱服。選大將者當以晉溪爲法。仇咸寧之大夫爲百戶時，邊外數萬騎突至，都御史李忠宣知其能，使率兵禦之。仇毅然曰：「兵不必多，憑吾自選五十人足矣。」忠宣從之。仇度來兵所必駐之地，掘地暗坑，令二十人埋伏，三十人登山瞭望，以銃爲號。來兵至此，果扎營，夜半銃發，坑卒地雷亦起，彼兵自相蹂殺過半。質明五十騎歸報中軍，遣人馳割首級，遂成奇勳。選偏將者，聖當以李忠宣爲法。（彙書）

陽明既擒宸濠，囚於浙省。時武宗南幸，駐蹕留都，中官誘其令陽明釋放，還江西，是待聖駕親征。差二中貴至浙省諭旨，陽明責中官具領狀，中官懼，其事乃寢。（湧幢小品）

伍文定討宸濠賊，殊死戰，忽出一大牌，書甯王已擒，我軍毋得縱殺。賊見之驚擾，遂大潰。（臣鑒錄）

宸濠甚慕唐六如，嘗遣人持百金至蘇，聘之。既至，處以別館，待之甚厚。六如居半年，見所爲多不法，知其後必反，遂佯狂。宸濠遣人饋物，則裸形箕踞譏呵，使者返命，宸濠曰：「孰謂唐生賢，直一狂生耳！」遂遣之歸。（唐伯虎紀）

事)

陰亢記云：「蘭陽處士丘琥，山西布政陵之子，商遊吳中，嘗過丹陽，買舟行。一人來附舟，直入寢所，琥識其狀盜也，佯落簪舟底，盡出其衣篋，鋪設而求之，又自解其衣，以示無物。又俾家僮與之酌酒，夜則自撫其臥側。明日其人去，未幾，其人殺人於丹陽城中，被縛，乃以其事語人曰：「吾幾悞殺丘公也。」人服丘之智。休甯邵大維嘗索通江右，附孤舟雨夜泊鄱湖僻處，四無人烟，舟子貌甚不良，邵懼，亦用此術，佯以失物，呼舟子秉燭，盡檢箱篋，遂得無恙。

（驢虹筆記）

孔侍郎公鏞知田州日，峒獠倉卒犯城，公蒞任甫三日，郡兵先已調發，衆議閉門守。公曰：「孤城中虛，能支幾日乎？祇應論以朝廷恩威，庶自解耳。」皆難之，謂太守書生迂談耳。公曰：「然則束手待盡乎？」衆曰：「卽爾，誰當往？」公曰：「此吾城也，吾當獨行。」衆猶諫沮，公卽命騎，令開門去，衆請從以少士兵，公笑却之。衆乃乘城向賊啓門，賊以爲出戰鬥，啓一馬乘官人出，二人控絡而已，門復隨閉，賊問故，公曰：「我新太守也，當至爾峒寨，有所言，爾當導我。」賊叵測，姑導以行，遠入林箐，聞顧從夫已逸其一，既達賊地，一亦逸矣。賊控馬入深林，夾路篋裸入於樹者，遙望見公，叫呼求救，公問何人，乃庠序士也。前期赴郡，爲賊邀去，不從，賊將殺之耳。公不顧，徑入峒，賊露刃出迎，旁刃夾擁如林。至巢穴，公下馬立其廬中，顧賊曰：「吾乃爾父母官，可以座來，爾等來參見。」賊取榻置於中，公坐呼衆前，衆不覺相顧而集，渠酋問公爲誰，公曰：「我太守也。」賊曰：「豈聖人兒孫耳？」公曰：「然。」賊皆羅拜。公曰：「我固知若曹本良民，逼於凍饑，聚此苟圖救死耳。前官不知此，動以兵加，欲勦絕汝。我今奉朝廷命來作汝父母官，視汝如子孫，不忍便殺害汝。如能從我，當宥汝前罪，可送我歸府，我以穀帛贖汝，爾後勿復挾掠。若不從，可殺我，後有官軍來問罪，汝自當之矣。」衆錯愕，爭曰：「誠如公言，公誠能相卹，終公任不復擾犯。」公曰：「然，我一言已定，何必多疑？」衆復拜。公曰：「我餒矣，取食來。」衆殺牛馬爲麥飯以進，公飽啖之，賊皆驚服。日暮，公曰：「晚矣，我

不及入城可卽此宿。賊除治中廬，設牀褥，公徐寢，賊侍衛。明日賊復進食，公曰：「我尙倦行，更住此。」又宿至明日曰：「吾今歸矣，爾等能從往取穀帛乎？」賊曰：「然。」控馬送出林間，公顧曰：「此秀才皆好人，汝旣效順，可釋之，與我同返。」賊解其縛，還其巾裾，郡生犇走，公按轡出峒，數十賊騎而隨。薄暮及城，公命呼城中吏登城見之，驚曰：「太守畏死，叛而降之，導來陷城矣。」爭問故，公言：「第開門，吾有處分。」衆疑拒，公笑語賊，爾等勿入城，我當自入，乃出犒汝。賊少却，城開，公入復閉。公命取穀帛從城上投與之，賊取謝公而去，迄終任不復出。（稗史）

交山盤結千餘里，通數省，賊自明末踞其中數十年，官吏從無有敢至其地。余久欲觀賊形勢，康熙九年二月九日，以勸農往住交山之麓。明日至長斜，又明日至戴家莊，巨魁惠崇德馬前投首釋之，改名重生。後三日，至惠家莊，卽寓其家，密擒大盜楊芳林、楊芳清兄弟於趙家漢。先令差役於捷徑押送縣度行二十餘里，予始整部伍行。賊首任國鉉統衆千餘來奪，予縛營兵鍾明節，加刃於頸曰：「賊至先砍汝頭。」卽率兵役二百餘逆之，驅巴節衝鋒，以明節雖係營兵，實爲山賊頭目，賊因此不敢迫，予始整旅而還。明節亦卽亡入山爲賊。

汪應軫爲翰林官，武宗南巡，抗疏諫，奉旨廷杖，瀕死，出知泗州。車駕旣發，郡邑徬徨勾攝，爲其民至塞戶逃匿。汪獨凝然不動，或詢其故，汪曰：「駕來未有期，而倉卒措辦，科派四出，吏胥易爲奸，倘費集而駕不至，將奈何？」時中使絡繹道路，恣需索，汪率壯士百餘人列舟次，呼聲震地，中使沮喪。汪麾從人速牽舟行，頃刻百里，遂出泗境，後有至者，斂戢不敢肆，駕至南都，中使矯詔，令泗洲進美人善歌吹者數十人。汪奏泗洲婦女荒陋，且近多流亡，無以應勅旨。臣向募桑婦十餘人，倘能納之宮中，俾受蠶事，實裨治化，事遂寢。世宗立召復舊職。（臣鑒錄）

武宗南巡，江提督彬所領邊兵，皆西北勁卒，偉岸多力，喬自岩患之，乃命於江南拳棒教師中，取其最短小而精悍者百人，每日與提督相期至教場比試。南人輕捷跳趨如飛，北人龐笨，方欲交手，或撞其脅，或觸其腰，皆倒地僵臥。彬氣阻，異謀潛折，自是不敢復橫。（遺愁）

嘉興當孔道，內臣往來，百方需索。李公與菱藕，歷日內臣曰：「我無用此，太守幸與我金錢，或用布絹。」公曰：「諾。」卽出牒取庫金針去，與太監市布絹。復索金錢，公又出牒取庫金錢入饋曰：「布絹金錢去也，幸與印券附案，以使他日磨勘。」內臣咋舌，不敢受而去。（後渠雜識）

大同貓兒莊本遠人入貢正路，成化初，來使有從他路入者，上因守臣之奏許之。時姚友敏變爲禮部，奏請筵宴，賞賜一切殺滅，其使有後言者。姚令通事諭旨云：「故迤北臣進貢，但從正路入境，朝廷有大筵宴相待。今爾從小路，疑非迤北頭目，只照他處使臣相待耳。」其使不復有言，人以爲得馭遠之體。（菽園雜記）

胡廷桂爲鉛山主簿，時私釀之禁甚嚴，有婦訴其姑私釀者。廷桂詰之曰：「汝事姑孝乎？」曰：「孝。」曰：「旣孝，可代汝姑受責。」以私釀律笞之。（臣鑒錄）

太監谷大用迎駕承天，所至暴橫，官員接見多遭斥辱，必先問曰：「你紗帽那裏來的？」一令略不爲意，大用喝問如前，令曰：「我紗帽在十王府前三錢五分白錢買來的。」大用一笑而罷。令出衆問之曰：「中官性陰，一笑更不能作威矣。」衆嘆服。（珊瑚網）

屠諭德應峻欲治一僕，怒甚，僕求解于夫人。夫人謂置一大魚來，莫測其旨也。應峻嗜魚，見而詫其肥，夫人從旁微笑曰：「但水寬耳。」僕竟獲免。（平湖縣志）

同年胡道南以巡鹽御史內陞歸里，予寓京都娥媚寺，二更有胡又申敲門，見予謂道南有隱事，來日某人決出參，身家不保，已與某訂定酬儀若干，急同過見庶可釋也。予曰：「差甚差甚，科道參人，先來通知，是明明嚇詐，你須直爲我致意，來日某果有參疏，弟卽以年兄此刻所言出首，年兄不得誨口，請別請別。」胡君大窘而歸，事遂寢。

劉公存義令平湖時，倭寇城急，計城上懸燈難禦風雨，且若燭寡。令鐵公作薄鐵板，斲薪木，灌以歷膏，上置木板，

遮覆瀝青，遇風雨益熾，不添燭而火光亘長夜。置長鈞墜城腰，城上望城下如畫，城下望城上如漆。（平湖志）

明漕運都御史鄭曉奏倭寇類多中國人，其間有勇力智謀者可用，每苦資身無策，遂甘心從賊。若不蚤圖區處，必爲腹心憂。乞命各巡撫官於軍民中，每歲查舉勇力智謀者數十人，月給食米一担，俟其殺賊有功，請量授官職。不惟國人不爲賊用，異日且有將材出於其間。今從賊者宜出榜諭許令歸降，有擒斬賊徒者，如例給賞。材力可用者，立功贖罪，亦與叙遷。不然數年後，或有如盧循孫恩黃巢王仙芝者，益滋曼難撲滅矣。報可。（貞勝編）

分宜相誕辰，公卿觴集其第，忽緹騎陸公金壺失焉。時公威權甚盛，或謂之公曰：「無憂盜獲矣。」因自坐門屏，與羣公約，以次出，皆自檢其徒從。容盡盜果不得出，伏梁上獲之。蓋選官國子生，自言所盜皆珠玉金寶物，非是不顧。藏城外某塔頂上，而言京中苦其益久矣。邯鄲有青矜子，日夜讀書其庠，書聲恒至旦，忽以大盜密捕去。庠師大恚曰：「是足不履外戶者。」然其家有駿馬，匿園床中，藉以重氈，飲食惟燒酒梁肉，盡一石，夜行五百里，動息皆如人意。蓋羣盜徧爲耳目，而以青矜子爲魁。當其書聲息時，卽馳馬去劫掠，還來未曉，猶爲閉戶先生也。盜發自他郡，言其狀皆實，遂不可解。（耳談）

王世貞爲青州兵備官，校捕七盜而逸其一，盜首妄言逸者姓名。俄縛一人至，甚稱冤，乃令置盜庭下，差遠而呼縛者跪階上，其足穿絲履，盜數後窺之，因密呼一隸，蒙盜首而肖縛者，易其履以入。盜首不知，卽指絲履者。世貞大哮曰：「爾以吾皂爲盜耶？」遽命釋之。（遺愁集）

績溪胡大司空松號承菴，先爲嘉興推官，署印平湖。適倭寇至儀築城，公夜入幕府曰：「民難與慮始，請縛某居軍前，禦倭百姓受某恩，必相急，乃可舉事。」從之。民大震，各任版築。不閱月城成，權奇之妙，乃爾。然非素得民心，卽殺十署事官，民何急焉？同時有滁州胡柏泉亦名松，官太宰。（湧幢小品）

胡宗憲總制兩浙，趙文華以兵侍監軍，威福自恣，胡迎拜借重，趙額之。暨胡張筵宴趙，趙愈有傲容，胡微詬之，堂

上從官皆錯愕。趙釐曰：「吾奉天子命監爾軍，死生皆出吾手，而敢恣無狀耶？吾旗牌安在？」於是衛趙於堂下者皆譁。胡大笑，叱曰：「吾擁十萬之衆，節制七省，不知天子命，何顧監軍？吾獨無旗牌耶？」爲胡衛者，聲囂特起，其聲震地。趙衆爲之靡然。時陪席者慰胡曰：「今日之事，君爲主，縱不爲監軍，寧不爲尊賓屈老？」胡復厲聲曰：「何以解謝？須壽之二千金耳！」趙聞而趣謂曰：「汝饋二千，我倍責於汝。」胡復笑曰：「卽四千何難？」席遂罷。明日趙章無言，則以饋者至矣。胡他日曰：「此輩非有才望，能監我軍，不過資緣以冀吾利耳。吾不與，則孤其來意，必與怨謗，與之則不甘，吾故詈而賞之。詈以洩吾氣，賞以慰其私，彼求賞而得賞，又何求焉？」人以是明胡之量，且足以褫趙之魄。（亘史）

胡總兵茂貞鎮徽時，余村南去五里爲古樓，有金西白質庫在金陵南門下，人將胡總兵所質，以年滿不與贖。胡怒遣兵來圍金宅，欲繫其從弟星簡家婦女辱之。星簡先覺，攜眷屬夜奔舊墅，余藏之後屋。胡兵至古樓，無所得，訊知逃余家，殺馬余門圖賴。先是胡播虐邑里，凡紳士謁見，通名皆用手揭。余以失體不官，往反爲胡所重，時以此事不能解，往語之曰：「將軍素以威鎮地方，聞豈與賈人爭金而損名乎？」胡轉怒爲喜，訴其被金家質庫所詐，恨之甚。余曰：「易易耳！五日內，當囑其照數償還。」胡酌酒訂交，已命星簡借代還之事，遂釋。後胡移雲南，派六邑富戶贖金，謂余附近村有獻者，當贈余。余曰：「若肯見免，公之惠也。若剝桑梓，以肥吾家，豈丈夫所爲耶？」胡頷之。余近村遂獲免不派。西白名星賁，因是憤發出仕，歷官至陝西莊浪叅議。

陳副使子文字在中閩人嘉靖八年進士，除麻城知縣，歷戶部郎，出知長沙府。土賊尹大憲阻水寨自固，歷數守莫能捕。子文故緩之，盜畜贖甚多，竊出貿易，乃伏壯士數十人於水次，而遣一入微服買贖，往誘之，伏兵卒發，生擒其渠魁。（列朝詩集）

張江陵欲甘心高新，鄭左都葛守禮與家宰楊博力爭之，居正憤曰：「二公意我甘心高公耶？」奮入內，取廠中

揭帖投博曰：「是何與我事？」中有居正竄改四字曰：「歷歷有據。」居正忘之，守禮識其字，笑納諸袖。居正覺曰：「彼法理不諳，爲易數字耳。」守禮曰：「機密重情，不卽上聞先政府耶？吾二人非謂相公甘心高公，以回天，非相公不能。」居正揖謝曰：「苟可效，敢不任。」高公卒無虞。（貞勝編）

王霽字象乾，鎮宣府。日知粟價將踊，先借帑金二萬兩，糴而息之。凡再三，得息金三千兩，羨粟六千石。郭青螺子章撫黔中，販鹽於蜀，販魚於楚，帑金五千兩，得息如其數，以資軍餉。當時說者嘗以大臣行商賈之事，冤哉！治國如治家，不可與腐儒道也。霽字八十四尚在鎮，青螺身不滿五尺，功業文章，各過人數倍。（蘇談）

姜瓖變亂，山右各縣預備積貯殆盡。事平，藩司籍其事報部，朝命給銀買補。自己丑後二十餘年，皆係捏報，不但米粟豆草俱空，亦並無倉于力陳顛末于達。方伯蒙達公案計從前經承，如數追補出買。予特建預備倉於舊址，米七百餘石，粟五百餘石，豆三百餘石，草一萬三千束，俱全。因爲出陳易新，交民賴之。沁州知州汪宗魯叙其事，立有碑。戶部侍郎勸公爲達中丞胞兄，予晉謁之，問曰：「聞潭府爲賊破，今赴補必窘，兄昔宰交城，貯千金，何不取用？」予茫然無以對。公笑曰：「兄捐千金鑿山引水，離任後，交令同紳士申詳中止，竟將兄捐者用去。舍弟批詳云：『鑿山引水，非常之事，必非常之人爲之前，令豈無確見，而棄千金如敝屣也。爾等庸人，不足語此。』速將前令捐資，追出貯庫，取具遵依繳。」兄可寫收字，我給爾領回。」當時手無分文，借貸無路，得此足供都中新桂吹瓊之用。

楊璉受丹徒知縣，會中使如浙所至，縛守令置舟中，得賂始釋。將至丹徒，璉選善泅水者二人，令著耆老衣冠，先馳以迎。中使怒曰：「令安在，汝敢來謁我耶？」令左右執之。二人卽躍於江中，潛遁去。璉徐至，給曰：「聞公驅二人溺死江中，方今聖明之世，法令森嚴，如人命何？」中使懼，禮謝而去。（座右編）

萬曆丁丑，會元馮具區夢禎以庶吉士告歸，既滿入京，時洞中庶常凡四人，沈自那陸可教、楊德政皆已留館。故

事一省未有盡留者，馮當補別署，其座師蒲州張閣學風警憂之。蓋其時有忌馮，譖之於當路者，因盡留三人，將以抑馮，并示諸詞臣意指也。蒲州計無所出，命馮且駐郊外，俟江陵有家慶，過拜恭甚，而微作邑邑狀。江陵歡問故，且曰：「有心事所不足耶？」蒲州蹙額曰：「爲馮子館事。」江陵憐之曰：「是會元，還他編修。」蒲州悅，飲盡，權方出，次日入朝補館，得不他補。（湧幢小品）

王佐字廷輔，山西遼州和順縣人。父義爲譚城驛丞，有中貴駐驛，久不肯去，人厭苦之。佐方幼，夜密令人取庭樹巢鵲，黑身朱喙而縱之，中貴見之驚，諸館人皆驚，以爲不祥，遂去。（全上）

萬曆間，海鹽令王臨亭治獄多精察，有一婦早孀，隨母兄往來海鹽崇德間。有三惡少，一冒婦之叔，一僞爲夫，一僞爲亡夫之兒，詭詞訟縣，已而佯以和請，月餘，僞夫訟婦之母，見掠婦去。公覆前案，良是而訝其貌，狼鞠之，則前案悉僞也。三人伏辜，又一女未嫁，少年求之，其父不許，誣以娶而更嫁，婚書媒聘悉具。公呼女前致語，已而遽問少年曰：「汝妻手中有疤，記左手右手？」少年愕然，遂敗。沈氏兄弟皆無子，兄富先亡，弟貧，有女嫁褚升，兄之妻常虞升瞰其貲，俄被盜，賄隣人誣升，言從屋上來去，所遺鞋是也。公曰：「墻而盜，何必登屋？茲方六月，何必衣鞋？」升得白。

（海鹽縣圖經）

李霖寰大司馬征播楊應龍，敗逃圃上，李公以大炮攻之，楊裸諸婦向炮，砲竟不然，此受厭也。崇禎乙亥，流賊圍桐城，上架砲，賊亦逼人裸陰向城，時乃潑狗血，燒羊角烟以解之，砲竟發矣。故鑄劍鑄鐘，合鍊丹藥，皆忌裙釵之厭。

（物理小識）

沈參將希儀屯柳州，左右皆盜，而無誤盜者。沈以爲使官府人爲謀，賊生疑，於是陰求得素與盜人商賤者數十人，假以買物，召至府，密謂之曰：「吾素知若輩通盜，吾不罪若，更與若銀爲贖本，若試爲我誦賊。」衆感諾，乃人給五百兩，使益買物，散入諸峒中。諸盜雖凶暴，樂役人，然販者至，則寒寒傳送護衛飲食，恐損一販者，則諸販不至。

是以雖絕棧深箐，販者無所不歷，每有動靜，販者輒先知，奔走報公。公厚賞販者，而祕其事。雖肘腋親近，絕不得聞。至期，鳴銃者三，則諸兵皆聚。第謂之曰：「今日出某門，而遺心腹人爲旗頭，引諸軍。」諸軍貿貿行，問旗頭，旗頭不知，曰：「然則汝何引我？」曰：「公強我往，我漫往耳。」軍行千萬人，其所往，獨公與旗頭兩人知之而已。頃之，箭營設伏，賊果至，遇伏奔，追殲之而已。而賊寇他所，則公軍又已先在，或絕遠村聚，賊度官軍所必不至，而潛寇，則公軍又已先在，賊始驚以爲神。（唐荆川文集）

沈公始至柳，令諸獠得出入，價買游嬉城中無禁。諸獠時入見，見公，公兒女撫之，久之稍稍擇其巧使曉事者，結以厚賞，使誦賊。後賊發具夥伍中，輒報公，公又厚賞之。而間諸獠曰：「若見我，若妻子，何不來見夫人？」諸獠叩頭不敢，公曰：「試令其來。」已而獠婦五六人來，夫人好言慰勞，賞之針線包帕諸物，以銀簪簪其頭。又命諸妾婢灌之以酒，人數大腕，察羣婦中其夫嘗以賊事報者，則又陰引之，他所勞苦之曰：「若夫爲吾大人盡力良苦。」私賞之，包帕銀簪諸物，倍於人前所賞者，而盡以珍果美物，塞其袖中，又陰戒之，勿令人知也。諸獠婦既多得賞，又酒醉踰踰，舞手出府門，獠夫望見之，歡喜爭前掖而歸巢，自是諸獠婦來者，至數百人。夫人傾篋篋，針頭線尾皆盡，猶不能給，而獠婦相戒以勿令人知者，獠婦又洩之，以所獨得珍果美物，誇諸獠婦，以爲夫人愛已。諸獠婦皆快心羨，嗾其夫使報賊，冀已入府得珍果美物。而公問使人往諸巢中，陰以夫人之命，賜物諸獠婦，自是賊中消息，或諸獠不肯言，則公婦嗾之使言，或諸獠竟不宣言者，則諸獠婦自於使人至巢賜物時，附耳語云云，若勿向我老公語也。

（全上）

沈公所獲劇賊，多不殺，剜兩目，刖兩耳，賞銀數兩而還之巢。自是他賊有所擄掠，多不遣兵，而用剜目者駒，而一人牽以諸賊，使徵所擄掠，賊見之，驚曰：「某巢某也。」震懾不敢隱，盡還所擄掠，而剜目者索不已，賊至出自所有與之，公以給被擄者，而以其餘給剜目者。剜目者每一入巢，則利益多而爲賊者所獲，每不補所償，則益無利。在柳

州所剝目七人，其六人皆爲官用；其還巢而復爲賊者，覃萬星一人而已。公竟以計擒殺之。（全上）

公嘗欲勦一巢，而恐其洩也，乃佯病，所部人問病，公曰：「吾病思鳥獸肉，若輩能從我獵乎？」因起出獵，去賊二里而止營，軍中始知其非獵也。公耳目多，賊不能竄，率走之他巢。他巢人又嚇之曰：「公且勦汝。」則又走之他巢，他巢嚇之，則又走，跡血腫以死，或餒稿崖谷（同上）。

沈公每以甚雨淒涼風冥之夜，察賊所止宿處，四散遣人，齎以火銃，以筒貯火，衣毯衣，毳帽與草同色，潛至賊所，夜聲銃者二，賊盡駕老沈至矣。挈妻子裸而蒲伏上山頂，兒啼女哭，往往寒凍死，或觸崖石死，不者且爲虎咬。諸妻子更相嗟怨，汝爲賊之利至此。黎明下山，謂之則寂無人，陰使其黨至城，謂之時公所遣衣毯者四散，諸巢同夜舉銃，明日諸巢所使爲詞者，亦同會於城傍。西巢人謂東巢人曰：「老沈昨夜來吾巢。」東巢人謂西巢人曰：「老沈昨夜來吾巢。」則固已更相怪駭。已而，賊之城中人，則老沈固安坐城中，不出也。益怪駭曰：「昨聲銃者誰耶？鬼耶？」諸獠又自相嚇曰：「虎咬人者，老沈所使也。」自此賊益胆落，或易而爲好，獠獠而柳城四傍，一童子牽牛行深山，數百里，無敢訶者。其軍民往往寄牛於詞家以耕，或索雞酒於獠，獠不敢不與。（全上）

韋扶諫者，馬平四都獠賊弩中知府，疇者也。兇猾甚，嘗七捕之不能得，至沈公亦七捕之終不能得。會有報扶諫逃隣巢三層巢者，公潛率兵勦之，至巢則扶諫又已與三層賊往劫他所，而三層賊妻子獨在，公竟俘以歸，計七十餘人。平時公所俘賊妻子，盡以與狼兵爲賞，至是獨不與，而閉之空室中，善飲食之。公又陰使狼兵數百人，怒而挺刃，狎獠入室，恐諸婦女作欲搶狀。公佯執鞭痛鞭狼兵使退，如是者三，欲以深德諸婦女，而潛使諸獠聞之，以繫其心。公又使熟獠謂諸獠之亡妻者曰：「吾不害汝，但得韋扶諫，則還汝妻子矣。」諸獠人四五人來投公，公令入室，視其妻，夫妻相持哭，其小子牽其父哭。妻曰：「非沈公，吾爲狼兵殺且搶久矣。」已而怨相詈曰：「咄扶諫，非汝爹，非汝娘，何不縛以贖我？」諸獠心割而別，復見公，公曰：「欲得扶諫耳。」諸獠曰：「扶諫已逃他巢，圖之實難。雖

然願公切勿以吾妻子與狼兵也。吾且爲公緩圖之。」公曰：「諾。」因令殺牛犒諸獠而去之。諸獠踪跡扶諫所在，遂往以言恟扶諫曰：「還我妻子。」扶諫不應。諸獠因曰：「我輩失妻子，計窮惟有更隨汝作賊耳。」扶諫喜，諸獠乃詭相與計曰：「今官府擄吾妻子，而穿山驛與守堡百戶與行司俱在山中，今往劫之，三印可必得也。守府懼失三印，得重罪，以易吾妻子，可必得也。」扶諫曰：「善。」扶諫既離巢，則黨益孤，諸獠因醉扶諫與其黨而縛之，置嚴洞中，使熟獠報公曰：「得扶諫矣，恐見賣，可遣吾妻子於三十里外相易。」公以爲吾不遣，諸獠且以爲吾怯。於是鎖諸獠妻，刀挾之以行。至三十里，使熟獠諭諸獠曰：「諸獠且劫妻子者，先殺妻子，然後戰。」諸獠請於公曰：「吾獻扶諫懼讎，公可遣三十人至巖洞自取之。」公慮諸獠有變，乃選健卒十五人，賞而遣之曰：「得扶諫，吾且賞汝。若諸獠殺汝者，吾且重賞汝家。」又以十五人付之熟獠，而質熟獠妻子曰：「十五人者，損一人，汝妻子齏粉矣。」至巖洞中，果得扶諫而出。諸獠聞之，五里外懼扶諫往而妻子不至，復要公曰：「必相易於此。」公又曰：「吾不往，諸獠且謂吾怯。」於是先遣諸獠中妻子四五人往，言刀挾諸婦女狀，諸獠吐舌懼殺妻子，帖息不敢動。遂易扶諫以歸，剜扶諫目，截耳剔心，手足斬之，而四懸諸城門（全上）。

交城營半以本縣山民充兵，遺盜長子孫備伍，交山盜風愈熾。康熙七年十二月十六日，予移汎地換營兵，嚴防守具，詳兩院咨部。至次年九月十五日，兵部咨覆到晉，將交城經制之兵，更換太原經制之兵，一年一換，著爲例。山中巨盜，耳目方絕，庶可施吾勦撫之用。

康熙九年二月二十四夜，赴家居給事中武攀龍宴，三更歸交山，羣盜數十相隨入署。予馳馬於馬廐左，疾上城，諭守城堞者加嚴，羣盜由北門踰墻出。予蹤其逃，止擒獲殿後者二名，閉內署鞠之，許以不死，因得諸賊實情。蓋無日不以殺縣官爲急，盜首傅青山謂賊黨曰：「趙縣官內謀深而外若不經意，我輩不殺縣官，將來必爲縣官擒。渠官做得好，於我輩不利，換一個來，又作商量。」予夜獲殿後兩賊，方山中實情，釋之入山，寬爲吾

用；侵晨獲本地方作賊居停者四人，立斃之，卽進省以實密聞於達撫公。

趙應龍壯健，力敵十夫，交城原瓶都賊首與李宗盛交結，劫附近州邑，嘗破清源，殺教官李開秀者。久之，余密探兩葫蘆川踪跡，知靜樂李宗盛招趙應龍行劫，予密招降賊惠重生授意而行。山賊任國鉉、惠孝文爲予用以計，給應龍折其兩臂，縛以付重生獻出。應龍曰：「吾死矣，若等行且就縛，同汝俱死。」予械應龍赴省，應龍沿途據鞍高唱洋洋，去無怖容。

李宗盛者，巨盜李黃毛子，黃毛自明季爲盜，後降隨任標營，久積貲饒富，山中築堡如城，廣畜騾馬，積芻糧，藏鎧甲兵器甚備。黃毛死，宗盛卽小黃毛時時出劫太原各屬，党羽甚盛，殺人視爲常。凡避罪逋糧者，一人由官卽不敢問，宗盛屢捕不獲。康熙九年四月初，巡撫達公給示撫賊，予止之曰：「縣官方伯言發兵會勦，以振脇餘黨，撫之則機敗。誠假便宜，發寧武搗兵自北入，太原協兵自東入，宗盛必南引兩葫蘆各賊以自救。縣官密用間使兩葫蘆賊不與之合，則宗盛勢孤，必踰劉王嶺以入黃河畔，伏兵待之，不出十日，擒宗盛必矣。」達公曰：「汝籌略驚警，得無爲趙括乎？」予曰：「熟悉在胸，故能言之。」達公曰：「吾知爾不托空言，今晉中兵悉聽汝調度，但云奉吾面諭行之，不拘爾以文法也。」予用印文四發調兵，俱云奉憲密諭，宗盛聞風，乃與心腹十數騎西南走，二十四日午刻果至鵬巢，就食劉振家。食方備，蘇防守郭典史伏兵起，愈集鄉民，圍之數十匝。宗盛呼曰：「吾李黃毛也，任縛我去。」驍賊弓進單騎出戰，射之，餘黨逸去。宗盛壯貌魁梧，卽被擒，氣勃勃未及郭數里，觀者萬計，坡野爲滿，雖婦女亦上垣簷縱目，指顧笑語。交山賊破州縣殺掠，惡不忍言，如惠岐山鍾斗尤淫惡，岐山居惠家庄，遇羣盜他出，卽入其家淫其妻子，斗行劫，輒倒裸婦人，油漬牝，火燃之，或刀穿其牝，兩輒鎖鎖之而去，其惡如此，後皆被擒。

康熙十年，余奉旨平交山寇，勦殺淨盡。十月初七日，同守備姚順統兵至縣，諭山民速葺靜安堡，十三日屯駐。

官兵命移席却月湖，笙歌徹夜，觀者夾岸。初八日大閱演武場，速運酒米芻豆至靜安堡備用。初九夜令司更者促其籌夜之子，發五鼓，斂兵疾行四十里，未曉至水泉灘，飲犒諸軍，謂順等曰：「此行奉旨勦寇，進屯靜安爲怠敵計耳。」順等驚愕。余偕諸弁兵聲言赴堡，出賊不意，直襲葫蘆屯，駐東坡底。日暮安營畢，語姚順曰：「此地爲吾據，則兩葫蘆聲勢絕矣。」是夜大雪，山峰盡白，諭山民寧家，毋從賊凍死。次早諭兩葫蘆居民許其拿賊贖罪，強盜亦拿賊立功，統計入山二十六日，等擒賊首二十二名，除自刎自縊二名，除俱押解。又投首賊三十六名，新撫山民一千四百三十七家，山馬六十六匹，器械粟豆，另造冊呈報。其真正良民，不爲賊脇誘者，止三十七人，賞羊酒及扁額旌表，或十里，或數里，或百里，就地遠近，立爲約正，以勸率各村落。初三日振旅還縣，汾文清太諸縉紳士庶，壺漿而迎者不絕，婦孺俱在門內羅拜，歡呼載道。藩司在省聞捷，官廳中語督學謝觀曰：「爾江南乃有此人耶？」夏明經宛來，駟有交山平寇本末行世。

山東臨邑有四瞽者，寓京師，皆業說書。一日行道各誇說在某貴戚內瑞家說書，得錢幾何，傍一惡少聞之，給謂某家喚說書，引至墟墓無人之地，出所佩金鐵，擊瞽者，蒐其錢盡。一瞽獨曰：「我帶結不可解，公爲我解，待我取錢。」惡少與解，而瞽已捉其要家，力持之，呼羣瞽皆來助擊，至抉出目睛，盡蒐其所奪，始相攜歸。（耳談）

古稱操舟者爲長年，王長年閩人，失其名，自少有胆勇，漁海上。嘉靖己未，倭薄會大掠，長年爲賊得挾入舟，舟中賊五十餘人，同執者男婦十餘人，財物珍奇甚衆，賊舟數百艘，同日揚颿汎海去。長年既被執，時時陽爲好語媚賊，首甚親信之。又業已入舟，則盡解諸執者縛，不爲防。長年乘間謂同執者曰：「若等思歸乎？能從吾計，且與若歸。」皆泣曰：「幸甚，計安出？」長年曰：「賊舟還，將抵國，不吾備，今幸東北風利，誠能醉賊，奪其刀，盡殺之，因檣棹飯帆歸，此時不可失也。」皆曰：「善。」會舟夜碇海中，相與定計，令諸婦女勸賊酒，賊度近家，喜甚，諸婦更爲媚歌唱，迭勸賊，叫跳歡喜，飲大醉，臥相枕藉。婦人收其刀以出，長年手巨斧，餘人執刀盡砍五十餘賊，斷纜發舟。旁舟賊覺追

之，我舟人持磁器雜物奮擊，斃一賊首。長年故善舟，追不及，日夜乘風舉帆行。抵岸，長年既盡割賊級，因私剗其舌，別藏之。挾金帛并諸男婦登岸，將歸。官軍見之，盡奪其級與金。長年禿而黃鬚，類倭人，并縛詣鎮將所。妄言捕得賊零舟，首攜生口具在，請得上功幕府。鎮將大喜，將斬長年，並上功。鎮將故州人也，長年急，乃作鄉語，歷言殺賊奔歸狀。鎮將喏曰：「若言斬賊級，豈有驗乎？」長年探懷中藏舌示之。鎮將驗賊首皆無舌，諸軍乃大駭服。事上幕府，中丞某召至軍門覆按，皆實用。長年爲裨將，謝不欲，則賜酒鼓吹，乘馬繞示諸營三日，予金帛遣歸，并遣諸男婦而論罪。官軍欲奪其功者，長年益禿，貧甚，猶操舟漁。（湧幢小品）

烏程潘內翰家婢春桃者，盜入宅獲幼子，將加虐訊。婢出曰：「金帛皆我所司，在某房某篋，惟汝所欲，小郎何得知？」盜競奔之，皆恣其去取，而幼子釋。盜去，家盡尤之曰：「汝必盡發其藏何故？」婢不答，惟耳語其主人曰：「我識盜二人皆隣近某某，即劫去，猶我橐中物，何傷於多不多？不釋小郎，非所以愛子也，但當亟捕之耳。」亟捕人贖皆得，而財溢於所失數，蓋盜往所藏也。婢智矣哉！（耳譚）

劉滋濮陽人，少爲庠士，家貧，田不二十畝，又值水旱，無以自活，乃盡鬻其田，逐什一之利，十餘年致萬金。爲人慷慨，重然諾，取舍不苟，尤善心計。家藏白鏹，皆鑄大錠，錠四十斤，覆樓板下。有劇盜韓氏者，使其黨五十餘，越城劫之。得劉，劉曰：「若輩利吾財乎？」曰：「然。」指板下示之曰：「唯若所取。」賊見大鏹，喜甚，盡力攜之，人不過二錠。既去，劉告家人，人亟遠匿，賊且復至。賊既登城，復命於韓，韓見金良久曰：「不殺此人，吾輩且無瞧類。」亟復往跡之，無所得。韓曰：「敗矣。」攜數錠遠遁去。既明，鄉人唁劉，劉笑曰：「財固在也。」告官捕之，不數十里，賊盡獲，金皆如故。獨失韓所攜耳。（湧幢小品）

某家新婦于歸之夕，有賊來穴壁，已入，會其地有大本觸木，木倒，將賊擊破頭面死。其家舉火視，乃所識鄰人，惶惑，恐反以餌禍。新婦曰：「無妨。」令空一箱，紅賊屍於內，因舉至賊家門首，剝啄數下。賊婦開門見箱，謂是夫所盜，

卽舉至內。數日夫不返，發視，乃是夫屍，莫知爲誰所殺，亦不敢言，以瘞之。（耳談）

吳叟吉安人，忘其名，里中有大猾，家徒數里，暴行爲患，人皆畏而苦之。然不敢上狀於有司，亦怵怵恐致變，不敢問。會流賊逼里中，叟遂問詣其廬，說曰：「公之行事上下之所知也，卽有司懼不敢問，假令部使者督千人捕公，公能終拒之乎？」曰：「不能。」叟曰：「吾固知公之不能也，公卽不能，何不因事自解，亡論自解，且令里人德公。」其人欣然曰：「惟長者命之。」叟因命之。叟因執其手曰：「方今流賊四劫，誠危急存亡之秋，而公雄傑，所部皆堪戰力士，賊氣驕，剪此何有？公當此時，誠能率其子弟擊賊，賊必潰，則里中莫不驩公，公得以長豪里中，無懼矣。」其人遂掀髯而起曰：「公無言，我當爲公擊賊。」於是勒其子弟最強者百人人，手持挺急，馳之，而叟騎一驢，從二蒼頭往贊。一遇賊，輒奮鬪，日已至未，凡數戰，殺數十人，猾者稍倦矣。輒命左右取水，而叟心計賊既已殺數十人，無可慮賊矣。獨念此猾暴里中無已時也，不若因其機滅之，遂從旁大呼，我兵且退，賊遂乘勝追之，悉殺猾之父子兄弟。（湧幢小品）

朱潮遠鎮章泉時，軍民不辨官話，每堂審役，有譯鄉語者。一日老人告其子情殊迫切，詢其父有妻乎？子乃其所生乎？曰：「非妻則繼母也。」又詢其母與父年當乎？曰：「少艾。」朱曰：「此必父暱其妻，妻凌其子。」而中證乃其姑丈，叩首稱善。於是命父立其上，用小板連衣輕扑之，與父叩頭陪禮，示其父曰：「爾晚年靠子，何不念前妻之情？」戒其子曰：「親年無幾，家庭小隙，乃至此耶？」遂父子抱頭大哭，軍校無不墮淚也。今孝廉公車來，尙稱之。（座右編）

崇禎三年春，奢安間成都，百計攻城。正月賊數千，自林中大噪而出，視之有物如舟，高丈許，長五百尺，樓數重，箬箬左右，板如平地。一人披髮仗劍，上載羽旗，中數百人，各挾機弩毒矢，牛數百頭，運石轂行，旁翼兩雲樓，如左右廣，俯視城中老幼婦女皆哭。朱燮元曰：「此呂公車也，破之非砲石不可。」砲石者，巨木爲柱，柱置軸間，轉索連杵，千

鈞之石，飛擊如彈丸，賊車不得近。燮元復募敢死士，以大砲擊牛，中其當軛者；牛子反走，乘勢縱擊敗之。（紀事本末）

旗人王某，逃至山東，匿妻子於前妻父張某家，他往無踪。捕者獲其妻，適里中有投井者，面目不可辨，其妻誣張某死其夫王，讞成抵罪。上之秋曹杜相國立德時，爲大司寇，清理刑獄，檢王案反覆披閱，見單填有鬚長三寸，語王逃牌察無鬚，公曰：「計王自張出逃，與捕獲其妻，纔數日耳，鬚安能暴長？宜矜疑。」衆不可，無何其主旋獲王到部，同事愕然。（碧園新草）

浙西大置屠阿丑，聯踪數十，出入湖湖間，與海寇劉香合謀叵測，汛兵不能制。撫按題請南浙兩省會兵合勦，時蔡忠襄懋德備兵嘉禾，曰：「此可計擒也，何用興師？」乃力行鄉約保甲，盡得賊勾引窩贓處，密召其人謂之曰：「汝罪應死，吾姑贖汝，凡吾遣人汝第飲食之，毋洩。」乃分遣兵卒，假做星卜貨賣乞丐等流，各之其所，伺賊所在，半夜發標兵掩襲之，賊出不意，惶遽登岸，四面伏發，斬其勇將沈千金，阿丑就擒，餘黨悉降。（菊泉集）

寧武總兵王中領兵拔豫，病不能督戰，兵無餉，一日潰散，渡河歸，吳甦恐沿途搶掠，遺患地方，乃遣官招撫之曰：「邊備急，本院原疏請撤兵歸營，爾等各照隊令，領兵官押回原伍，經過地方，量給糧犒，毋得擾掠取罪。」各兵初謀入山爲盜，見差官至始安，將至省，甦復差官犒以羊酒，令領兵官入見，責之曰：「主帥卽病，爾等非領兵頭目乎？誰倡逃者？」領兵官直陳某隊某某，原係降丁，不過十餘人，且謀入山爲盜，各官調停，諭以本院德意，乃止。今各隊皆怨此數人入骨，手書檄付之曰：「爾可擒解此數人，餘俱不問，仍歸伍可也。」領兵官果擒解獲院，疏請倡逃者已獲，宜正法，餘令歸伍，上從之。（憶記）

崇禎九年正月，闖王闖塌天八大將，搖天動七賊，連營數十萬，攻滁州急。太僕寺卿李覺斯同知州率士民固守，賊百計攻之不克，賊掠村落山谷婦女數百人，裸而沓淫之已，盡斷其首，環嚮堞，植其跼而倒埋之，繫其下，秋，血穢

淋漓以厭諸砲，守城兵多掩面不忍視。賊噪呼向城，城上燃砲，砲皆迸裂，或暗不鳴，城中惶懼。覺斯立命取民間圍胎，亦數百枚，如其數懸堞外，嚮以厭勝之。燃砲皆發，賊大創未幾，援兵至，遂遁。（續知冠子）

儀真南門橋五日觀競渡，龍舟在橋東，衆皆趨觀於東。左重右輕，橋欹而陷，觀者百餘人一時漂溺，河流湍激，倉卒不能施救。橋側有一茶軒，遂將棹橙亂投於河，人得扳緣而起者十之三，其急智亦足取也。（初菴偶筆）

溧陽裴令表善斷獄，無錫有叔與侄贖屋者，姪年長，叔庶出，齒甚少，姪欺之，賺叔白金三百，屋不肯還，訟之。無錫令不能直，反與叔以杖，叔負屈控於裴，裴置之獄中，月餘，忽以劫江窩家牒無錫，拘其姪。姪辨非窩，裴曰：「盜某時劫銀三百兩藏於汝家，非窩乎？」姪曰：「此乃叔贖屋者是叔窩也。」裴既令供明，遂杖姪四十，罰百金與叔，百金賑溧陽饑，餘百金牒無錫令而斷還叔屋。（懷秋集）

余令交城，以廉能爲達撫軍爾布薦，方在署，一日沁州知州汪竹巖宗魯迂道來謁，余訝其無故遠辱。竹巖曰：「弟心大有所不服，特此來請。」余謁其由，竹巖曰：「余兢兢業業爲令十三載，得陞知州，又兢兢業業五載，甫得達撫軍薦剡，兄作合甫二朞，薦與余同兄審理大案，有如神之稱，何採聽之妙耶？」予曰：「無妨。」竹巖曰：「欺我哉！予每事細訪，尙有差謬，安能無訪而得？」予曰：「不敢欺，訪卽弊生矣。訪及原告之人，必和原告訪及被告亦然，訪及原被告證見俱然，大足亂吾是非之真。庭證原有情真，但愁問官不聽耳。吾虛心勘審，原被告證見，必無不盡之詞，然後勘酌其中，自無遁形，有兩造所不能知者，止問官獨知。」竹巖曰：「誠然，若宋端特訪，卽吾子所好，皆可疑也，從今心服矣。」大笑而去。

有失鴨數十者，控於休寧，廖令騰燿。廖曰：「近有來求鬻而未遂者乎？」曰：「有金姓人曾來。」踪跡之，鴨具在；金強辨不服。廖悉取兩家鴨，雜於堂，命各呼之。金呼不應，失鴨者以竹竿呼，果成羣而走，且曰：「吾鴨有火絡。」叩左掌驗之，果然。其中一鴨不應呼，且無掌甲，金執以狡辨。廖曰：「爾積竊也，懼人覺，故買一他鴨雜其中耳。」金赧

服，責而還之。（海陽紀略）

警敏

君子一言以爲智，仲氏子片言折獄，言可忽乎哉！即不易博採奇聞，廣言語之科，孰謂是編不可小試。

明初郊祝文，有予我字，上怒將罪作者。桂彥良進曰：「湯祀天曰：『予小子履。』武祭天曰：『我將我饗。』儒生泥古不通，煩上譴呵。」衆得釋。（玉堂叢語）

霍尙書韜營欲營寺基爲宅，晚縣令逐僧，僧去書於壁云：「學士家移和尙寺，會元妻臥老僧房。」霍愧而止。（笑林）

焦芳入閣，仍欲兼部事，劉瑾屢遣人來與李閣老議。李云：「無此例。」瑾云：「曾聞李賢兼管。」李云：「李賢是吏部侍郎，入閣後陞尙書，時李翱掌部事，又問前有之乎？答曰：『塞義爲吏部尙書，與戶部尙書夏元吉五日一赴東閣。』與大學士三楊議事，未嘗兼學士也。」次日吏請印信，內批令焦芳兼管部事，芳以問李，李曰：「某已言之，此二事實難兼攝內閣，佐天子出令，吏部所擬陞調官，問有可否，今自擬之而自可否之耶？又每日通政司奏事，奉旨吏部知道者，卽當廷跪承旨內閣班，侍立聽令，亦將出跪而更起立耶？又部事差繆，或章奏錯誤，小則回話認罪，大則罰俸，脫有之，亦將隨同認罪乎？」芳乃辭部事。（玉堂叢語）

尙書劉南垣公請老家居，有直指使者以飲食上苛求屬吏，郡縣患之。公曰：「此吾門生，當開諭之，俟其來款之。」曰：「老夫欲設席，恐妨公務，留此一飯，但老妻他往，無人治具，家常飯對食能乎？」直指以師命不敢辭，自朝至午，飯尙未出，直指飢甚，比飯至，惟脫粟飯豆腐一器而已，各食三碗，直指覺過飽，少頃佳餚美醞羅列於前，不能下筋，公強之，對曰：「已飽甚，不能也。」公笑曰：「可見飲饌原無精粗，飢時易爲食，飽時難爲味，時使然耳。」直指喻其訓，後不敢盤殮責人。（座右編）

余官山右，初謁達公，口喻鄧知府貪庸應參。予曰：「鄧知府所處甚難。」達公變色曰：「本院與屬吏，水米無交，貴縣言作郡有難說乎？」予曰：「有說，秦守天下之至清者也，周守天下之至有才者也，鄧守無周之才，而又不及秦之清，所以爲難。」達公笑曰：「此平情之論，姑免以待其改。」秦守宗堯號明宇，遼東義州人，貢生。康熙七年九月任。周守令樹號計伯，河南延津人，壬辰進士，康熙八年八月任。鄧守會號嘯菴，福建閩縣人，貢生。康熙九年三月任。俱告病歸。時謂余一言能解鄧守於巡撫。

某布政請按臺酒，坐間布政以多子爲憂，按君止一子，又憂其寡，吏在傍云：「子好不須多。」布政聞之，因謂曰：「我多子，汝又何云？」答曰：「子好不愁多。」二公大稱賞，共汲引之。（客中閒集）

王文恪公整修蘇州志，衆欲請楊君謙、文恪以君謙謠啄，不欲與同局。姑蘇志成，文恪遣使送之。君謙方櫛沐，不暇抽看，但顧簽票云：「不通不通。」使者還述其語，文恪以爲狂，慍甚。一日晤楊，問前語，君謙曰：「然今府志修於本朝，當以蘇州名志始蘇吳王臺名也，以此名志可乎？」文恪始大服楊之精識。（臣鑒錄）

都指揮使王佐使後指揮陸陋陷其子，欲殺之，而盡取其產。子甚窘，子之母名亦在。既捕入對，炳方與同僚列坐，多張刑具脅之。其子方抗，母乃膝行而前，道其子罪極詳。子呼曰：「兒死已在頃刻，母忍助虐耶？」母叱曰：「死即死耳，尙復何說？」因指炳坐而顧子曰：「爾父坐此非一日矣，作此等事，應亦非一致生汝不肖，乃天道也，夫復奚言？」僚佐皆驚歎，炳頰不覺發赤汗下，僞爲旁視，輒遣之出，其事遂寢。（遺愁集）

鄱陽何梅谷英妻垂老好事佛，自晨至夕，必口念「觀音菩薩」千遍。梅谷以儒學聞於時，止之則弗從，弗止恐貽笑士論。一日呼妻至，再且三，隨應隨呼，弗輟。妻怒曰：「何聒噪若是耶？」梅谷徐答曰：「呼僅二三，汝卽我怒，觀音一日被你呼千遍，安得不汝怒耶？」妻頓悟，遂止。（中州野錄）

技巧

與巧也。毋寧拙君子何取焉。獨怪兩大一巧之區也。巧之日新如泉斯湧，靈變不窮如花斯發，紅紫萬狀，豈以小而忽諸。

明太祖以北兵渡淮，時無一葦之楫。有人於囊中，取乾豬脬十餘，納氣其中，環繫腰間，浮水而南，徑奪舟以濟北軍。(碑史)

吳岳碑自首至座七段，祭碑之興，功不可得。一田父進曰：「當時積土而立。」明季有巨碑，不能安於負重之上，一巧者曰：「碑不見龜，龜不見碑，則堅矣。」衆悟，與填土負重，碑遂立。(嘯虹筆記)

鴻書云：「金中都被圍，完顏承暉遣人以礮寫奏告急。」今人用礮及膠，以鐵釘共糞，用其水，寫白紙上，視之無迹；以墨塗紙背，則其字畢現矣。古人兵書中傳密信，三發一知，頗爲費力，何如此之省事。(全上)

開濟館某尙書家，上郊祀，索白染闔爐三百，尙書窘迫莫應。濟教截矮桌脚，鑿圓孔，白紙糊之，取鐵鍋爲爐，如數進上喜，詰之舉濟。是時索燎火萬炬於上元縣，令陳煥煥命各坊長督大小戶，具門簾香燈迎駕，遂命捲簾爲燎，待如數進上伏其才。(王文祿集)

董灣陽與嚴嵩同朝，每過嵩輒用赤金鑲姓名縫紅綾作束，嵩以爲尊敬之也。閩人利具金，每一傳執，即取金去，後嵩敗，董獨免交通律。(嘯虹筆記)

私鑄者，匿於湖中人，猶聞其鋸鏗之聲，乃以甕爲甃，累而牆之，其口向外，則外過者不聞其聲，何也？聲爲甕所收也。或曰：「廣孝曾用此法造器械，又容燒瓦枕，就地枕之，可聞數十里軍馬聲。」(物理小識)

猿山家謂之鞠侯，皮陸具有詩，見山川志。猿好踐園蔬，所過狼藉，山間豆麥胡麻菜，扶蔬果竹萌之類，多被踐。天台寺僧法聰，令捕一老猿，被以衣巾，多爲細縫，使不得脫，縱之使去。老猴喜得脫逃，跳趨其羣，羣望而畏之，皆捨去。老猴趨之愈急，相逐日行數百里，其害稍息。(湧幢小品)

熊公廷弼督學南畿，每試輒以紙三條，封諸生頭巾，不令交頭耳語。一生悞斷其紙，懼其責也；忽大聲擊案，通場皆舉首驚顧，紙盡斷，生遂得免。（懷秋集）

明時有內監懸一珠燈於長竹竿之頂，令於市曰：「能不梯升，不倒竿者，任其取去。」數日無有應者。忽一人舉其竿直走，至有井處，以竿插井中，取燈去。內監大笑。（嘯虹筆記）

尹見心爲縣令，縣之河中生一大樹，屢壞人舟。見心曰：「何不去之？」民曰：「根在水中，不得去。」見心曰：「易耳。」乃遣能識水性者一人往，量其長短，作一杉木桶，空其兩頭，從樹稍穿下，打入水中，因以巨瓢盡涸其水，入而鋸之，木遂斷。（百鍊錄）

金山環缺處爲波阻，不能達，有石橋一洞接馬。相傳有僧廣募市金，云：「揚子江心造石橋。」人爭佈之，費不多而得募金無數。又有一僧行脚餒甚，無人與齋供，遂號於路云：「二十個饅頭兩口吞。」有好事者詰其不能，則云：「出家人不作狂語。」遂買巨餅二十與之，欲觀其吞法。僧張二袖口，各納十餅而去。（菊泉集）

金山郭墓下江心泉，爲天下第一。然有龍窩，洄流甚急，相傳泉爲龍所禁，不敢汲。康熙己巳六月，余避暑山之七翠閣，命寺僧拿四舟相連若井，抵洄流，用繩沈錫桶，桶上開五眼線，繫木屑塞之，無令濁水入。下沈十數丈，到底，方放線提起木屑，則真泉入矣。三沉其桶，江波大作。予急回岸烹泉，與僧共飲，清香透骨，非復人間味。試以松蘿醪，惠泉色更不變。僧曰：「一等老死此山，未獲嘗江心真泉。」再取山中井水較之，味迥別。越數日復拿舟郭墓畔，意欲取水，風濤掀翻，棹不可泊。如此者三，竟如海上三山，舟至輒引去，謂之龍禁，誠然。

艾司寇方宴客寄園中，盛夏新鑿一池，客贊曰：「待來年好種荷也。」艾曰：「何待來年？」客以爲戲。比半酣，起行池上，則綠雲千朵，清香搖曳，六郎面灼灼迎人矣。客怪問之，艾曰：「爲佳賓姑借催花檄也。」蓋園中盆荷甚多，艾密令人帶盆沈水，博一笑耳。（鄜古新語）

近時邑無賴子，邀百人作百子會，人出銀二兩，搖骰子，點多者先收，每月一應，八九年乃畢。冀其不能終局，先收會者得圖賴之耳。然猶未爲巧。江西有一僧創千佛會，人出銀一錢投木櫃，搖點多者得百金歸，不必復應。往來行人，圖僥倖，二三日即聚千人，僧則利其每一會得抽分數金耳。後令聞之，懼惑衆，村僧乃至。（明升集）

鏡中奇 忠 孝 悌 義 正氣 廉介 寬厚 見色不亂

寄園主人曰：『聖人，人倫之至也，豈必聖人哉？匹夫賤士，一念所結，亦可感風雨，召鬼神，但有純與不純之別耳。載籍文史，何一非爲人振勵綱常，述舊而不墮于腐談，傳新而不落乎習見，居今之世，引古之道，所以自鏡也，烏能綏耶？』

鏡中寄

忠 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鞠躬盡瘁，僅完得吾性分固有耳，徒爲富貴利達謀，必爲身後聲名計，皆目之曰忠，然乎否？

蘇人范文從，仲淹之嫡派也。洪武中拜御史，忤旨下獄論死。太祖視獄案，見姓名籍貫，遽呼問曰：『汝非范文正後人乎？』對曰：『臣仲淹十二世孫也。』太祖默然，即命左右取帛五方來，御筆大書：『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二句在上賜之，諭免汝五次死。人感上之仁，而嘆賢者遺澤之遠。（朝野紀略）

建文時，都指揮平保兒聞變南奔，建文命提兵守徐州。文皇至金川門，平還守禦，遂拒戰。平善鎗，鎗及御衣，當脅洞數重而過，俄而平騎忽蹶，平嘆曰：『真命天子也！』遂就擒，繫於軍。其日上駐蹕於鼓樓，翌日克城，上即位，又明日召平，問之曰：『汝前日馬不蹶，將如何？若鎗及膚，則無今日矣。』平對：『臣欲生擒陛下，故止穿衣耳。』上曰：『父皇養如許人，止得此小廝。』乃令守北平。（全上）

李獻吉爲戶部郎，以上書極論壽寧侯事下獄，賴上恩得免。一夕醉遇侯於大市街，罵其生事害人，以鞭稍擊墮其齒，侯恚極，欲陳其事，爲前疏未久，穩忍而止。獻吉後有詩云：『半醉唾罵文成侯，』蓋指此事。（堯山堂外紀）

于墳祈夢靈異，人人能言，蓋忠烈之氣千古如新也。聞太倉王相公錫爵以予病往祈，忠肅見夢曰：『公是當朝宰相，奈何問我？』太倉曰：『非爲朝事，余一生不作虧心事，而兒病如此，是何罪業？』忠肅曰：『公記得吝一單名帖，失活二十七人之命否？』太倉默然，醒來終自狐疑。蓋海商漂至，巡兵執以爲盜，衆皆憐之，請於太倉往解，不應。又請一單名帖投兵道，終不聽。一舟二十七人，不勝拷皆死。太倉務名節，守之最堅，故雖知其冤，終不爲救，然力可爲而不爲，則神固已存案作罪過矣。（湧幢小品）

海瑞以南京都御史卒於官，僉都王用汲入視，葛幃徹籬，有寒士所不堪者，歎息泣下。啟其篋，僅十餘金，士大夫鑲金爲殮具，士民哭之，罷市者數日。喪出江上，簞食壺漿之祭，數百里不絕。蘇人朱良作詩弔之曰：『批鱗直奪比干心，苦節還同孤竹清，龍隱海天雲萬里，鶴歸華表月三更，蕭條棺外無餘物，冷落靈前有菜根，說與傍人渾不信，山人親見淚如傾。』（座右編）

嘉靖初，因賊亂，割淦之半爲峽江。練子甯舊居三州，實隸峽，峽人請祀之。淦之與之爭，知府劉琦許兩祀俱存，民始安。至今百餘年，廟享不衰。（逸史）

御史馮恩以劾汪鋐方獻夫張孚敬三人姦邪不測，乞斬之，以應更新之象。上怒逮訊，鋐等恨之入骨，朝審定讞，論斬其母吳氏，擊登聞鼓聲冤，子行可請以身代，皆不報。甲申冬將處決，行可乃於長安街刺血書，自縛詣闕，號哭請死。通政司陳經見而憐之，爲引奏。上動容曰：『忠孝乃出一門耶？其貴之。』因得減死，改戍雷州。（遺愁集）

安陸州故有岳武穆祠，爲十八景之一。世宗龍飛，升州爲承天府，營造宮殿，祠遂湮廢。萬曆中，守備社正茂創興岳廟，取爲周垣之用，恰相當於城西關土，下多積石，最後得一碑，出而洗之，光澤可照，遠望之有人影，甚多，其一奇

偉豐腴，簇擁而過。如此經日，衆歡呼以爲武穆露形也。人夜役卒守之，見一偉丈夫躍出，騎白馬，冉冉乘雲而上，後者數百，遙見天門開，一人袞冕，逝之而入，守者驚伏不敢出聲。比明，碑上題一詩云：『北伐隨明主，南征拜上公。黃龍已盡醉，長侍大明宮。』俄震雷大雨洗去，一秀士錄之。余官南雍，其人入監，出以示余，味之，則武穆已轉世爲英國，酬此願矣。大約明神再生，必有奇蹟，終以兵解，故英國卒終於土木。客有言英國面白而肥，與魏公徐鵬舉相類。徐之生夢武穆到家，云當受家供養，則武穆在我朝殆再轉世矣。（湧幢小品）

天啟中，魏忠賢弄權，假旨逮嘉善科臣魏大中。道經吳門，吏部周順昌時家居，出送之。舟次，言詞激烈，因其女許字其孫，允桄聞於忠賢，亦遣緹騎逮之。順昌居官廉介，言笑不苟，素爲士民所重。及聞開讀，觀者數萬人，羣謂緹騎曰：『周吏部如此好官，是朝廷忠臣，不過忤魏太監耳，如何被逮？』緹騎叱衆人曰：『速剗若舌，卽魏上公逮人，汝將奈何？』百姓憤然，羣起曰：『吾謂天子詔耳，若魏太監如何逮得人？』遂羣起，擊緹騎，斃二人焉。時往浙逮黃尊素者，泊舟胥門，勢張甚，百姓并擊之，遂遁去。巡撫毛一鷺，魏黨也，幾興大獄，幸按臣疏稍和，得邀寬旨，捕顏佩章等五人，斬於市。吏部竟死於鎮撫獄，崇禎立，諡吏部爲忠介，勅坊爲清忠風世，改葬五人於半塘。吳太僕默題曰：『五人之墓。』塚不森然，豐碑屹立，過者無不敬歎焉。（遺愁集）

江蘇巡撫湯公斌，睢州人，以康熙甲子蒞任，未期年，蘇城之業馬弔紙牌者，甘心改業，曰：『巡撫禁賭，人人革心，誰復需此乎？』石湖上方山有五聖廟，素靈異，男女奔走如狂，公命沈之於湖，疏奏盡毀天下五聖廟，內召回京，父老塞兩岸，哭聲震天。夫人出署時，有破被絮墮地，藩司某公偶見，爲之涕泗。（嘯虹筆記）

孝

百行莫先于孝，本源固則掀天揭地，可次第舉矣。若割肝剜股，固不以旌列，然亦必聽其自爲，嗚呼！誰非毛裏，能不惕然！

周瓊，南京人，父知滁州，以疑獄論死。瓊年十六，卽闕請代父刑。明太祖少之，疑爲人所教，曰：『牽去飲頭。』瓊顏

色不改，乃宥其父死，戍邊。琬復請曰：「戍與斬等死耳，父死臣安能生，願早就戮。」上怒，命縛至市，琬色甚喜，行刑者曰：「死足樂耶？」琬曰：「以死免父，胡爲不樂？」上察其誠，赦之，親署於屏曰：「孝子周琬。」尋授兵科給事中。

(臣鑒錄)

方正學父克勤，洪武初爲濟甯州，有誣以擅用倉中炭葦者，被逮。正學上書政府，願以身從軍贖父罪，不報。竟謫江浦。會空印事起，吏又誣及克勤，正學復草疏，將伏闕請之，而克勤沒於京師。論者謂正學平生臣子兩遂，忠孝並宏。(玉堂叢語)

洪武初，詩人丁鶴年，西域人也。常卜日葬其父，霖雨十日不止，鶴年仰天悲泣，翌日雨止，壙畢雨如初。兵亂後，失母墓所在，悲慕深切，夜夢母告其壙所，鄰人韓重者亦夢焉。卽其地求而得之，見母屍正中一齒如漆，復嚙指滴血，試之良驗。遂改祔父壙，其誠感如此。人呼丁孝子。(博學彙書)

薛遠歷官至大司馬，家無長物，食無兼味，室無媵妾。曰：「吾少事親不足，今安忍有餘？」(臣鑒錄)

顧薇字子芳，事父倫，母李，以孝稱。李歿，刻一木，母奉之，日三食，出入必以告，壹如真母。對之呼號無休時。一夕木母忽作聲呼顧薇，家人盡聞之，相傳驚嘆。母棺在堂，鄰火延燒，將不救，薇伏棺大慟，火忽飛越，免。後事繼母盛如其母。(海鹽縣圖經)

王賓字仲光，長洲人，七八歲入鄉校，幾冠，自唐虞三代以降，漢唐宋元上下數千百年，中間聖經賢傳，諸子百世，陰陽歷數，出山海圖經，兵政刑律，與稗史小說之書，該覽貫穿，問無不知。於醫學尤精，不肯與富貴人醫，里巷貧窶，及方外士求醫者，趨往診視，施與藥餌，貌甚寢，又以藥黥其面，及肘股皆成瘡，鬚兩角，短布衣芒履竹杖，行市井間，或箕踞道旁，露兩肘股爬養。時人見而惡之，縉紳知其賢，亦莫敢引薦。仲光殊自得也。平生不娶，奉母極孝，郡守姚善賢而造之，隔門語曰：「勿驚老母。」踰牆逸出。他日却騎從，獨候門下，始接焉。據坐受拜，若師弟子，守欲薦之，終

不敢發言。年七十，先母而卒，病革，抱母不舍，死半晌復甦，連呼孃孃，方絕。葬後夜二鼓，室中曳履拄杖，連聲呼孃孃。母應之曰：『我在此。』復曰：『孃孃兒舍孃孃不得。』母痛既久，乃息。（列朝詩集）

福州府連江縣倪神保幼失父母，與妻林共禱於天，求得木一本兩枝者，刻二親像奉侍。遂入石芹山求之，見二本相對，拜祝曰：『果可刻吾親像，木當自動者三。』祝畢，木果三動，即取歸刻之，既成，夫婦謹奉溫涼，告面一如事生。里人嘉其孝誠，白有司旌獎之。（博學彙書）

趙某無子，止生三女，及笄，因親老俱不肯適人，朝夕奉侍。親終，三女躬舂舂，築墳丘高三十尺，周圍三畝餘。女各植柏一株。至正德年間，夜有盜樹者，樹將斷，斧聲徹村墟二十里，聞之，人以爲異。今祇存一株，闔境以孝女墳呼之。（平遙縣志）

新安烈節最多，一邑當他省之半。而休寧孝女胡壽英因兄亡，乃孝養父母，終身不嫁，至六十而卒，葬二親側，尤稱奇女焉。

臨潼醫生張應佩，父母相繼沒，廬墓六年，夜有盜呼曰：『張孝子，君是好人，我有所贈。』及旦視之，線布一束，應佩白於官不受。長安馮恭定公爲立傳。（陝西通志）

安吉嚴姓者，以罪戍遼陽，去後產遺腹子，年十六矣。居常涕泣毀瘠，母問其故，曰：『兒思父也，遼陽不在天上，兒願獨往尋覓。』母從之，爲具行裝，令一僕爲偕。半道度險嶺間，察僕色動疑之，因好與語，而急發其褲間，得利刀。僕懼，奪刃因乘便勢，刺僕中腹死。自是擔囊獨行，抵遼陽，徧尋父不得，而涕常盈襟袖。人因疑之，有丐者過門，餽常不給，則行乞於市。孝子視其貌頗類己，因詢其家世名字，皆合，實父也。輒長跽抱泣，舌舐其垢，扶將上堂。或戲指之曰：『此而父也。』其人無衣，以蓆蔽體，即役於官，洗沐着縞，觴豆遞進，親奉七箸，窺者盈戶，皆爲感泣。數日，着敝衣，身代力作，衆悅其孝，爭爲代傭。居月餘，散金諸徒，營子母錢爲久計，衆益德之，而已負父從間道遁去。久之始覺，或欲

追之衆曰：『還則明歲倍償金矣，何追爲？』歸家雙白偕老至大耋（耳談）。

李賓之事父極孝，雖位至公孤，周旋承順，略不少怠。公飲酒不多，然遇酒邊聯句，或對弈則忘倦。嘗終夜飲酒歸，其翁猶候之，賓之愧悔，自是赴席誓不見燭，將日晡必先告歸。（菽園雜記）。

諸大綬修選滿考，是時生母陳與後母金並在邸，而制不得兼封本生，則疏請馳封，肅宗許之。當庚申春乞假，奉兩淑人歸，陳淑人卒於途，制又不得服本生，而公衰經疏水竟三年，然後赴闕，則閱假限兩歲矣。當事者矜其情，爲請於上，凡爲人後者，皆得服其本生著爲令。嗣是廷臣得馳封及服本生者，咸推公錫類云。（玉堂叢語）。

沈青霞君鍊少時，君父翁睽其室，走京師，誓終焉。其後君舉於鄉，入京，悉要其鄉人爲供具，長跪請歸其父翁，哀痛慟號，路人無不灑淚者。父翁遂感慟，亟命歸駕，翁嫗相敬如初。（徐文長集）。

林天祿者，年十三，以剖其肝愈母病，無何，天祿亦隨其母逝。復有黃道祿者，母有疾，剖肝奉其母，疾旋愈。與天祿事同，其年齒差相若，然尤有甚焉。道祿之父，後其母二年，忽遭疾，以啖其童子肝，疾亦愈。適遇臨海大中丞王公行鄉約保甲法，整飾甚具，民間有微慝，罔不報聞。於是三老率更以狀請，中丞公謂其孝可風也，亟大獎賞之，用騎樂導行闔井間，割編籍之羨金以餼之。（曹能如集）。

王生世名武義人，父良爲其族俊毆死，已成訟，而傷暴殘父屍，復自能仇。從族尊者之議，割畝以謝，則受之而歲必封識其畝，值藏之人不知也。仇以好來，亦好接之，不廢禮也。而已陰鑄劍，鏤曰報仇，自佩矣。其繪父像，亦繪持劍者在側，則己也。人問之曰：『古人出必佩劍也。』凡四五載，得遊泮而兼抱子矣。始謂婦曰：『有此呱呱，王氏之先不餒，所以隱忍而至此者，正有需也。今固死日，上有太夫人，下有嬰兒，責在汝。』遂仗劍出斬仇頭於蝴蝶山下，歸拜母曰：『兒死，父不得待母膝下矣。』盡出其所封識之值及劍，自造縣請罪。是日邑中無不人人髮豎者。尹陳君傷之，令且就閉室，以聞於諸大吏，諸大吏以屬金華尹汪君，大受決之。汪君廉得其狀，益用惋悼曰：『法必觀其父』

屍父傷重則子罪緩。『蓋欲生之也。』生曰：『始惟不忍暴殘父屍，故自死；不然，仇死耳，豈有造罪彌天，而復失初志者？何愚也！今日宜自殺，造邑庭來受法耳。』但母恩未斷，斬歸別母。『汪君從之，歸而身隨之，猶欲伸法如前議。』生友兩邑諸生數百人，皆慙恧之曰：『必如議。』乃生已不食，觸死塔下矣。兩尹皆爲下泣，諸生哭聲震天。當生之飲恨於嘻笑，而誓必報也，他人不知，婦俞氏獨知之曰：『君能爲孝子，妾能爲節婦。』生曰：『女何易其言耶？』婦曰：『安見女子而非男子者？』及生且死，已欲從地下。生曰：『已屬汝堂上裏中矣，何死爲？』婦曰：『爲君忍三歲逾三年，非君所能禁也。』逾三歲，婦果絕食死。始其家欲以生柩歸窆，婦不可；至是以雙柩出，令葬焉。直指馬君以其事聞於朝，至下旌門之詔，曰：『孝烈（耳談）』

王侍御復齋公常負妾困於妬妻，公出按時，幽閉一樓上，餓且死。妻子毓俊甫八歲，給母曰：『餓死人，人謂不賢，不如日食以粥湯一盃，令其徐徐自死，可緩謗也。』母從之，而俊陰以小布袋藏麵食魚肉，乘粥時食之，得不死。逾年生一子，侍御潛育於張總兵家，及侍御卒，俊撫愛其弟特至。（座右編）

崇禎乙亥元夕，流賊犯鳳陽，已及司李南昌萬文英之署，急索李官安在？公子元亨字爾嘉，泣謂父曰：『吾不得復事吾父矣！』急着青衫出，大呼曰：『死賊索官何爲我乃官也！』賊遂厲色脅之，公子罵不絕聲，賊首怒甚，嘯命旁賊加刃。公子死，賊以爲此官也，遂置文英而去。（遣愁集）

明太宰楊魏海豐人，事母孝，春日爲村裝纜，母夫人負之背，迤邐花叢，歡娛竟日，母終年一百四歲。長山大司寇李化熙亦以老母在，告嘗侍世祖于便殿，上以孝諭羣臣，化熙趨進泣奏曰：『臣有老母，願乞終養。』上不能屈，遂允歸。康熙壬寅，太夫人九袞，親友拜祝，太夫人答拜無衰容。又八年己酉，公薨，又四年癸丑，母夫人薨，壽年一百一歲，嗚呼！司寇以母老歸養，乃不能葬親，而反爲親葬，終養之私，亦鬱鬱地下矣。上賜建百歲坊，表曰：『一品百歲。』鄉里榮之，前有楊母，後有李母。（梅窗小史）

祝世喬字子遷，江西人。方襁褓時，父神谷遠遊，久未歸。世喬年十五，獨行尋父，歷楚及秦，數頻危殆。先是楚有楊某者，德神谷療其疾，思報之。及見世喬，亟欲妻以女。世喬泣辭曰：「父尚未見，敢言妻哉？」遂辭去。而秦西山高，地寒，值嚴冬，皴瘃無完膚，自分必死。久之，乃遇父於鞏昌西和縣。父子相抱而泣，觀咸者爲酸感。奉父至高陵，始入室焉。世喬雖在窮途孤旅，讀書不輟，選入鬻宮。後以選貢授南康通判，佐郡有聲，移家隸籍咸寧。（陝西通志）

徐如珩，仁和人。性至孝，母抱危疾，不可救藥。如珩焚香告天，剪右股以進。母曰：「此藥有味，再持來。」而如珩已昏暈，不能舉手。妹憐之，割股如其兄以進，而妹更痛楚。且暈矣。母曰：「有味，再持來。」妻楊氏割股如其夫以進。母曰：「只此足矣。」病即愈。（臣鑒錄）

吳次魯，年五十餘，僅一子國彥，已受室。彥自念孱弱，欲父更舉子，以爲宗祧計，請于母。母語次魯曰：「貧家有子足矣，安用多爲？」母子乃私罄衣飾餘贏，置一妾比入門，羸然病婦，醫云不治，但亟賣，猶可得值。母子乃令原媿改遣，議已成。次魯知之曰：「我既爲人謀，安可復誤他人？且此妾在吾家，猶可望生，一出吾門，萬無生理，所得不過十金，安忍棄之？」竟留其妾，且實告買者，還其值而去。妾自是病愈，平復如舊，復得子。（座右編）

汪存欵，東關人，事父極孝，常隨父商舟歸，宿邑之汝灘。天未明，父捨舟先歸，人言前路多虎，存不待時，冒雨雪，追四十里始及。父果遇虎於山陬，存立告天曰：「願虎傷己，毋傷吾父。」虎遂去。（續耳談）

尹童，四孝，欵上豐尹氏子也。長夢炎，次夢昌，次夢呂，最少者曰夢友，俱爲童子。母病瘵，四子哀號累日夜。炎昌乃謀藏小刃，私語弟縛臂，令代之割，皆曰：「均母也，有一不割，是可忍也，惟友少，可掩而圖之。」友不可，謂兄必先我割，我乃無號，遂伸臂交割，夜寂無聲。凌晨炊一糜，投臂肉其中，母飲而甘之。父旋覺，加詈焉。路人皆爲流涕。（亘史）

高起鳳，陝西淳化縣生員，家貧甚。崇正五年二月，流賊至，擄其繼母秦氏，並妹荆媧以去。生即馳赴賊營，曰：「吾父年高，倘必奪吾母與妹，則吾父不保。」賊曰：「得二馬贖之。」生竭蹶求得一馬，賊止還其母，乃與妹訣曰：「我

去汝卽死。賊聞之，遂遮道不放，欲并留爲書記，且曰：「汝能勸妹順我，當惟汝所欲。」生大罵不從，賊攢刀對殺之。於是百計誘脇荆媧，媧義不容辱，大罵求死。賊悅其色，猶不忍加誅，割髮裂衣以恐之。媧略不動色，仍罵不已，遂被殺。時年十六。其父高一，金收屍瘞之，巡按吳姓疏請表揚。（崇耳長編）

悌 花底啼鶯天邊分雁雖賢者亦復不免古人謂孝衰妻子於親且然况手足乎最下免闖牆進而推產進而同居至數世十餘世斯爲得之

齊建元中，旌表武陵范安祖五世同居。元張閨延安人，八世同居，家人百餘口，無間言。日使諸婦女各聚一室爲女工，工畢歛貯一所，無私藏。幼穉啼泣，諸婦見者卽抱哺，不知其孰爲己兒，兒亦不知其孰爲己母也。（蘇譚）

花綱十一世同居，傳至花時發，克其家，旌爲教授。（類纂）

花德初字孟仁，奉化人，四世同居，百口共爨。子二人，從子十一人，以其資產均分。（同上）

余兄端，宰撫寧時，有楊氏三兄弟，長年九十二，次八十七，其季七十九，同氣和睦，未嘗分爨。兄嘉其義，延之賓筵，一時傳爲盛事。休邑明經汪紫滄，暨弟汪晨，俱刦雙臂，調父藥。康熙壬申冬，晨病，其七弟日昇復割股肉，烹藥進晨，無効。時治構車，八弟日昇卽以匠人巨斧，截中指，烹藥服晨，終不治。里人咸謂以弟救兄，血性真摯，前人所無。

洪武年間有兄弟二人，其伯兄坐法當死，二人縛自午門前，願以身代。上問故，二人者曰：「臣少無父，非兄不至今日，故願以二人贖兄命。」上疑其非誠，許其代，而陰戒行刑者試其人，如有難色卽殺之。二人延頸歎然待刃，既弗果殺，上嗟異，赦其兄。御史大夫陳寧持不可，其兄意死焉。（彙書）

明初休寧汪彥光，彥禮兄弟歛睦，光五男，禮僅二男，父遺貲厚，將析箸。禮曰：「吾兄弟平分，吾兒信有餘，五侄薄矣，請七分之。」里人高其義。（居家金鏡）

鄭濂，浦江人，自其七世祖琦教其子孫，率訓唯謹。世其居，不別籍，人因號其里第曰「義門」。太守旌之，賜以扁曰：「天下第一家。」至濂，傳已十一世。太祖卽位，聞其名，召至京，問之曰：「汝何名天下第一家？」對曰：「臣合族共爨，已八九世，本府知府以爲可以激勵風俗，遂建造牌坊，而賜以扁名，然實非臣所敢當也。」上曰：「汝家食若千人？」對曰：「一千有餘。」上曰：「一千餘人而同居，世所罕有，誠天下第一家也。」遂遣之時，馬后於壁後聽之。太祖退，后謂曰：「陛下初以一人舉事，致有天下，鄭濂家致千餘人，使其舉事，顧不易耶？」上驚悔，卽命中官復詔入，問曰：「汝號合族，亦有道乎？」對曰：「無他，但不聽老婆言耳。」太祖一笑，適河南進香梨，遂以二枚賜之。濂以雙手擎梨於首趨出，上命一校尉矚之。至家，召族人立兩傍，向闕叩首謝恩，分食之。使者還報，太祖喜，復有人慾其家與權臣通賄，上曰：「鄭門無是也，誣之耳。」（金華志）

宏治中，吏部尙書王與奏：「臣例當廢子，然長子沂，叨中進士，次子洛，年幼學淺，惟姪廩膳生澄，粗已成材，乞送監讀書。」從之。（文獻通考）

沈奎，子騰蛟，能孝友。奎晚生子騰龍，析箸不及蛟之半，使之事父蛟焉。奎卒十年矣，一日蛟召龍飲，割已之半予之，妻子不知所出。徐曰：「此吾先君不言意也。」（海鹽志）

畢構爲四川廉察，有兄弟爭財者，構呼其兄弟三人，以人乳食之，誣者感泣而止。又馬恭敏公作守，有兄弟老而爭產不休，公取庫中一大鏡，令兄弟同照之，見面龐相似，鬚髮各皓然，悟而泣，交相讓出。（臣鑒錄）

上海劉銑，坐法被繫京師，其弟鈍陰祈守者代兄，令得一見家人歸死。鈍旣代而銑歸，給其父母云：「已得赦歸，鈍以客死。」鈍繫而兄不至，士大夫皆知其冤，爲餽飲食。久之，赦歸扣門，家人驚以爲鬼。母泣曰：「兒餒欲求食，吾自祭汝，勿怖吾也。」鈍哭，歷歷具言不死狀，乃納之。銑聞逸去，鈍生二子，玉璵，璵進士，建寧太守。王子亮，汀州通判，亮子兆元，懷慶推官。（湧幢小品）

連江楊氏六世同居，旌義門。有韓崇者，承其後，尤孝謹，子孫互相乳哺，家雞化之，互哺其子。初年七十餘口，季年倍之用儉以裕。構宅三十六年，無哭聲，僅一老婦人歿，崇率子弟拜禱，須臾死婦復活。活十二年卒，家無喪者。四十八年矣。崇卒年九十一，卒時里有鼓樂聲，有夢請公爲福寧地主者。連江令章武聞其義，去七十里，行至其家視崇，崇在田子孫兒童出見。武賜楊梅食之，羣兒班立序啖，惟謹。雖至少者不紊，武歎美而去。(全上)

隆慶年間，潞州府長治縣民仇火仇塙等，一門各食六世同居。一世仇鶚，二世仇朴，三世仇熏，四世仇階等，五世仇承教等，六世仇崇儒等，男女數百，悉聽其長約束。巡按賀一桂題請旌表。(同上)

余幼年一遊方道人，跌坐館門化齋，呼余曰：『汝來，汝富貴壽考都有，但聯眉，兄弟不和耳。』歸，拔之，旬餘復長如初。余因拜首誓天曰：『兄弟不和由我，我終生敬愛推讓，安有乖戾。』跪泣再拔，此後眉永不聯。

水部張克文，隆慶丁卯與弟計偕至桃源，弟病革未殮，恍若有神，繞舟呼曰：『是人且不死，關公以王孫友愛，故來報爾。』水部因昇弟屍，徙置野廟中，走禱關公祠，五日屍尙不變。凡十有八日復甦。水部名克文，戊辰進士，終北部郎，弟名堯文，癸未進士，任衢州道。(新淦縣志)

嘉興殷原善，兄叅政近仁，夫婦卒廣西，所遺三男一女。原善至壯不娶，以身撫諸孤，親友問之，原善曰：『娶爲後也，有諸孤在，娶復何益？』(彭北部集)

何兆三，山陰人，弟出探薪，虎突至，銜其首，兆三呼號奔救，以篠擊虎，虎遽舍之去，弟乃得生。兄弟爲樵十餘年，稍有所儲，兆三曰：『吾老矣，當爲弟娶，以延宗祀，若有子，卽吾子也。』於是弟遂娶，生子而弟死，弟婦悍，不能奉事，其伯，兆三不免凍餓，亦無悔云。(湧幢小品)

義匹夫匹婦一節，可傳君子多爲之，其足風世也。古道日遠，誰爲中流砥柱乎？雖解橐傾貲，好行其德，亦未可姍而輕之。

方孝儒在宋濂門爲高弟子，濂後貶蜀，每私居念及，或見其手跡，或談及濂事，輒涕泣。既官漢中，其家不能存，言于蜀王，厚撫卹之。墓在夔，每月次夔，必往祭墓下，慟哭移時乃去。

天順八年，流賊攻城，教諭鄭廠訓導陳普家屬爲賊所擄，諸生溫亮泣謂同列曰：「平日所讀何書，忍令二師全家被擄乎？」同儕陳敬慨然，罄家資得二十餘兩付之，亮誓獨行四晝夜，方達賊所，賊脅以危言，亮不爲動，竟得二師家屬而歸。（清遠縣志）

夏相國言六十未有嗣，崔夫人者，河間良家女，事公有孕，而公被禍，初公出弊與縫人趙金五製衣，展弊得金一笏獻之，公嘆曰：「縫人賤工也，乃有士君子風。」遂錄千門，令司公服，崔夫人將就館，私計曰：「相國禍福未定，倘生男必有嫉我者。」諸僕中金五爲衆所推，知其可託，出黃金九兩，銀五十兩，謂之曰：「相公一線之系在我腹中，幸而生男，不能保無妬者，爾其慎爲之，持金去。」金五本三門里人，與其叔趙七二四二預置田租三十石，牛一具，爲保育計，及孤兒生於忠禮書院，三日張氏馬氏稱欲抱視之，自書院攜入城中行館，以糝末塞其口不死，以絮塞其口，又不死，前有盆池，棄水中以去，幸水淺不能殺，金五乘間竊出，給曰：「死矣。」私置僻處，以米汁飼之，又以綿裹核桃膏，置口中，以防其啼，越三日，付其三叔接抱以去，報曰：「死兒埋矣。」諸妬方相欣慶，子既出虎口，趙氏之戚程念七妻董氏乳之，越六月，忌者方覺，大怒，召金五以必殺兒爲約，責限以須，私與陳夫婦商其事，二趙亦來，五人相向位，共謀曰：「此有徐念八者，謹厚人也，無子而生女，又死。」遂以孤托之，由是隱祕愈密，金五又反命曰：「吾殺兒，盡奪程氏乳食，租牛歸矣。」忌者深信之，在徐四年，徐病死，妻將他適，勢不能俱，遂送入清涼寺爲僧，久之趙四二知事難終泯，自出舉首，夫人曰：「此吾家事，何用煩官？」乃召其支屬長老巾陽公而下四人，外黨葉吉周洎府縣庠儒不期而會者三十餘人，越二日，先後預知接遞，及乳母程董皆集里排胥吏郡城內外，聞而至者，且萬人，衆口同聲，自相申辨，既見孤曰：「兩耳頤頤，相公也，體格動靜，崔夫人雖死，夫人父則存，何其貌之似也。」是日

三門里趙徐祝三氏，雜居人民，初送投清涼寺，耆老九松而下三百餘人，皆從兒入見郡公，遠近翔集，闔塞街巷，爭先稱快曰：「相公復生也！」郡公曰：「異哉！鬼神之前知也！疇昔之夜，吾夢城中簫鼓宣聞，報送殿元，披錄視之，狀元名道先，其父前科進士也。」因問子何名，曰：「尙未名。」郡公曰：「卽以夢中字命之，曰先承。」從其序也。其時孤年十有五（保孤記）。

王環者，曾石塘銑之僕也。銑臨西市作詩曰：「袁公本爲百年計，晁錯反懼七國危。」功雖未就，其志可哀。環滄州人，本回回種，虬鬚鐵面，負膂力善騎射。曾聞其勇，致之幕下，俾教射。被逮時泣謂其下曰：「上怒甚，死自吾分，願吾妻子，奈何！流落邊鄙，爲溝中瘠乎？」環聞亦泣曰：「公無憂也，某力能致之歸。」曾旣被刑，妻子安置城固，環乃以小車載夫人與其二子從間道去。環日則具湯粥，夜則露宿邸舍外，間關數千里不懈。後遇赧歸，維揚酌之金帛，不顧而去。環能書，給事陸錦衣家，陸遇之後，改給事朱錦衣家，以壽終。（湧幢小品）。

金養者，王華僕也。嘉靖中，倭寇至，華族女婦數十人前遜，賊望見逐之，衆大窘。養麾之曰：「主第走，養能捍之。」卽扼橋格賊，白刃如林，獨以孤挺出入死鬪，良久始仆，而主人遠矣。王氏旣免，恩養功，欲祠之，而竟不果云。（同上）。

張禮，劉養正之僕也。養正方與寧庶人密謀，禮心愛之，常于屏處哭諫，不聽。有方士言長生者，館養正所，養正北面，禮信之。夜半，僕走其所，叩頭言：「願有請。」其人曰：「若豈欲方術乎？」對曰：「非也。」因流涕言：「今吾主與寧藩通，異日必及禍，禍不小，而諸人無能爲言者。今獨信先生，竊觀於往來，爲主所禮敬，無踰先生者。殆天以先生悟吾主也。願爲先生一言，毋附寧。」其人乃大驚，晨起去，不知所之。後養正死獄中，禮收屍葬之，爲木主懷以歸。尋簿錄養正家禮願從吏逐之去，曰：「吾主母乃行，吾家人安得去？」徒跣京師，餽其妻獄中，妻死，奉之歸，合養正葬。歲輒上家哭而祀之。（同上）。

石首王之誥與張江陵連姻，睹其日橫，力辭歸。江陵籍沒時，眷屬閉一空室中，橐餽不至，公獨載一舟，實薪米魚

菜以給之曰：『彼有罪與否，我不敢知，聊以盡姻戚情耳。』是時衆方掉臂不顧，公獨拳拳如此。（遺愁集）

明吳寬爲修撰時，有同年賀恩寢疾將不起，欲易質託於公之旁廡，公卽掃室請遷。及卒，奉殮於中堂，使子衣衰以答弔者。又故人之子，有事於京者，書托公主之。久而有疾不起，爲官殮，及殮，賑有輸官銀若干，盡喪於娼家，公爲如數償之。遣人送喪歸。又有尙書徐晞少爲刀筆吏，縣有卒伍補謫發誤勾攝，欲公脫之，夜飲公於家，以他事出避。其妻有美色，令勸酒以悅之，公不留。明日抱案已脫去，且語其人曰：『吾昨歸，恐汝疑，故速致此鄉人服之。』後爲兵部郎中，一員外郎，每于吏必謾罵，遇宿署待公不爲意。其人卒于官，親爲殮，且厚賻之數年，因其邑令，照拂其家。公之子以蔭官尙寶孫，中書舍人，亦致通顯。（客中閒集）

涇陽王者佐中萬歷癸卯鄉試，任高陽知縣，曾遇福建人黃賓卿被盜劫，哭泣欲死者，佐悽然憫之，賙銀二百兩。國初黃賓卿爲游擊，鎮守江口，而涇陽陝西商人四百名，時以爲賊，命賓卿殺之。賓卿感者佐之恩，不忍殺其同鄉，盡釋之。後四百家俱登門謝。又有韓霖貸銀五百兩，因霖死遠鄉，輓歸，焚其券柩前。（陝西通志）

陸孟昭送客出門，偶見丐者于道，孟昭熟視，令人引進，語友人曰：『此絕似吾少時友。』詢姓名，果然，卽持其手曰：『子何貧至此耶？』遂令沐浴更衣，與共飲食者旬餘，友感謝辭去。孟昭親送至一室曰：『吾爲子置此矣，器用俱備，又米十石，金十兩，聊以此爲生，毋浪費也。』（臣鑒錄）

閔象南爲德多自隱諱，或假名他入。江西暨浙江遭變亂，婦女橫被掠奪，建昌一府，至八萬人。聞丙辰秋，有山陰善士虞心影者，奉當事命，挈難婦八十餘口，抵揚募人贖之。象南捐一百六十金，以倡衆，衆得百餘金。卒事，餘十三人，贖無所出。象南偶值其姻巴君雲扶於浴室，因募之，立捐二百金。十三人者，夫婦皆得全。其八十餘人，象南皆陰給錢米，俾存活。人罕知者。（魏叔子文集）

金陵江某，養豪俠，不擇交游，忽爲叛案所供，被補獲。武進許新字穎長，上元諸生也，素與江善，欲救之，曰：『子所

犯，非凌遲卽斬，吾不忍子，吾第保子不入繯，子急逃，吾卽坐罪，亦不身首異處也。」江果逃後，追保人入官，許曰：「生員不知其謀叛，一時誤耳。」官亦義之，果得不死，事見解江無德色。（樗鄉集）

京師魏孝廉琦與山東毛相國東堂公交最歡，當相國歸，寄箱二隻于家，孝廉卽命置堂廡下，亦不知所貯何物，至十四五年，相國卒，孫來襲蔭，始索之，問箱在何處，孝廉指廡下示之，孫意棄擲，若此，必無長物，既發，內貯金千餘兩，亦有筭記其數，並謂出俸賜之餘，無不大駭。孝廉曰：「若此內有此，卽置祕室，吾臥不穩矣。」（耳談）

孫明丁尙書汝夔之僕也，尙書坐事斬西市，仲子懋正謫戍遼陽，明從焉，居半歲，懋正死，無何，妻復死，遺一子，方五月，明日夕涕泣，抱兒往村媪丐乳，或市牛羊酪哺之，每監司行部至，輒哭訴冤狀，淚盡繼之以血，當事者憐之，爲脫其籍得歸，間關數千里，晝負兒，且行且泣，乞寧己不食，不令兒餒也。夜宿輒擇溫燥，與同臥起也。間月始得達家，事兒如事主，仍追理其遺產，爲族戚乾沒者，白之官，出入具一尺籍，及長，悉以付之，仍孑然一奴也。兒名繼之，得爲邑庠生，明以老壽終。（湧幢小品）

丹陽李某，市販人也，與生員賀馨薦交，賀有僕素無賴，懼罪，走投閩藩旗下。藩移檄江南撫院，追僕妻，并誣以附寄財貨若干，實無有，賀驚惶無措，平日知交不一視，李獨往省慰，且爲賀決策曰：「聞閩藩朝覲回道京口，須親控之，乃解耳。」賀書生，素懼怯，辭以不能，李慨然自任曰：「我當代君。」遂具呈以油紙束于腿，伺江口，藩巨艦過，李大呼冤者三，不之采，遽躍洪濤，藩命撈起，知其訴冤也，怒喝曰：「何不控有司？」遂鎖之後艘中，李素工琵琶，善小曲，適藩下侍衛羣聚酣飲，挾箏琶，彈以侑觴，李曰：「我頗能此，何不解我縛，爲諸君奏一曲？」從之，音調凄鏗，可以泣鬼，衆大喜，以觴觴之，訊以何言來訴，告之故，遂爲代白之藩，藩曰：「易易，當喚僕來正之耳。」李哭訴曰：「今事在撫院，差役臨門奈何？」藩憫其情急，遂作檄付之撫院，事得解，絕口不言勞。（樗鄉集）

正氣

宇宙人類所以不絕者正氣在耳依阿取容奸慝颺起遂使日月蝕星辰晦誰之厲歟氣之正者片言可以扶坤維一往可以廻造化嘻嘻卓哉

明初劉長史璵嘗以使至燕王與之弈劉勝王曰：『卿獨不少讓耶？』對曰：『可讓處不敢不讓，不可讓處，環何敢讓？』（座右編）

况鐘在蘇州興學禮士，儒生貧寒者，多有所給。於是爭獻詩，鄒亮獻二十首，鐘獨稱賞，欲薦其才于朝。有以匿名書數亮過失，潛揭於府治大門外者。鐘得書歎曰：『彼欲沮吾薦，正欲速成亮名耳。』遂奏亮才學可用，召試授吏刑二部司務，轉監察御史。（懸笥瑣探）

湖州慈感寺前橋曰湖音，水清則有蚌浮水面吐珠，人皆見之。每風雨卽有蛟龍來攫。永樂中，夏中靖治水至湖，宿寺中，夜有神，黑衣白裏，率一美女來見，公不爲動。徐訴曰：『久宿于此，歲被鄰豪欲奪吾女，若得大人一字爲鎮，卽彼懾伏，永不爲動。』公書一詩與之，中有蚌傾心之句，神拜領而去。未幾，公至吳淞江，有金甲神來訴曰：『聘一鄰女已久，無賴賺大人手筆，抵塞不肯嫁，請改判。』張公目視之，金甲神甚怖，冉冉而退。公因悟曰：『是矣，茲感蚌珠之仇也。』牒於海神，次日大風雨，震電有一蛟死於錢溪之北。（湧幢小品）

鄭埜性至孝，爲陝西臬司副使，有聲。其父家教至嚴，嘗以俸易一紅褐寄之，父大怒曰：『汝掌一方刑名，不能洗冤澤物，乃以此不義之物汗我耶？』卽封還，以書責之。埜欲見其父，不可得，以父爲教職居閒，因秋闈需典試者，謀於僚友，往聘其父，父怒，復以書謂讓，埜捧書跪誦，惶恐無地。後爲府尹，益勵其操，歷進兵部尙書，卒死，土木之難（座右編）

莆田翠渠周公瑛，知廣德日，有道士作法，能使童子自舞。公摘樹葉置童子懷中，戒之曰：『汝第舞，但樹葉落地，笞汝矣。』於是道士百計作法，童子凝然不動，蓋童子心以守葉爲主也。以是見人心有主，則不動。（仰山脞錄）

吳希賢拜檢討預修英廟實錄，有貴家子寇姓者，密以賄丐希賢致半詞於其父，希賢拒之曰：「苟爲此，他日以見董狐於地下？」（玉堂叢語）

世稱丘文莊不可及者，三自少至老，手不擇卷，好學一也；詩文滿天下，絕不爲中官作，介慎二也；歷官四十載，僅得張淮一園邸第，始終不易，廉靜三也。（同上）

錢鶴灘請告，門生有守維揚者，遣使迎公，越期不赴，後始一至。諸大賈爭先迎謁，公曰：「疾夫來看廣陵潮，差有起色，并一問瓊花消息耳，無心跨鶴也。」遂潛去，太守追之不得。（座右編）

都御史楊公繼宗居憂時，閹宦汪直以權幸延攬名士，聞楊公治郡名往弔，公衰經於墳所，直趨至墳所，拜起，手捋公鬚曰：「比聞楊繼宗名，今貌乃爾。」公曰：「繼宗貌陋，但虧體辱親，未之敢也。」直不復敢言，直時威震海內，不屈者公一人耳。（後渠雜職）

郭威襄公家居簡靜，好讀書，天文地理，靡不通曉，教訓子孫，以儉素力學爲務。時公卿多置田產，公獨不治，上問之，對曰：「臣一布衣，荷陛下寵靈，叨有封爵，子孫衣食餘饒，安敢增益，俾生侈心。」上善之，嘆曰：「廷臣若郭登之忠誠朴實，諸人不及也。」（迪吉錄）

薛文清爲御史時，每至三楊門，止投刺而去。三楊慕其爲人，恨不得一見；後訪於朝班中，誰爲薛御史，始識其面。（玉堂叢語）

予由交城令，以平寇功，陞部屬，服闕赴補，寓家掌科，兄爾合邸中，未出門投刺，魏少司農家樞過兄邸，聞者辭曰：「家主衙門未回。」魏公曰：「我非拜爾主人，我欲識我司官面耳。」步入門，直進後園，予衣冠出，見坐未定，公笑曰：「老父母爲敵省建不朽功業，學生以爲年大矣，今見丰姿，深爲朝廷得人喜。」茶未獻，卽別，絕無一語寒溫。及補戶曹，九卿會議，時堂官派予與余公國柱主稿，未上班，陳少宰數永忽高聲曰：「誰爲吾鄉

趙天羽者。梁大農清標笑指予曰：『此君是。』少宰斂容起揖曰：『弟今日方識荆也。』李相國尉謂大農曰：『天羽老誠練達，浮沉郎署，我輩不能辭職。』大農致其語，予對曰：『司官練而不達，老而無成，得半止耳。』

張昺字仲明，慈谿人。成化中以進士洽鉛山。邑有父子訟者，繫于獄，諭以天性，旬日出之。父子相持大哭，抱頭去。邑故多淫祠，民有以腐肉繫大樹杪，鴉羣盤旋其上，因以爲神。一時趨者成市，候伐樹乃止。有妖巫挾魘魅之術，壓殺多人，公鞠之得其情，撲殺投諸河。諸淫祠不在祀典者，悉毀之。山中有寡婦子，以採薪爲虎所傷，公以朱書尺一，齋戒約城隍五日內必驅虎伏辜，不然廟當毀。果有二虎如約來，候曰：『無辜者去。』其一虎遂去，一虎伏於庭。侯善射，引滿三中其首，殺之。有民白晝忽爲雷所擊，乃鄰悅其婦利夫之死，僞爲雷神。公廉其實，署之法。後以治行徵南臺御史，民尸祝之，聞其子孫代有興者。（二酉日錄）

孫繼先孟縣人，以御史憂居，嘗乘馬之里社，逢路人指公前有緋衣婦人，却行去曰：『孫御史來，吾不敢過孟縣界。』公馳馬卽之，入于牛羣，迄不見。明年民病頸瘰，自山以西死者數十萬，獨孟不被疫，人以此甚奇之。（湧幢小品）

羅念菴父諱循，字遵善，嘗如白河，泛商舟，泊襄陽旅舍，有來奔者，佯若不諭意，促之出曰：『此非子宜留也。』其人吐實，則忿怒脫走，出棧道郵亭，亭長告曰：『惡地不可留也。』時已昏黑，不得已居之，夜半戶開，月色中美，女媧來坐榻上，意其奔也，不之答，遂熟寢。少頃從者作魔語，起問之，已爲鬼所侵，返視戶，戶固扃也。明日告亭長，亭長曰：『此妖殺人多矣，而莫能動公公，福德未可量也。』（全上）

邢如約臨邑人，有度量，俗忌三足蟾，見者不祥。邢幼從羣兒之塔莊，獲蟾掣搦，良久釋之，卒不爲祟。一日雷電風雨晝暝，有神人長十餘丈，冠黃金朱衣白簡，鬼物從之百數，摩幢鼓角，震耀耳目。邢匿床下，神人曰：『當生者生，當

死者死，君何藏之深也？」示之符，雕篆字隱隱見，若富貴壽考，大昌厥後。刑稽首謝，歷三日，硫黃氣滿室中，朱書龍蛇狀盈几，不可識。夏日與友之宿安店，月明熟臥，忽有聲若雷從地起，友人墜榻下，形臥自如。（同上）

王海日華十四歲時讀書龍泉山寺，舊有妖祟。富家子數人，豪俠自負，莫之信。素侮寺僧，移入信宿，妖作，多有傷者。寺僧因復張皇其事，衆皆失氣，狼狽走歸。公獨留宿如常，妖亦旋止。僧咸以爲異，假妖試之，每夜分輒登屋號嘯，或投瓦石撼臥榻，或乘風雷雨電之夕，奮擊門障。僧從壁隙中窺之，方檠燈端坐，神氣自若，輒私相嘆異。然益多方試之。月餘技殫，因從容問曰：「向妖祟諸人皆被害，君能獨無恐乎？」答曰：「吾何恐？」僧曰：「諸人去後，君更有所見乎？」答曰：「吾何見？」僧曰：「此妖但觸犯之，必露怪狀求勝，君安得獨無所見？」公笑曰：「吾見數沙彌爲祟耳。」諸僧色動，疑覺其事，因佯謂曰：「此豈吾寺中亡過諸師兄爲祟耶？」公笑曰：「非是，乃現在諸師弟耳。」僧曰：「君豈親見吾儕爲之，但臆說耳。」華曰：「吾雖非親見，然非爾輩親爲，何以知吾之必有見也？」寺僧因具言其精，且笑且謝曰：「實以此試君，君天人也。」（同上）

正德時李西涯於劉瑾張永之際，不可言臣節矣。士惡其私，猶曲貸而與之，幾無是非之心。羅公玘乃李之門人，引大義責之。書云：「生違教下，屢更變故，雖常貢書，然不敢頻頻者，恐彼此無益也。今則天下皆知忠赤竭矣，大事亦無所措手矣。易曰：『不俟終日。』此言非與彼朝夕獻諂，以爲當依依者，皆爲其身謀也。不知乃公身集百垢，百歲之後，史冊載之，萬世傳之，不知此輩亦能救之乎？白首老生，受恩居多，致有今日，然病亦垂危，此而不言，誰復言之？伏望痛割舊志，勇而從之，不然，請先削生門牆之籍，然後公言於衆，大加誅伐，以彰叛恩之罪，生亦甘心焉。生蓄誠積直有日矣，臨械不覺狂悖，干冒之至。」李得書淚下。（玉堂叢語）

許穀字仲貽上元人，嘉靖乙未會元，歷任南京陞尙寶卿，以人言罷歸。仲貽負時名，盛年巖居，三十年不通一字於政府。縉紳至南京，都造門求見，不一報謝，曰：「此鄉前輩里居之法，不敢變也。」日以賦咏自娛，所得賣文錢，投

竹筩中，客至探取之，沽酒酣飲，窮日月不倦。年八十有三，自爲行述，甫三日，無疾而逝。（列朝詩集）

先京師解一水妖神來就訊曰：神在御園爲祟。上歷舉諸大臣名，皆不懼，惟云：送南京海瑞處，則無聲。（昨非庵錄）

魏忠賢欲招仕籍姓魏者爲宗譜，人爭以弟侄之分事之，惟給事魏大中毀其帖以絕之。助教魏浣初不通明籍，遂除令曹。（巨鑒錄）

廉介 貪夫狗才廉者貴焉廉美德也顧廉則必刻則使萬物無所容漸入刑名之學潔以處己稱物平施君子哉

吉水羅汝敬宣德中，以工部侍郎兼翰林修撰，出使交阯。會一僕死，交阯王範一金人，與僕身略等，用以償公，公拒不納。（泳化續編）

吳思庵爲御史時，巡歷貴州回，三司遣人賈餽黃金百兩，追至夔州，思庵却不受，就題其封上曰：「蕭蕭行李向東還，要過前途最險灘。若有牒私并土物，任教沉在碧波間。」（堯山堂外紀）

葉宗行令錢塘按察使周新風采嚴重，尤重之。嘗候宗行出，潛至其舍，視室中無長物，惟笠澤銀魚乾一裹，新嘆息，攜少許而去。明日召以食曰：「此君家物也。」飲之至醉，出三品儀仗，道之歸。宗行辭不許曰：「此位可至，奚辭焉？」時呼錢塘一葉清。（昨非菴集）

宣宗幸史館，撒金錢於地，命衆取之，學士李時勉獨立不動。上嘉嘆，親取袖中餘錢賜之。（玉堂叢語）
于謙籍其家，惟上賜盃甲一副，裕陵追悔。秦紘籍其家，止黃絹一疋，英宗動色，此清之鑒主上也。魏驥見王振惟帕一方，振不之較，張秦遺劉瑾止土葛，雖啣之而不螫，此清之感宵人也。（說儲）

張尙書邦奇，李公東陽門人也。一日侍坐，有興化守者，亦公門下士，以覲事至京，緘兩帕四扇，令從吏餽公。公曰：

「扇以染翰固宜，但多帕奈何？」吏頓首于庭，乃啓緘取扇而歸其帕。公致政後，遂菴楊閣老載酒肴過懷麓堂爲壽，觴以金。公訝曰：「公近亦有此器耶？」遂菴有慚色。（玉堂叢語）

東山劉公爲廣東方伯時，廣中官庫有一項羨餘錢，自來不上庫簿，舊任者皆取去，以充囊篋，相襲爲固然。公初至，發庫藏庫吏以故事白。公沉吟久之，乃大聲呼曰：「劉大夏平日讀書，如何遇此一事！沉吟許時，誠愧古人。」乃命吏悉附簿作正支，毫無取。（全上）

劉東山司馬語蕭聰曰：「正統間，先君爲御史，在京有鄉先達過焉，問余曰：『汝父在否？』」曰：「在道中未回。」曰：「汝母安在？」曰：「適在鄰家磨麪去矣。」乃竟趨人徧視家中所有，遂詣寢室，見牀上惟蒲席布褥被而已。喜曰：「御史所摻若此，可稱其職矣。」卽去，先君回，余白其事。先君曰：「此必鄉先生某少卿也，其爲人高脫中復有續密，故觀人於所忽如此。」（遺愁集）

史秉直永清人，築室發土，得銀數萬兩，嘆曰：「財者，人之命也，何可獨享？」遂遍周貧乏。後遇歲凶，出粟八萬石賑飢，未幾盜賊蜂起，復散家貲設防禦，鄉里得全。有司上聞，賜官立坊，壽九十四。（臣鑒錄）

壬辰，會元林先生春，其父故漕卒，家貧，善養其母，往往至日中不能炊，先生拾穗行歌無怨色。後官吏部卒於邸，檢之囊中，僅得銀四兩，幾無以殮，可謂始終一節者。大學士張玉陽賞其卷，批曰：「布帛菽粟之文，必是篤行君子。」張可謂知人已。（聞雁齋一談）

萬公士和知饒時，唐先生贈以雙磁罌，曰：「夫饒非乏磁，而吾以磁贈，知君不取磁于饒也。」公服其言。（玉堂叢語）

嘉靖時，括天下廢寺田，盡鬻民間，士大夫往往藉是占業。葉南巖家居，宦篋蕭然，直指按江右，與葉有舊，欲以百畝餉葉。葉曰：「吾生平不妄取一錢，豈因里僧破戒耶？」乃訓子曰：「使我居官多積，兒輩競爲安逃計矣，寧肯勤

苦自立，正以無可憑藉，不得不加勉耳。寺田何爲？又曰：『吾老不及見，汝第觀之異日，有以此獲累者。』不數年，果下令清查，增價復業，紛紛百出，葉之子孫，超然獨免。（座右銘）

軒輒爲浙憲司，四時一布袍，每日惟蔬食。天順時擢大司寇，請告陞辭，上問曰：『昔浙中廉使考滿，歸家僅二竹籠，乃是汝乎？』公頓首謝。（遺愁集）

海瑞晉南冢宰，以幣物爲賀者，俱不受，報名紙用紅者，亦以爲侈而惡之。鄒元標以青蚨二十文入賀，出諸袖中，海見之喜曰：『如此方是。』受之。過數日，置酒酌鄒，惟餽四孟，市餅一盤，酒數巡而已。（迪吉錄）

海忠介公瑞，令淳安時，官署中有隙地，課老僕樹禾麥，藝蔬芥，旦夕取自瞻，江水之外，無關淳安者。胡宗憲總制浙直，權甚重，家僮過淳安，海無加饋。胡一日語藩臬曰：『昨聞海令爲母壽，市肉二斤矣。』（臣鑒錄）

樊知縣毅曰：『吾歸囊資僅五千耳，金緡不及一千。』王司訓輔曰：『勿謂學官貧，吾積俸併諸生餽遺，亦有六白金。』樊意恨六千爲少，而王且喜六百爲多。迨其後也，樊三子不相容，分異六千金，買田築室，悉與三子。子疑父有餘藏，輒不願養。樊田數畝，自衣食焉。未穀而糶，未絲而賣，門無三尺童子，客至老婢供茶，恒戚戚焉。及卒，葬不成禮，諸孫皆凌替不振。王四子，伯仲治生，叔季居庠，同居養父甚歡。暮年惟花竹爲樂，客至留飲，盡歡乃已，無日不開口笑也。子若孫皆致通顯，家聲駸駸未艾。（文峰格言）

楊東山守吳，其母羅太夫人，嘗於園圍種苧，躬紡績以爲衣。東山月俸，分以奉母。夫人忽小疾，既愈，出所積俸曰：『此長物也，自吾積此，意不樂，果致疾，悉以謝醫，則吾無事矣。』平居首飾止於銀衣，止於布絹，生四子三女，悉自乳曰：『飢人之子，以哺吾子，是誠何心？』（座右編）

李遠菴居官清苦，常俸外不取一毫。鄭曉出遠菴之門，同官南京數年，歲時只一寒溫而已。一日侍坐既久，有一布鞵在袖，逡巡不敢出。遠菴問袖中何物，鄭曰：『曉妻子手製一布鞵送老師。』遠菴取而着之，生平受人物，僅此

而已。（臣鑒錄）

王九臯自遼東還朝，饋送一無所受，內官與同事持明珠數顆餽之，固辭。內官曰：「公於他餽不受可也，我之餽不受，有死而已。」九臯不得已受之，密綴衣領間，人無知者。居數年，內官死，其猶子不敢見，使人召之來曰：「何不買第宅？」對以貧，遂解珠與之，曰：「值千金，饒置地也。」（同上）

王恕巡撫雲南，不挈僮僕，唯行灶一竹食籬一，服無紗羅，日給唯豬肉一斤，豆腐二塊，菜一把，醬醋皆取主家給狀，再無所供。其告示云：「欲攜家僮隨行，恐致平民嗟怨，是以不恤衰老，單身自來，意在潔己奉公，豈肯從人壞事？」人皆錄其詞而焚香禮之。後巡撫雲南，回錢塘，吳誠代之，太監錢能遣都指揮吳亮迎宴於平彝，亮回，能問巡撫比王某何如，亮曰：「這巡撫十分敬重公，大與王某不同。」能微笑曰：「王某只不合與我作對頭，不然，這樣官兒只好與他提草鞋。」（秋山偶筆）

兩廣流賊亂，廣東副使毛吉殺賊戰死。初吉出軍時，給官銀千兩，充軍餉，委官徐文司之，已費及半。文憫吉死無歸，以所餘銀密授其僕，俾爲喪具。是夜僕婦忽出中堂，據正席坐，舉止如吉狀，顧左右曰：「請夏憲長來。」舉家驚惶，頃之，夏至，乃起揖而言曰：「吉受國恩，不幸死于賊，固無餘憾，但徐文所遺官銀，已付吾家僕，我負汗辱于地下矣，願亟還官，毋汗我。」言畢，忽仆地，少傾婦甦。（座右編）

吳相國姓云：「袁繼成被參，攜一僕赴京，予捐俸贈之路費，曰：『敢以清俸，用佐廉儉。』繼成辭不受，諸生泣送于途。汾州孝廉曹良直爲執鞭，引送至京邸，范廷輔語予云：『袁僉事臨行，簡囊止兩破籠，內同鄉送行銀杯二器，舊員領數套，書數本而已。此外併無長物，學租皆發振貧生，及置買學田，其清如此。』」（憶記）

徐孝祥，吳江人，隱居好學，後園見樹根一坎，塌陷，諦視之，下有石竈，啟之，皆白金也。迺亟揜之，一毫勿取，人無知者。幾二十年，值宏治壬戌歲大歉，民不聊生，孝祥曰：「是物當出世耶？」迺啟其穴，物皆如故，日取數錠，收糴以散。

貧人所全活者不可勝計，物盡乃已。女將適人，惟荆布遺之，而于藏中之物，錙銖無犯。（春氣錄）

張獻忠穀城再叛，日留書于璧，以告楚人，自己之叛，總理使然。具條上官名氏，而列所取賄之日月多寡于其下，且曰：『襄陽道王瑞旃，不受獻忠錢者，此一人耳！』聞者愧焉。（明季遺聞）

寬厚

人有市璧者，其廣闊同而一則千金，一則五百，以其厚倍也，矯人情而過爲卑下，固自不必若以厚爲細，終身當以之矣。

崑山王英，洪武初授山東道監察御史，上特命署都御史事。大書敦厚王英四字，揭諸殿柱。鄉居尤率易，嘗微服入郡城，時禁庶民服靴，門者縛英。英笑曰：『吾官人也。』顧取舟中冠帶示之，始得釋，亦不色怒。邑令盛設酒饌，邀英辭之，竟赴鄰翁飯，或怪之。英曰：『鄰翁貧，治具不若令之易也。』（臣鑒錄）

或問夏原吉公量可學乎？公曰：『某時有犯者，未嘗不怒，始忍於色，終忍於心，久則自熟，殊不與人較，何嘗不自學來？』（座右編）

楊公彞有厚德，爲景皇帝宮僚，居京師，乘一驢。鄰翁老而得子，聞驢鳴輒驚，公遂鬻驢徒行。天久雨，鄰垣穴瀦水，公舍家人欲與競，公曰：『兩日少晴，日多，何競爲？』金水河橋成，詔簡有德者試涉，廷臣首推公焉。（玉堂叢語）

景泰時，侍郎王偉先任職方郎中，因于忠肅公謙薦，超陞侍郎，未幾，伺于公過，悞密奏毀之。時景帝信任方專，召謙入內殿，以偉奏授之，公叩頭認罪。帝曰：『吾自知卿，卿勿憾也。』公既出，偉堂下迎問曰：『今日聖諭何事？』公笑曰：『老夫有不是處，當爲面言，何忍至此？』出奏示之，偉跼蹐無地。（史補）

雍泰字世隆，爲宣府巡撫，歸家訪其舊友王生。時生已棄士業農矣，遇諸塗，謂曰：『雍泰乃不忘貧賤之交乎？倘不棄余，約期訪汝。』至期，生布衣糲糲，背隻鷄，持瓢酒至，泰以兄事之，與食必跪，生直受不辭。（臣鑒錄）

岳正字子方，爲翰林修撰，英宗甚重之，嘗曰：『好個岳正，只是大胆。』後謫戍于邊，自題其像曰：『好個岳正，只

是大膽，從今以後，再敢不敢？」公性不能容人，或謂公曰：「不聞宰相腹中撐舟乎？」曰：「順撐來可容，使縱橫來，安容得耶？」（畜德錄）

陸五台掌吏部，朝覲時考察羣吏，一縣官大呼曰：「五台老矣，胡不自休？貪位固寵，阻塞賚路。」五台不怒不辨，第曰：「少年人亦不可無此氣概。」竟置其人平等，衆服其量。（蘇譚）

魏尚書驥致仕時，往于田，值御史官舟，公岸引纜而行。御史怪問曰：「魏驥。」又問曰：「蕭山魏驥。」又問曰：「尚書歸老蕭山魏驥。」御史惶恐謝罪。（畜德錄）

人有被橫逆而欲復報者，問于葉子。葉子曰：「天方助桀，何可與爭？犬自吠堯，吾則何與？急而擊之，在我多費，博浪之椎，徐以制焉。在渠自有烏江之劍，况彼之叫跳，有識者已鄙其狂，而我以安閑，無知者亦服其量。使丙夜而深思乎？彼之含羞，其將何解？即終身而不報乎？我之得勝，亦已多矣。」此一時曉解之語，可以消世人許多不平之氣。

（書肆說鈴）

吳公琳入吏部，以致仕家居，上嘗遣使察之。使者潛至公旁舍，見一農人坐小几，拔秧播田，貌甚端。使者問曰：「此有吳尚書，其家何在？」公斂手對曰：「琳是也。」使白狀上，重之，復召爲原官。（座右編）

福建參政吳昂，海鹽人，少時聞海寧祝先生萃履方篤行，以員外郎家居，教授昂短褐草鞋，負書往從，就河濱濯足而進。祝先生奇其人，欲試之，曰：「生來晚，書舍滿，無所置生，惟一牛屋，幸無牛，生寧得居乎？」昂欣然解衣，共先生家人掃除，受祝先生書，坐牛屋中，日夜誦不輟。冬夜一敗絮袍，時解與所從老奴更相衣，或周走室中，跳誦却寒。歲暮歸，祝先生贈米布，要明年復來。除夕上母壽訖，即走百里，詣祝先生所。元旦方啟門，吳生儻然進謁，拜罷，復請受書矣。後昂既貴，聞祝先生死，奔赴喪次，哭踊執心喪三年如子。（海鹽縣圖經）

曾文恪公驛爲孝廉時，屬遠行，遇雨雪泥濘，夜止旅館，憐其僕寒苦，呼臥之衾下，因賦詩云：「半破青衫弱稚兒，

馬前怎得浪驅馳。凡由父母均爲子，小異閭閻我却誰。事在世情皆易忽，恩從吾幼未難推。泥途還借來朝力，伸縮相加莫致疑。今人於奴僕，鞭撻罵詈不啻牛馬，尙能恤其飢寒勞苦哉（鮑談）

沁水劉司空公東星歷官三十年，芒履布衣，亡貴倨態。一日散步道周，適負販者，驢踣於地，其人呼公起之，公爲助臂而出諸渚。行數步，方知爲公，亟回謝罪，公笑遣之。起漕河日，偶憇門巷，二騎士俸檄至，謂其田父也，揖曰：「掌家何在？」公諾而入，使出召之，騎士一見驚伏請罪，公曰：「無傷也，若安得識乃公？」其子用相赴淮上省，止攜兩僕，跨一蹇，旅舍陵侮之。忽見髮中金佛像，謂爲妖人，執諸豐，令僕始吐實，令爲負荆謝，飾輿馬，麾不受，仍策蹇而行。

（全上）

阮恕字伯寬，嘗赴長沙善化任，中途宿窮谷間，有商十數人先在焉。從吏與爭鬪，恕爲杖其吏，且慰撫之。吏退，詬曰：「有官如此，何以仕爲？」恕亦不介意。及暝，商相謝曰：「某等粗疎，感公弘量。夜半尙有少喧，官且安寢。」恕唯唯。比夜半喧甚，恕戒僕擊扁以待，俄而寂然，起燭之，殺人縱橫，乃強寇也。恕以扉掩血，潛出逆行十餘里，平明乃回。故處官吏捕盜方急，是夕脫命毫髮，人謂寬厚之報。（客中閑集）

宋栗庵繻爲吏部尙書，至長安街，有老婦著面衣，乘驢不下。從者誤爲男子，呵之。老婦大詬曰：「我往京師五十餘年，見了千千萬萬，希罕你這蟻子官兒。」宋至部，語同僚笑曰：「官亦不蟻子矣，此歸入眼孔大，所謂見慣渾聞事也。若深山窮谷人，見一頂紗帽，便戰慄失措矣。」（座右編）

憲副金公世龍謝病家居者數年，一日郝明府以賢士夫見問，予首舉公。明府不知吳中有此士夫也。夫官至四品，居城市而能使郡邑大夫不知名，此亦今時絕無而僅有者。（同上）

太宰漁石唐公，致政家居時，出入惟徒步。陳大叅良模說之曰：「翁居八座，年踰七旬，天下大老也。孔子曰：『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翁學孔子者，而顧欲過之耶？」公曰：「固然，第吾楓山先師致政歸，祇是行步，未嘗乘輦。」

適任朴菴公(名拯侍郎)及竹澗潘八(希曾侍郎)俱守此禮,吾安敢違耶? (玉堂叢語)

曾鶴齡會試日,與浙中數舉子同舟,率年少狂生,談論鋒出,曾爲人簡默,在座若無能者,各舉書中疑議問之,曾遜謝不知,衆皆笑曰:「凡夫也,偶然預薦耳。」遂以曾偶然呼之。既而衆俱下第,曾占榜首,乃寄以詩曰:「捧領鄉書謁九天,偶然趁得浙江船;世間固有偶然事,豈意偶然又偶然?」(堯山堂外紀)

羅念菴每自言二十年苦功,方磨去得狀元兩字,此兩字去,然後可以用世,可以出世。(澄心小錄)

羅洪先作鼎元時,外舅曾大僕趨告曰:「喜吾壻幹此大事。」羅面發赤,徐對曰:「丈夫事業,更有許大,在此等三年一人,奚足大事也。」是日猶袖米,偕何黃二公聯榻蕭寺中講學。(同上)

史良佐南京人,爲御史,巡西城而家住東城,每出入,怒其里人不爲起。一日執數輩送東城御史,御史詰之,其居首者對曰:「民等總被倪尙書誤却。」曰:「尙書何如?」曰:「尙書亦南京人,其在兵部時,每肩輿過里門,衆或起匿,輒使人諭之曰:『與爾曹同鄉里,吾不能過里門下車,乃勞爾曹起耶?』民等愚意史公猶倪公,是以無避不虞其怒也。」御史內善其言,悉解遣之不問,倪尙書者,謂文毅也。(稗史)

徐存齋年未三十,出翰林,督學浙江,一士子文中用顏若孔之卓,徐勒之批云:「杜撰。」置四等。及發落,生將領責,執卷進云:「太宗師見教誠當,但此語出楊子法言,實非生員杜撰也。」徐起立曰:「本道僥倖太早,未嘗學問,今承教多矣。」改置一等。(遺愁集)

唐一菴與衆友夜話,將寢,問曰:「此時還有事須料理否?」衆曰:「無。」一菴曰:「夜寒,吾輩飲酒樂甚,從者尙未有寢宿處,焉得不與之料理?」有官人夜飲溫室,語人曰:「今夜溫暖若是,時令不正也。」從者于門外頓足曰:「外間時令,却正自處富貴,可不念人飢寒勞苦哉?」(座右編)

叅政吳昂家居,嘗駕舴艋入郡城,遇兩措大舟適相觸,奮怒邀昂止。昂布衣氈帽,局促舟中,舟中又無他供具,逆

搗爲農莊人要挾之欲令出錢償禮昂遜謝乞至西門湯別駕家行貸至則別駕大驚顧兩生何得辱前輩乃爾兩生慚沮昂貸錢固償兩生謝之愈恭徑歸（海鹽縣圖經）

尙書與一孝廉園相近百計賺之孝廉一日立券送尙書後題一詩曰「乾坤到處是吾身機械從來未必真覆雨翻雲成底事清風明月冷看人蘭亭禊事今非晉桃洞仙人昔笑秦園是主人身是客問公還有幾年春」尙書愧甚亟返其券（蘇譚）

文待詔徵明性不喜出人過有道及者必巧以他端易之使不得言終其身以爲常（春氣錄）

江右萬拙菴謹厚好行德一生怕見官府子衣成進士授刑部主政公布衣小帽不改其常逮覃恩受封冠帶謝恩拜祖先畢卽珍藏之仍舊衣帽鄉人訝曰「今受榮封巾服何妨」曰「此我鏡中面目我安我山農之分勿復相苦」世俗子爲官稱其父爲老翁每呼之不應曰我自萬拙菴不敢當老翁故不應比部奉命恤刑南湖乘便歸省有衡陽囚欲脫罪家屬攜重資乘起行投轎中視之千金也繫其人發黃梅縣金貯庫中公駭相謂曰「其人本爲減罪今罹此不滋重耶」盡釋之」比部唯唯釋其人還金而去（座右編）

王元美爲比部郎嘗與蔡子木余子與吳明卿張肖甫謝茂秦飲謝時再游京師詩漸落子木數侵之已被酒高歌其夔州諸吟亦平平耳甫發歌明卿輒鼾寢鼾聲與歌相低昂歌竟鼾亦止爲若初醒者子木面色如土子與復與子木論文不合而罷後五歲子木以中丞撫河南子與守汝寧明卿謫歸德司理張肖甫謫裕州同知皆屬吏也子木張宴備賓主身行酒炙曰「吾烏得有其一以慢三君子」尋具疏薦之（堯山堂外紀）

相國朱國禎萬曆戊辰主會闈得一卷甚佳以策犯國禎字棄去太使陳如岡房一卷亦以如岡如陵句犯其名見棄識者每嗤其刻（野乘）

順治乙未余會試已舊以文中有而不予人以可托句犯房官子可托諱見別已酉余分校山右首題先有可

三句有吉士彙征語，因犯余名，房考棄之。余曰：「勿疑也，果通關節，何以名爲？第呈堂，余當力爭之。」因獲第
二，登榜爲文水閣調鼎，聯捷去。夫螢窗雪案，決科三場，乃以無心之語，避嫌而棄人才，念及昔年辛苦，能不汗
澹，衡文者念之哉？

歸德侯司成恪以忤魏璫罷歸，里人鄧生者，妄人也，搆小釁，詬公謂若乃養馬，而我職弟子員，冠儒冠。公門下奴
客，忿欲毆鄧生，公大笑，悉召與之飲，皆醉，鄧生乃免。當是時，忠賢實欲殺公不已，會誅死，而公復起爲庶子，鄧生大
懼，更詣公，汗浹背，前匍匐謝。公又大笑，掖起之，徐飲以酒，一無所問。（壯悔堂集）

李象山先生柱明，滇之阿述州人，壬戌進士，授京倉度支。普名聲，賂魏璫寅官，取同郡印結，公知其反狀，不從，遂
逮獄。普聞之，火其廬墓，居常必糲食，薦草則吉，若冬著綿，米稍白，則病，囊具蕭然，破帽短衣，畦菜金陵漢西門。值左
轄山東孫肇興，是其年友，趨從訪之，公負鋤不顧曰：「想另有李柱明，我非也。」（座右編）

江夏賀對揚先生，爲廣文時，體恤兩明經，寅友備至，諸生問字者，毫不計修脯，而於兩齊則惓惓諭以從厚。語人
曰：「余致敬同寅有故，一與家嚴同庚，一與家慈同庚，儼然父母式臨其上耳。」晉秩宗伯，寓所僕從僅三人，皆諸
生時所服役者。其標封字皆細楷，柳公權云：「心正則筆正。」伊川云：「寫字亦有正心誠意之學。」先生有焉。（
同上）

賀相國致鄉親戚友書中一段云：「據今日耳目觀聽，豈不謂逢聖閣員矣？乃逢聖固自有根本，不可忘者。高曾
以上事不及知，先大父大母，前嘉靖乙巳度荒年，三日僅黃豆一升，歲除一母雞，易米二升五合。先中憲所刊祠堂
對聯：「當年雞豈休忘念，此日兒孫勿妄思。」逢聖今日不念，是自絕其祖父母之澤也。先中憲亦貧，諸生授館四
十年，每歲正月朔六日始，十二月廿四日止，一領青布直衣，坐處方方一塊藍色。先恭人讓居於嬖，周旋數尺陋室，
中下濕上漏，炊薪即在床前，烟薰眼淚。逢聖哽咽不能書，今日不念，是自絕其父母之澤也。卽逢聖戊戌館于鍾祥，

已酉館于嘉善寺，或御冬以絺，或六月薦草。癸卯揭曉，則先日絕糧，丙辰報至，則深夜丐酒。今日不念，忽作兩截人，是自絕其子孫之緒也。念之若何？亦曰：「岡敢作業而已。」不作業若何？亦曰：「救得一物是一物，救得一事是一事而已。」救之若何？亦曰：「服膺先中憲之訓，餓死事小，家中沒飯吃，甯用米磨羹度命，切不可錯動了念頭而已。」不錯動念頭若何？亦曰：「公門無一字之干，本宅無生事之僕，錢糧無分毫升合之逋欠，馬遞水駟，不往索一騎一舟，山揚湖地，不討管一尺一寸，大江上下，無營運裝載之一船。其或非意相加，則力誠子孫閉門思過而已。」此極猥瑣事，逢聖何臚列？爾先正有言：「孝子一步不忘親，積之成大孝；忠臣一事不顧私，積之成純忠；廉官一銖不苟拾，積之成清白；烈女一笑不聞音，積之成貞節。」天下事皆起于微，成于慎，微之不慎，星火燎原，蟻穴潰堤，吾畏其卒，故憐其始也。」（昨非菴集）

見色不亂

色之移人甚矣哉。蘇屬國苦節十九年不能生子，異地况其他耶？然欲忍人所不能忍，乃為傑士。青娥紅粉安在不可以試人品。

王敏字進德，定海人，嘗與友人讀書空舍中。半夜鄰女叩門求宿，其友欲納之，進德拒門厲聲曰：「吾在此，誰敢入吾門？」因疾呼使聞於外，女媿不敢出聲，逸去。鎮將謂其清介，欲試其所為，召使飲酒，幃婦人于偏室，酒酣內之，鑰門以去。進德入見婦人，大呼，排門取廐馬乘之逃還。洪武時，以大學生拜監察御史。（續人鏡陽秋）

曹文忠公鼐為泰安典史，因捕盜獲一女子驛庭，色甚艷，欲就公。公奮然曰：「處子可犯乎？」取片紙書曹鼐不可四字，火之，終夜不輟。天明，召其家領去。後大庭對策，忽飄一紙，有曹鼐不可四字，遂文思沛然，狀元及第。（臣鑒錄）

秦君昭少年遊京師，其執友鄧君載酒祖餞，既而攜一殊色小鬟至前，令拜秦，因指之曰：「此吾為部主事，某人所買妾也，幸君便航，可以附達。」秦勿敢諾，鄧作色曰：「縱君自得之，亦不過二千五百緡耳，何峻辭乃爾？」秦勉

強從命，迺遷至臨青，天漸暄，夜多蚊蚋，內之帳中同寢。直抵都下，置舍館，主婦處，持書往見。主事問曰：「足下與家眷來耶？」曰：「無有。」主事意不悅，隨以小車取歸。踰三日，謁謝曰：「足下長者也，昨日已作答簡，報吾鄧君，且使知足下果能不孤付托之意矣。」遂相與痛飲，盡歡而散。後秦之子孫，咸至顯宦（不可不聞錄）。

一少年嘗淫於色，後悔之，欲絕其端，屏居精修數年而歸。有先所識女遇之途，怪問曰：「我昔年某，不顧我何也？」答曰：「我非昔年某矣。」不顧也，而去之。（七克）。

德默者，國王也，有兩寵臣，未察其心，令傳語其后。其一還，王問曰：「爾視后若何？」對曰：「傾國傾城，絕世獨立。」

其一還，王問如前，對曰：「王命臣傳語，勿命視也，徒聞其言，亦溫惠矣。」王大喜，厚賞，任用之。謂先一臣曰：「汝目不貞，汝心亦爾矣。」遽遣之。（同上）。

陸公容少美風儀，天順三年，應試南京，館人有女善吹簫，夜奔容寢，容給以疾，與期後夜，女退，作詩云：「風清月白夜窗虛，有女來窺笑讀書，欲把琴心通一語，十年前已薄相如。」達明托故去。是秋領薦，年二十四登進士，官至參政。（臣鑿錄）。

沈特貶筠州，售一幼妾，攜與俱行。七年後歸，呼妾父母，使嫁其女，仍是處子，有贈詩云：「昔年單騎向筠州，覓得歌姬共遠遊，去日正宜供夜直，歸來渾未識春愁。禪人尚有香囊愧，道士猶懷炭婦羞，鐵石心腸延壽樂，不風流處却風流。」全州李文貴，素方正，自湘江買舟歸，有美女子來附舟，不能却。舟窄天暑，同宿帳中，女窮途失伴，自度不能免也，而李毫不動念。行三日，旁晚將泊矣，李因女在舟中，圖速返，促其夜行。舟忽破，衆急登岸，謀投近山寺中暫宿，且燎衣。比紆折至寺，隔牆有婦人喊哭聲，衆碎戶入救，則李妻也。詰其故，李妻聞母病，同女婢往視，因晚爲奸僧掠入，欲行強奸也。稍遲一刻，則必被污矣。（澄心集）。

鎮江靳翁，踰五十無子，訓蒙於金壇，其夫人鬻釵梳，買鄰女爲侍妾。翁以冬至歸家，夫人置酒于房，以鄰女侍，告

翁曰：『吾老，不能生育，此女頗良，買爲妾，或可延斬門之嗣。』翁頰赤俯首，夫人謂已在而翁赧也，遂出而反扃其戶。乃翁繼起，戶已閉，遂踰窗而出，告夫人曰：『汝用心良厚，不特我感汝，我祖考亦感汝矣。但此女幼時，吾嘗提抱之，恆願其嫁而得所，吾老又多病，不可以辱。』遂憐而還其女。踰年，夫人自受衽，生貫十七歲發解，明年登第，爲賢宰相。（座右編）

廣東張連寇亂，書生汪一清被掠，見獲一婦至，則同學友人妻也，因給賊曰：『此吾妹也，請無污，以待贖，否則吾與妹俱碎首于前矣。』賊因同閉之一室，晨昏相對，匝月始得贖回，曾未及亂。（迪吉錄）

南京某生，赴試日，旅邸對門某指揮使第也，有女年及笄，見生風流瀟灑，遂屬意焉。試畢後數日，女令婢授意於生，言父已他往，期于是夕相會。生懼損陰德，不敢諾。同寓一友素輕狂，竊知之，乃僞爲生赴約。其婢暗莫能辨，引之入女相與歡寢，倦而熟睡。適揮使歸，見門未閉，疑焉，特入見之，大怒，拔劍俱殺之，首於官。明日榜發，生登首選，因告人曰：『使我若輕狂，已登鬼錄矣。』（不可不聞錄）

漢陽諸生蔡某，小試甚利，後值科期，不肯入場。友人強之再三，乃曰：『吾少時讀書某處，鄰有好女，每浴時，常隙而觀之，自是每入場，雙目輒蒙然不見，出則如舊。』（詞苑偶筆）

倚杖寄 嶽瀆 名勝 大好山水

寄園主人曰：『天地靈區，神仙奧府，所在都有，人無雙翼，安能遍歷哉？寰宇內莫過于岳瀆，故首及焉。若名勝之地，亦記其舊聞，并足跡所至，及有志未逮者。新安大好山水，梁帝言之矣，且余產也。古人云：『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附其末，以爲好遊者增一寤思。』

倚杖寄

嶽瀆

塞兩大者唯山與水而岳瀆爲最擾擾風塵動曰將追踪向禽易言哉山靈相期如水可誓姑臥遊焉爲他日嚆矢

泰山五嶽之東嶽也考博物志一曰天孫言爲天帝孫也。主召魂東方萬物始成故知人生命之長短。五經通義云：「一曰岱宗王者受命易姓報功告成必於岱宗也。東方萬物始交代之處言爲羣嶽之長。」白虎通云：「王者受命必封禪封者增高也禪者廣厚也皆刻石紀號著己之功績以自效也。天以高爲尊地以厚爲德故尊泰山之高以示報天禪梁甫之趾以示報地。」漢官儀及泰山紀云：「盤道屈曲而上凡五十餘盤經小天門大天門仰視天門如從穴中視天窗矣。自下至古封禪處凡四十里山頂西巖爲仙人石閣東巖爲介丘東南巖名曰觀日觀者雞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所。又東南名秦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周觀者望見齊黃河去泰山二百餘里於祠所瞻黃河如帶若在山趾山南有廟悉種柏千株大者十五六圍相傳漢武所種小天門有秦時五大夫松見在（瞻白臥遊）

出州城北望輕煙薄靄橫帶山腰北行二里過白鶴泉泉出石罅滄溼鼎沸久旱則滲漉距西百餘步曰梳洗樓不知翔於何時惟存故址從西折北二里有王母池泉石清冽不竭不溢鄉人取水祈而頗驗又北五十餘步曰呂巖有呂仙石像宋時建樓閣堙圯獨荒基破礎存今圍以石垣其中深林茂草森布蒙密芄芄猗猗頗有佳致（明李裕登泰山記節文）

出泰安可二里許卽入山皆詣曲逶迤而上峯勢巖辭若相噬而旁多溪澗泉流礮礮間作悲鳴至廻馬嶺乃却肩輿改腰笻四里抵御障巖一曰御仗宋永定陵東封止仗衛處其前爲巨澗澗底白石砥平如玉色而巖陡上廟其巔頗寬樹陰好鳥啾啾可愛又三里抵黃現黃現者不知其所由名有松五卽所謂五大夫者也以厄於石不能茂而稍具虬虺狀當是二三百餘年物亡何爲百丈崖崖凹深如屋旁有石洞槎口而下黑其究叵測已度石壁崙

爲十八盤者三，而穿中竇曰天門，既上罡風，蓬蓬然吹帽欲墜，道士衣羽奉樂而迎，出沒雲氣中，亦一奇觀也。行可里許，爲元君祠，元君者不知其所由始，或曰卽華山玉女也。天下之祝釐祈福者趣焉。祠宇頗瑰偉，而歲所入香緡以萬計，用供縣官匪頌。其右爲御史所棲，後一石三尺許，刻李斯篆二行，一石池從廣及深，俱二尺許，亦曰玉女洗頭盆也。自是左折而上里許，曰嶽帝祠，陋不能勝香火，其後峭壁造天，左爲開元帝紀泰山銘，唐隸徑可二寸，而羸勢若飛動，惜其下三尺許，爲揚碑者冬月搆火蝕之，遂不全。右爲蘇頌東封頌，字形頗秀媚，尙可辯，而損於閩人林焯，忠孝廉節四大字。又有顏魯公題名，損於方元煥詩，固不若苔土埋翳之尙可洗而有也。自是益北上數百武，爲絕頂，曰玉皇祠，祠前有石柱方而色黃，理亦細，可丈許，所謂秦皇無字碑也。其石非山所有，或曰「中有碑石冒之」。按李太宰裕記云：「石埋植土中，似方非方，四面廣狹不等，細觀之，總十二行，行各十二字，多不可識。」今殊不然，然李公以爲在開元銘東十數步，則非此石明矣。恨曩時不於其地一訪揚，使先跡泯泯也。復折而東，稍下百步，復上百步，石室冠之，高如玉皇祠，中有黧色石，蓋方丈，瑩潤可鑑，云漢武帝所藏金泥玉檢地也。傳云白雲起封中者，已其前地稍闢，卽所稱日觀秦觀越觀諸峯者，蓋五鼓而觀日出，則爲日觀，西望見秦則秦觀，南望見越爲越觀耳。其後人所指某峰某峰，皆妄也。五鼓起，天初霽，日益弄色，其東南盡目力微白而濕漾者，以爲海，曰直北而西，隱隱一抹蒼碧，若長城之堞者，則意以爲太行恆崧之類耳。至稍遠而淄澗濟泗千流疊帶，近而諸山皆若培塿，獨徠稍尊，居然一衡，凡瞻眺久之，因思吳門白馬固未敢信，卽小天下，豈欺我哉。俄而諸山各出白雲一縷，若塚中起，稍上大如席，凡數百道，則狂馳而遇輒合，其起無盡，其狂馳而遇亦如之。頃刻遂徧成白玉地，而仰視則空青瑩然，上下異色，所謂野馬縹緲信也。玉皇祠南柏樹，記云漢武所種千株，大者十五六圍，今不十之一而小，疑卽其孫枝也。（明王世貞遊泰山記節文）

有客登岱岳絕頂，行四十里，以伺日出。久之，星斗漸稀，東望如平地，天際已明，其下則暗。又久之，明處有山數峰，

如臥牛車蓋之狀，星斗盡不見，其下尙暗。初意日自明處出，又久之，自大暗中，日輪湧出，正紅色，升起數十丈，至明處全無光，其下亦尙暗。（客中閒集）

余以康熙庚申十一月廿三，次泰安州，州守李元勳至邸，送十小饗。次早漏四下，月朗甚，予盥輿登山，張火乞錢者，孩而赤身受凍，以求食者沿路，過紅門行二十里，至朝陽洞。李州守授餐，并命同里徐巡檢引路，再數里，見五大夫松，虛存名耳，直上路稍平，俗稱快活三將，至天門十八盤，另開新嶺，高峻矗天，俯視戰慄。道士攢典等跪迎，參碧霞元君，畢州守預置席，浮白焉。予登絕頂，閱摩崖碑，至無字碑，日觀等處，午後下山，輿行甚急，予閉目斂心，魂成遊嶽五古六首，同遊劉櫟夫歎服，未能和也。門人萊蕪李令君欽式爲子勒石山巔，回至紅門，州守醉以觴觸，同入城遊泰廟，廟記金天沙昊氏四女，俗稱泰山娘娘爲碧霞元君，東岳青帝神黃姓，廟貌弘，廠目中僅見。

周官荊州其山鎮曰衡山，衡山者南嶽也。軒轅以瀋霍之山爲其副，故爾雅以霍山爲南嶽。至漢武南巡，又以衡山南遠，道隔江漢，於是乃徙南嶽之祭於廬江灣山，蓋皆承軒轅爲副之義也。故南嶽衡山朱陵之靈臺，大虛之寶洞，上承冥宿，銓德釣物，故名衡山下，距踞宮攝位火鄉，赤帝館其嶺，祝融寄其陽，故號南嶽。周旋數百里，高四千一十丈，東南臨湘川，自湘川至長沙七百里，九向九背，然後不見禹治水登而祭之，因夢玄夷使者，遂獲金簡玉字之書，得治水之要。山有三峰，其一名紫蓋，天方明徹行，一隻白鶴，廻翔其上，一峰名石困，下有石室，中常聞風誦聲。一峰名芙蓉，上有泉水飛流如舒一幅練。山海經云：「衡山一名岫嶠山，其土多青藜，鳥多鸚鵡。」（俞瞻白臥遊）

從山麓抵嶽廟三十里，石徑盤曲，夾以虬松老桂，鬱鬱葱葱，已不類人世矣。從廟側右轉而上，仄徑縹緲，石磴垂接，懸崖巨壑，不敢勞瞬，十步九折，氣填胸臆。半山亭去嶽廟十五里，五峰背擁，雲海盪漾，亦勝境也。復十五里，乃至祝融初行山間，望芙蓉烟霞石廩天柱諸峰，皆摩霄插雲，森如戟列，而祝融乃藏諸峰間，才露頂如髻，及登峰首，則

諸峰顧在履底，若揖若退，若頰若拱，瀟湘蒸江，一縷環帶。因憶李白「五峰時雪，飛花洞庭」之句，蓋實景也。傍睨蒼梧九疑，俯瞰江漢，絃絜六合，無所遺，蓋下視連巒別巖，悉如蟻垤，不足復入目中矣。觀音巖去峯頂可一里許，夜視天垣諸宿，大者或如盤盂，不類平時所見也。登上封觀海，日初出，金光燦燦，若丹鼎之方開。少焉紅輪湧於海底，火珠躍於洪爐，旋磨旋盤，蒼茫雲海之間，心悚神愕，不能久留。遂下兜率，抵南臺，循黃庭觀，登魏夫人昇仙石，西行四十里，得方廣寺。方廣在蓮花峰下，重裹如瓣，而寺居其中，是多響泉，聲轍數里，大如轟雷，細如鳴弦。幽草珍卉，夾徑竊窈。蓋衡山之勝，高稱祝融，奇言方廣，然礪道險絕，巖壑幽邃，人罕至焉。謁晦菴南軒二賢祠，宿嘉會堂，夜雨曉起，雲霧窈冥，前峰咫尺莫辨，徑道亦絕了不知下方消息，自謂不復似世中人矣。止三日，衝雲而下，行數里，所倏見青霄霽日，豁然中開，問山下人，乃云比日殊晴，乃悟向者吾輩正坐雲間耳。又從廟側東轉十餘里，得朱陵洞，云是朱陵大帝之所，有瀑泉灑落水簾數疊，掛於雲際，飛花散雪，絜灑衣襟。巖畔有沖退石，大可逕丈，列坐其次，解纓濯足，酌酒浩歌，當此之時，意愜心融，舞雲沂水之樂也。（明張居正遊衡嶽記節文）

衡陽祠，其徑綿亘四十餘里，夾道皆合抱松桂相間，連雲蔽日，人行空翠中，而秋來香聞十里，計其數，云一萬七千株，真神幻仙境，宜其靈妥神安，永久無虞。更聞天童寺松徑，亦二十餘里，比之不及焉。（客坐親聞）

按華山西嶽也，周官豫州其鎮山曰華山，華山記云：「山頂有池，生千葉蓮花，服之羽化，因曰華山。」山海經云：「一名太華，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高五千仞，其廣十里。」薛宗註西京賦云：「華山對河東，首陽山黃河流於二山之間，古語云：『此本一山當河，河水過之而曲行，河神巨靈以手擘開其上，之足陷離其下，中分爲兩，以通河流。』」其指掌之形，在華山上，而腳跡在首陽山下，今皆可睹。『郭緣生述征記及華山記云：「山下自華嶽廟列栢南行十一里，又東廻三里，至中祠，又西南出五里，至南祠，南入谷口七里，又至一祠，又南一里，至天井，天井纔容人，上可長六丈餘，出井如望空視明，如在室窺窗矣。去東南二里，至峻坂斗上，又東上百丈崖，皆須攀繩挽葛而後行。又

西南出六里，又至一寺，名胡越神寺。又行二里，使屈山頂上，方七里，有靈泉二所，一名滿地，一名太上泉。池北有石鼓，嘗聞其鳴，其上有三峰直上，晴霽可睹（愈瞻白臥遊）。

出城南，三峰在望，七八里至云臺觀。周武帝時，焦道廣居云臺峰，築此。延之又南行二里，至玉泉院。宋端拱中建之，山麓之居希夷先生者也。院後有塚，或曰希夷仙去，骨蛻峽中，已乃道流，持共顛，向人乞施，與嘉靖間姚侍御者收葬之。塚後巨石曰工穴之像，希夷臥其中如生。入山，兩山對開，嵐光交墮。行五里，至五里關，往時避兵者，就險鑿石爲關。行四里爲希夷峽，山勢壁立，澗水經其中，匯作小池，從石室傍下之，如琴如筑，希夷蛻骨於此，或云即張超臥仙坪也。半壁有穴，飛石掩之。又里許，至梭羅菴，步菴外東面，石壁可數十丈，鳴瀑掛壁，而下有坎，兩兩直上，可足趾通上方峰，石罅爲西玄門，唐金仙公主修真於此，駕鶴飛去，白雲宮細辛坪在焉。每歲三月，香火輻湊，華州道士來，始向峰頭，斬荆棘，開徑，懸鐵鑱而上之，不似三峰時通人跡也。北望山頭有石如柱，爲繫馬峰，西望西山，山桃花石罅盛開，不知絕壁何緣著種，或云一風吹花片，粘之輒生，山有之，雅淡不似人間穠豔也。望頃花間似有物去，來，云是山羊善走險，棲嶽崎中人利其毳，能伺取之。一南有回峰，青柯所從之路也。四山高起，臨澗坐石，奇秀滿前，應接不暇。及暝，問寥中泉聲，更自清迥，曉聞孤鶴長鳴，過山頭，乘肩輿，亟上，每望前峰，已如路絕，既又踰焉。至十八盤者，山最陡，十有八折，乃得上，故名盤盡。峰回，忽見垣屋鱗鱗，綴前巖，則青柯坪至矣。至則祠廟神像，俱經地震，頹圯，間已葺治數楹，獨地勢愈高，大然之景，爭獻秀爽，視梭羅又進之。佇立四望，遙見泉掛山腰，如練，乃水簾洞也。直下三千尺，自蓮花來，度石橋，左從徑上，可里許，有回心石焉。從此上千尺，撞遊人見險心悸，率退轉，是名回心。至千尺，撞下，蓋絕壁，壁裂之兩傍，稍施斧鑿，斷樹枝橫之，以承足，枝枝相離尺許，凡千尺云。西折上百尺，峽，峽以撞而裂，在峽之內，出峽，登望山臺，方丈平石，可佇立遠眺。忽南峰片雲欲墮，不墮，作嬾態，風吹斷之，如人乘鶴背來者。度二仙橋，石梁跨察，草樹清幽，過車箱崖。崖如車箱，人緣輪以行，乃至老君離垢絕壁，有坎如西玄，上之如撞如峽，而

險更甚，謂老君登華，從此離氛垢云。過擦耳崖，崖峭立，躡處僅容足。又下臨淡壑，復至一崖，奇峭甚，仰攀折旋，出石穴以上，有鐵猿踞崖畔，曰獠獠愁，所謂猿猴欲度愁，扳援者歟。過此忽開朗，則白雲峰也。至險際，則閻王邊也，謂鄰於鬼矣。至日月崖，兩崖高起，日月出沒，從山隙射之，當是可觀。歷金天洞，洞最宏敞，地震時洞裂，神座皆下陷，可五寸。山之四周，下陷盈尺，山足土痕，至今存也。又經三元洞，蒼頭嶺在其前，嶺中起傍殺蛇，蜓入雲，人從龍脊行危甚，或一失足，轉圜千仞。石平處暫得休，伏視下方松頂，若蓬藿在蒼煙中，濤聲萬壑，疑泛巨海。剛風時，時捲人衣，覆面嶺可百丈，真能褫魄。兩傍穴石拖鐵柱，有仆有立，舊常有欄，漢武帝登山御道也。度嶺望見雙松，聳出空際，曰此將軍樹矣。樹多枝幹盤曲，獨此二松挺然離立。有石曰上馬石者，余曰：「卽渥注龍種，可緣上此。」蓋有風道人不知姓名，遊行山頭二日，天馬下之，風道人就石跨馬，行空而去，故名。石傍有老松倒掛，若虬龍下雲端，忽昂首攫拿，奇奇怪怪，丹青所不能貌。坐石凝盼，忽西峰雲來，迷漫澗壑，恐雨至亟趨雲山崖，崖有宗土地祠，謂華爲羣山之宗也，已頽圯。有四仙菴，爲譚紫霄馬丹陽劉海蟾丘長春修煉之所。雲人菴沾人衣皆濕，雲過乃復步。凡歷數險，則玉女峰矣。大石如龜，殿立龜背，壁瓦皆鐵，陶瓦則山風能颺去之也。前一圓坎，水紺碧，爲玉女洗頭盆。又其前石裂，裂可五寸之石投之，食頃猶有聲。或云下通黃河，唐玄宗禱雨進簡於此。刳龜腹爲石室，舊有揚妓師事韓姑姑於此。又南爲三清洞，王道人結菴共左，余過之，王出松子爲供，味鮮美，甘香溢口。右偏新架，扳屋，屋角松房成積，其長尺，皆風落而收之者。陟岡上東峯，岡石斜削，可數十丈，稍鑿足跡，無草樹枝蔓，可攀躡。從者手接而上之，遂達於巔。有三茅洞，前爲小殿，殿左右巖五峯，道人居之，依巖置扇，當其缺處，稍亦架椽爲屋，可坐客可饗。臨崖遠眺，當東峰盡處，東南北三面無他峰礙蔽。道人指巖中條首陽諸山，疑隔數里，黃河如綫，則近縈山足矣。村落比比，云此同州。此蒲州。此某某千里之內，可俯而視也。忽雲生首陽，英英欲起。道人因言雲彌布峯巒，卽蔽日下方不雨，一流動，則下方雨矣。有時晴雲冉冉，孤飛入谷，忽已失之，蓋歸雲也。步前岡老君棋所，基石方徑五尺，三十二子，鐵爲之，重不可

舉風色寒，天漸暝，遠入崖下，道人請就其寢室，室入巖之幽，蓋一火坑，可容三四人。余與道人泊道士，相與箕踞而語，忽聞鼓聲，頃之如雷，余訝焉。道人曰：「風入巖坎耳。」問有神異，曰：「夜靜時扉外有足聲，令弟子無窺扉，一任之，恐變幻能動人。」青柯坪道士某，爲其師守舍，見緋衣方山冠者甚偉長，可十餘丈，坐山腰，垂其足，呼曰：「爾師山口失足往攜之。」言已失所在，某如其言，攜師以歸，蓋山神也。問有猿鳥，曰：「青柯坪以上無鳥，山頭有一青雀，時來乞食，一老猿猜疑不近人，每危坐前岡，視衆猿探核，輒又去之。」語久忘倦，久衾啜茶，乃就枕。俄而東壁有隙，光余曰：「曙色耶？」一啓窗，片月方起，光上射巖端，白雲纖潔如素錦，月漸高，浮雲蔽之，擬觀日出狀，及旦，雲竟不開也。道人炊胡麻飯，余青雀飛止道人肩，道人曰：「雀來矣。」就掌中食，已復飛去。出扉重臨巖端，下望雲如飄棉，飛絮平鋪萬里。循岡北行，觀仙掌巖，祿壁黑色石膏，自壘中流出，隨膏凝結，黃白相間，遠望之，見其大者五岐如指，後人好奇，遂謂巨靈擘山掌跡猶存。還復至王道人所，乃余憇板屋，已被風吹去，蓋聞雷時也。王導余左折觀新洞，洞頗高廣，猶未訖工，同州馬君怡額之曰：「迎陽。」蓋華當少陰，迎陽以配合之，令有生氣云。又上之爲雷神洞，復右所爲朝元洞，洞之下有賀老避靜處，穴石垂雙鏢，而下之鏢乃板道，以銅杙插之峻壁，而板載之。銅杙之上，復綴壁以鏢，攀之而行，板道下皆絕壁松林，隨山麓起伏，翠濤彌望。賀所棲室，憑于深崖，煬竈猶在室傍。有巖高十餘丈，遙復其室，朱書全真巖三大字，亦神奇矣。還出石穴，復經閣王邊，西折以上，爲避詔巖。希夷表，九重仙詔，休教丹鳳啣來，蓋比巖上覆如屋，多怪狀，與分甯之清水巖略等。西上爲嶽殿，下有希夷睡經旬，鍾離雲房過焉，侯其息，以紙墨作黑白圈圖之，授繩陽子曰：「先天混沌譜也。」又下爲老君煉丹之所，石爐徑丈餘，高可六尺，蓋托聃以增靈勝云耳。北行爲西峰，石罅二尺直下，相傳陳香子斧劈之，留有足跡，或曰巨靈足也。又北上爲西嶽大殿，殿之北爲捨身崖，古之有道者，皆於此仙去。崖之東稍折而下，爲鐘嶽宮，玉井在焉，深可十丈，圓徑半之。記云：「池生千葉白蓮，服之羽化，或謂開花十丈藕如船，豈人所不到，易爲怪誕耶？」又北上爲蓮花峰，視諸峰不知更高幾許，覺得身在

太清中吞吐靈氣，皮毛心腑灑灑如濯。昔李白僅登落雁峯，便謂呼吸之氣上通帝坐，不知上此更作何語？峰之下有石窞如白凡二十有八，上應列宿。自南而北如貫珠，水經其中，由崖端掛下山腹，水簾洞洩之。道人爲余指點雲臺白雲、白羊松、桂、朝來玉掛、王秀毛女諸峰，張超石羊黃神藏馬諸谷，歷歷詳說。余恨無羽翰橫飛，又恨不遂鑿巖結廬，遯世以老。天漸晦，道人曰：「雨至宜且歸。」乃與道人別，取故道下山，下山較易，蒼龍嶺遇雨，浙浙灑灑，避之三元洞，雨止復行。下離垢如初上時，則先一人納余足坎中，而上縋余者，徐縱其手，乃以身下，下峽下撞如之。抵青柯坪，令僕夫倒輿而肩之，峰巒層疊隱見，如拱如揖，追隨送余。余亦如去知己，又如劉郎之失天台，漁郎桃源，悔其還也。（明陳以忠華山遊記）

按嵩高山者，五嶽之中嶽也。釋名云：「嵩，松字，或爲崧，山大而高曰嵩。」白虎通云：「中央之嶽，獨加高字者，何？嶽居四方之中，可高，故曰嵩高山。」漢武帝登中嶽，聞有呼萬歲聲，於是以三百戶封奉祠，命曰崇高邑。至後漢靈帝復改崇高爲嵩高焉。戴延之西征記云：「其山東謂太室，而謂少室相去十七里，嵩其總名也。謂之室者，以其下各有石室焉。少室高八百六十丈，上方十里，與太室相次。雜道書云：「自嶽神廟東北二十里，至一山名曰東龍門，其東有三臺山。」昔漢武帝巡過此山，見學仙女，遂以名焉。南有許由山，高大四絕，其北有潁水，卽堯聘許由處，猶有壇墀。昔周靈王太子晉好吹笙，作鳳鳴，游伊洛間，道人浮丘公接上嵩山，三十餘年，往來緱氏山，近在嵩山之西也。漢世有道士從外國，將貝多子來，於嵩高西麓種之，有四樹，與衆木異，一年三花，白色香美。（俞瞻白臥游）

癸酉十一月朔，予至洛陽，欲圖嵩山之游，二日至偃師縣，三日自偃師沿洛河南行五里，渡河十里，登唐廬陵王墓，石表猶存，中一碑高大字漫滅不可讀。三十里至萼嶺口，兩山對峙，巖道崎嶇，乃唐高宗幸少林寺時所鑿。山行八里，至少林寺，寺在少室山北麓，有碑。後魏孝文爲番僧跋陀建者。唐太宗爲秦王時，賜寺僧敎，有云：「王世充叨竊非據，敢違天常，法師等並能深悟幾變，早識妙因，擒彼兇孽，廓茲淨土，聞以欣尙，不可思議。今東都危急，且夕殄

除並以勉終茂功以垂令範。蓋當時寺僧之立功者十有三人，惟曇宗授大將軍，其餘不欲授官，賜地四十頃，此可補唐書之缺。少林僧至今之武勇聞所從來遠矣。寺佛殿後爲講堂，堂後左有立雪亭。昔僧惠可嘗侍達摩雪深至腰不去，卒嗣其法，今僧中稱爲二祖。山西廊百步爲甘露臺，胡僧跋陀於此翻經，天降甘露，故名。西北上山二里至達摩菴，殿前有六祖手植栢，又士一室門外，石刻達摩面壁之菴六大大字。宋蔡汴書室中塑達摩像，案前石高僅二尺，廣半之。達摩之形，宛然其上，拭之益顯。蓋菴之上四里有達摩洞，茲石乃其九年所面者，古謂精神可通金石，誠哉！回至方丈寺，僧文載言經閣後有古槐，往視之，其高十丈，圍三十尺。文載復誦文潞公游寺詩，有五品封槐，今尙有之句，則其壽可知，第未知封自何時也。出寺東行十五里，折而東北三里，至戒壇寺，破屋三楹，中四碑，刻元學士李溥光所書茶榜字，徑四寸，適偉可愛。又傍有唐大歷二年敕戒壇碑，寺左百步爲會善去法堂，中有後周嵩陽寺碑，後刻云：「大唐麟德元年，移植於此，」可謂古矣。佛殿東偏有泉出自山中，惟供寺僧之汲，通之俾資灌溉，則伏而不流。僧云：「相傳唐高僧宴公於此誦法華經，龍作人來聽，晏知其龍也，告以寺乏水，遂送此泉。」東南行時，有飛雪十里至登封，雪乃大作。庚午雪霽，東行嵩山，近日雪蒙其巔，如玉田瓊樹，復相帶映，其清逼人，恨無工畫者，如范寬以圖之耳。八里至嵩山神祠，祠在黃蓋峰下，蓋嵩山巍然中國之中，其周幾二百里，羣山拱列，有類兒曹，宜其秀鍾靈聚爲五嶽之尊。而黃蓋一峰，在山東南盡處，其宅神靈，故宜祀之外，有亭扁曰草參，過客憚於人謁，多展拜於此。入門三重，咸有古栢，或喬或偃，或俯或欹，或屈而蟠，或怒而攫，或奮而欲騰，又或如帷蓋之張，幾二百株。三門內左右列四嶽祠，又有降神殿，壁繪申吉甫像，歲久剝落，謁嶽神殿西爲御祠，祠多歷代碑刻，南行二里，折而東北，又二里，北麓入盧巖寺，蓋唐盧鴻隱處，後爲僧廬，其上四里有盧巖上寺，聞石壁飛瀑數丈，視此加勝，路陡雪深，竟莫能至。辛未登封北三里，至嵩陽廢觀，其中所存惟唐李林甫觀記，元五祖堂記二碑，及三古栢，栢之高皆不逾三丈，大可六人圍，舊有石刻云：「漢武帝封大將軍。」其次亦可四人圍，道士云：「此次將軍也。」皆形狀怪甚，不

可圖繪。夫漢武迄今千七百年，柏在當時已受封，殆殷周時物耶？其又次亦可三圍子平生見古柏多矣，若二封柏獨蓋出天下之壽木，亦奇矣哉！又東三里，據三陽爲崇福宮，其後名萬歲山。昔漢武臨幸，聞空中呼萬歲者三，因即其地建萬歲觀，唐更名太乙。宋於此奉安真宗御容，設提舉管勾以祝釐中，故有弈棋檟蒲泛觴三亭，今惟存泛觴石。予命道士引泉委曲流之，立飲其上，而寒風砭人，數杯卽罷。下山東行一里，觀啓母石，石旁之祠，及唐崔融碑，今皆不存。按啓母石事，見淮南子，其說不經，後之人蓋嘗辨之。（明都穆遊嵩山記）

按恆山五嶽之北嶽也，周官并州其鎮山曰恆山。風俗通曰：「恆常也，萬物伏北方有常，亦謂之常山。」雅爾曰：「常山謂之恆山。」五嶽圖云：「恆山高三千九百丈七尺，上方三十里，周廻三十里，有太玄之泉，神草十九種，服之可度世。」管子曰：「其山北臨代，南俯趙，東接河海之間，早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蕃熟，四種五穫焉。」後魏孝文道武立廟於其上，置侍祀九十人，歲時祈禱，水旱至文成帝東巡，親禮其神焉。（兪瞻白臥遊）

北嶽在渾源州之南，紛綴典籍，書著其爲舜北巡狩之所爲恆山。水經著其高三千九百丈爲玄嶽，福地記著其周圍一百三十里，爲總玄之天。予家太行白巖之傍，距巖五百餘里，心竊慕之，未及登覽。懷虎士二十餘年，至正德改元，奉天子命，分告於西藩園陵鎮瀆，道經渾源，去北嶽僅十里許。遂南行至麓，其勢馮馮煜煜，恣生於天，縱盤於地，其胸盪高雲，其巔徑赤日。余載喜載愕，斂色循坡東迤，嶺北而上，是多珍花靈草，枝態不類桃芳李葩，映帶左右，山半稍憩，俯視窺高，如緣虛歷空，上七里是爲虎風口，其間多橫松強柏，狀如飛龍怒虬，葉皆四衍，懔懔然怪其太茂。從者云：「是嶽神所保護，人樵尺寸必有殃，故環山之斧斤不敢至。」其上路益險，登巔三里，始至嶽廟，頽楹古像，余肅顏再拜。廟上有飛石窟，兩崖壁立，豁然中虛，相傳飛于曲陽縣，今尙有石突峙。故歷代怯升登者，就祠於曲陽，以爲亦嶽靈所寓也。然歲之春，走千里之民，來焚香於廟下，有禱輒應，赫昭於西方如此，豈但護松柏然哉？余遂題名於懸崖，筆詩於碑，及新廟之聽上，又數十步許，爲聚仙臺，臺上有石坪，於是振衣絕頂而放覽焉。東則漁陽

上谷西則大同以南奔峰來趨北盡渾源雲中之景南目五臺隱隱在三百里外而翠屏五峯畫錦封龍諸山皆俛首伏脊於其下因想有虞君臣會朝之事不覺愴然又隱在京都時常夢登高山遠眺今灼灼與夢無異故知茲遊非偶然者（明喬字遊恒山記）

自有河以來皆言其源出崑崙而以張騫之言爲信至元世祖始知其源出於星宿海也招討使都實受命行四閱月始抵其地既還圖其形勢來上言河出吐蕃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方可七八十里沮洳散渙不可逼視登高望之如列星然名火敦腦兒華言星宿海也羣流奈輳近五十里匯爲二巨澤名阿刺腦兒自西而東連屬成川號赤濱河又名亦里赤忽蘭也里木三河其流寢大始名黃河又岐爲八九股行二十日至大雪山名勝乞里塢即崑崙也由崑崙南至闕即及闕提二地始相屬又經哈刺別里赤兒之地合入黃河及乞兒馬赤二水北行復折而西流過崑崙北又轉而東北行約二十餘日至積石始入中國云約自河發源至中國計及萬里然其間溪澗流絡莫知紀極崑崙之西人跡簡少而山背草石至積石方林木茂暢世言河九折蓋彼地有二折焉（古今原始）

禹治水時河從積石東北而南計三千里至龍門爲西河冀州呂梁山石勢崇竦其流激震禹從呂梁北鑿龍門以殺水勢西因其廻流性而導之又南而至華陰在陝之華陰縣自南而東至底柱在河南陝州之三門山又東經孟津河南府孟津縣過洛汭鞏縣至於大伾大名府濬縣臨河之山北過泮水真定冀州北折降渠至於大陸屬中山郡今真定邢趙深三州之地北分其勢播分爲九河復同聚一處爲逆河蓋迎之以入於海簡潔一水先儒誤分而二其一則河之經流也徒駭等河故道皆在河間滄州南皮東光慶雲獻縣山東平原海豐由寧津吳橋南皮諸處直達東海周定王五年河徙碯礫始失故道漢文帝時決酸棗東潰金堤在河南延津滎陽諸縣至大名清豐一帶延亘千里武帝時溢平原屬德州徙頓丘今清豐縣又決濮陽瓠子口開河界注鉅野屬濟寧州即大野通淮泗河始與淮通尙未入淮元帝時決館陶舊屬大名今屬臨清又決清河靈鳴犢口今高唐州舊屬清河郡成帝時決

東郡金堤，決平原，溢渤海，清河高唐州一帶，信都今冀州界。唐玄宗時決博州，今東昌，溢魏州，今大名冀州。五代時決鄆州，今鄆城縣，博之揚劉，今東平之東阿縣，揚劉鎮滑之魚池。宋太祖時決東平之竹村，開封之陽武，大名之靈河，澶潤。太宗時決溫縣，榮澤，頓丘，泛於澶濮，曹濟諸州，東南流至彭城界，即今徐州入於淮，自此河入淮之始。真宗時決鄆及武定州，尋溢滑澶濮曹鄆諸州邑，浮於徐濟而東入淮。仁宗時決開州，館陶。神宗時決冀州，棗強，大名州邑，一合南清河以入淮，一合北清河以入海。南度後，河上流諸郡爲金所據，金獨受河患，其亡也，始自開封北衛州，決而入渦，河南直隸壽毫蒙城懷遠之間。元時決衛輝之新鄉，開封之楊武，杞縣之蒲口，榮澤之塔海莊，歸德封丘諸界。其臣建議疏塞，若今會通河，乃世祖所開，以通漕運，隨時救敵而已。當時九河逆河故道，久已淪入於海，滄州接平州。程子以爲正南山有名碣石者，在海中，去岸五百里。今平原有馬頰河，形存沙渠，其跡尙可放，大伾之北，不行矣。洪武中，決陽武之黑陽，山東經開封，南至頓城，潁州，潁上，東至壽州，正陽鎮，金入於淮，故道復淤。永樂中，疏濬，稍引支流，自金龍口入臨清，會通河。正統間，又決滎陽，天順間，決祥符。弘治間，分流爲二：一自祥符，經歸德，至徐邳入淮；一自荊隆，黃陵岡，經曹濮，達張秋鎮入海。尋命重臣治築黃陵岡等口，以塞張秋，乃疏爲二流：一鑿蒙澤，孫家渡，至朱仙鎮，經扶溝，通許，壽，潁諸州邑，合渦河，至下鳳陽，亳州，達淮。一疏賈魯，奮河，由曹州出徐沛，以通運河，合淮俱入於海。正德間，決曹縣者，再嘉靖間，河爲兗患，屢遣重臣治，未底績，濫溢於金鄉，魚臺，出沛縣之飛雲橋，南下徐邳。十三年復塞，由新開趙皮寨口，盛流合渦河入淮，故道始復。（孫承澤輯河紀）

江出岷山，其源實自西戎萬山來。至嘉州而沫水，自崑州合大渡河，穿夷界十山以會之。至瀘州而馬湖江會之，又三百十五里而南廣江會之。至瀘州而內江，又自資簡會之。至重慶而嘉陵江，自利閬果合等州會之。至涪州而黔江，合南夷諸水會之。至萬縣而開江水，自開達等州會之。夫然後總而入峽。是江自峽而西，受大水凡八，及出峽而下岳陽，則會之者洞庭湖所受湖南北諸水也。又自是而下鄂渚，則會之者漢口所受興元諸水也。又自是而下

黃州東四十里，則會之者，巴河也。又自是而下九江，則會之者，彭蠡所受江東西諸郡水也。又自是而下，則會之者，皖水所受淮西諸水也。夫然後總而入海。是以自峽而東，又受大水凡五。略計天下之水，會於江者，居天下之半，其名稱之大而可考者，凡十有三。故曰江源其出如甕，而能滔滔萬里，達海所受者衆也。嗚呼！問學者可以觀矣。（地圖條要）

廖角嘴營前沙，南北相對，海岸約闊一百四十五里，爲第一重門戶。狼山福山相對江面，闊一百二十里，爲第二重門戶。周家橋與山相對，周家橋北岸，至順江洲與江南分界，江面約闊六七里。順江洲至新洲夾江面，約闊七八里。新洲夾至山南岸江面，約闊十四五里，爲第三重門戶。（同上）

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淮水又東，逕義陽縣，淮水又逕義陽縣故城，南淮水又東得瀨口水，東過江夏平春縣。北淮水又東流水注之，淮水又東北與大木水合，淮水又東北流，左會湖水。淮水又東逕安陽縣故城南，又東逕新息縣，南淮水又東逕浮光山，北淮水又東右壑水，淮水又東北南陂枝水注之。淮水又東逕淮陰亭北，又東逕白城南，淮水又東逕長陵城南，又東青陂水注之。淮水又東北合黃水，又東過期思縣，北淮水又東北湏水注之。東過原鹿縣南，汝水從西北來往注之，又東過廬江安豐縣東北，決水從北來注之。淮水又東谷水入，淮水又東北左會潤水，淮水又東北窮水入焉。又東北至九江壽春縣西，泚水洪水合北注之，又東穎水從西北來流注之。淮水又東流與潁口會，東南逕倉陵北，又東北流逕壽春縣故城西，淮水又北左合椒水，又東過壽春縣北，肥水從縣東北流注之。淮水又北逕山碛中，謂之碛石，淮水又北逕莫邪山西，又東過當塗縣北，過水從西北來注之。淮水又東北濠水注之，淮水又北沙水注之，又東過鍾離縣北，淮水又東逕夏邱縣南，淮水又東逕浮山，淮水又東逕徐縣南，歷湖水注之。淮水又東池水注之，淮水又東蘄水注之，淮水又東歷客山，逕盱眙縣故城西，又東北至下邳，淮陰縣西，泗水從西北來流注之，又東過淮陰縣北，中瀆水出白馬湖東北注之，又東兩小水流注之，又東至廣

陵淮浦縣入於海（水經）

山海經曰：「王屋之山，澗水出焉。」而地理志亦曰：「王屋山，泜水所出。」澗、泜聲相近，蓋一水也。泜水即濟水，故禹貢曰：「導泜水東流爲濟，入於河，溢爲滎，東出於陶邱北，又東至於河，又東北會於汶，入於海。」夫濟之爲水，鑿潔如玉，性下勁疾，貫大河而不濁，故釋名曰：「濟源也，言源出河北濟河而南也。」池上有濟瀆神祠，祠後有北海神殿，誌謂濟瀆源通北海，故祀北海於此。一或曰：「以北海遠望而祭之也。」殿前有池，是謂東池，池西有石橋，橋之西池曰西池，皆濟水自王屋山頂流入太乙池，乃伏流地中，東行九十里，復見此匯爲二池。地志謂東源周廻七百步，其深不測，西源周廻六百八十五步，其深一丈，合流至溫縣，歷魏公臺，西南入於河。自今觀之，東池即東源，周僅百餘步，亦不其深。西池即西源，周如東池，深纔三四尺耳。王屋山頂太乙池亦澗，古今陵谷變遷，乃爾。（濟源記）

名勝 六合之內，毋論蓬萊方丈，非人跡可到，即近在千百里間，而青鞋筇竹，往往有不能遍者，總彙之以寄吾遊興。

西苑初入苑門，即臨太液池，蒲葦盈水際，如劍戟叢立，菱荷翠潔，清目可愛。循池東岸北行，榆柳杏桃，草色鋪岸，如茵，花香襲人。行百步許，至椒園，松檜蒼翠，果樹分羅，中有圓殿，金碧掩映，四面豁敞，曰崇智。南有小池，金魚作陣，遊戲其中。西有小亭臨水，芳木匝之，曰翫芳。又北行至圓城，自兩掖洞門而升，上有古松三株，枝幹槎牙，形狀偃蹇，如龍奮爪，拿空突兀，天表前有花樹數品，香氣極清，中有圓殿，巍然高聳，曰承光。北望山峰嶙峋，峯嶽俯瞰池波，蕩漾澄澈，而山水之間，千姿萬態，莫不呈奇獻秀於几窗之前。西有長橋跨池下，過石橋而北，山曰萬歲，怪石參差，爲門三。自東西而入，有殿倚山左右，立石爲峰，以次對峙，四圍皆石，最屬巖巖，鮮封蔓絡。佳木異草，上偃旁綴，樛葛蒼翳，兩掖疊石爲嶺，崎嶇折轉而上，巖洞非一。山畔並列三殿，中曰仁智，左曰介福，右曰延和。至其頂有殿，當中棟宇宏偉，簷楹翬飛，高插於層霄之上。殿內清虛，寒氣逼人，雖盛夏亭午，暑氣不到，殊覺曠蕩瀟爽，與人境隔異，曰廣寒。

左右四亭，在各峰之頂；曰方壺，瀛洲，玉虹，金露。其中可跂而息。前崖有壁，夾道而入，壁間四孔，以蹤觀覽，而宮門崢嶸，風景佳麗，宛如圖畫。下過東橋，轉峰而北，有殿臨池，曰凝和一亭。臨水曰擁翠飛香。北至良隅，見池之源，云是西山玉泉，逶迤而來，流入宮牆，分派入池。西至乾隅，有殿用草，曰太素。殿後草亭，畫松竹梅於上，曰歲寒。門左有軒臨水，曰遠趣。軒前草亭，曰會景。循池西岸南行，有屋數連，池水通焉，以育禽鳥。有亭臨水，曰映輝。又南行數弓許，有殿臨池，曰迎翠。有亭臨水，曰澄波。東望山峰，倒巖於太液波光之中，黛色嵐光，可掬可挹，煙謁雲濤，朝暮萬狀。又西南有小山，予遠望鬱然，日光灑照，紫翠重疊。至則有殿倚山，山下有洞，洞上石巖橫列密孔，泉出迸流而下，曰水簾。其淙散激射，飛薄濺洒，最爲可玩。水聲泠泠然，潛入石池，龍昂其首，口中噴出，復潛繞殿前，爲流觴曲水。左右危石，盤折爲徑。山畔有殿翼然，至其頂，一室正中，四面簾櫺，欄之外奇峰回互，茂樹環擁，異花瑤草，莫可名狀。下轉山前，一殿深靜高爽，殿前石橋隱若虹起，極其精巧。左右有沼，沼中有臺，臺外古木叢高，百鳥翔集，鳴聲上下。至於南臺，林木陰森，過橋而南，有殿面水，曰昭和。門外有亭臨岸，沙鷗水禽，如在鏡中，遊覽至此而止。（李賢西苑記）

西山出都城西北行二十里，至青龍橋，北折八里，經回龍菴，復折而西二里，抵西湖。湖中萍荇蒲藻，交青布綠，而野禽沙鳥，翔泳於水光山色間，皆悠然自適。沿河行二里，達功德寺，寺舊名護聖，其前有古臺三，相傳金元氏主遊樂更衣之處，或曰此看花釣魚臺也。寺極壯麗，中立二窮碑，其一明宣宗建寺文，其一元氏舊物，字皆番刻，莫能讀出。寺西行數百步，至玉泉山，金章宗嘗建行宮，今廢。西南一河，不甚深廣，山之北麓，鑿石爲螭頭，口出泉，瀦而爲池，卽所謂玉泉，其形如規，瑩澈淡靚，掬飲之甚甘。上有亭宏敞可憩，其東石梁橫跨，泉由之東流入湖，經大內，注都城東南，至大通河，爲京師八景之一。西南行至補陀寺，寺在玉泉山半，門內有呂公洞，廣僅丈許，深倍之。寺之右躋石級上，望湖亭，峰巒圍拱，湖水亘其前，儼如匹練。（都穆西山記）

隆化寺可十餘里，路漸高，望有若石門者，至卽洪光寺。入石門，路甚修平可步，古柏夾之，外不見林，上不見巔，枝

幹交蔭，人行道上，蒼翠撲衣。日影注射，如蒼藻凌亂。可數百步，復折而上，如是者凡有十一。每登一折，必右俯木末，左瞰絕壁，壁皆磬石爲之。歲久若天造。柏從石罅出，初登一二盤，望柏稍上，諸山如螺髻。至七八盤，山盡在下，精藍名墅，基布繡錯，金碧晃。盤窮爲山門，甚精麗，又進爲圓殿，後爲方丈，東西偏爲僧寮。洪光爲香山支院，不復由十一盤，穿柏中小徑數十步，卽香山藏經殿。步而下，卽後殿，從兩廊逶迤行，至正殿，歷級從東行，至方丈，自廻廊復東爲來青軒，羣山拱揖，蒼蒨刺人目，下見陂陀高下，杏樹可十萬株，此香山第一勝處也。（沈守正香山記）

余遊香山二律，幾曾牲玉列西封，荒隧殘垣綠蘚濃。半壑鍾魚傳梵唄，孤僧杖鉢踏雲松。奔泉落響尋丹井，積翠凝光簇乳峰。石磴直躋王奈苑，浮空烟靄變山容。喬松夾路覆流泉，香界盤虛一徑穿。貝葉曇花傳白馬，慈雲法雨覆青蓮。風幡自動空壇淨，瓠笠長隨疊嶂遷。跌坐深陰翠靄裏，脫然世網得枯禪。

玉泉山在都城西三十里，最號奇勝。（錢習禮玉泉山記）

甕山在都城西三十里，清涼玉泉之東，西湖當其前，金山拱其後。山下有寺曰園靜，寺後絕壁千尺，石磴鱗次，而上寺僧淳之窟庵在焉。（倪岳遊甕山記）

天壽山形勝起自崑崙，然而太行華岳連亙數千里，於西山海以達醫無閭，逶迤千里。于東惟此天壽山本同一脉，迺奠居至北正中之處，此固第一大形勝，爲天下之主山也。（葉勝天壽山記）

余往者過昌平，出城北不十里，前代諸陵纍纍，天半極望，丹堞粉堞，遠映蒼岑碧落間，石馬銅駝，至今未埋荆棘。蓋順治初年，設陵戶以時掃除，深仁盡澤，史冊所無。曾有詩云：「整步紅門百丈隄，黃沙衰草臥文犀。九龍水落千山暗，五鳳雲深一徑迷。輦路東西封樹盡，寶城朝夕野烏啼。諸陵環列長陵下，瞻拜窮碑上玉梯。」○北風昨夜鏤冰紋，駐馬寒山細路分。止見茂陵多古木，尙留康老一孤墳。岫崖遠瀑橫霜月，石洞高濤渡隴雲。內侍萬餘零落盡，宮中軼事向誰聞。○峭壁寒風湧翠濤，石門半塌沒蓬蒿。幽宮永闕龍長臥，華表空留虎夜嗥。

薦食尙流中使淚，遺弓誰傍小臣號？當年王氣今消歇，憑弔低徊山月高。○停驂日午鳥關關，怪石層巖未易攀。百尺丹牆橫碧瓦，九重黃屋傍青山。殘丁散落存三戶，廢監荒涼剩數間。只有坊前翁仲石，終年執笏尙分班。○堪輿勝氣半空騰，天外雲霞大壑蒸。銀嶂虛明撐鐵壁，玉魚永夜伴金燈。行廚野爨烟千縷，老納危樵翠幾層。太息定陵遭劫火，（十三陵惟萬歷定陵破毀）止留斷碣臥荒藤。○山廻水繞塚纍纍，陰殿羣靈儼在茲。赤脚園公懷慶曆，白頭宮監說光熹。曾探石匱來三浙，似向蒼梧弔九疑。碣署龜趺無一字，千秋金鑑景綸絲。○直北雲山十六州，霸昌清望冠諸侯。先公密奏存遺祀，勝國幽陵守一坏。誰禁鴿鳩巢寢殿，自然龍虎抱明樓。可憐南渡冬青樹，朽骨何曾瘞故丘。○深深陰塢半蒙茸，石徑烟村過虎踪。夜半紅燈朝二井，天中紫極削三峰。誰攀列帝龍髯墮，止剩前朝馬鬣封。傳話錦屏常駐蹕，荒陵酌酒泣懷宗。○高峰落影暮雲橫，玉鶴南來集北平。破屋何勞賢守駕，巉崖又畏廣文迎。長陵近接黃花鎮，遠隧幽通白玉京。坐到三更乘月去，空山一片馬蹄聲。

鳳凰山自遼城東行三日，出連山隘，乃至其地，蓋去朝鮮境尙百有餘里，土人稱爲開州。其地蒼莽無人之場，山勢周環，連亘不絕。惟南面少缺，如人臂合抱，而掌未及接者，首尾低昂。大麓偃伏左右，若兩翅，東西相望，宛如一大山，不知其中能寬閒空隙也。（王慎中鳳凰山記）

上方山自歡喜臺拾級而升，凡九折，盡三百餘級，始登毗盧頂。頂上爲寺一百二十，丹碧錯落，嵌入巖際，菴寺復精絕，薔花種竹，如江南人家別墅。（徐渭上方山記）

雲水洞橫突一山洞，口啓巖下，洞外一小天，爲遊人息足處。初進頗闕敞，如三楹巖屋；再入，洞門一束，俯而行，可二十步，人俱偃偻。又二十步，則屈踵匍匐；再二十步，則蛇蚓蜿蜒，火光中望石竇，僅容身焉。越此忽寬闊，石乳所結，萬象羅目，左行過仙人橋，有老龍潭，石壁有二龍，鱗甲生動。他如幢幡寶塔，花卉鳳凰，珍珠米雪之山，皆玲瓏神肖。

二里許忽躋而上，又復入一洞，似行夾壁中，窺條而蟹步者，二十餘武，更斜側而下，復平廣高遠，再入有大士講法臺，臺高十數丈，旁有木魚鐘鼓雲板玉磬，擊之音清辨，各如其響。再入則十八羅漢，修短不一，而形態宛然。入洞來已五里，折而右，景象變幻如左。（吳啓元上方山雲水洞記）

塞外霧靈山在曹家寨路之東，牆子嶺路之北，直上四十里，一名孟廣礪。其下爲廣礪水，東入潮湖，山頂舊多奇花，故又名萬花臺。（朱長春霧靈山記）

寒溪山在江原道麟蹄縣東五十里，山上有城有川，自城中流出，卽成瀑布而下，懸流數百尺，望之如白虹垂天。自圓通驛而東，左右皆大山，洞府深邃，溪水縱橫，而渡者三十六，樹木如簣，上竦雲霄，旁無橫枝，松柏尤高，不見其巔。又其南峰作絕壁，其高千仞，奇怪莫狀，禽鳥不能飛渡。其下清泉觸巖成潭，盤石平衍可坐。又東數里，洞口甚狹，細徑緣崖，窾穴崕呀，峰巒峭拔，如龍拿虎攫，如累層臺者無數，其形勝甲於嶺西。（王維楨寒山記）

石門兩山巖峯，正鎖驛道二十里，爲湯泉，泉在山坡下，初漫羨四溢，咸將軍繼光始鑿石爲池，池正壓九新堂，深二丈許，廣幾倍之，水勢壯甚，然適如石而止，未至數十步，聲湯湯然，氣滃滃然，若不可嚮邇。卽而俯之，靜若玄鑑，可捧而盥，其氣香，其味冲，泡起於下，大小蠶蟄，若轉念珠，投以錢，作蛺蝶舞，與泡影相韻，頗良久乃下。（王衡湯泉記）

西湖去玉泉山不里許，卽玉泉龍泉所滙，蓋此地最窪，受諸泉之委，匯爲巨浸，土名大泊湖。環湖十里餘，荷蒲菱芡，與夫沙禽水鳥，出沒隱見於天光雲影中，可稱絕勝。（蔣一葵燕京西湖記）

昔有贈坡公詩者曰：「我公到處有西湖，」蓋杭州穎州惠州皆有西湖也，而此西湖獨不傳，豈非不得其人哉？予蓼莊在渾河之傍，被放後常徜徉其間，有太古之風，予甚樂焉。不識後有傳之者，不與此西湖同湮沒否與？

高粱橋在西直門外，京師最勝地也。兩水夾隄，垂陽十餘里，流急而清，魚之沉水底者，鱗鬣皆見。精藍棋置，丹樓

珠塔，窈窕綠樹中，而西山之在几席者，朝夕設色，以娛遊人。（袁宏道燕遊記）

涿州多燕古跡，西南有華陽臺，舊傳燕丹與樊將軍置酒華陽館，出美人奇馬，卽此處。東南有督亢陂，則燕丹使荆軻賫地圖以獻秦者，其地沃美，故秦皇使人求之，舊有亭遺址，高丈餘，周七十步，土人掘其處，上多古瓦礫金錢云。（葉盛華陽臺記）

鷄鳴山之西三十里，爲上花園，又三十里爲鎮城，上花園相望，有下花園，並遼蕭太后種花之所，遺址尙存。涿人頓長史銳詩：嶺雲沉日暝煙斜，見說窮邊亦有花，應是漢宮青塚怨，不甘玉貌委龍沙。（前入上花園記）

渾河卽桑乾河，從保安舊城過沿河口，通石港口，直抵盧溝河。宋蘇徹渡桑乾詩云：「北渡桑乾水欲結，心畏窮廬三尺雪，南渡桑乾風始和，水開易水應生波。」蓋桑乾下流爲渾河，渾河下流爲盧溝，以其濁故呼渾河，以其黑故呼爲盧溝，本一水也。（王荳渾河記）

余於癸酉夏五，出西巖，次渾河，有詩云：「縣樓翳嶠翠，空瀑溜椒邱，峰巒疑山立，水渾似士流，石林深瀝瀝，煙嶺徑幽幽，轟飲成忙事，橫題壁石榴。」

河因桑乾山名，一名瀑水，相傳黃河伏流，自山西馬邑縣金龍池發源，流至保安舊城燕尾河，與洋河諸水合。唐賈島詩：「無端又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鄉。」卽此渡桑乾，卽朔風凜然，北漠寒沙，冷侵人面。（蔣一揆桑乾河記）

黃花鎮有禮鼠，色如鼯而毛淺，冬時聚榛實爲糧，於穴中作岐穴貯之，若蒼困然，多至三斗，其榛實皆美好，價倍於人所收者，山氓多掘取之，鼠失榛食，牝牡皆斃，樹枝懸死若縊，鎮將閱之，爲禁甚厲，然不能止。（前入黃花鎮記）

淮南子：天下有九塞，居庸其一焉，卽今居庸關。按圖經：太行山南起山西澤州，迤邐北出數百里，山脈不斷，自麓自脊，皆陡峻不可登越，獨有八處，相通微徑，名之曰陁。兩山夾峙，一水旁流，其溢如線，居庸關是最北之第八陁也。

西城去山不十丈，而山高於城數倍，岡坡漫衍，可容萬騎。（前人居庸關記）

大碣石山，在右北平驪城縣西南，王莽改曰碣石也。漢武帝亦嘗登之，以望巨海，而勒其石於此。今枕海有石如涌道數十里，當山頂有大石如柱形，往往而見，立於巨海之中。潮水大至，及潮波退，不動不沒，不知深淺，世名之天橋柱也。狀若人造，要亦非人力所就。（酈道元碣石山注）

唐志稱東南名山，衡廬茅蔣金陵有二焉。蔣山故名鍾山，寶都邑之鎮，武侯所謂鍾山龍盤是也。宋周應合山川序云：「鍾山之左，自攝山臨沂雒陽，以達於東，又東爲白山大城雲穴武岡，以達於東南，又南爲土山張山青龍石峴天印彭城雁門竹堂，以達於南，又南爲聚寶戚家梓桐紫崖夏侯天闕，以達於西南，綿亘至三山，而止於大江，所謂龍蟠之勢也。鍾山之右，近之爲覆舟鷄籠，在宮城之後，又北爲直瀆大壯觀四望，以達於西北，又西北爲幕府廬龍馬鞍，以達於西，是爲石頭城，亦止於江，所謂虎踞之形也。」（陳沂金陵圖考）

牛首山形兩峰相峙如牛角然，故名。又名天闕，從山背東折而南，始見寺之浮圖與虛閣，據峰之高處。從麓又西行而北，乃入弘覺寺。寺內石磴百級而上，古杉連抱，夾磴而植。入天王殿後，又磴百級，列木而上，石檻環陞，中有銀杏一株，枝覆數遍，乃經僧居之修廊，綠石而登至浮圖，躡其顛，又從修廊出，懸磴數十級，至觀音閣，閣之後有臺，臺之上，有佛足跡，俯視平臨，若在半空，閣之下，如石壁，嶮澗如覆，曰兜率崖，從微徑西行，入一屋，屋後有石窟，曰文殊洞，遂從山背觀梁昭明飲馬池，登二峰，下至辟支洞，乃還。（喬字牛首山記）

余丁巳秋遊牛首時，仙湖家玉峰選君典試南闈，李子介蕃以上谷名宿從遊。適四孝廉招飲牛首，予始識李。子於雙峰高處，各賦古詩紀事。李子更出七言二律，同人喜其格調高渾，予復次韻請質。○鑿石酣遊興未央，又攜竹杖過山梁，叢雲直作優曇現，（禪院有叢雲閣直對獻花巖）倒影橫看舍利光。（寺僧遊看浮圖倒影）予曰：不但爾爾人東走影，乃西奔險之果然。寺僧合掌作禮，目得居上，指點木山從此多一奇觀矣。風落天

門波浩瀚，煙開佛窟，樹蒼茫，從今解得支公法，寶地時聞勝水香。○何年來此戴山鼈，終古空翻萬頃濤，羣指爐孟遺舊洞，宋人明中和郊壇于山之東，逢一僧跌坐，忽化去，但遺香爐餅孟而已，今辭支洞是也。久遺松柏作征艘，時山中喬木俱供戰艦之用，巖花已獻諸天供，迦葉猶傳老衲袍，呼嘯東西峰頂上，楚雲遙接蜀江高。

靈谷寺在紫金山南，中有梁神僧寶誌塔。明初以塔逼宮，遷於此，錫以金額，書第一禪林四字，刻之洞門。過此長松夾道，蒼翠如沐，行松間三里，及寺，其前有萬工池，相轉鑿池，時常役萬夫，故名。入門歷琵琶街，人鼓掌相應，有聲若彈絲然。已而闕八功德水，八功德者，山記謂一清，二冷，三香，四柔，五甘，六淨，七不蝕，八除疴。（都穆靈谷記）

盧龍山在儀鳳門內，與獅子山相連，蜿蜒而東，故名盧龍山。山阿有道觀，因山之名，山憑城瞰大江，抱都邑，崔嵬兀起，寶據龍江之險。由臺宇旁一徑叢樹環遶而上，至其巔，則平脊迴拱，去江咫尺，林木中江影掩映可愛。明高祖嘗登其上，建閱江樓。（喬宇盧龍山記）

石城門內之北二里有山環遶，經石梁入徑，至清涼寺。其寺乃南唐李主避暑處，故名清涼，至今多竹，相傳其所遺者。其山面城平曠，中有石基，乃翠微亭之故址也。登眺則都城宮闕，軍廩官府，居民街巷，遠而長江列嶽，皆歷歷在目。城中具山水之幽，盡登覽之勝者，無如此山。（前人金陵遊記）

冶城乃吳冶鑄之地，晉元帝移於石頭城，東高阜，唐韓滉築五城，此其一也，謂之冶城。宋置天慶觀其上，即今朝天宮也。宮之制外門弘敞，內立建置碑。又入大門，從修廊九曲而入，臺殿崇峻，修麗，諸司習儀之所，殿宇後有亭，黃其垣，據高阜之巔，云明高祖嘗於此更衣。西下有西山道院，門徑幽隱，高臺短垣，可以遠眺。又從迂徑而出，據山之西，一亭林木扶疏，岡壠起伏，不見城市，亦佳處也。又西下乃晉卞忠貞墓，前有祠，亦掌於宮之道士。（前人冶城山記）

金陵之泉，惟祈澤最清冽，有惠山之味。（前人祈澤山記）

攝山出金陵城北，經蔣山廟東行，出姚坊門三十里，入山後，有田疇平野，度石橋而東，復入山，古檜長松，連抱夾路，至棲霞寺。（前人攝山記）

弘濟寺自龍江獅子山連亘而東，皆崖壁峭峻，五里至幕府，十里至弘濟。又從南而東，連亘不絕二十餘里，至攝山而弘濟之形起，上覆出如兜率，俗名觀音山。山下臨大江，麓有一徑，石磴而上，入弘濟寺。寺之殿宇廊舍，負山橫起，短垣長檻，接連而去。有閣自麓至梯絕處，凡數十丈，簷阿峻起，復繫鐵索於山前，置木檻，使可凭以瞰。江上陰風怒濤，勢欲飛動，晴江淨練，可以坐閱。夜當明月橫江，尤可愛也。（前人弘濟山記）

從牛首南，緣山徑紆曲，細數峰約五里，至西風嶺，東行有石窟如屋，題曰獻花巖云。（前人獻花巖記）

莫愁湖古樂府云：「莫愁在何處，莫愁石城西。艇子打兩槳，催送莫愁來。」尙未詳也。莫愁，盧家女子，善歌唱，嘗入楚宮。李商隱詩：「如何四紀爲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是也。莫愁村今在承天府漢江西，石城在州西北，晉羊祜所建。鄭谷詩：「石城昔爲莫愁鄉，莫愁魂散石城荒。江人依舊棹舴艋，江岸還飛雙鴛鴦。」王橫詩：「村近莫愁連竹塢，入歌楚些下蘋洲。」又沈佺期詩：「盧家少婦鬱金堂，卽是也。」（頭起元莫愁湖考）

後湖出太平門行，可七八里，一望渺漫，光映上下，微風播揚，文漪聿興。其嵯峨霄漢之表，王氣鬱葱而峙乎東南者，鍾山也。疊連如屏如幃，在西北者，幕府山也。巒嶺偃蹇，盤伏於地，而松森其上者，覆舟山也。挺拔而西，出城頭，殿閣參差，浮閣聳空者，鷄鳴山也。山東西一帶，列如懸榜者，世傳臺城也。峻嶒冒水而出者，島嶼也。傍視三法司，隱隱錯落雲水之湄，重岡疊阜，遙連於其外，歸然而鸞鳳峙，騰然而蛟龍走矣。其中遠近芳洲，相聚如五星，紅紫煙花，華綺如匹錦。（計宗道後湖記）

金陵東北有燕子磯，磯上有亭，更上又有亭，揭曰俯江亭。（宗臣燕子磯記）

附遊燕子磯詩：煙浪半空白，蒲帆落未收。山依城影盡，雲逐水聲流。小艇磯邊月，長蘆江上洲。雙眸今夕豁，浩蕩楚天浮。

北固山在京口城北，下臨長江，元和郡縣志謂其勢險固，故名。梁史大同十年，武帝嘗幸此山，易名北顧。予舊讀謝靈運遊山詩，及世說所載荀令則登山望海雲，雖未覩三山，使人有凌雲之意，未嘗不賞歎其勝。（都穆北固山記）

金山舊名浮玉，有龍洞，有妙高臺，有善才石，有吞海亭，有日照崖，而中冷泉，水晶稱天下第一。蓋其前臨滄海，却倚大江，獨立無朋，以天爲際，風濤朝夕，吞吐魚龍，淵窟盤據，所爲萬山東注，一島中屹者也。焦山，或名譙山，有罷漢崖，有煉丹臺，有桃花塢，有吸江亭，有寶蓮閣，白石粼粼，高見雲表。其獨也，如洪濤之砥柱，其對也，如蒼龍之雙闕。山旁二島，卽江漢朝宗於海水道也。合而觀之，焦山、山裏寺、金山、寺裏山，相距甚邇，氣勢相抗，世以並稱。（高對金焦兩山記）

練湖卽古曲阿後湖，雲陽之巨浸也。湖所名練，由孔子登泰山，觀吳門，若正練然。而謝宣城亦稱澄江淨如練，以水容目之耳。或言昔開氏有道者居之，而沉其宅，數未露，勿濟人，每於凶年見之，稔則否。其產或以魚，或以菱，以芋以蔔，或茹蘆，或蒜，歲食其利，而邑不害。（潘之恒練湖記）

惠泉出惠山，昔陸羽好飲泉，能爲泉水月旦，以金山泉爲第一，而惠山二之，虎邱三之，當亦無謬。夫金山泉出自江心，去隳里遠，莫得其處，卽云郭璞墓側，要屬想像。而虎邱近且濁劣，居常水下。獨吾二泉者，以兩池爲匯，池僅表丈，而大浸無加，爍石不減，困淪鮮滉，滄溟凜列，注瓶畜盎，色味累月。方隅千里，貧士釀錢以輸，官家置郵而遞，舳舻任載，道路絡繹，卽風晨雨夕，炎天雪候，朱繩轆轤，軋軋不絕。雖名第二，不啻第一矣。源所從來，遠於若水洞一見，旋從洞底潛溼，默走委輸兩池之內。池上有亭焉，亭外爲墀，周遭布石，石面堅密，無所注穢於池，而泉甚潔。（鄒迪光

惠泉記)

虎邱宜月宜雪，宜雨宜烟，宜春曉，宜夏，宜秋爽，宜落木，宜夕陽，無所不宜，而獨不宜於遊人雜沓之時。蓋不幸與城市密邇，遊者皆以附羶逐臭而來，非知登覽之趣者也。(李流芳題江南臥遊冊)

靈巖爲館，娃舊址，響屨廊，采香，逕翠臺，皆在其上。(前人題靈巖)

吳郡之西南，有巨浸焉，廣三萬六千頃，中有山七十二，襟帶三州。(蘇湖常也)東南之水皆歸也。其最大者二：一自寧國建康等處入溧陽，迤邐至長塘湖，并潤州金壇，延陵丹陽諸水，會於宜興以入。(今寧國建康之水不由此矣)一自宣歙天目諸山下，杭之臨安餘杭，湖之安吉武康長興以入，而皆由吳江分流以入海，一名震澤，書所謂震澤底定是也。(王鑿遊五湖記)

太湖之山，發自天目，迤邐至宜興，入太湖，融爲諸山。湖之西北，爲山十有四，馬跡最大。又東爲山四十有一，西洞庭最大，又東爲山十有七，東洞庭最大。馬跡兩洞庭望之，渺然如世外，卽之茂林平野，闕巷井舍，仙宮梵宇，星布棋列。馬跡之北，津里夫椒爲大夫差，越處也。西洞庭之東北，渡洛龍山，橫山陰山，秦餘長沙山爲大。長沙之西，衝山漫山爲大。東洞庭之東，武山北則餘山，西南三山，厥山澤山爲大。此其上亦有居人數百家，或數十家。馬跡兩洞庭分峙湖中，其餘諸山，或遠或近，若浮若沉，隱見出沒於波濤之間。馬跡之西北，有若積錢者，曰錢堆，稍東曰大岷，小帆，與錫山若連而斷，舟行其中，曰獨山。有若二鳥相向者，曰東鴨，西鴨，中有三峰，稍南大墮，小墮，與夫椒相對而差小，爲小椒，爲杜圻，范蠡所嘗止也。西洞庭之北，貢湖中有兩山相近，曰大貢，小貢。有若五星聚，曰五石，浮曰芾，浮曰思，夫山有若兩鳥飛且止者，曰南鳥，北鳥，其西南山，南北相對而不相見，見卽有風雷之異，曰大雷，小雷，橫山之東，曰于山，紹山，曰瞳，浮曰東獄，西獄，世傳吳王於此置男女二獄也。其前爲粥山，云吳王餉囚者也。有若琴者，曰琴山，若杵曰杵山，曰大竹，曰小竹，與衝山近，若物浮水而可見者，曰長浮，癩頭浮，殿前浮，與龜山相對而差小者，爲龜山。

有二女媚好相對曰謝姑，有若立柱巖，薛玉柱稍却金庭，其南爲峽山，爲歷耳。中高而旁下者筆格，驥首若逝者石蛇。有若老人立石上，掣蛇石，公石最奇，與龍山龜山南北相對曰鼉山，山旁曰小鼉。若螺者青浮，二鼉之間，若隱若見曰驚籃。東洞庭之南，首銳而未岐者曰箭浮，若屋欹者曰王舍浮，芋浮。又南爲白浮，澤陂之間，有若笠浮水面者，曰蕩帽。有逸於前後追而及之者曰貓鼠，有若碑碣橫者曰石碑，是爲七十二，然其最大而名者，兩洞庭也。（前人七十二峯記）

兩洞庭分峙太湖中，其峯之最高者，西曰縹緲，東曰莫釐，皆斗起，層波轟逼雲漢，可望而不可即。（前人登莫釐峰記）

常熟州治去西北若干步，爲海虞山，山行若干步爲東南前峰，又若干步爲維摩嶺。由是躡重巒，踰疊嶂，西亘十里，峻極拂水巖，然彼漸趨於平壤焉。且長江大河，映帶前後，琳宮梵宇，隱見林薄烟雨間，其狀蓋與羅浮匡廬相爲髣髴。（張著虞山遊詠圖序）

西湖故明聖湖也，周繞三十里，三而環山，谿谷縷注，下有淵泉百道，滌而爲湖。漢時金牛見湖中，人言明聖之瑞，遂稱明聖湖，以其界於錢塘也，又稱錢塘湖，以其輸委於下湖也，又稱上湖，以其負郭而西也，故稱西湖云。西湖諸山之脉，皆宗天目。天目西去府治一百七十里，高山千九百丈，周廣五百五十里，蜿蜒東來，凌深拔峭，舒岡布麓，若翔若舞，萃於錢塘而嶮萃於天竺。從此而南而東，則爲龍井，爲大慈，爲玉岑，爲積慶，爲南屏，爲龍，爲鳳，爲吳，皆謂之南山。從此而北而東，則爲靈隱，爲仙姑，爲履泰，爲寶雲，爲巨石，皆謂之北山。飛來峰界乎靈隱天竺兩山之間，高不踰數十丈，而怪石森立，青蒼玉削，若駭豹蹲獅，筆卓劍植，衝從偃仰，益玩益奇。上多異木，不假土壤，根生石外，矯若龍蛇，鬱鬱然丹葩翠蕤，蒙霧翳翳，冬夏常青，烟雨雪月，四景尤佳。（西湖志）

附遊西湖詩：長隄邏迤岸深深，百遍看山倚樹吟。幾頃烟嵐浮塔頂，一聲欸乃破湖心。綺筵畫舫來青鷺，紺宇

朱欄俯碧灣，只恐春深重繫纜，眼前楊柳蔽高岑。（此余髫髻時遊聖湖詩鄉前輩汪旣明內翰最貴破湖心句）

龍泓洞一名通天洞，俗傳其底可通浙東，有採乳石者入之，聞江濤浪浪然，櫓聲聒耳。壁間有蔣之奇篆書，賈似道廖登中等題名。宋咸通中有高士丁飛者，字翰之，居洞中讀書，採藥力田自給，年七十二矣。操練缶斤，斷陟峻如飛，嘗月下登巖鼓瑟，流淙協奏，天籟淒冷，往往致鸞鶴之翔集。（同上）

靈隱山去城西十二里，高九十二丈，周一十二里，亦曰靈苑，曰仙居，曰武林，俗稱西山。其山起欽出陸，跨富春，控餘杭，蜿蜒數百里，結局於錢塘，如引兩臂，南垂臙脂嶺，北垂駝現嶺。其山峰之北起者曰高峰，高峰之東曰屏風嶺，又東曰駝現嶺，高峰之西者曰烏峰，又西曰石笏，又西曰楊梅石門，又西曰西源，亦曰西庵，支出於西源之右者曰石人，其南起而望之藹然者曰白猿，左出白猿之前者曰香爐，益前而垂澗者曰興正，右出於白猿之前，而雲水森然者曰月桂，白猿之東曰臙脂嶺，白猿之西曰獅子峰，又西曰五峰，又西曰白雲，又西曰中印，中印之前曰無礙，又前曰善住，並善住而特起者曰稽留，俗稱雞籠者，訛也。稽留之西曰蓮花，有巖曰玉女，蓮花之東曰飛來，上有石梁西跨，下有巖洞，曰龍泓，曰香林，曰射旭，曰理公。其水南流者謂之南澗，北流者謂之北澗。南澗自合澗橋遡流至白雲峰之下，凡八。逾橋北澗，自龍脊橋遡流至白雲峰之下，凡七。逾橋南澗之源，出自白雲峰而東注，會他支澗，逾第八橋之西，會奚家澗，入新移澗，出開口曲流，北經合澗橋。北澗之源，出自西源峰，而東注，過騰雲塢，偃楓樹塢，湍於第五橋，下浸飛來峰趾，匯於西塢，漾滄於洗耳潭，瀦於渦渚東嶼，亦曰暖泉。漱澗於冷泉亭下，經呼猿石門澗，潛激於龍脊橋東，經合澗橋，又東二里，過行春橋，出靈隱浦，入西湖，謂之錢源。泉之南出者七：曰月桂，曰伏犀，曰丹井，曰永清，曰偃松，曰聰明，曰倚錫。月桂在天竺寺之右，伏犀在飛來峰之巔，其餘皆出支塢泉之北。出者九：曰冷泉，曰韜光，曰白沙，曰石笏，曰白公茶井，曰無著，偃松，曰永安，曰彌陀，曰騰雲。惟冷泉在澗壩，其餘皆出支塢。（同上）

予髫年讀書靈隱五大夫樹下，窗對北高峰，峰半一僧，每夜擊板念佛，遶山行。山有虎，余夜讀聲高，與虎聲念佛聲相聞。復跡僧與語，則敵垢古貌，自號桂峰，住已三十年。視所擊板，盡蝕，予爲鑄銅板易之。踰夜聲寂，駭問故，則山中一黑虎聞銅聲，驚舐其腓，血溢而仆。又有黃虎若咎黑者，擠之去，得不死，未幾予別去，往事夢中矣。今戊午中秋，同李子分虎登韜光翫月，忽聞念佛聲，爲憶此北高峰也。質明走問桂峰，則年且八十，咨嗟道故者久之。予既登絕頂，復下山麓，尋五松精舍，見桂峰方俯窗下視，念佛數聲，送我，響振林谷，若薊門嘯焉。因賦長句，用李妃留題靈隱寺七虞韻，分虎和之。明日擇工鏤板，懸桂峰所居之室。○崎磴千盤路，曲紆憑凌雲。海天爲衢，龍鳳飛舞不模糊。留下西溪，作陪都。石骨玲瓏，鬼斧劖，駭豹蹲獅，誰刻鏤。萬嶺迴伏，少樵蘇。北皇高處失浮屠。華光廟下走覲巫，歲歲祈蠶集苾芻。宿雲變黷嶺畔，舖白衣蒼狗，未可摹。巖花峰葉化魚鳧，半空碧浪翻來無。火輪推出扶桑烏，海水明滅轉天樞。江深湖白孤山孤，濃淡變態氣色殊。飛鳥下翔，援獲趨，俯尋流泉探僧廚。重逢老衲貌更癯，二十年來曾相須。青燈烏几對山嶼，書聲佛號嘯於菟。僧忘乎虎，吾忘吾，重話前因意躊躇，目送山椒，足不踰，嘹嘹清梵空中呼，如聞天樂吹笙竽。

東南山水，餘杭郡爲最，由郡言靈隱爲最，由寺觀言冷泉亭爲最。亭在山下水中央，寺西南隅，高不倍尋，廣不累丈，而撮奇搜勝，物無遞形。（白居易冷泉亭記）

嚴陵嚴先生祠，古柏陰風，夾江滴翠，氣象整峻，有俯視雲臺之意。由客星亭右逕二十餘折，上西臺亭曰留鼎，一絲復從龍脊上騎，過東臺亭曰垂竿百尺，附東臺一平嶼，陡削畏眺，一石筍橫起幽澗，蹇仰恣傲，頗似先生手足。磴道中俱老松，古木風冷骨脾，此兩臺者或當日振衣之所，空鈎意釣，何必魴鯉，吾不以滄桑泥高下也。（王思任遊釣臺記）

余遊釣臺詩：盤旋上山椒，立壁攬空翠。掃苔得清陰，衆鳥靜不避。磊砢千丈松，狂奴儼相值。朗朗客星懸，豈復

櫻世累物色備安車三反乃一至公孤且不榮榮備笑益字十秋一釣竿烟波愜所寄笑彼往來舟紛紛競名利。

東湖在明州東二十五里方八十里受七十二溪之流灑法匯蓄足以溉鄞七鄉之田舊名萬金湖昭利溥也。祠宇邃密卉木芬郁埒杭西湖之盛故並稱東湖云（李濂天童山記）

循白雲山而南過小白嶺東行至天童山寺予聞晉僧義興嘗住是山篤戒律有童子日給薪水居無何辭去曰：「吾太白辰也。」奄忽不見。宋孝宗書應夢名山四字賜之入寺路徑如斗形雙池並深跨池而橋築七塔以象斗外池有水確磴內池曰萬工池木葉彫落不入其中即入焉經宿輒不見（同上）

松陵集云：「謝遺塵者有道之士也嘗隱於四明之南雷一旦訪龜蒙陸子語以山中之奇品爲九題索詩曰：「石窗過雲雲南雲北鹿亭樊榭潺溪洞青櫺子鞠」皮日休和之詩各固題附見宋施宿乃云謝遺塵所稱及陸皮諸詩世雖競傳之顧今四明山中居人乃不知異境果安所在蓋與華山之華陽武陵之桃源皆神仙境可聞而不可即者也（沈明臣四明山記）

雪竇山在奉化縣治西登日嶺夫人廟嶺巔有石特立類人形故俗稱石夫人而廟之。又西北皆平原有地濱湖江曰白作洋時旱地多赭獨是洋黍稻彌蔚如雲。又西折北抵溪口亂流而渡西至山麓緣麓西南數十折始觀一亭榜曰雪竇山距縣蓋五十里矣迤北折西有亭在井旁爲名其亭曰寒碧。又西至望官曲自入山亭路皆險隘蒙蔚至此則巒開林豁曠視無際僧候官必于此平望之故名。北至御書亭有碑大刻應夢名山四字。僧云：「宋理宗嘗夢茲山因圖而訪得之乃御書此云。」北數步即山門自登山經數十盤每盤益高至望官曲俯視下界已若身在層霄上矣。又歷數十盤高益甚既入山門則坦夷寬曠可四三頃杭稌不殊平野殿閣僅在危坡忘其爲萬山之絕頂也殿前額十步有阜森蔚名含珠林東西兩澗合流於西南合處作閣以道名曰觀瀾閣古漱玉亭或在茲與

南澗寬若沼，石文如錦，蓋卽錦鏡池也。或曰：「澗旁舊有池，環以花木，今已湮爲田矣。」又南亦作閣以道，名曰聽泉亭，旁有峻徑，曲折而南，觀瀑布，蓋兩澗合流之泉，垂瀉於千丈崖，匯爲隱潭，奇麗甚。然臨絕崖，俯浚谷，悸眩不能諦視。崖上有龍王祠，古飛雪亭也。間有妙高徐島崖，桃花坑，皆勝景。（楊守陳雪竇山記）

招寶山臨大海，四望浩渺，與天無際。海中諸島，隱隱如鳧鷖，拍浪時時飛聳欲墜。曰本琉球諸番，異域遐眺，亦歷歷可指數，誠天地一奇觀也。（沈懔招寶山記）

寶陀山去昌國兩潮山，不甚高峻，山下居民百許家，以魚鹽爲業，亦有耕稼。有一寺，僧五六十人。佛殿上有頻伽鳥二枚，營巢棟間，大如鴨，頰毛羽紺翠，其聲清越如擊玉，每歲生子，必引去，不知所之。山有洞，其深罔測，莫得而入。洞中水聲如鼓數百面，鼓聲語不相聞。其上復有洞穴，日光所射，可見數十步外，菩薩每現像於其中。（張邦基普陀山記）

世傳海市蜃樓不常見，庚寅季春，予避寇海濱，一日飯午，家童走報曰：「海中忽湧數山，皆昔未嘗有。父老以爲甚異。」予駭而出，會潁川主人走使邀予，既至，相攜登聚遠樓，東望第見滄溟浩渺中，矗如奇峰，聯如疊嶽，列如碎岫，隱見不常。移時城郭臺榭，驟變歛起，如衆大之區，數十萬家，魚鱗相比。中有浮圖老子之宮，三門嵯峨，鍾鼓樓翼其左右，簷牙歷歷，極公輸巧不能過。又移時或立如人或散如獸，或列若旌旗之旆，甕盎之器，詭異萬千。日近晡，冉冉漫滅，向之有者在，而海自若也。（林景熙巖記）

大龍湫瀑，從絕壁石凹中傾瀉，故凡瀑皆衝激澎湃，而此瀑獨委蛇縹渺，大有昵人媚人之意。然或久閣不下，一下而憤懣億億，盛氣以赴，則飛電迅雷之時發也。或忽然四散，不和所之，已散復集，而奔騰雜沓，一時齊至，則羽林三十萬，披堅執銳，如牆而進也。當其舒徐時，其爲響如琴如瑟，如笙如簧，如竊如籥，而其紛輪沕瀾，則又如走石，如裂竹如鼙鼓，如鍾如鏞，如鑿如鐸之具奏也。蓋蚬螻者其常，而倅磕者其變也。少選五綵注射，作五色長虹，炫煜

不定白者白堊青者青蓮綠者綠珩紅者紅罽紫者紫磨（鄒迪光大龍湫記）

雁山循崖而南，百里如畫，自樂清道白河芳林，逾窰嶼，過長嶼原，經古塔本覺寶冠石門諸寺，出白溪驛，謂之右路。自黃岩由白若嶺，入石梁，過靈岩，逾馬鞍，至能仁，出長嶼，抵窰嶼，謂之左路。馬鞍嶺蓋其分界云。東谷之峰五十有三，西谷之峰四十有八，謂之百一峰。有泉五，有岩二十九，有石三十三，而石行廊爲勝。有潭七，而沐浴爲大池。一澗，一曰筋竹壑，一曰經行門，一曰石門也。有洞十二，而道姑爲古。有溪四，而四溪之水爲會。有嶺七，而丹芳爲峻。凡四十九盤，有障二，而平霞爲華。有橋二，有嶼二，有閣二，卽南北也。有庵三，而八扇爲八庵。有亭四，而看不足爲奇，堂一曰資深，遊人之所有事也。（陸深雁山圖記）

天台山以上應台星得名，山有八重，如張大帆，而華頂居其上。桐柏赤城瀑布佛隴東滄羣峰，環列於下，如華之有瓣有鬚，儼若芙蕖一朵，簇擁水面。（鄒之暉天台山紀略）

金華洞爲初平叱石處，余髻而聞之，髮種乃一至，而叱石處復不在金華洞。未至洞十五里，有山曰赤松，今爲寶積觀，觀旁祠二仙，卽皇氏兄弟，是其處也。石故在山之巔，變怪牴牾，宛然如羊。（謝翱金華記）

近輝有黃花山，爲太行異境，元人詩曰：「黃花白鹿知名寺，荆浩關同得意山。」卽此地也。此卽所謂林慮山也。

（林慮山記）

王屋山在濟源縣西百里，禹貢曰：「底柱柝城，至於王屋。」是也。以其山形如王者車蓋，故名。或曰山伏如屋也。

（王屋山記）

城共西北七里，有蘇門山，一曰百門山，乃百泉始出之山。其地巖谷幽邃，林樾茂密，古名士多卜居焉。（前人百泉山記）

嘯臺迤邐西轉，約里半許，至康節安樂窩，拜其遺像。康節范陽人，幼從父古徙共城，遂築室百泉之上，名其所居

曰安樂窩(同上)

盤谷在濟源縣北二十里，唐李愿隱居於此，昌黎韓公有序送之，而是谷遂顯名於世。(同上)

山海經太行山一名五行山，列子作太形，則行本音也。河圖括地象云：「太行天下之脊。」郭緣生述征記太行首始河內，自河內至幽州，凡有八陁。崔伯易感山賦，上正樞星，下開冀方，起爲平邱，妥爲平岡，巍乎甚尊，其名太行，蓋趁韻之誤耳。(顧起元太行考)

雁門山在代州北三十五里，志云：「以雁出其門，故名。」一名雁門塞。關因山以立，凡山西之關四十有餘，皆踞險保固，而聳拔雄壯，則雁門爲最。」(喬宇晉陽遊記)

龍門在秦晉之間，萬山之會，禹治水柅力之地，形勢甲於海內。(呂袖晉遊雜記)

砥柱在平陸縣東五十里，大河自蒲津西來，至是微折而南，是柱正當轉曲之間，在三門山之陽，紫荊駱駝二峰之西，其形如柱，植立中河。(同上)

砥柱山有人門、神門、鬼門，在黃河中最爲險峻。渡者殺牛刳去肉骨，軋其皮以貨物實其中，連一二十隻，上橫以木板，乃得渡。入入門者安然無恙，如悞入鬼門，則柁工死而貨在，如入神門，則人貨俱無矣。

傳巖在平陸縣東二十里，里曰商賢，有水曰聖人澗，爲說版築之所。(同上)

五臺山本名清涼山，華嚴經疏云：「清涼山者，卽代州雁門郡五臺山也，以歲積堅冰，夏仍飛雪，曾無炎暑，故名清涼。五峰聳出，頂無林木，有如墨土之臺，故名五臺。」(僧延一五臺山志)

萬卦山在交城縣西北五里，羣峰峙立，續斷開合，如萬卦然。天甯禪寺在山之趾，爲十景之一，曰卦岳交峰，毗盧閣在寺後，面勢嚴正，簷阿圍欄，崇高爽朗。環山松柏蒼翠可挹，下視雲林，遠觀汾水，宛若天臺靈泉。(交城志)

鄴山在西安之臨潼縣南半里，卽抵其麓。(都穆鄴山記)

華不注大明湖趵突泉，濟南之三譽也。（王思任遊歷下諸勝記）

孔林從山麓東行二百里，至曲阜，石俱骨，走渡泗水，忽數千頃，蒼鬱纒纒。至聖林曲輦，路過洙水橋，有石人二，劍笏儼如石麟，虎四，華表二，肅拜。享殿之下，觀子貢所植楮，先爲子思墓，左伯魚，上則吾夫子藏也。（前人孔林記）

癸丑九月交城丁內艱歸路經東省，因謁孔林，有詩曰：「西周黜狐盡，東家萬古存。義吳陵雖遠，曾無一子孫。（伏羲少昊陵俱在曲阜）嶧山千仞高，洙水見真源。松柏夾道立，孤直不可捫。其下絕寸棘，神著蟠靈根。蒼檜無生死，秦火安能燔。深林蔽白日，避巢鳥不喧。小子瞻拜晚，俯仰肅心魂。澗芷一昭忠，頌聖歸無言。」○曲阜世令尹肅我奠官墻，宰牲列桂醕，尊彝繼古光。趨踰雲衲冑，古壁響絲簧。敝裘慚執轡，陪祭儼冠裳。哲配左右列，竟繡坐素王。顧瞻東西廡，諸儒首左盲。既拜聖人墓，又登聖人堂。欣展還跼蹐，對越轉徬徨。

南樓在儀門之南，石城上，一曰黃鶴山，制度闕偉，登望尤勝。鄂州樓觀爲多，而此獨得江山之要會，山谷所謂「江東湖北行畫圖，鄂州南樓天下無」是也。（陸游登南樓記）

赤壁有五，漢陽漢川黃州嘉魚江夏皆有之，惟武昌嘉魚西南八十里，大江濱北岸，烏林南岸，乃吳破曹之赤壁也。唐屬蒲圻，故云去縣西百四十里，今屬嘉魚。宋謝枋得猶于石崖見赤壁二字，蘇子瞻所游，乃黃州西下津江百步，赤壁磯上，人誤爲赤鼻，非故地也。（顧起元赤壁考）

臨臯亭下八十數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蘇軾臨臯閣題）

君山在府城西一十五里，洞庭湖中，一名洞庭山，又名湘山，狀如十二螺髻。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蓋堯女湘君始居於此，故名。（晉文湘君山記）

九疑山在寧遠縣南六十里，晉郭璞云：「其山九谿皆相似。」或云：「九峰參差，互相隱映，奇而疑之，故名。」（慎蒙九疑山記）

楚之西，洞庭之北，有武陵桃花源，即昔人避秦處也。踰桃花源水行三驛程，即辰陽郡。西北踰盧溪浦，日四舍許，爲大西山，即道書第二十六大西華妙洞天。古傳所謂穆天子藏書於大西山，小西山之中者是已。（王世龍大西洞記）

白鹿洞書院之脈，自五老峰來，絕壁懸天，一峰南下，如頓萬馬。可二十里，崛起一山，而四山環之，是爲後屏山。山之陽，即今白鹿書院也。昔嶺臨溪，卓爾山峙其前，左翼山翼其左，兩山交織，一水中流，水自犀牛塘，聖澤源，經鹿眠釣臺，貫道澗中，巽石峻嶒，盛有先賢劖刻。至勘書臺，則危崖飛湍，跨澗爲橋，是名枕流臺。上平如砥，遙對五老，獨對亭作焉。臺左即左翼山，山有起亭，又稍折而南，名迴流山，其嶺空闊，可四望。舊有六合亭，亭今廢。跨溪爲流芳橋，後先二坊，夾溪相映。又前平疇數十畝，隔溪層巒百仞，曰羅漢嶺，爲書院外案。去迴流東二里許，爲書院石坊，曲折至梅溪湖，入彭蠡，有二曜星，扼其水口，而陽儲諸奇岫，隔江入照，此鹿洞山水之全勝也。去書院十里而遙，有水簾三級，飛雪懸崖，則公文所謂新瀑是也。他若棲賢爲唐李渤讀書處，臥龍岡爲考亭十隱地，皆因書院而附見焉。（白鹿志）

匡廬山記云：「匡裕先生殷周之際，受道於仙人，即巖成館，人稱神仙之廬，因名廬山。高三千三百六十丈，周二百五十里，其山九疊，水亦九派。」（蓮社高賢傳）

廬山之面，在南康數十里，皆壁，水從壁罅出，萬仞直落，勢安得不森豎躍舞。故飛瀑多開先爲絕勝。登望瀑樓，見飛瀑之半，不甚暢，沿巖而折，得青玉峽。峽蒼碧立，匯爲潭，巨石當其下，橫偃側布，瀑水掠潭行，與石遇，嚙而鬪，不勝久乃斂，狂斜趨，侵其趾而去。遊人坐石上，潭色侵膚，撲面皆冷翠。（廬山觀瀑記）

黃巖寺折而至前嶺，席文殊塔觀瀑，瀑注非壁下，雷奔海立，孤峯萬仞，峽風逆之，簾捲而上，忽焉橫曳，東披西帶。（同上）

嶺南觀音山在會城隅之三里許，路不甚峻，峰不甚峻。然嵯峨逼側之狀，榕陰松翠之幽，不減廬岳也。（郭昭觀音山記）

七星巖在肇慶府城之北五六里許，翠螺拱立如斗，故名，而玉皇閣水目洞爲尤勝。（兩峰草堂集）

羅浮本兩山也，烟霧迷合若一，故稱羅浮。並無虎豹蛇虺之害，人游其中迷說，必有神人爲之指引，不必裹糗，持長鑊食鍋，沿道掘山藥茯苓養食之，可以療饑。奇物甚多，不可名狀，而蝴蝶甚大，其翅如車輪，五色燦爛，不可畜，畜輒飛歸。若有人取其繭而育之者，雖千里亦去，蓋仙種也。（行笈開見錄）

清遠一名中宿，舊傳黃帝二少子隱此，因號二禺山。梁時有二方士往舒州延祚寺，夜叩真俊禪師曰：「峽據清遠上遊，欲建道場，師許之乎？」俊諾。中夜風雨大作，遲明佛殿寶像已成。師曰：「此殿飛來，何不回去？」空中語曰：「動不如靜。」賜額飛來寺。（地圖考）

大好山水

新安名賢輩出，無論忠臣義士，即閨閣節烈一邑當大省之半，豈非山峭厲水清激使之然哉。靈奇秀拔在在而有，黃海白嶽其最焉者耳。三復梁祖之言，固不獨爲徐士秀作慰籍語。

白嶽山在休甯城西三十里，高三百仞，周三十五里，奇峰四起，絕壁斷崖，遊齊雲者，必先登焉。齊雲巖在白嶽西北，高三百五十仞，周廻數十里，縣西行峰皆平，至白嶽嶺峰始奇，石路盤迴如線，遊人緣梯而升，自白嶽西南行五里，至桃源嶺，重巖夾峙，結小屋曰中和亭，亭下二巨石蹲伏，色黧黑，中有白質成突，晴曰石鱉塢，塢旁大壑，深不得其底，但聞水聲潺潺，出草樹間，曰桃花澗，渡澗近西，乃有石罅，方廣若門，曰天門，門下舊有石楠一株，大數十圍，門下諸石如伏犀駟象，人門東南行，聯巖如城，其第一曰彌陀巖，即密多巖。今有密多院，祥符經云：「木罅中出室，長吏嘗遺取之，梁任昉爲太守，遂止，皆誤傳也，乃僧以梵書波羅密多義耳。」第二曰觀音巖，視彌陀稍劣，前一石色正綠，昂啄而顰尾，曰鸚鵡石。第三曰羅漢洞，稍加大焉。二石龍循洞門旁出，鱗骨隱隱，蹠之疑爲石子所砌，諦視之。

石肉相結，復意其爲真龍也。第四曰龍王巖，視觀音加劣，巖上飛泉灑灑，落巖下如雨，曰珍珠簾。簾前有池，池未嘗溢，亦未嘗涸，曰碧蓮池。瀦水沸散於西，曰龍池泉。西巖有虎跡，如泥渾所印者，曰黑虎嶺。黑虎西行折南里餘，至車旗嶺，其峻視白岳倍之。車旗南二里，至真武觀。觀後一山突起，如屏倚天，所謂齊雲巖也。雲巖二字，宋內翰程瑛所題。明嘉靖丙辰，世宗以祈禱有應，曰齊雲山，勅建太素宮。左一峰曰石鼓，右一峰曰石鐘，夾屏兩峰曰輦輅。觀前水如帶，委蛇而東，爲石橋以渡。南直觀門數百步，一峰挺然，拔出蒼莽中，不與羣山相屬，曰香爐峰。左右兩崖之門，有巨石特起，又謂之凌虛崖。橋西高崖中斷，一小峰離立下崖，曰捨身崖。崖西行上浮雲嶺，南下數十步，仰視棲霞洞，其頂橫臥一石如蟬，曰鵲橋。下有洗藥池，左崛起巨巖，曰紳霄。前一石脚尾封脊，引頸欲鳴，曰橐駝。西北人立數峰，有堆翠如螺髻者，曰三姑。有矯矯類力士之舉金生者，曰五丁。又有類有道者，比肩垂紳而來，曰五老。南一石卓立，曰天柱，險不可卽。別一徑通獨聳巖，一欄目北西透迤而來，散而爲井者九。北三里一石洞，屏榻整然，殆異人隱處。又北一里，五峰並峙，而中稍高，曰五鳳樓。上有石人，呼之隱隱，若有聲應。西北有沉香閣，草木蒙茸，蛇虎潛中，不能往也。玄殿初創，自宋寶慶，真武像，相傳百鳥啣泥所塑，然兩經火，一髮不燬，其異如此。獨聳巖高三百仞，周五里，頂有池水，清澈可鑑。崇崖凡數曲，里人鑿渠引水下山，溉田千畝。（休甯志）齊雲天門奇勝，巖下碑碣填塞可厭，遊人好題，亦是一癖。仕其土者，薰習成風，朱書白榜，卷石皆徧，令人氣短。余謂律中盜山伐鑛，皆有常刑，俗士毀汚山靈，而律不禁何也？（解脫集）

附銷夏齊雲山嶽半山房作穿林陟丹崖，蒼翠滴人袖，夾路響清湍，幽篁暗白書。雲癡助石頑，泉咽添松瘦，引領望天門，濃綠接烟岫。嶺畔嘯孫登，時聞鈞天奏。

黃山去鄆郡百二十里，疊巖層巒冠絕江左，而徑與雲伍。遊者罕焉。康熙丁未春，家大人出守茲郡，余登署中紫翠樓，見雙嶺對屹，識卽雲門峰。心怦怦爲所動，欲遊不果。戊申秋雨至，俱爲雨苦，雖往反雲影烟蘿中者旬有九日。

而山水奇奧，未之見也。已酉九月，治茫履竹杖，偕胡霖野、歐陽警士諸子，及冲谷弟往焉。斯遊也，出鄆之朝湖門，而北十里許，抵潭渡，又十里許，抵潛口。紫霞山在焉。又十里，抵佛子嶺，則黃山趾也。黃山高四千仞，天目高一萬八千丈，而天目反出黃山下，蓋勢處卑下，其巔僅與此趾平也。又五里，抵楊干寺，水色山光，冷然善也。又十里許，爲容溪，係容城子仙處，夾徑叢篁，可以幕日。由栗村石壁山，涉嶺抵山口，幾二十里，蒼翠之色，滴人衣袂，遂止焉。明晨越石磯嶺，霧氣瀰漫，十步之外，僅以聲達。下嶺霧開，同諸子坐溪石，看婦子曝稻。又十里，抵湯口，則天都雲門入望矣。又八里，抵湯院，卽古祥符寺，外有泉，溫冽可浴。海內湯泉不一，獨此甲天下。他或足跡雜沓，汚濁隨之，否則氣帶硫磺，開鑿半假人力。茲生削壁下，片石凸出，以障風雨，若爲浴者，作天然室也。浴泉而上，可六十武，抵桃花源，僧水琳出，肅余囑，覓前導。明日坐飛白亭，觀瀑布，隨往龍潭，四面闊可三丈，清鑑鬚眉。沿潭西爲虎頭巖，巖外巨壑橫溪，一窟回入，闊不盈尺，而深以丈計，礧石覆之，形同舌墜。僧云：「雨後水射窟中，石子互擊，如聞鐘磬，絲竹音，是爲丹井也。」一背丹井而上，爲蓮花菴，傳爲鮑元則所建，尙餘數楹斜峙。由菴而南，捫蘿直上山脊一罅，則軒轅黃帝藥爐也。爐邊坐可六七人，望諸峰最清。憩息良久，復尋舊徑回桃源，登峰造極，期於明日。夜將半，枕上忽若雷轟，僧云：「必峰頭有雨，龍潭蓋諸水門戶也。」晨起果陰黑，龍潭溢數尺矣。須臾大雨若瀑，潭勢溢猛，飛越沸騰之狀，千龍馳，若虎躍，若珠濺，若雪舞，一刻千變，目不暇給。雨四日，同人有歸志，余曰：「遊佳山水，如讀好書，展卷了了，意味反覺索然，何妨從稍處食蔗也。」况風聲樹聲，雨聲濤聲，不啻鼓吹，遙見黛色隱隱出沒，已坐我米襄陽畫圖中矣。次日雨止，路尙濕，卽同諸子，由兜率廣之慈光寺，拜四面佛像，莊古縹碧，鑿金凡七級，級萬像，高四丈許，若浮屠然。殿宇雄麗，規模類金陵之報恩，而闊遜之。黃子千升新建也。去慈光寺而北望，紫色青鸞，撐出雲表，而徑曲遂，不三十武，一憩約五十憩，抵觀音巖，石黑暗古樸，與硃砂洞相對，又五里許，登老人峰，仰睹窮窿，非斷自削，而俯睇青鸞，紫石，邈乎小矣。下老人峰，入天門，羅漢洞，爲蛟龍所敗，徑已塞，兩山竝立，虛懸百尺，諸子股腠却步。余令從者橫木於上，踞而度。

再以餘力接諸子，始從焉。又里許抵小心坡，有根緣石起，枝葉交結，若揖若讓者，則迎送松也。又六十武，松以臥龍名，頗肖之，而徑益狹，臂不得縱。導者曰：「此猶闔處也。」又五十武，石壁剝束，徑由中裂，天可尺較，是爲小一線天。云：出小一線天，登峭壁，磨背者可二十武，沿而北，度木橋，入洞高二丈許，一隙透天，緣梯直上，人從隙出，不七十武，抵文殊院。僧壁立，迺入，飯畢，登文殊座，指點三十六峰位置，但可遠望，莫辨文理。惟天都洞門可窺，蜂房蟻穴，斷續宛如村落，而瞻老人峰，又拳石矣。下而北，登立雪臺，望後海，愈奇，有平地矗起，直聳天半者。余曰：塔也。僧曰：峰也。有蹲踞懸崖，如躍如舞者，余曰：獸也。僧曰：石也。有綠成圍而烟成縷者，余曰：舍也。僧曰：松也。至紅紫萬狀，森森林列，微茫若雲，浩渺若水者，余莫辨，僧亦莫辨也。返而飲，飲而臥，渾忘人間事矣。晨起復往立雪臺看雲，而雲氣半山，登文殊座看山，而山體半雲。壁立曰：「宿雲曉合，此山常態，今日不雨也。」俄頃雲果散，遂之蓮花峰，峰在文殊右，由立雪背而下，石磴齒齒，凌面若躡懸梯，身虛其半。同人懼而返者五六人，霖野磐士差壯，循級而上，筇不克翼者，以布曳之。自立雪抵峰下，約五百折，得平石闢坐，東望天都一隙若月。導者曰：「卽昨所見洞門也。」又三十步，虬龍懸綴，根縷縷上，指一線串壁竇，而蒼翠自若，是爲倒掛松云。又二十武，折而東，峰之背也。沿背而折者，凡八，抵元白靜室，故址猶存。左右截怪石，徑不可轉，人皆禹步。又千武許，石扇裂，木橋闊數寸，度者危之。又十武，折而西，石夾若巷，高與肩，讓出巷，偃而入者，爲洞風，肅肅挾兩腋。三折而出，復之北腹，附崖者可十武，則極峰之巔矣。巔闊丈許，青石疊抱，中凹若盂，宛然蓮初開狀也。傍有醴泉，頗亦幽香，取以養茗，絕非人間味。極目四眺，烟嵐蕩摩，九華天目，匡廬微見，白嶽鄴邱，咸在足下。北望一線白與天鄰者，則大江也。導者曰：「今日惜微雲，否則一面千里，金陵報恩浮屠可指也。」語未畢，雲霧驟起，翳幔天地，峰爲霧沒，露尖可三尺。霖野磐士恐從者亦恐，余大呼曰：「不登此峰，不知黃山之奇，大無雲霧，不見此峰之奇。人生若寄，瞬息間，青山蒼海，古人秉燭夜遊，豈無謂哉！一衆少定，而霧氣愈重，數辨危石，若蓮葉浮水上。余曰：「乘此可泛六合也。」衆大鼓掌，霧漸薄，諸峰次第出，乃以前徑返，抵立雪壁，立已候。

石上，謂余曰：「今日之遊快乎！吾固知不雨也。」攜而入。次蚤之後，海衆婉詞乞憐，期於桃源以俟。惟霖野不屈，仍偕往。舊徑霜滑，曉風刺骨，足力遂昨。日將午，抵峰下。余仍欲登峰，道者云：「舍臥雲無宿處。」遂繞峯而西，將二十武，徑忽斷，陡兀憑淵，鑿壁爲磴。衆大懼，余審顧久之，循序傳繩，後之履及前之肩。磴之受身處，不二尺，受足處，不一尺，字曰雲梯，信不誣也。下雲梯，折而東，徑少平，行大壑中，可三里。甫躡而上，隨山肢轉者五六折，礧石若屏，徑以穴通，可容廿人，數隙漏天，亦不苦晦。三折約七十級，達巔，曠然一望，目不可繩。西爲丹霞，又西爲芙蓉，南爲翠微，北爲石柱，俱遜天都，惟蓮華差堪與並。至是，霖野不能支，枕石臥。壁上松甚奇，獨往觀之，而徑不逾踵，亦心愕也。下壁入大一線，天仰噴太虛，渾如曳帛，較小一綫，天遠可三十武。出而下，境衍曠，林烟交錯，遠近相連，漸見沙土穿林。約百武，抵丹臺，腹汨汨訴饑，遙見茅舍，陰喜之。及至，僧耳納慧，大呼絕不聞，導者張以手喻，乃供薄粥，遂得接力上丹臺。臺敞平，容千人，俯視大壑，深靡測，奇峰環抱，對臺一峰特起，端方秀削，色肖伽楠，怪松如髮，披覆其上，則紫玉屏也。余依依不忍去，霖野指夕陽在樹，導者復托虎駭，緩步下。去臺北里許，坐蒲團，松本高三尺，皮若龜甲，枝葉平密，匝圍數丈，根盤屈，悉貫石，諱問，不知何代物也。去松而北二里許，抵光明頂，前後海門可望，而始信諸峰，又若招我往也。下光明頂半，行草中，約百武，遇吼堂，上人來，同坐林松，移時，霖野乃至，耦一蒼頭，比及菴，星光射戶牖矣。吼堂詢遊狀，余曰：「登老人山在天上，登文殊山在面上，登蓮花山在肩上，登丹臺山在脚下。」吼堂曰：「黃山最奇在海，明晨登獅子峰，鋪海或不果，日之初升，可觀也。」余竟夕不能寢，時聞霖野從夢中說倦，質明整衣出，而吼堂已俟戶外，霖野適與夢戰，余舍之，同吼堂往，不八百武，抵峰下，天光黦然，雲冉冉自山脚起。吼堂曰：「今日海矣。」東方漸白，雲族四出，雖匿匣中，往來有序，諸峰盡沒，惟天都蓮華鍊丹不爲掩。余謂吼堂曰：「三峯真仙島矣，爾我甯不可俱登耶？」無何，而海勢已成，風捲雲而聚者成瀾，雲籠岫而橫者成漬，成漬成濱，雲和霧起，而時上時下者，成濤成浪，遠山間霧孤木，而若往若來者，成帆成櫓，一望浩浩，若將千里。吼堂曰：「雲乎水乎？」余曰：「水者天地之包，五行

之始，上爲雲雨，下爲江河，水卽雲，雲卽水也。一已而雲少解，東矚金光爛熳，目爲之奪。吼堂曰：「日也。」忽聲刺刺出草間，回顧之，則霖野扶筇踰隄，至欲舉目，海已收矣，悵悵怨余。余曰：「子不見海夢也，余見海，亦夢也。」吼堂笑攜之返，俱以野饌味殊媚舌，卽拉吼堂爲始信前導，至則峰裂成二，一松自東達西，臥可橋，伐其怪異，雖不及峯西之擾，龍功於游者，實大字之接引，允宜度松，卽巔嶙峋千仞，而東北諸峰立者，伏者，屹者，拔者，支者，結者，崩者，壓者，踞者，筍者，人者，獸者，竄者，戰者，飛者，橫者，束者，排者，舞者，懸而墜者，眠而昂者，或以萬計。余躍然起曰：「峰耶？幻耶？夢耶？真耶？人爲之耶？造物爲之耶？立雪之望而莫辨者，其此也耶？藉非身到，烏知天地間有此奇境也哉？」去峰而東，可二百武爲散花塢，勢之澗大不及始信，而靈奇無二。余不意既有始信，復有此地。吼堂別去，余繞而東，折而下，幽壑茂林，約二十武，得擲鉢庵，止焉。日未晡，庵前修竹可人意，同霖野坐其下，不見天影，乃入。次日去，擲鉢而東五里許，止于亭，看九龍潭瀑布，瀑凡九折，遠可五六里，疾若電回，聲若雷闕，舊云黃山無瀑謬矣。去亭十里，抵湯口，又八里，抵桃源，諸子迎入，爭詢後海况，余倦甚，出袖詩答之，少憩，復浴溫泉，乃令從者覓村醪，酬導者，並酬余兩足。諸子曰：「讀吾子詩，江南之奇，信在黃山，黃山之奇，信在諸峯，諸峯之奇，信在松石，松石之奇，信在掘古，雲霧之奇，信在鋪海，惜窮荒絕漠，卽生長其側者，亦不克多邀一盼也。」余曰：「黃山若不生窮荒絕漠，車馬及之矣。峰不生天半，塗污及之矣。松不生奇峰，斧斤及之矣。而松有非餐雲吸霧，又烏能裴臚可愛者斯也？彼蒼之位置黃山，正厚也。」諸子嘆服，各引滿就寢。晨起，別水琳，出山徑，猶昨也。霜風灑灑，禾不在野，會幾何時，序令已更，意劉阮初歸時，亦猶是也。歸以述之家大人，大人曰：「余夢想黃山，欲往不克者屢矣，不意小子先我游也。雖然，游亦豈易言哉？胸在牽滯，興必不暢，足無全力，覽必不周。筆墨無靈氣，不能爲山水寫照，性情不與山水相近，不能收之胸中，放之紙上，與人共見，汝曷誌之，我且作臥遊也。」鈞唯唯，因追憶時日，約略步武，舉似情狀，走筆而爲之記。（漁陽曹鈞賓及記）

黃山三十六峰，遊者踵接，名人題詠，筆不勝書。顧子酷愛茲記，瀟灑閒適，足以慰我山靈。每讀一過，如游舊國。惜其遊履所至，僅得其半，然必慮其缺略，則有黃山全志在。

附黃山詩○楊千寺題壁有序，及爲先慈卜地，步出里門，人莫知子投足何所，偶遇羅景明、李守之兩老人，及僧普聞、蘊白、恆學輩，坦步寺後，見程子非二題壁感懷一首。○三春無刻是晴天，蔬食芒鞋到處眠。曲曲溪流蒼玉碎，離離麥秀碧珠圓。漆登未蕪佳城閉，巖腹將傾石柳懸。偶過精廬題壁處，四山烟樹恨無邊。○渡石壁沿川橋○萬仞凌霄翠色連，中通碧水聽濺濺。田家麥怨三春雨，茶市人烟四月天。野渡舟橫深柳岸，小洲沙接斷橋烟。花時行客無停屐，妬殺鴛鴦淺水眠。○慈光寺○客到山門噪白鴉，（凡客至鴉輒鳴向禪堂僧卽出肅）佛光四面現曇華。鐘魚隱隱傳天梵，閣層層簇石霞。百轉時聞山樂鳥，一株獨放木蓮花。（惟黃山有此花鳥）長空碧落流丹液，好向雲中泛月槎。○文殊院○曲磴天邊路百回，此身長傍白雲隈。看山有膽雙眸豁，鋪海無聲萬象來。夜放佛光人指月上，昇旭日下鳴雷。文殊座出懸崖頂，趺坐忘年長苔綠。○蓮花峰○一望空蒼未有涯，海雲千頃泛蓮花。茫茫練影橫三浙，點點烟光簇九華。崖隙尙留春樂水，峰尖長掛鍊丹霞。懸松臥石皆成象，半壁晴光半壁遮。（隨看各成一象物形畢，具松石也奇世間少有）

附懷黃詩○子甲寅春暮入黃山，裹糧作半月遊，四月朔宿文殊院，更深忽放白光，置身銀世界中，山鳥齊鳴，諸峰了了，生平得未曾有，移時一無所見，今十八年矣。近友人以黃山記遊寄正夫，茲山巖壑松石之奇，朝夕變色，今昔異狀，出人意表，雖善繪妙處不傳也。予閱山記夥矣，誰盡其勝者？既未能盡其勝，又烏乎記山有舊題額曰「到者方知」。又曰「豈有此理」。又曰「不可思議」。得此十二字，千百篇遊記可炬也。偶觸予心，用疊舊韻懷之，要不過憶當年吾目之所及，吾走之所到，以志昔遊而已，亦安能盡茲山之萬一哉。○摩雲直躡谷中樓，珠闕瓊臺得從遊。紫石文虹窺澗飲，青鸞翠鶴逐巖流。山瀾溟渤空濤湧，僧學猱猿絕壁留。一杖撥

開瑤草徑，涼生三伏已深秋。○古壁苔封玉簡塵，丹山碧水好尋真，名都定鼎來天子，立石拖紳拜聖人；（石丈孤聳冠裳特立儼然，尼邱指目孫子峰子拜其下）巖窈玲瓏時萬變，松虬蟠結老無伸，書堂傍寺清潭近，舊日逃名說鄭綸。（鄭帥山先生却聘隱此築室祥符寺畔，至今釣石尚存）○虛空敝染半留餘，雲幟霞標擁梵居，遂洞不知秦歲月，空門安事漢詩書，泉根鬻沸塵心淨，山骨蒼寒世味疏，菜甲茶槍僧共好，六時清響吼鐘魚。○天工巧琢破庸論，白竈長留藥不存，蓮母婆娑攜九子，（蓮峰中立爲衆蓮母，先明項居其下，小岫聚如菌，蒼曰九子也）石人僂僂弄諸孫，（石人峰卽老人峰，慈光至此二十里）清泉直瀉千秋谷，丹液遙傾五斗樽，憑仗鞋尖難遍踏，雲深空盼錦霞墩。（山中霞錦洞有仙墩可望而不可卽）

再懷黃疊韻○可是崑崙十二樓，攢峰疊嶽舊曾遊，猿蹲岫頂呼松渡，雲過山椒學水流，萎翳多年紅木出，探樵無路紫芝留，半空笙筑喧天樂，六月平添萬頃秋。○寺門誰掃落花塵，松谷雲深認不真，山錫黃名留帝跡，我吟白句尙仙人，（黃山題詩自李謫仙起）劃開峭壁丹砂瀉，界破空巖素練伸，猿接蛇盤陰洞合，蘿籠香篆展烟綸。○崑崙玉立百千餘，洗竹剝桑隱者居，掛瀑有聲皆薄激，（薄而爲雷激而爲霆）圍屏無石不圖書，仙燈晃朗迎還送，蓮瓣芬葩密復疎，隔絕深巖難棧渡，穆穆松檜蔭龜魚。（龜魚石距蓮花峰數十步，深巖四絕從無人到）○烟封苔鎖靜推論，留得仙棋一局存，（棋石峰有枰方正仙人對弈處）天半松林（峰名）搖馬鬣，棋中石筍長龍孫，（棋在石筍峰下）人間所有物，衆松石無不備俱，流來香髓分金液，持去瓊漿飲玉樽，（軒轅至湯池見玉壺持歸石室飲瓊漿升天出周書異記）我亦暮年思屏跡，疑嵐積翠潤雲墩。○三懷黃（有序）○於子章雲曰：「綸伸孫墩韻之最枯者，疊至五百八章，古今倡和所少。茲懷黃八律，自然渾合，足爲山靈寫照，且無一重意複句，正如黃河水從天注，浩乎莫知其所止，韻盡矣乎未也。」予曰：「黃山以峰名者三十六，析之爲三百六十，再析之三千六百三萬六千，無一松一石不耐人思，思無窮，詩亦無窮，安有盡乎？因

疊前韻，復作懷黃八章。○四圍青翠骨丹樓，壁立千尋浙上游。無火寒泉長鼎沸，不花雜樹盡葩流。深松鶯石
聲聲轉（松谷鶯石時聞其轉）曲澗鳴絃裊裊留（橫石如琴水沸琴上有聲爲鳴絃澗）天際雲行多變幻，懷
黃入夢恰逢秋。○繡嶺紅泉隔世塵，何須遠慕潁陽真。天都石室高千仞，帝子仙踪止一人。海內無山觀已止，
（徐霞客遊歷遍天下對人云登黃山天下無山觀止矣）空中布海志方伸（予遊黃山見佛光而未見鍾海
柳宗元有吾聞九疑好夙志今欲伸之句子又何時得伸此志也）雙溪齒齒傳曹阮，咫尺烟波獨繭綸。○經
幢寺鼓放參餘，百級砂巖架樹居。禽樂分迎前後海，苔花半蝕古今書。凌雲古檜盤雕健，絕壁溫檜捲木疎。
櫺木剝之可卷作甌盤等器）俯份陰晴山鶴巧，石中長水養巢魚（山鶴有長水石於巢中養魚）○叫絕高
空未易論，心眸了了夢魂存。盪胸雲湧蓮中蕊，繞膝峰羅乳下孫。願挹仙瓢分玉液，不槌士鼓飲窪樽。天然石
琢留泉厂，睇髮皺肌沐煖墩。

四懷黃疊韻○峰羅巖峙拱僧樓，可記蒼茫夢裏遊。石腹松穿山骨斷，巒頭瀑瀉練光流。龍髯織就纖纖長，馬
跡印深顆顆留（俱軒轅山中遺跡）海黑江黃雙到眼，木蓮開落自春秋。（樹大如拱花葉皆九出惟黃山獨
有）○鍊塊蒸砂久去塵，往來多半是羣真。仙源曲徑通香谷，石支長年作老人。鐵笛橫吹三弄去，銀罌斜厭
一肩伸（登雲梯一道人嵌石壁中吹笛智龔老攜具至呼之同飲如夢中事矣）無回投足憑空度，挽葛攀茆
若轉輪。○寒骨悽神股慄餘，一僧掛衲老巢居。丹梯古藓封遺篆，玉笈真言秘素書。爛日掀霞峰攫搏，耕烟織
翠樹森疎。鏘鏘暗響流何處，亂石騰空駭躍魚。○掀眉蹲坐口難論，滴水凝膏玉髓存。三竺五臺稱仲氏，九華
雙目作曾孫。螭頭長傍呼龍石（山有四足魚螭首疑其龍也峭壁題日呼龍石）苔脈遙分引液樽（有苔脈
出清泉一綫晝夜盈石樽用供一僧題日引液）蒼豹斑龍空壁嘯，懸藤垂葛曳危墩。

松蘿山高一百六十仞，周五五里，山半石壁插天，峰巒攢簇，松蘿交映，有禪菴焉。創於唐，遷於元，新有大悲殿寄

蘿菴，並勝概也。山蜿蜒數里，如列屏障，於縣治之北，左幹騰躍，東下則入歙諸高峰，乃旋面而西，爲邑巨鎮。出北郭，從東行爲入山徑，崎嶇幽絕，不納輪蹄，石幘峽流，人穿鳥道，歷山隈，踰峻嶺，復坦夷，而岡阜別一洞天。再入則危石，憂泉，潺湲迸玉，復數里而層巒廻合，鬱葱吞吐，俗呼爲金佛山，蓋未有金佛菴，實爲松蘿山也。（休寧縣志）

松蘿茶擅名天下，實則唯山頂一片香，甘異他產，餘皆北源茶，冒名松蘿者也。松蘿產茶，不過數觔，而官司採取，山民病之，并將絕其種類。噫！天下之名，非其實者，又豈獨一蘿松茶哉？

古城巖在縣東七里，上有歙州治舊基，下有巨石，高丈餘，宋邑宰鄒補之手書兌卦，爲磨崖碑。山麓兩巨石，夾立如門，循門而工，有兩石如鸞，兩鸞入洞，各見後半體，崖巔爲汪王故宮。宣和間，改爲萬安山。相傳明太祖臨徽州，曾駐蹕占籤，後敕祀榜文云：「神兵助順，復名萬歲山。」宮外有禪菴，萬歷間，祝令世祿建還古書院，後建中臺閣。又東障建文筆峰，西建文昌閣，東之下流有高公橋，依山爲榭，稱名勝焉。（同上）

休之奇峰巖岫，如古城者多矣，而余獨依依焉者，則以余世居其下也。昔越國公汪華王六州起兵於此，巖山之下，碧流如帶，余與村人約，倡放生池，遊鱗萬計，不避遊人，樂矣哉！斯邱乎？前後記見萬青閣集。○巖山前晚眺。○宿鶻捲晴空，松颺沁心耳，石門隔塵氛，谷聲追杖履，白浪翻長汀，蒼翠擁舊市，魴鯉振采鱗，溪光疊羅綺。雲幔覆霞城，儼然新壁壘，小小邱壑奇，矚覽時徙倚，迴景風烟沉，天白翔陽紫。○叢羅夾路深，清聲泛俗耳，伸脚絕束襪，誰度彭澤履，急溜激高春，稌穡成小市，古塲摩層窮，半空散霞綺，石溪勢廻縈，列岫排軍壘，苔蘚綉荒阜，翠屏恣攀倚，虛烟出水南，暝色變蒼紫。

鳳凰山一名鳳山，又名靈鳥山，在縣西二里。自白雲峰翼然而來，盡於夾溪二水之會，下臨孔道，趾方頂平，爲海陽舊治。旁有小池曰鳳池，金太史聲讀書處也。登山遠眺，東有古城，蔚然蹲立，南則落石兀然，衝几，西則齊雲翠嶺，沓靄，北則黃海天都，千朵芙蓉，灑灑雲表。（同上）

落石臺在縣西南二里，舊名斷石山，宋邑令呂大防題。明張令汝懋題曰：「海陽多佳山水，如落石臺更爲奇勝。當溪流環繞間，嵌寄巨石，若從天墮，落石之名，意有自乎。」（同上）

袁中郎詩所云：「雙溪分燕尾。」卽此處也。廣輿記舊云：舟經此必祭，有二舟同泊，一祭一不祭，神夜吹祭者北岸，巖崩壓不祭之舟，其傳已久，然屬荒唐。

石橋巖在白嶽山西，原名岐山，石壁千尺，有天成石梁。一山上坦而下闕，闕圓如月上坦如梁，長十餘丈，廣三丈，可供登覽。當闕半里，特峙一峰，曰逼霄，形如立兔搗月宮，皆天巧也。（同上）

張公山卽古率山，由五嶺西北，重岡大嶺，源深根盤，周百餘里。昔有張公隱此采藥，鍊丹數十年，忽不知所之，故名。山居婺休之間，實爲鄱浙二江之大源。山海經云：「漸江出三天子，都在率東。」麗道元所稱三天子都在黟南，巒山中，卽其地也。其陽西流入彭蠡，其陰則東流百七十里，北合吉陽之水爲漸江。（同上）

漸水出一源而東西分流，東行三百六十灘，達嚴州，下三浙，卽所謂新安江也。西行亦三百六十灘，下汴梁，入鄱湖，徽郡形勢，可謂最高。

漢志云：「漸江水出黟縣南，今浙嶺屬婺源，溪屬休寧。自此兩溪合，水港益大，渚清沙白，岸闊墅深，映日成藍，拱陰聚碧，千條萬派，自上溪口至率口東來，百餘里矣。穀紋錦浪，可數遊鱗，下見白石，歷歷如在鏡中。沂流而上，則川巖參差，崗岫縈繞，一線水道，皆自硿硿怪石中，百折而進，灣曲險伏，萬山俯瞰。顧大史瑞屏謂處處皆惠泉，在在皆龍井，有以也。又流四十里至浦口，徽郡歙浦之水，方含流而爲新安江。袁中郎記曰：「新安江清澈見底，峰巒疊翠，隱隱見水中，時有突出水面者，嵌空如湖石，江行之一快也。」江爲山所夾，東流千里，石湍迅速，目所注視，輔不能了。而山喜爲迴合，數步一轉，前舟蒼葦，忽如入壁，折而隨之，乃知其爲竇也。新安江徑嚴州至錢塘入海，自張公山至錢塘，共三百六十灘，諺云：「一灘高一丈，徽州在天上。」李供奉詩云：「聞說京華渡，東連五百灘，他年一攜手，

搖艇入新安。」(同上)

問政山爲縣治屏障，宛若舞鳳翔鸞，遊龍伏虎，一名華屏，叢篠干霄，濕翠霑人。山椒有高眉峰，唐有千方外者，自荆南掌書記，棄妻學道，其從弟德晦，刺史歙州，來訪之，德晦爲築室山上，號問政山房。(歙縣志)

龍井山一名鶴頂山，橫截練江，雄挾漁梁，彭聳之音，驚川聒谷，相傳宣州刺史訪仙待渡於此，俗所謂訪仙橋也。上建禹廟，複道巍樓，頽白綺分，上有文昌閣，登望見練江如帶，馳波跳沫，舟楫鱗次，魚鳥上下，最爲遐矚。(同上)

岑山屹立中流，石勢瀾礪，水聲激潏，軒松插天，蒼蘚蒼蔚，瀉入碧潭，巔平夷。唐天祐間建寺曰周流，元鄭玉嘗結屋其上，名讀書樓，因更山曰小焦山，下爲鄭公釣臺。(同上)

豐樂溪出黃山，湯溪其自白雲溪松谷澗，九龍潭消搖溪者，皆趨太平。其左支經桑嶺會文溪，經海陽縣治，入于漸江，淮浮溪，經雲門峰，下會曹溪，阮溪容溪，入於豐樂，而支於汪溪，濠溪，衆水會之，溪流始大。又五里爲龍擺溪，虬龍蟠，過笙溪，琴溪，四合於仙人臺，折入谷口，引溪流入澗，名曰閻闔溪。有庵曰圓通，臨於北阜，虬松翠壁，居然有石峽想，稍下爲鶴林菴，潘之恒有詩云：「經僻狹如線，攢峰密似雲。」蓋幽絕之嶠也。又行二里，誨有潭澄清，而波濤碎擊，俱以狀元名，以與舒雅之居近也。中多飛鳧泛渚，昔人呼爲雪鳧焉。又折而東，長林叢薄，旌亭榭舍，溪行至此，漸覺魚鳥依人，堪作濠濮間想。又十里經巖鎮，繞陰山之下，穎水會之，趨於潛虬山，鳴珠發籟，淵無潛鱗，飛虹翼之，如在蓬島。又折而東南二十里，與富資水合流，入如練江。(同上)

龍潭在婺源城東百里，山澗僻處，頗稱靈異，夾澗石爲巖，嶠風景忽殊，在崖間時，見瀑布奇甚，凡垂如簾者，一爲三折，及直而懸者，又各一少。前山益峻峭，闕寂，摸捫蘿葛，揭厲漣漪，蓋深涉於虎豹蛇虺之域，已逼靈境。又前及里許，踰澗循其石崖青壁，逕崩崖裂，石下復踰澗，左入潭，在大石峰，距絕壁下，石掬兩股爲崖瀑，自其後乘高怒噴，直下數十尺，遠望如出穴中，雹狂雨狼，淙淙不絕，而其細者空濛霏微，如薄霧潭，研而吃之，周迴可二百餘步，搖光蕩

綠，莫測其深。曰：是始流平地，爲澗潭，上陰幽黯黑，風雨水氣合而爲清，竦人肌骨。聞其上復有小潭，亦龍所窟，水自石門入而注焉，逕迂險，不可上。（汪古逸遊龍潭記）

葉村之山最秀拔者，爲飛來峰，攢青蹙翠，排雲御風，踴躍奮迅，自天而下。其旁諸山，羽翼茲峰，亦皆搜奇抉怪，以自納無隱焉。（程影南山雨樓記）

由屯溪遡流，西南入張公山二百里，盡浙之源水，皆自高注下，湍流浚急，難殘者可揭也。當山水奇會處，輒匯爲蛟龍窟宅，自浮遊至惟潭，以潭名且十數，而月潭最奇。潭上兩山相揖，如牛飲於溪，其鼻皆巨石，夾溪對峙如門。其南有山，諸小水來會，離立參拱，故潭形正圓，其深不可測也。每春夏溪流大漲，東於石門，湧而復墜，則震蕩迴瀉，聲震天地，勢摧山嶽。齊之所入，深若歸虛，汨之所出，旋如車輪，使人目眩心掉，不可端視。其水落波平，則淺深一碧，瑩徹無瑕，鳥飛魚躍於溪光山色間，皆悠然自適。夾溪多白沙翠竹，販舟魚艇，往來其間，如畫圖然，而雪天尤爲清絕。此月潭之大都也。（東山公月潭八景記）

續溪之東涉端瀨，踰坡陀山，行五六里，巨石嵌立崖谷間，巉而高，瑩然而明光，洞然鑿人毛髮，爲一邑勝概。（舒道原石照記）

撚鬚寄 詩原 詩話 乚詩

寄園主人曰：「天地非塊然者也，雷激風號，木喧谷響，凡物皆然；况人有靈象，且口與舌，豈能默默哉？卿雲復旦，始于中古而後，踵事增華，日趨月盛，勢自使之然也。溯其原根，亦可以概詩之大凡矣。唐人以後，詩話頗多，而近今缺如，輯而補之，自不可少。乚詩雖涉怪誕，當其揮灑錯落，頗有出人意表者，并錄其尤；可信不可信一聽之人，余無容心焉。」

捩鬚寄

詩原山林廊廟莫不有抒發性情之具詩也者天地自然之音也風雨雷電日月星辰孰非天地之詩哉顧吾獨不解夫世之師心自詡者遂謂短笛無腔不妨信口是何可不溯夫根源

五言詩始於李陵蘇武河梁之吟，而五律之祖，又推沈約八咏詩云：「登臺望秋月，會圃臨春風，秋至愍衰草，寒來悲落桐，夕行聞夜鶴，晨征聽曉鴻，解佩去朝市，被褐守山東。」（詩話叢談）

七言詩肇於栢梁，盛於建安，然三百篇中七字句甚多，楚狂接輿歌，寧戚扣牛歌，項籍垓下歌，漢高大風歌，皆七字濫觴。楊升庵千里面談，引梁簡文帝春情一首，陳後主聽箏一首，溫子昇擣衣一首，隋王勤北山一首，爲七律濫觴。然八句中皆雜五言二句，每首只五十二字耳。（附詩春情）蝶黃花紫燕相追，楊低柳合路塵飛，已見垂鈎掛綠樹，誠知淇水霑羅衣。兩童夾車問不已，五馬城南猶未歸。鶯啼春欲駛，無爲空掩扉。（聽箏）文牕璫瑁影嬋娟，香幃翡翠出神仙，促柱點唇鶯欲語，調弦繁爪雁相連。秦聲本自楊家解，吳飲那知謝傅憐。只愁芳夜促，蘭膏無奈煎。（擣衣）長安城中望夜長，佳人錦石擣流黃，香杵紋砧知遠近，傳聲遞響何悽涼。七夕長河爛，中秋明月光。蠟燭塞邊絕候雁，鴛鴦樓上望天狼。（北山）舊知山裏絕氛埃，登高日莫心悠哉。子平一去何時返，仲叔長遊遂不來。幽蘭獨夜清琴曲，桂樹凌雲濁酒杯。槁項同枯木，丹心等死灰。（幽草軒集）

任昉云：「六言詩始於谷永。」然文選注引董仲舒琴歌二句，亦六言，不始於谷永明矣。樂府滿歌行尾一解，命如鑿石見火，居世竟能幾時，亦六言也。（升庵外集）

六朝沈君攸有桂檝汎中河詩，雄渾工綴，是七言排律，仍先於七言律也。若初唐則有蔡孚打毬篇云：「德陽官北苑東阪，雲作高臺月作樓，金鍬玉鑿千金地，寶杖珊瑚紋七寶毬。寶融一家三尚主，梁冀頻封萬戶侯，容色從來荷恩顧，意氣平生事俠游。共道用兵如斷蔗，俱能走馬入長楸，紅鬃錦鬣風驟驥，黃駱青絲電紫驄，奔星亂下花場裏，

初月飛來畫杖頭，自有長鳴鬚決勝，能馳迅足滿先籌。曹王漫說彈碁妙，劇孟休矜六博投。薄莫漢宮愉樂罷，還歸堯室曉垂旒。」（全上）

絕句者一句一絕，起於春水滿四澤，夏雲多奇峰，秋月揚明暉，冬嶺秀孤松也。或以爲淵明詩，非也。杜詩，兩箇黃鸝鳴翠柳，實祖之。王維詩，柳條拂地不忍折，松柏稍雲從更長，藤花欲暗藏獐子，柏葉初齊養麝香。宋六一翁亦有一首云「夜涼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棋散不知人換世，烟闌無奈客思家。」皆此體也。樂府有打起黃鸝兒一首，意連句圓，未嘗間斷，當參此意，便有神聖工巧。」（全上）

黃帝彈歌，斷竹，飛土，逐肉，二言之始也。詩頌，振振鷺，鷺於飛，歌咽咽，醉言歸，三言之始也。鬱陶乎予心，顏厚有愜，五言之始也。詩雅，「我不敢效我友自逸。」李長吉「酒不到劉伶墳上土。」八言之始也。杜詩，男兒生不成，名身已老，九言也。李太白黃帝鑄鼎於荆山，鍊丹砂，丹砂成騎龍，飛上太清家，十言也。東坡詩，山中故人應有招我歸來篇，十一言也。」（全上）

元天目山釋明木中峰有九言梅花詩云：「昨夜東風吹折中林梢，渡口小艇滾入沙灘坳，野樹古梅獨臥寒屋角，疎影橫斜暗上書牕敲。半枯半活幾箇摑蓓蕾，欲開未開數點含香苞，縱使畫工奇妙也縮手，我愛清香故把新詩嘲。」後楊慎作云：「玄冬小春十月微陽回，綠萼梅蕊蚤傍南枝開，折贈未寄陸凱隴頭去，相思忽到盧仝窗下來。歌殘水調沉珠明月浦，舞破山香碎玉凌風臺，錯認高樓三弄叫雲笛，無奈二十四番花信催。」盧贊元瞻蕨花詩云：「天將花王國，豔殿春色，瞻麤洗粧素頰相追陪，絕勝濃英綴枝不韻李，堪友橫斜照水攙先梅。瑤池董雙成浴香肌露，竹林嵇叔夜醉玉山頰，風流事不入錦囊句，清和天氣直挽青陽回。」九字律也。（珊瑚編）

作九言詩，貴在渾成勁健，亦備一體，余曾有咏竹句。

題於齊雲山岳半云：「祇覺清於孤山處，士梅胡然澹若彭澤先生柳。」

古有三句之詩，意足詞贍，盤屈於二十一字中，最爲難工。岑之敬當墟曲云：「明月二八照花新，當墟十五晚留寤，回眸百萬橫自陳。」唐傳奇無名氏春詞云：「楊柳裊裊隨風急，西樓美人春夢中，綉簾斜捲千條入。」宋謝臯羽寄鄧牧心云：「杜鵑花開桑葉齊，戴勝芋生藥苗肥，九錢山人歸未歸？」洪武中詹天驪寄山中友人云：「桂樹蒼蒼月如霧，山中故人讀書處，白露濕衣不可去。」又古步虛詞云：「三十六天高太清，元君夫人蹋雲語，吟風颯颯吹玉笙。」雲南提學彭綱咏刺桐花云：「樹頭樹底花楚楚，風吹綠葉翠翩翩，露出幾枝紅鸚鵡。」（升庵外集）漁隱叢話白雪浪齋日記云：退之聯句，古無此法，自退之新心開闢，予觀謝宣城有聯句七篇，陶靖節有聯句一篇，杜工部有聯句一篇，則諸公已先爲之，退之亦是沿襲。今攷之漁隱所言，亦未爲得，聯句實起於漢柏梁台，非始於靖節諸人也。又何遜李白顏真卿皆有是作，亦不特宣城工部而已。（東齋記事）

歐陽文忠守穎日，因小雪會飲聚星堂，賦詩約不得用玉月梨梅練絮白舞鸞鶴等字。歐公一篇云：「脫遺前言笑塵雜，搜索高家窺冥漠。」自後四十餘年，莫有繼者。元祐六年，東坡在穎，因禱雪於張龍公，獲應，遂復舉前體，其末云：「汝南先賢有故事，醉翁詩話誰能說？當時號令君聽取，白戰不許持寸鐵。」（漫叟詩話）

藥名詩，世云起自陳亞，非也。東漢已有離合體，至唐始著藥名之號，如張籍答鄱陽客，「江臯歲暮相逢地，黃葉霜前半夏枝，子夜吟詩向松桂，心中萬事喜君知」是也。（金玉詩話）

集句是國初有之，未盛也。至石曼卿人物開敏，以文爲戲，然後大著。嘗見手書下第偶成：「一生不得文章力，欲上青雲未有因，聖主不勞千里召，姮娥可惜一枝春，鳳凰詔下雖沾命，豹虎叢中也立身，啼得血流無用處，着朱騎馬定何人？」又云：「一年去年來來去忙，爲他人作嫁衣裳，仰天大笑出門去，獨對東風舞一場。」至元豐間，王文公益工於此，人言此起自公，非也。杜少陵云：「作詩用事，要如釋語，水中着鹽，飲水乃知鹽味。」此說詩家秘密藏也。如「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人徒見凌轍造化之工，不知乃用事也。禰衡搗漁陽，慘悲壯，漢武故事，星辰影

動搖，方朔爲民勞之應，則善用故事者，如繫風捕影，豈有迹耶？此理殆不容聲予乃顯言之，已落第二義矣。（同上）

梁武帝江南美云：「種花雜色滿上林，野芳耀彩垂輕陰，連手蹈蹠舞春心，舞春心臨歲牋，中人望獨踟躕。」此辭絕妙，填詞起於唐人，而六朝已濫觴矣。其餘若美人聯錦江南稚女諸篇，皆是樂府具載，不盡錄也。（升菴辭品）

古詩皆咏之，然後以聲依之，咏以成曲，謂之協律，詩外有和聞，所謂曲也。唐人乃以詞填入曲中，不復用和聲，此格雖云自王涯始，然正元元和之間，爲之者已多有在涯前者。又小曲有成陽沽酒寶釵空之句，云李白作，花間集乃云張秘所爲，莫知孰是。楊繪本事曲子云：「近世謂小詞起於溫飛卿，然王建有宮中三臺宮中調笑，樂天有謝秋娘一去望江南。」又曰：「近傳一閔云李白製，卽今菩薩蠻，其詞非白不能及此，信其自白始也。」劉府青瑣集隋海山記中，有望江南調，卽煬帝世，已有其事矣。（筆談）

家語舜作南風之詩，此則御製之始。（稗史）

王昌齡瀟池詩，開門望長川，薄莫見漁者，借問白頭翁，垂綸幾年也？二韻俱助語，殊有致。孟襄陽詩，所居最幽絕，所住皆靜者，依止此山門，誰能効丘也？亦瀟灑可喜。（焦氏筆乘）

漢官一百四十五，多下珠簾閉瑣牕，何處營巢夏將半，茅簷烟樹語雙雙。此杜牧燕子詩也。一百四十五，見文選注。大抵牧之詩好用數目堆積，如南朝四百八十寺，二十四橋明月夜，故鄉七十五長亭是也。（含烟閣詩話）

聯句自唐有之，若與坐客聯句，則互送爲煩。據段成式廬陵官下記，截取斑竹，以遞送聯句，謂之句枝。或角押惡韻，或煎椀茶爲八韻詩，皆謂之集聯。若志於不朽，則太苦。客揀穩韻無所得，輒已謂之苦聯。句句共押平聲好韻不僻者，書於竹筒，謂之韻牒。（全上）

稗史云：「詩有一句疊三字者，如吳融秋樹詩云：「一聲南雁已先紅，撼撼淒淒葉葉同」是也。有一句連三字者，如劉駕云：「樹樹樹稍啼曉鶯，夜夜夜深聞子規」是也。有二句連三字者，如白樂天云：「新詩三十軸，軸軸金

玉聲」是也。有雙聯疊字者，如古詩云：「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牕牖；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是也。有七聯疊寫者，昌黎南山詩云：「延延離又屬，夫夫叛歸遘，嗚嗚魚闖津，落落月徑宿。閭閻樹墻垣，巖巖架庫厩，參參削劍戟，煥煥銜瑩琇。敷敷花坡萼，闔闔屋摧霽，悠悠舒而安，兀兀狂明狃。超超出猶奔，蠢蠢駭不懣。一是也。然宋人咏四溪云：「灣灣灣處復灣灣，」更疊更切，愈出愈奇矣。」（萬青閣偶談）

予春遊賦懷詩，有看山山上山經看，留客客中客易留，亦殊不厭其疊也。

閩僧懷澹有詩二絕云：「家住閩山東復東，其中歲歲有花紅，而今再到花紅處，花在舊時紅處紅。家在閩山西復西，其中歲歲有鶯啼，而今再到鶯啼處，鶯在舊時隔處啼。」人多誦之。（客中開集）

王荆公詩有老「景春可惜，無花可留得，莫嫌柳渾青，終恨李太白」之句，以古人姓名藏句中，蓋以文爲戲，或者以前無此體，自公始見之。嘗讀權德輿集，其一篇云：「藩宣秉戎寄，衡石崇位勢，年紀信不留，弛張良自愧。樵蘇則爲懷，瓜李斯可畏，不顧榮官尊，每陳農畝利。居家類嚴巖，負郭射斂積，忌滿寵生嫌，養蒙恬勝智。疎鍾皓月曉，晚景丹霞異，澗谷永不設，山梁冀無累。餘符生壁學，得展禽尙志，從此直不疑，支離疎世事。」則德輿嘗爲此體。（稗史）

稗史論古樂府，古人師手匠心，而又情真景切，其詞自佳。今人就題擬作，如畫者寫真，雖形色相肖，而生入之神氣，安可得哉？杜少陵不擬題而自作，如前後出塞、新婚別、無家別、新安吏、玉華宮、參之樂府，何啻伯仲。蓋平日造詣有淵然自得之趣，故臨文神情自別。明李西崖咏古諸作，近日尤展成明史一百首，俱是異觀。（嘯虹筆記）

古今樂錄云：「儉歌以一句爲一解，中國以一章爲一解。」王僧虔啓曰：「古曰章，今曰解。」一解有多少，當是先詩而後聲。詩叙事，聲成文，必使志盡於詩，音盡於曲，是以作詩有豐約，制解有多少。又諸曲調皆有辭有聲，而大曲又有艷有趨有亂。辭者其歌詩也，聲者若羊吾夷、伊那何之類也。艷在曲之前，趨與亂在曲之後，亦猶吳聲西曲，前有和，後有送也。升庵謂艷在曲之前，與吳聲之和，若今之引子。趨與亂在曲之後，與吳聲之送，若今之尾聲。羊吾夷

伊那何皆辭之餘音嫋嫋，有聲無字，雖借字作譜而無義，若今之哩囉噠唵吽也。知此可以讀古樂府矣。（升菴外集）

陳后山詩，吳咏未至慢，楚語不假些。任淵注云：「慢謂南朝慢休，如徐庾之作。」余謂此解是也，但未原其始。樂記云：「宮商角徵羽，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又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談慢矣。」宋詞有聲聲慢，石州慢，惜餘春慢，木蘭花慢，拜星月慢，瀟湘逢故人慢，皆雜比成調，古謂之嘖曲。嘖與隤同，雜亂也。琴曲有名散元曲，有名犯，又曲中入破，義亦如此。（同上）

王彪之竹賦云：「上承霄而防露，下漏月而來風，底清彈於幕下，影耀歌於帷中。」蓋楚人男女相悅之曲，有防露，有雞鳴，如今之竹枝。東坡志林亦云然，則竹枝之來亦古矣。詩野有蔓草，推之防露之意可知。（稗史）

陽柳枝即古折楊柳枝義也。木歌亡隋之曲，故陳子昂有詩云：「萬里長江一帶開，岸邊楊柳幾千栽，錦帆未落干戈起，惆悵龍舟去不回。」後白居易有愛姬樊素善歌，小蠻善舞，故當時詩曰：「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年既高邁，小蠻方豐豔，乃作楊柳枝詞以托意曰：「一樹春風萬萬枝，嫩於金石軟於詩，永豐西角荒園裏，盡日無人屬阿誰？」及宣宗朝國樂唱是詞，帝問誰製，永豐在何處，左右具以對。時永豐坊西南角園中有垂柳一枝，柳條極茂，因命使取二株植禁中。居易感上知名，且奇尙風雅，又作一章云：「一樹飄殘委泥土，雙株榮耀植天庭，定知玄象今春後，柳宿光中添兩星。」故後盧貞劉禹錫等和其題，自是爲白氏楊柳枝，今人渾爲一題，莫知其故，而六朝樂府收之，亦不辨也。又古有折楊柳行，可謂甚古，謝靈運嘗一作之，餘不多見也。復有月節折楊柳，雖是古詞，則似近於唐人意矣。（同上）

古之樂府詩章，皆被之於樂，今樂府數句後，則曰一解，又數句曰二解，如此言者，蓋即古人之一段義終，則於瑟上解一柱馬也。（同上）

梁武帝宴華光殿聯句，曹景宗後至，詩韻已盡，沈約與以所餘競病二字。景宗操筆而成，所謂「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是也。初讀此了，未曉賦韻盡爲何等格法。偶閱陳後主集，見其序宣猷堂宴集五言曰：「波鈎賦咏，逐韻多少次第，而用座有江摠、陸瑜、孔範等三人，後主詔得進格，白易夕擲斥折措字，其詩用韻，與所得韻次前後正同，曾不攙亂一字。」乃知其說是先詩韻爲鈎，座客探鈎，各據所得，循序賦之，正後世次韻格也。唐之次韻，起元微之白樂天二公，自號元和體，古未有也。抑不知梁陳間已嘗出此，但其所次之韻，以探鈎所得，而非酌和先唱者，是小異耳。又楊銜之洛陽伽藍記載王肅入魏，舍江南故妻謝氏，而娶魏元帝女，其故妻贈之詩曰：「本爲篋下蠶，今爲機上絲，得路遂騰去，頗憶纏綿時。」其繼室代答以謝，止次用絲時二韻，則亦以倡和爲次矣。（同上）

少陵飲中八仙歌，分八篇，人人各異，本非重韻（金玉詩話）

風雅頌既亡，一變而爲離騷，再變而爲西漢，三變而爲歌行雜體，四變而爲沈宋律詩。五言起蘇李，或云起枚乘。七言起於漢武柏梁，四言起於漢楚王傳章孟六言起於漢司農谷永，三言起於晉夏侯湛，九言起於高貴鄉公。

以時而論，則有建安體（漢末年號曹子建父子鄴中七才子之詩）黃初體（魏年號與建安相接其體一也）正始體（魏年號嵇阮諸公之詩）太康體（晉年號左思潘岳二張二陸諸公之詩）元嘉體（宋年號顏鮑謝諸公之詩）永明體（齊年號齊諸公之詩）齊梁體（通兩朝而言之）南北朝體（通魏周而言之與齊梁體一也）唐初體（唐初猶襲陳隋之體）盛唐體（景雲以後開元天寶諸公之詩）大歷體（大歷十才子之詩）元和體（元白諸公）晚唐體（本朝體，通前後而言之）元祐體（蘇黃陳）江西宗派體（山谷爲之宗）以人而論，則有蘇李體（李陵蘇武）曹劉體（子建公幹）陶體（淵明）謝體（靈運）徐庾體（徐陵庾信）沈宋體（佺期之間）陳拾遺體（陳子昂）王楊盧駱體（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張曲江體（始興文獻公九齡）少陵體（太白體）高逵夫體（高常侍適）孟

浩然體，岑嘉州體（岑參），王右丞體（王維），韋蘇州體（韋應物），韓昌黎體，柳子厚體，韋柳體（蘇州與儀曹合言之），李長吉體，李商隱體（卽西崑體），盧全體，白樂天體，元白體（微之樂天其體一也），杜牧之體，張籍王建體（謂樂府體全也），賈浪仙體，孟東野體，杜荀鶴體，東坡體，山谷體，后山體（后山本學杜其語似之者，但數篇他或似而不全，又其他則本其自體耳），王荊公體（公絕句最高，其得意處高出蘇黃陳之上，而與唐人尙隔一關），邵康節體，陳簡齋體（陳去非與義也，亦江西之派而小異），楊誠齋體（其初學半山，后山最後，亦學絕句於唐人，已而盡棄諸家之體，而別出機杼，蓋其自序如此），又有所謂選體（選詩時代不同，體製隨異，今人例爲五言古詩爲選體，非也），栢梁體（漢武帝與羣臣共賦，七言，每句用韻，後人謂此體爲栢梁體），玉臺體（玉臺集乃徐陵所序，漢魏六朝之詩皆有之，或者但謂纖豔者爲玉臺體，其實則不然），西崑體（韓握之體皆裙裾脂粉之語，有香奩集），香奩體（梁簡文傷於輕靡，時號宮體，其他體製不一，大概不出此），宮體（梁簡文傷於輕靡，時號宮體，其他體製不一，大概不出此），有近體（卽律詩也）。

前人作詩，未始和韻，自唐白樂天與元微之爲二浙觀察，往來置郵筒倡和，始依韻而多至千言，少或百數十言，篇章甚富，其自耀云：「曹公謂劉玄德曰：『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予於微之亦云。」豈詩人豪氣，例愛矜誇耶？安知後世士有異論？（珊瑚鈎詩話）

晉傅咸作集經詩，其毛詩一篇，略曰：「聿修厥德，令終有俶，勉爾遁思，我言維服。盜言孔甘，其何能淑？讒人罔極，有覲面目。」此乃集句詩之始。（稗史）

七哀詩，始於曹子建，其後王仲宣、張孟陽皆相繼爲之，人多不解七哀之義，或謂病而哀，痛而哀，悲而哀，耳目聞見而哀，口歎而哀，雖一事而七者具也。（南濠詩話）

古詩有離合體，近人多不解此體，始於孔北海，余讀類文，得北海四言一篇云：「漁父屈節，水潛匿方，與時進止，

出寺弛張。呂公飢釣，闔口渭傍。九域有聖，無土不王。好是正直，安固子臧。海外有截，隼逝鷹揚。六翮不奮，羽儀未彰。龍蛇之蟄，此也可忘。致璇隱耀，美玉韜光。無名無譽，且言深藏。按轡安行，誰謂路長。此篇離合魯國孔融文學六字徐考之。詩二十二句，每章四句，離合一字，如首章云：「漁父屈節，水潛匿方，與時進止，出寺弛張。」第一句漁字，第二句水字，漁犯水字而去水，則存者爲魚字。第三句有時字，第四句有寺字，時犯寺字而去寺，則存者爲日字，離魚與日而合之，則爲魯字。下四章倣此，殆古人好奇之過，欲以文字示其巧也。（石林詩話）

楊億劉筠作詩，務積故實，而語意輕淺，一時慕之。號西崑體，識者病之。（臨漢詩話）

古者字未有反切，故訓釋者但曰讀如某字而已。至魏孫炎始作反切，其實出於西域梵學也。自從聲韻日盛，宋周顒始作四聲切韻，行於時。梁沈約又撰四聲譜，以爲在昔詞人累千歲而不悟，而獨得胸襟，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繼是若夏侯該、四聲韻略之類，紛紛各自名家矣。至唐孫愐始集爲唐韻，諸書遂爲之廢。本朝眞宗時，陳彭年與晁迥咸論條貢舉事，取字林韻集韻略字統及三蒼爾雅爲禮部韻，凡科場儀範悉著爲格。又景祐四年，詔國子監以翰林學士丁度之禮部韻略頒行。初，崇政殿說書賈昌朝言舊韻略多無訓解，又疑單聲與重疊字，不諳義理，致舉人詩賦或誤用之。遂詔度等以唐諸家韻本，刊定其韻，窄者凡三十處，許令附近通用。疑單聲及疊出字，皆於字下注解之。此蓋今所行禮部韻也。吳曾漫錄嘗論景祐修韻略事，既不得其始，徒拘於張希文鄭天休修書先後之辨爾。予因歎近時小學，幾至於廢絕，遂撫聲韻之本末，備論於此，庶覽者得以攷云。（東齊記事）

唐詩，賡和有次韻（先後無易）有依韻（同在一韻）有用韻（用彼韻不必次）吏部和皇甫陸渾山火是也。今人多不曉。劉長卿題於旅舍云：「搖落暮天迥，丹楓霜葉稀。孤城向水閉，獨鳥背人飛。渡口月初上，鄰家漁未歸。鄉心正欲絕，何處擣征衣？」張籍宿江上館云：「楚驛南渡口，夜深來客稀。月明見潮上，江靜覺鷗飛。旅宿今已遠，此行殊未歸。離家久無信，又聽擣征衣。」兩詩偶似次韻，皆奇作也。（貢父詩話）

劉伯溫思美人三字詩曰：一雨欲來，風瀟瀟，披桂枝，拂陵茗，繁英隕，鮮葉飄，揚烟埃，靡招搖，激房帷，發綺綃，中髮膚，憎寂寥。思美人，隔青霄，水渺茫，山嶢嶢，雲中鳥，何脩脩，欲寄書，天路遙。東遊川，不可邀，芳蘭花，日夜凋，掩瑤瑟，問玉蕭，魂裴裴，心搖搖，望明月，歌且謠，聊逍遙，永今宵。（客中閒集）

蕭參將出鎮雅黎，其妻流寓楚雄，聞本朝兵至，泣將七歲子托於塚丁，手刃幼女，取壁間舊句，驛梅驚別意，堤柳暗離愁，十字離合成詩。馬革何人能裹屍，四維不振笑男兒，幸聞碩果存幽閣，驛使無由到雅黎。木偶同朝止素餐，人情說到死真難，母牽幼女齊含笑，梅骨稜稜傲雪寒。苟合如何決意休，文姬回漢總堪羞，馬嘶芳草香魂斷，驚醒人間節婦流。口中節義是誰無？力挽江河總是虛，刀鋸不移巾幗志，別無沾滯是吾徒。立也悲傷坐也傷，日沉誰與起殘陽？心憐夫婿兒還幼，意慘蠅污女伴娘。土兵劫去又官兵，日望征人不欲生，疋練有緣紅粉斷，堤邊一撮是佳城。木架原知冠蓋凋，夕陽古道冷蕭蕭，耳邊似聽貞魂泣，柳絮因風若爲招。日前送別囑陽關，立意當如張別山，音信須憑隴外寄，暗傳夫信已投環。凶莫凶兮國喪亡，內庭無救各奔忙，佳人命薄成何用，離却塵寰骨也香。禾黍離離最可憐，火焚誰與救眉燃？心灰猶念舊夫子，愁殺妻孥盼杜鵑。題畢自縊死，時維己亥之春。（續人鏡陽秋）

自杜工部秋興詩，一時興會，恰成八律，後人漫不論章法，每詩八首，輒謂慕杜，豈知詩寫性情，興盡卽止，獨不可減而爲四，爲六，爲七，增而爲九，爲十乎？要須加一分嫌長，減一分嫌短，乃爲妙耳。（嘯虹筆記）

自宋員外迪以瀟湘風景，寫平遠山水八幅，一時觀者留題，目爲瀟湘八景。南渡詩人若陳允平、衡仲、張槃、叔安、周密、公瑾、溪漢、倬然，皆有西湖十景詞，而北平舊市載金明昌隨事有燕京八景，元人或作爲古風，或演爲小曲，所謂八景者，居庸疊翠，玉泉垂虹，太液秋風，瓊瑤春陰，薊門飛雨，西山積雪，盧溝曉日，金臺夕照，是已。至永樂間，館閣諸公相集倡和，更薊門飛雨爲薊門烟樹，或又增益二題爲十景，和者相屬，因而十室之邑，三里之城，五畝之園，以及琳宮梵宇，靡不有八景十景詩，可憎甚矣。

鮑泉和春日詩：新鶯始新歸，新蝶復新飛，新花滿新樹，新日麗新暉，新光新氣早，新望新盈抱，新水新綠浮，新禽新聽好，新景自新還，新葉復新拔，新枝新可結，新愁詎解顏，新詩獨氤氳，新知不可聞，新扇如新月，新蓋學新雲，新落連珠淚，新點石榴裙。(同上)

疊字詞頗有，疊字詩不多見。嘉靖間，倭子從紹興雨中往曹娥江，賦詩曰：「渺渺茫茫浪潑天，霏霏拂拂雨和烟，蒼蒼翠翠山遮寺，白白紅紅花滿川。整整齊齊沙上雁，來來往往渡頭船。行行坐坐看無盡，世世生生作話傳。天連泗水水連天，香鎖孤村村鎖烟，樹繞藤蘿羅繞樹，川通巫峽峽通川。酒迷醉客客迷酒，船送行人人送船。此會應難難會此，傳今話古古今傳。」亦甚有味。(堯山堂外史)

藥名詩，如張藉答鄱陽客詩云：「江臯歲暮相逢地，黃葉霜前半夏枝」之類是也。近世有禽言詩，甚有巧趣。然論禽言詩，當如藥名詩，用其名字，隱入詩句中，造語穩當，無異尋常詩，乃爲造微入妙。如藥名詩云：「四海無遠志，一溪甘遂心。」遠志甘遂，二藥名也。禽言詩云：「喚起窗前曙，催歸日未西。」喚起催歸，二禽名也。(客中閒集)

舒狀元春遊，用重疊意作詩曰：「春風春日競春華，春水春山春景佳，新柳戀鶯鶯戀柳，好花迷蝶蝶迷花。尋芳子入遊芳伴，買酒人投賣酒家，去是路兮歸是路，馬頭相對日頭斜。」又用曲牌名作詩云：「惟愛宜春令去遊，風光猶勝小梁州，黃鶯兒唱今朝事，香柳娘牽舊日愁。三棒鼓催花下酒，一江風送渡頭舟，嗟予沉酸東風裏，笑剔銀燈上小樓。」(同上)

甲戌秋日，毛子行九，寄我疊字詩，因廣其體，一句三用疊字，極所至，由二四五疊至疊十二字爲一句，有夜夜夜深看夜月，山山山外訪山人句。又以曲牌名入詩，近俚，改用詞名藥名，各成四律，即用林臥遙集韻。

唐伯虎花月吟：花香月色兩相宜，惜月憐花臥轉轉，月落漫憑花送酒，花殘還有月催詩。隔花窺月無多影，帶月看花別樣姿，多少花前月下客，年年和月醉花枝。(客中閒)

余效子畏體，有花月吟四律云：「花輝玉萼月凌樓，問月評花徹夜遊。花霧曠隴殘月度，月波蕩漾落花流；多情月姊花容瘦，解語花姑月佩留。翹月長歌花競秀，月臨花嶼雁行秋。花枝拂月鼻香塵，月色花姿共一真。探月花驚棲宿鳥，看花月傍旅行人。月邀花步尋難遍，花簇月眉曲不伸。退谷誰爲花月主，花洲月渡夜投綸。秋老荷殘菊月餘，月初纔別浣花居。會繙月樣花王譜，新檢花叢月老書。衰草殘花沙月白，曉風斜月野花舒。練光縈月花溪碎，吞月啣花躑刺魚。開盡心花對月論，花身月魄兩溫存。花朝月夜餐雲母，月窟花房繞竹孫。急擊花鈴催月御，高磨月鏡印花樽。燃花弄月憐尤惜，重疊花陰罩月墩。」

國初東南人士重詩社，每一有力者爲主，聘詩人爲考官。隔歲封題於諸郡之能詩者，期以明春集卷，私試開榜次名，仍刻其優者，略如科舉之法。今世所傳惟浦江吳氏月泉吟社，謝翱爲考官，春日田園雜興爲題，取羅公福爲首。其所刻詩以和平溫厚爲主，無此警拔，而卷中亦無能過之者，蓋一時所尙如此。（麓堂詩話）

羅明仲嘗謂三言亦可爲體，出樹處二韻，迫西涯題扇。西涯即授筆云：「揚風帆出江樹，家遙遙在何處？」又因圍棋出端觀二韻，卽曰：「勝與負相爲端，我因君得大觀。」（全上）

樂府是官署之名，其官有令，有音監，有遊櫂。漢書張敞傳使大奴駿等四十餘人，羣黨盛兵弩，白晝入樂府，攻射官寺。後漢書律歷志：元帝時，郎中京房知五聲之音六十律之數，上使太子太傅韋元成建議，議大夫章維試問房於樂府是也。後人乃以樂府所采之詩，卽名之曰樂府誤矣。曰古樂府尤誤。後漢書馬廖傳言哀帝去樂府注云：「哀帝卽位，詔罷鄭衛之音，減郊祭及武樂等人數。」是亦以樂府所采之詩卽名之樂府也。（日知錄）

溫飛卿題賀知章故居，疊韻作絕句云：「廢砌翳薜荔，枯湖無菰浦。老嫗寶葦草，愚儒輸逋租。」又兩中與李先牛期垂釣，先後相失，因作疊韻絕句云：「隔石覓履跡，西溪迷雞啼。小鳥擾曉沼，犁泥齊低畦。」（晚唐詩）

燈謎詩前人間亦有之，然皆鄙俚，不足諷詠。予友遂安毛會侯令尹名際，可有燈謎詩十六首，每首各自爲題，每

句隱一古人性名，共在一部孟子內，爲燈謎開一生面。（嘯虹筆記）

太平樂：虎旅歸來已罷兵，（畢戰）關梁無禁任遙征，（言行）九重天子稱仁聖，（王良）異獸趨朝負輦行，（

象）春閨：春日問花花解語，（桃應）兒家庭樹綠楊多，（子柳）東鄰相對憐嬌小，（西子）爭比椒房絕豔何？

（宮之奇）贈友：綠柳陰中點絳紅，（楊朱）良材勝任棟方隆，（杞梁）少年意氣皆堪托，（子懷）一諾何妨

縞紵通，（然友）歸田樂：垂楊枝上漏春光，（泄柳）歸去來辭獨擅揚，（晉文）從此塵勞皆頓歇，（長息）素

絲良馬爲誰忙，（綿助）凱歌：節誦陽和萬彙蘇，（景春）降藩歸化效前驅，（王順）北門鎖鑰推良佐，（司

城貞子）絕域從今按版圖，（貊稽）嘲一家棋低：滿院棋聲暑氣收，（奕秋）乃翁局敗少機謀，（公輸子）

君家季父還猶豫，（子叔疑）爲語兒童且自休，（子莫）王會圖：美玉無瑕輯瑞同，（白圭）岐豐佳氣慶雲

中，（周霄）從天產下麟蟲長，（龍子）兩道祥光一色紅，（丹朱）少年行：廣廈華堂俠少遊，（屋廬子）更偕

同輩結綢繆，（曹交）端居忽覺雄心起，（莊暴）反哺慈禽一網收，（烏獲）官怨：夜永雞鳴漏未收，（景

丑）官家沉醉百無憂，（王驥）蛾眉一色誰相讓，（顏般）南院光輝對院幽，（此官駒）湯餅會：將逢彌月

祝無災，（浩生不害）襦袂殷勤擁抱來，（慎子）諸子兒孫皆長大，（公孫衍）含飴最喜是初孩，（曾元）感舊

絃管聲調豹袖鮮，（樂正裘）當年遺跡幾推遷，（東伐）阿樓清興原如此，（原公之斯）却喜塵勞久已捐，（

陳辛）春怨：欲絕良緣美日窺，（成暉）檀郎年少好丰姿，（子都）爲伊消瘦腸迴轉，（瘠環）細數更籌夜

半知，（時子）嘲村學究：身長九尺皓鬚眉，（高叟）俯首長如持滿時，（戴盈之）村塾全然無約束，（任兒

）孺子攜幼浴清池，（子濯）村居：中男驅犢向前村，（牧仲）須避南山百獸尊，（陽虎）更與諸兒相共語，

（告子）年來齒落復生根，客况：岩曉西嶽接西京，（華周）天際冥鴻物外情，（飛）莫道途遙頻顧僕，（百

里奚）衰年負荷托勞生，（戴不勝）家慶：舊事追思陟鼎臺，（陳相）長男濟困散家財，（孟施舍）更傳遲

暮添丁好（晏子）疑是錢鏐改姓來（彭更）

詩牌集字，詳于吳興王良樞一譜，其式用牙牌六百扇，廣六分，厚一分，以一面刻字，一面空白，其字聲平仄，以硃墨別之。椿牌一扇，長準詩牌二，刻曰詩伯。凡易牌均爲四分，每一百扇以一人爲詩伯，執椿牌內取一扇，以字盡數到某人，次第取用，以紙筆令詩伯掌之，聽各人自取韻，自製題，詩成細評優劣。分牌式之外，又有分韻式、立題式、用字式、借字式、較勝式、品第式、磨寄式、翻新式和韻式、收殘式、洗荒式、疊錦式、聯珠式、合璧式、煥彩式。其跋云：「余得是譜，藏之舊矣。小峰先生一見而奇之，先生性不飲，然多飲興，爲近世觴政繁俗，宜歸于雅，乃刻而傳焉。夫嘉賓式議，導樂宣和，卽不如唐人擅場，而適趣遠矣。」（詩牌譜）

詩話

放翁云六十年間萬首詩，又云三日無詩便覺衰，詩可須臾離，耶况五七字耳，而生平胸次直傳千古人品心術，胥于是乎。在予林臥遙集，疊千五百律，意不可盡，益知詩學無窮，移情風雅者當

有同心

詩非苦吟不工，孟浩然眉盡落，裴祐袖手，衣袖至穿，王維走入醋甕，皆苦吟之驗也。（存餘堂詩話）

韓詩多悲，韓詩三百六十首，哭泣三百首，白詩多樂，白詩二千八百首，飲酒者九百首。詩本性情，多悲多樂，不免性情之偏。（說儲）

王孟端舍人作詩清麗，嘗有人久客京師，乃別取婦。孟端作詩寄之云：「新花枝勝舊花枝，從此無心念別離；可信秦淮今夜月，有人相對數歸期。」其人得詩感泣，不日歸。（南濠詩話）

宗岳二公，以忠節戰功冠於南宋，戎馬倥傯，何暇筆硯。余嘗見宗忠簡石刻華陰道二絕云：「烟遮晃白初疑雪，日映爛斑却是花。馬渡急流行小嶼，柳絲如織映人家。」又云：「蒼茅作屋幾家居，雲碓風帘路不紆。坡側杏花溪畔

柳分明摩詰輞川圖。」岳武穆湖南僧寺詩有「潭水寒生月，松風夜帶秋」之句，唐之名家，不過如此。（升庵外草）退之下視禹九州，一塵集毫端長吉，遙望齊州九點烟，一瀾海水杯中瀉。與老杜所謂「摩胸盪層雲，決皆入飛鳥」者，是詩家何等眼界？（禪史）

米元章書法固精，詩律更妙，予愛其望海樓云：「雲間鉄登近青天，縹緲飛樓百尺連，三峽江聲流筆底，六朝帆影落樽前。幾番畫角催紅日，無事滄洲起白烟，忽憶賞心何處是，春風秋月兩茫然。」又咏潮云：「怒氣號聲逝海門，州人傳是子胥魂，天排雲陣千家吼，地擁銀山萬馬奔，勢與月輪齊朔望，信如壺漏報朝昏，吳亡越能成何事，一唱漁歌過遠村。」又垂虹亭一絕云：「斷雲一葉洞庭帆，玉破鱸魚霜破柑，好作新詩繼桑苧，垂虹秋色滿東南。」（升庵外集）

詩人志向，各自不同，如題漁父之作，有美其山水之樂者，有憫其風波之苦者。陸龜蒙云：「一艇輕划看晚濤，接灘拋下漱春醪，相逢便倚蒹葭浦，更唱菱歌劈海螯。」鄭谷云：「白頭波上白頭翁，家逐船移滿浦風，一尺鱸魚新釣得，呼兒吹火荻花中。」江陰卞戶部（華伯榮）云：「天外閒雲物外情，功名真是一絲輕，浪花深處魚如舞，只爲心安不受驚。」祝希哲云：「荻花風緊水生鱗，山色浮空淡抹銀，總道江南好風景，從前都屬打魚人。」是皆羨其樂也。李西涯云：「漁家生事苦難勝，盡日江頭未滿罾，回首不知天已暮，晚風吹浪濕鬚髻。」唐子畏云：「朱門公子饌鮮鱗，爭詫金盤一尺銀，誰信深溪狼虎裏，滿身風雨是漁人。」文徵明云：「小舟生長五湖濱，雨笠風簑不去身，三尺銀鱸數斤鯉，長年辛苦只供人。」是皆憐其苦也。屬意雖不同，而寫景咏物，各極其妙。（烏衣佳話）

明太祖題隱者詩云：「固潔精魂欲上天，幽居深處水雲邊，烟封遠浦沙鷗盡，樹鎖前山草鹿眠，書假管城應復路，楮生墨客未回川，逢人更祝堅清志，那必雲衢足躡前。」其早行云：「忙着征衣快着鞭，回頭月掛柳梢邊，兩三點露不爲雨，七八個星尙在天，茅店雞鳴人過語，竹籬犬吠客驚眠，等閑擁出扶桑日，社稷山河在眼前。」其咏新月

云：「誰將玉爪指長空，萬里山河一樣同。映水有鈎魚怯釣，啣山無箭鳥疑弓。清光未放雲霄外，素影遙分宇宙中。輪滿待逢三五夜，九州四海照無窮。」其咏接樹云：「老幹將柯伐去燒，從新接起舊枝條。雖然未歷風霜苦，自是先沾雨露饒。四五銹泥牢護足，二三皮篋緊纏腰。東君看顧歸家后，分付兒童莫去搖。」餘多見小說，不具載。（御製文集）

臨海趙太守，洪武間卒業太學，爲中貴題蠶婦圖云：「蠶未成絲葉已無，鬢雲撩亂粉痕枯。宮中羅綺輕如布，爭得王孫見此圖。」太祖幸中貴宅見之，詰問中貴以趙對，卽召除肇慶知府，在郡有廉聲。及歸，嘆曰：「昔趙清獻持一硯，今吾倍之。」遂持二硯以歸，時號趙雙硯。（仰山脞錄）

劉基初見明太祖，問能詩乎？基曰：「儒者末事，何謂不能？」時帝方食，指所用斑竹箸，使賦之。基應聲曰：「一對湘江玉並看，二妃曾灑淚痕斑。」帝絮戲曰：「秀才氣味。」基曰：「未也。漢家四百年天下，盡在留侯一借間。」帝大悅，恨相見晚。（堯山堂外紀）

劉基病足，詩：「昊天容我作支離，病瘡纔除足就羸。跬步不妨猶以繫，踈行那得更憐癡。抱珍獻楚何堪再，斫樹收龐亦未遲。塞與於今知匪禍，周雞從此免爲犧。」（客中閒集）

太祖嘗微行入酒坊，遇一監生，時坐客滿案，乃移土地神几，與生對席，問其里居，則四川重慶人也。帝因屬句曰：「千里爲重，重水重山重慶府。」生應曰：「一人成大，大邦大國大明君。」帝又舉案几小木，命生賦詩，應曰：「寸木元從斧削成，每於低處立功名。他時若得台端用，要向人間治不平。」帝喜，翌日召生，命爲按察司。今人家供土神於地始此。（堯山堂外紀）

明兵圍集慶路，與元兵大戰，元兵解去，乃堅守江左。見驛中有七歲兒，居其中，上問之，對曰：「臣父當此役已故，今臣代父耳。」上曰：「善對乎？」曰：「然。」上曰：「七歲兒童當馬驛。」卽對曰：「萬年天子坐龍庭。」上喜，蠲其

役(全上)

新知錄云：「金兵南下，宋室播遷，金沙潘武目擊中原之荼毒，而爲四禽言詩，以寓慨焉。辭意婉切，因錄之。交交桑扈，交交桑扈，桑滿墻陰。三月暮，去年蠶時處深閨，今年蠶時涉遠路，路旁忽聞人採桑，恨不相與攜傾筐。一身不蠶，甘凍死，祇憶兒女無衣裳。不如歸去，不如歸去，家在浙江東，舛住離家一程遠，一程飲食不同言，語異。今之春聚皆寇讎，開口強笑，心懷憂，家鄉欲歸歸未得，不如狐死猶首丘。泥滑滑，泥滑滑，脫了綉鞋，脫羅襪，前營上馬忙起行，後隊搭駝疾催發。行來數里，日已低，北望燕京在天末，朝來傳令更可怪，落後行遲，卻斫殺。鵝鵝鵝，鵝鵝鵝，帳房遍野仍前呼，阿姊含羞對阿妹，大嫂揮涕看小姑。一家不幸俱被虜，猶幸同處爲妻孥，願言相憐莫相妬，這箇不是親丈夫。」新安黃生道京官之苦，亦作五禽言云：「泥滑滑，我欲舉步，前顛後蹶，宦途此日泥沒脛，草鞋索斷足無襪。泥滑滑，前路漫漫何時達？提壺盧，客來置酒問中厨，槽坊昨日索酒債，僮僕空手難爲沽。提壺盧，主人無錢空嗟吁。不如歸去，淵明有辭，平子有賦，月俸但够充馬料，京城冷宦實難措，不如歸去，三平兩滿隨分度。姑姑，中夜太息婦語，夫良人爲官妾不樂，面無粉黛衣無襦，姑姑，不如商婦多金珠。得過且過，外官原是京官作，州府司道缺如林，宦囊有日哀然大，得過且過，爾我耐心守窮餓。」(嘯虹筆記)

明高帝在軍中喜閱經史，操筆成文，征僞漢瀟湘賦詩云：「馬渡溪頭首藉香，片雲片雨滿瀟湘；東風吹醒英雄夢，不是咸陽是洛陽。」(說海)

洪武間，張彥倫咏愁詩：「來何容易去何遲，半在胸中半在眉；門掩落花春去後，牕含殘月酒醒時；濃如野外連天草，亂似空中惹地絲；除却五侯歌舞地，人間無處不相隨。」(堯山堂外記)

毗陵李氏，年十六，咏破錢云：「半輪殘月掩塵埃，依稀猶有開元字；想見清光未破時，買盡人間不平事。」(稗史)

高皇誅藍玉，籍其家，隻字往來皆連罪。孫賚與玉題一畫，故殺之。臨刑口占云：「鼙鼓三聲近，西山日又斜，黃泉無客舍，今夜宿誰家。」高皇問監殺指揮孫賚死時何語？以此詩對。高皇怒曰：「有此好詩，何不早奏？」竟殺指揮。

(列朝詩集)

虎丘劍池，云是闔閭埋玉處，一潭清冷，深不可測。宋戊子歲，忽乾曠，中見石扉，遊人競下探之，見石扇上題二絕云：「望月登樓海氣昏，劍池無底浸雲根。老僧只恐山攜去，日暮先教鎖寺門。」又「劍去池空一水寒，遊人到此凭欄杆。年來世事消磨盡，只有青山依舊看。」(叢編)

明太祖初渡江時，潛行至太平府不惹庵，因宿焉。僧異之，苦詢其爵里姓氏，乃索筆題詩曰：「殺盡江南百萬兵，腰間寶劍血光腥。山僧不識英雄漢，只管曉曉問姓名。」後登極，聞詩已無有，命械僧至京，將殺之。僧曰：「御製後，僅有臣亡師一偈在焉。」問偈云何？即誦云：「御筆題詩不敢留，留時深恐鬼神愁。故將法水輕輕洗，尚有龍光射斗牛。」上笑而釋之。(龍興記)

楊按察基字孟載，少負詩名，會稽楊廉夫來吳下，於坐上屬賦鐵笛歌，即傲鐵驗。廉夫驚喜，與俱東，謂從遊者曰：「吾在東吳，又得一鐵優於老鐵矣。」與高啓、張羽、徐賁爲詩友，人稱國初吳中四傑。(列朝詩集)

吳人張習曰：「國初以高揚張徐比唐之四傑，故老言不惟文才之似，而其終局亦不相遠。肩菴盈川，令終如一太史之斃，同乎賓王。北郭雖不溺海，僅全要領，而非首丘。按察投龍江，又與照鄰無異。」(同上)

唐子儀名文鳳，以字行，歙人。山長仲質次子，生而穎悟過人，以文見重當世，知名之士，得從諸故老遊。經史百氏，無不精究，善真草篆隸書，辟教紫陽書院，以文學徵於朝，授知興國縣，擢趙王府紀善，以禮義導翼，數有諫諍，卒年八十六歲。子儀與祖元、父仲實俱以文學擅名，時號小三蘇。爲詩文豐縟，閱深，有梧岡集。(全上)

明初時嘗欲征倭國，彼遣使嗜哩嘛哈奉表乞降，上問倭國風俗如何？嗜哩嘛哈以詩答曰：「國比中原國，人如

上古人衣冠唐制度，禮樂漢君臣。銀蕪葛新酒，金刀鱸錦鱗。年年三二月，桃李一般春。（遵開錄）

明初詩僧稱宗泐，同時有德祥者，亦工於詩。其送僧東遊云：「與雲秋別寺，同月夜行船。」咏蟬云：「玉貂名並世，黃雀患相連。」泐復不能道也。又卜築云：「草生橋斷處，花落燕來初。」（南濠詩話）

錢塘吳槩，洪武間官四川，其父敬夫思之，作詩云：「劍閣凌雲鳥道邊，路難聞說上青天。山川萬里身如寄，鴻雁三秋信不傳。落葉打窗風似雨，孤燈背壁夜如年。老懷一掬鍾情淚，幾度沾衣獨泫然。」敬夫卒而槩始以丁憂還家，沉浮宦海者，念此詩能不悚然（昨非菴集）

來復字見心，豫章人，先以人材仕元，至學士，因亂，遂祝髮爲僧，改今名云。來復髯甚長，後爲僧而髯如故，尤工於詩，所與遊皆名士。初爲給事中，嘗賦聽雨掛冠，贏得賦閑居。聽雨羅浮老故廬，夜滴梧桐燈盡後，曉臨荷芰酒醒初。打牕聲稱江濤急，入坐寒兼地籟虛。忽憶候朝天上去，更愁泥滑出無驢。又一日送李宗遠歸廣東，詩云：「三山木落雁啼霜，虎踞關頭買小航。明日相思望南斗，水流不盡楚天長。」又詩云：「太平身退更何憂，歸老南山問故邱。一色梅花三萬樹，夜和明月醉羅浮。」又云：「聞說高侯氣膽狂，校詩多在白雲牕。秋來椰子甘如蜜，寄我須緘五百雙。」又云：「鸚鵡杯深泛紫霞，風涼渾訝謫仙家。錦袍留客催春燕，開遍東園荳蔻花。」胸次清灑，出塵溢爲詩章，類如此。時僧宗泐著稱，復與之齊名。太祖嘗誦其所爲詩文，稱賞久之。時蜀王雅志釋典，禮遇復甚隆。王在中都構西堂讀書，召儒臣日與講論，復亦在列。又建寶訓堂，以奉祖訓，及前代帝王經典，命復作記。王又爲澄心觀，書崇本敬賞四箴以自警，復亦代草。以得達太祖，召問曰：「汝不欲仕我而去，出家爲僧，然留鬚亦有說乎？」對曰：「削髮除煩惱，留鬚表丈夫。」太祖笑而遣之。又一日召見賜膳畢，復上詩稱謝，詩云：「淇園風雨曉吹香，手挽袈裟近御牀。闕下彩雲生雉尾，坐中金莢動龍光。金盤蘇合來殊域，玉蕊醍醐出上方。稠疊濫承天上賜，自慚無德誦陶唐。」太祖覽詩大怒曰：「汝詩用殊字，是謂我爲歹朱耶。又言無德誦陶唐，謂朕無德，則雖以陶唐誦我而不能耶？何物

奸僧敢大膽如此。一欲殺之，復遂玉筋雙垂，圓寂於丹墀之下。或曰：「見心之從釋者，亦從赤松子之意歟。」有蒲菴集行世（孤樹哀談）。

明初一僧敲鉢賣詩，聲絕詩就，有以雞卵命之賦，僧應聲曰：「一塊無瑕玉，中含混沌形。忽然成五德，叫落滿天星。」（莫氏八材）。

蘇景元名大休，寧人，貫穿羣經，通趙東山春秋屬辭之學，教授弟子。嘗輯新安文粹，撰國朝人歌詩，爲皇明正音。成化中，年七十，自爲墓誌而卒。（列朝詩集）。

周子羽名翼，號鬢齋，有題雁來紅一絕云：「翔雁南來塞草秋，未霜紅葉已先愁。綠珠宴罷歸金谷，七尺珊瑚夜不收。」雁來紅草名（堯山堂外紀）。

瞿宗吉，鬢斗詩有柄，何曾挹酒漿，隨時用舍屬閨房。幹旋天上陽和氣，平貼人間錦繡香。翠袖捲紗移玉釧，金篝分火近牙牀。衣成遠寄征夫去，印顆何時肘後黃。（綠雅）。

鳳仙花有紅白紫數種，宋時謂之金鳳花，其葉可以染指甲爲紅色。元人瞿宗吉詩：金盆玉露搗仙葩，解使纖纖玉有瑕。一點愁凝鸚鵡喙，十分春上牡丹芽。嬌彈粉淚拋紅豆，戲掐花枝鑲絳霞。女伴相逢頻借問，幾回錯認守宮砂。又玉簪花詩：白露初凝氣候涼，花神獻寶助新粧。多來銀色三千界，壓盡金釵十二行。秋水爲神冰琢骨，龍涎作炷麝傳香。不須石上憂巒折，長在佳人鬢髻傍。（同上）。

楊孟載春草詩最傳，其警聯曰：「六朝舊恨斜陽外，南浦新愁細雨中。」又咏新柳云：「濃如烟草淡如金，濯濯姿容裊裊陰，漸軟已無憔悴色，未長先有別離心。風來東面知深淺，月到稍頭覺夜深。惆悵隋宮千萬樹，淡烟疎雨正沈沈。」咏春水云：「溶溶漾漾欲平橋，知是巴山雪盡消。紅雨落花來滾滾，綠烟芳草去迢迢。沅湘已沒鷓鴣邊渡，潞浦新添鶯外潮。向晚漁郎走相報，大家齊上木蘭桡。」（鹿堂詩話）。

建文初，茅大方擢右副都御史，開靖難兵起，以詩寄淮南守將梅殷曰：「幽燕消息近如何？聞道將軍志不磨。縱有火龍翻地軸，莫教鐵騎過天河。關中事業蕭丞相，塞外功勳馬伏波。老我不才無補報，臨風一嘆一悲歌。」聞者壯之（同上）

方正學過子陵釣臺長短句一章云：「正人須正己，治國先齊家。如何廢郭后，寵此陰麗華。糟糠之妻尚如此，貧賤之交可知矣。羊裘老子早見幾，故向桐江釣烟水。」（三異人書）

梅窗小史云：有御史登臺弔古欲留題，見輿夫沈吟，問之曰：「小人有詩，好個嚴子陵，可惜漢光武；子陵有釣臺，光武無寸土。」御史驚奇，擲筆去。臺上題石甚多，中有一絕云：「嚴陵臺下大江橫，千古英雄幾戰爭。今日漢家無寸土，釣臺依舊屬先生。」詩非不佳，不若輿夫是英雄本色。余往來武林，每過嚴瀨，必縮綵臺下撥蘋。野三兒景行郵呈登釣壇詩，有一故人止剩先生在，客宿還從帝座觀」之句。予心有所觸，因次林臥韻，懷桐洲石瀨，寄正先生以代奠。其一有聯曰：「纒帛盈輪空物色，釣絲千尺獨臨流。」二有聯曰：「披裘傲睨無天子，撫腹溫存有古人。」三有聯曰：「狂奴北舍方瞑目，痴漢西臺尚奉書。」四起結曰：「寇賈馮吳未足論，雲台湮沒釣臺存。」高風止有先生獨，羞過嚴陵百仞墩。」頗爲作家見許，今勒之石。

交趾使遊西湖絕句：一株楊枝幾枝花，醉飲西湖賣酒家。我國繁華不如此，春風遍地是桑麻。（堯山堂外紀）

練公子寧嘗過安慶謁余忠宣祠，有詩云：「將軍忠節冠荆揚，千載精神日月光。血戰孤城身已殞，名垂青史汗猶香。殘碑墮淚空秋草，折戟沈沙自夕陽。我亦有懷追國士，爲君感慨奠椒漿。」識者知其必以忠顯。（士氣記）

杜庠字公序，號西河，醉老。以詩名，永樂間。其過赤壁詩云：「水軍東下本雄圖，千里長江隘舳艫。諸葛心中空有漢，曹瞞眼裏已無吳。兵消炬影東風猛，夢斷蕭聲夜月孤。過此不堪回首處，荒鷗鷗鳥滿烟蕪。」一時人傳誦，稱曰杜赤壁（文撮）

輿化沙溪驛有詩題壁云：「沙溪祇是舊沙溪，今日重來路欲迷；獨有暮鴉知我意，白雲深處盡情啼。」（座右銘）

一尼僧題一詩云：「到處尋春不見春，芒鞋踏破曉山雲；歸來笑煞梅花嗅，春在枝頭已十分。」絕似悟後人語。（雪濤詩評）

一全真題詩桃川壁間云：「磨快鋤頭挖苦參，不知山下白雲深；多年寂寞無烟火，細嚼梅花當點心。」讀之似不火食人語（同上）

蘇城涖川張士誠嘗以彩漆金花舟施錦帆，載美人泛此，列妓女子上，使唱尋香採芳曲。高太史啓詩云：「水繞荒城柳半枯，錦帆去後故宮蕪；窮奢畢竟輸漁父，長保秋風一幅蒲。」遂名其處曰錦帆涇。今府治西衣帶水是也。（壘起雜事）

解學士縉生而穎絕，未能言即知人教指，夢五色筆，筆有花如菌菴。五歲時族祖抱置膝上，戲之曰：「小兒何所愛？」應聲作四句，其一句曰：「小兒何所愛？夜夢筆生花；花根在何處？丹府是吾家。」挽筠湖先生逐鹿兵還郊鼎稀，故家風節似君稀，山河百二還真主，泉石東南隱少微；黃菊花香高士醉，青門瓜熟故侯歸；九原若遇余幽國，猶話孤城未解圍。（列朝詩集）

蜀中一耆儒贊張果老倒騎驢圖曰：「舉世多少人，誰似這老漢？不是倒騎驢，凡事回頭看。」（雪濤詩評）

明仁宗在東宮時，嘗觀二內侍象弈，因命曹子堅應制詩云：「兩軍對敵立雙營，坐運神機決死生；十里封疆馳鐵馬，一川波浪動金兵；虞姬歌舞悲垓下，漢將旌旄過楚城；典盡計窮征戰罷，松陰花影滿殘枰。」帝和云：「二國爭強各用兵，擺成隊伍定輸贏；馬行曲路當先道，將守深宮戒遠征；乘險出軍收敗卒，隔河飛砲下重城；等閒識得軍情事，一着功成見太平。」又云：「楚漢爭雄動戰爭，不勞金鼓便興兵；馬行二步鴻溝渡，將守三宮細柳營；擺陣

出車當要路，隔河飛砲破重城，幄幃士相多機變，一卒功成見太平。」（莫氏八林）

後山詩話云：「呂某公歸老於洛，嘗遊龍門，還闈者執筆歷請官稱，公題以詩云：『思山乘輿看山回，烏帽綸巾入帝臺，門吏不須詢姓氏，也曾三到鳳池來。』」明黃州郡守夜巡，獲一犯禁者，供狀云：「舟泊蘆花淺水涯，故人邀我飲金卮，因歌赤壁兩篇賦，不覺黃州半夜時，城上將軍原有禁，江南士子本無知，黃堂若問真消息，舊有聲名在鳳池。」禮而去之，識者謂爲解春雨（嘯虹筆記）

林清元人，高尚不仕，隱居寺中，府公來寺檢冊，詰問，且曰：「能詩乎？」對曰：「頗能。」即以冊號入音，命爲詩，應聲云：「金紫何曾一掛懷，石田茆舍自天開，絲竿釣月江頭住，竹杖挑雲嶺上來，匏實曉收栽藥圃，土花春長讀書臺，革除一點浮雲慮，木筆題詩酒數杯。」府公驚羨，遂與爲友，故暇輒移酒過飲，倡和移日，一日忽論海濱人物，因曰：「若林清者，雄才碩德，惜未見其人。」林不覺有感，府公曰：「君殆林清耶？」林曰：「若清者，君安得見之？此吾所以有感也。」相與盡醉而還。明日林去，府公再往訪之，不見，多方物色，終不得見矣。客中閒集。

楊光浦有咏梅集句百首，又有香奩集句云：「垂柳陰陰晝掩扉，流鶯百轉最高枝，春閨幾許關心事，夫婿多情亦未知。」宿雨厭厭睡起遲，曉鶯啼斷綠楊枝，夢中無限風流事，盡在停針不語時。紅芳落盡井邊桃，病酒慳慳日正高，百尺朱樓閒倚遍，靜看燕子壘新巢。細草春莎沒綉鞋，閒尋女伴過西家，東風不管人憔悴，開遍薔薇一樹花。冰雪肌膚力不勝，酷憐風月爲多情，自慚不及鴛鴦侶，雙宿雙飛過一生。倚闌無語倍傷情，夜合花開香滿庭，羞管一聲何處笛，細風斜雨不堪聽。郎上孤舟妾上樓，感時傷別思悠悠，離心不異西江水，流到瓜洲古渡頭。曉角昏鐘爲底忙，怕黃昏後又黃昏，近來欲睡兼難睡，半是思郎半恨郎。盡日無人獨倚樓，愁來對鏡懶梳頭，深知身在情長在，嫁得蕭郎愛遠遊。」（堯山堂外紀）

題焚書坑絕句：「焚書祇是要人愚，人未愚時國已虛，惟有一人愚不得，又從黃石讀兵書。」不知何人所作？陸

式齋常誦之。(同上)

舒州下寨驛中詩：北堂無老信來稀，十載秋風雁自飛。今日滿頭生白髮，千山鄉路爲誰歸？(侯鯖錄)

朱權明高皇之十六子也，神姿朗秀，始能言，自稱大明奇士。好學博古，旁通釋老，尤精於史。洪武二十四年，冊封之大寧，文皇踐祚，改封南昌，恃靖難功，頗驕恣，多怨望不遜。晚年深自韜晦，所居宮庭，無丹彩之飾，構精廬一區，蒔花藝竹，鼓琴著書。晚節益慕冲舉，自號臞仙。有日蝕詩云：「光浴咸池正皎然，忽如投暮落虞淵。青天俄有星千點，白晝爭看月一弦。蜀鳥亂啼疑入夜，杞人狂走怨無天。舉頭不見長安日，世事分明在眼前。」詩真怨望不遜矣。(

客中閒集)

周憲王朱徵，明高皇之孫，周定王長子。勤學好古，留心翰墨，集古名蹟十卷，手自臨摹勒石，名東書堂。集古法帖，歷代重之，製齋樂府傳奇若干種，音律諧美，流傳內府，至今中原絃索多用之。李夢陽汴中元宵絕句云：「中山孺子倚新粧，趙女燕姬總擅場。齊唱憲王新樂府，金梁橋外月如霜。」王有誠齋錄諸集傳於世。如春日云：「深巷日斜巢燕急，小樓風靜落花閒。」春夜云：「彩檻露華垂柳濕，珠簾風靜落花香。」秋夜云：「梧桐露滴鴛鴦瓦，楊柳風寒翡翠堂。」牡丹亭書景云：「鶯蹄小院穿青柳，燕蹴飛花過粉牆。」日暮云：「林鳩喚友常知雨，海燕將雛不避人。」雪林清趣云：「采藥一僧雲外去，巢松雙鶴雨中還。」送人云：「南浦斷雲收雨去，西風新雁帶霜來。」漫興云：「南國音書歸雁盡，西園風雨落花愁。」和王長史云：「採得藥苗還竹徑，着殘棋子坐花陰。」紅心驛云：「枕上夢回鶯語滑，窗前風定柳陰涼。」橫堤晚望云：「神如秋水十分淨，心似中原萬里平。」皆風華和婉，盛世之音也。又作柳枝歌三首，序云：「白居易楊柳枝云：「永豐西角荒園裏，盡日無人屬阿誰。」宣宗朝樂工倡此詞，遂令中使取二株植於苑中。予於洪武年間，至長安尋訪永豐坊，乃在陝西城內，東西兩街尙有垂楊，柔枝拂地，愛而賦之。歌云：「蘇小門前萬縷垂，白家園內兩三枝。聽歌看舞人何在，惟有東風展翠眉。三月風和散麴塵，枝枝垂

地每傷神；爲君繫得春心住，忍折長條送遠人。宛轉千條冒晚風，拖烟帶雨滑城東；征衫點得輕輕絮，寄入陽關曲調中。」（全上）

楊文定公嘗云：「范文正高季迪皆出姑蘇，兩人氣象甚不同，蓋於其所賦卓筆峰見之。」范云：「笠澤研池小，穹窿架石峨，仰憑天作紙，寫出太平歌。」高云：「雲來初似墨，雁過還成字，千載只書空，山靈恨何事。」（全上）

夏忠靖公少年極穎敏，或指屋上獸頭使賦之。公卽口占曰：「非龍非虎亦非黿，頭角皆因造化爲，不向草茅誇氣象，却於廊廟著威儀，昂昂飽歷冰霜苦，默默長承雨露滋，寄與飛飛諸燕雀，好來相近莫相疑。」論者以爲居顯位而不免昵小人，此其驗云。（堯山堂外記）

蘇平咏豆腐云：「傳得淮南術最佳，皮膚褪盡見精華，一輪磨上流瓊液，百沸湯中滾雪花，瓦缶浸來蟾有影，金刀剖破玉無瑕，個中滋味誰知得，多在僧家與道家。」（全上）

凌雲翰字彥狝，見人家昆季析居者，作沁園春詞以嘲之云：「樹上凌霄，堂前紫荊，秋來尙芳，奈牝雞晨語，鶴鶴憔悴；妖狐晝嘯，鴻雁分行。仁智非周，喜憂非舜，一旦天倫忍遂忘。如何好，望松慙感泣，桑梓悲傷。古今禍起專房，總一國猶然，况一鄉家有婦人，豈無長舌，世無男子，誰有剛腸。樹大枝分，瓜熟蒂落，此語應非是義方。聊書此，要懲心鑒戒，不在文章。」（全上）

高季迪年十八未娶，婦翁周仲建有疾，季迪往唁之。周出蘆雁圖命題，季迪走筆賦曰：「西風吹折荻花枝，好鳥飛來羽翮垂，沙闕水寒魚不見，滿身風露立多時。」仲建笑曰：「是子求室也。」卽擇吉以女妻焉。（全上）

天順朝嘗以銀豆金錢等物撒地，令宮人及宮侍爭拾爲鬩笑。編修楊守陳賦銀豆謠曰：「尙方承詔出九重，治銀爲豆驅良工，顆顆勻圓奪天巧，朱函進入蓬萊宮。御手親將十餘把，瑯玕亂洒金塔下，萬顆珠璣走玉盤，一天雨雹敲驚瓦。中官跪拾多盈袖，金鐘半墮羅裳繯，贏得天顏一笑歡，拜賜歸來坐清晝。聞知昨日六宮中，翠娥紅袖乏

春風黃金作豆競拾得。羊車不至愁烟中。別有銀壺薄如葉，并刀剪碎盈丹匣。也隨金豆酒金階，滿地春風飛蝴蝶。君不見民餐木皮和草根，夢想豆食如八珍。官倉有米無銀糶，操瓢盡作溝中塵。明王由來愛一嘸，安邦只在恤窮民。願將銀豆三千斛，活取枯骸百萬人。」（陋軒外集）

正統間，處州葉宗留謀逆，杭黠民兵，有生員之父，亦在黠中。其子往訴於府，府主不爲理，拂衣而出，自言水上打一棒，蓋俗云空無用也。府主聞其言，疑以惡語相嘲，卽喚轉詢焉，生員直告以故。遂曰：「汝能賦此，當免其役。」因口占曰：「七尺琅玕杖碧流，一聲驚破楚天秋。千條索練開還合，萬顆明珠散復收。鷗鷺盡飛紅蓼岸，鴛鴦齊起白蘋洲。相應此處無魚釣，起網收綸別下鈎。」守遂除之。（稗史）

定襄伯郭登鎮大同，有古良將風。己巳之變，力守邊疆，大小十數戰，設飛天網，攬地龍等法，發其機，頃刻數里皆陷破，一發五百步。顧又嫻文學，所著左傳解，可與杜武庫爭衡。嘗記其二詩，哀征人云：「天迷離，水嗚咽，戰馬無聲寶刀折，冤鬼慘酸月夜啼，青燐熒熒明又滅，照戰征夫戰時血。」客中春晚云：「遠塞書難寄，空庭花自開，舊巢雙燕子，今歲不曾來。」登以勇將，而風流儒雅若此。（焦氏筆乘）

金陵詞是臺城妓作。宮中細草香紅濕，宮內纖腰碧臆泣。惟有虹梁春燕雛，猶傍珠簾玉鈎立。（全上）

道士席應真讀書學道法，兼通兵機，道衍師之，盡得其術，然深自晦藏，人無知者。已而至京口，賦覽古詩云：「樵擲年來戰血乾，烟花猶自半凋殘。五州山近朝雲亂，萬歲樓空夜月寒。江水無潮通鐵甕，野田有路到金壇。蕭梁事業今何在，北固青青眼倦看。」其黨宗渤見搖膝高吟，笑之曰：「此豈釋子語？」曰：「斯道斯說，汝薄南朝矣。」（堯山堂外紀）

林廷玉挑燈杖詩云：「檠椀常存竹木莖，餘功時或賴扶傾。却憐形體纖還短，能使光芒暗復明。天上長庚原有焰，人間太乙又騰精。心燈聞說無明滅，何用區區得擅名。」（全上）

成化初，張方州忤權要，出爲杭州知府。無何，引疾歸田，雅好山水，歲率一再至杭州，至輒攜親朋出遊西湖，訪孤山，弔岳墳，登天竺，綵舟蠟屐，隨意所之。興至呼筆，大篇短章，頃刻立就。題蘇堤春曉云：「楊柳滿長堤，花明路不迷。畫船人未起，側枕聽鶯啼。」平湖秋月云：「風靜片雲消，寒浸波涼月。疑有夜吟人，推窗落楓葉。」花港觀魚云：「圍圍復洋洋，菱靑露藻香。前湖漲水戲，誰解步濠梁。」柳浪聞鶯云：「藜杖憇蘇灣，風溫翠漲閑。鶯聞雙語鳥，如在畫船間。」三潭印月云：「片月生滄海，三潭處處明。夜船歌舞處，人在鏡中行。」南屏曉鐘云：「幽夢忽驚覺，嚴城方向晨。看花春起早，已有曉妝人。」兩峰出雲云：「南峰雲乍晴，北峰雲欲雨。中有化霖人，高眠兩峰裏。」雷峰夕照云：「爽明忽蒼茫，山高易夕陽。百年歌舞地，消得幾昏黃。」麴院風和云：「涼氣度方洲，香來水正流。時聞採蓮曲，不見採蓮舟。」孤山梅雪云：「春意逼溪橋，寒香閉蓬戶。山人不出門，驛使在途旅。」（全上）

成化甲午，倭人入貢，見欄前蜀葵花不識，人問之，題詩云：「花如木樨花相似，葉比芙蓉葉一般。五尺欄杆時不盡，尙留一半與人看。」（西墅雜記）

張給事寧字靜之，成化中奉使朝鮮，陪臣朴元亨爲館伴，從遊太平館。靜之賦百韻，朴隨手和之，殊不相下。靜之得「溪流殘白春前雪，柳折新黃夜半風」之句，朴乃閣筆曰：「不能屬和矣。」（列朝詩話）

陳士英夾紙剪梅花一枝，照之宛然可見，題詩多不雜意。歸安陳大祐題曰：「露下銀河月上遲，梨花雪裏夢醒時；水晶籠在瓊樓上，惆悵河山會玉朧。」時號絕唱（全上）

弘治間人稱何李，謂信陽何大復、景明慶陽李空同、夢陽何十三、舉于鄉十七、成進士、慷慨負義，終提學副使，年僅三十有九。李數以爲言構禍，剛毅不撓，未免有尙氣傲物之誚。官亦提學副使，詩學杜子美，壽五十八，亦與子美同。雖下吏四次，而晚景富侈，享用逾於子美，與大復論詩不合，竟絕交，亦其尙氣之過（蘇譚）

弘治間，海寧塔下陳玉善畫山水，其年五十，忽欲讀書，坐閉一室，晝夜不息者五年，遂成詩人。嘗題賈似道湖山

圖云：「山上樓臺湖上船，平章醉後懶朝天。羽書莫報樊城急，新得蛾眉正少年。」意甚佳。（堯山堂外紀）
潭州張尙書燦爲翰林學士時，與同寅限韻聯句，得單字。公成句，有衝雨斜飛燕子單。時服其當，馬端肅以燕子單學士稱之。（柳潭詩話）

此與作紅梅詩，限牛字曰：「牧童睡起朦朧眼，錯認桃花誤放牛。」相同。

李西涯當國時，其門生滿朝。西涯又喜延納獎拔，故門生或朝罷，或散衙後，卽羣集其家講藝談文，通日徹夜，率歲中以爲常。一日有一門生歸省，兼告養病還家。西涯集同門諸人餞之，卽席賦詩爲贈。汪石潭俊詩先成，中一聯云：「千年芝草供靈藥，五色流泉洗道機。」諸人傳玩，以爲絕佳，呈稿西涯。西涯抹後一句，令石潭重改，衆皆愕然。石潭思之，亦終不復能綴，衆以請于西涯曰：「吾輩以爲抑之，此詩絕好，不知何故以爲未善？」西涯曰：「歸省與養病是二事，今兩句單說養病，不及歸省，便是偏枯，且又近于合盤。」衆請西涯續之，西涯卽援筆曰：「五色宮袍當舞衣，」衆始歡服。（玉堂叢話）

李兆光嘗見西涯祀陵詩，「野行愁夜虎，林臥起秋蠅」之句，問曰：「是爲秋蠅所苦，不能臥而起耶？」西涯曰：「然。」曰：「然則愁字恐對不過。」西涯曰：「妨字外亦無可易者。」曰：「請用廻字如何？」蓋謂爲夜虎所逼而廻也。西涯曰：「善。」遂用之。（全上）

李西涯次張京父涯題醉楊妃菊云：「誰采繁花席上題，偶將名姓記唐妃。日烘花萼醺時面，雨換華清浴後衣。隔坐似邀秦國語，揮毫不放謫仙歸。欲從顏色窺生相，已落詩家第二機。」（堯山堂外紀）

黃巖王山人佐字仁甫，自號古直老人，旅遊京師，客公卿間三十年，不置釜飴，無童僕。李西涯贈詩曰：「長安信脚自來往，醉醒不信東君誰。」實錄也。古直題嚴陵曰：「天地此生惟故友，江湖何處不漁翁。」遊西山曰：「舊時僧去竹房冷，今日客來山路生。」述懷曰：「窮將入骨詩還拙，事不縈心夢亦清。」（列朝詩集）

周詩字以言嘗之京師以詩文遊公卿間少試方藥皆神驗欲以尙醫官之拂袖而去遊武林敝衣匿僧寺中揭學孔天胤自翰林出雅負知詩閱岳鄂王廟題壁詩曰「何事疥吾壁也」命隸人簞墨掃之至以詩言乃大驚立命駕往謁與定交其詩云「將軍埋骨處過客式英風北伐生前烈南枝死後忠山河戎馬異涕淚古今同悽斷封丘草蒼蒼落照中」(全上)

楊文理純綺子也善吟修靡以至於貧致杜公序善杜以進士出爲攸令楊欲往謁闕道里費趙起久之楚有商於吳者難楊曰「爲我作行舟八咏卽載以往」題曰「蓬壚篙櫓貓纜舵跳」楊援筆一揮而就商讀之躍然起敬載之往且厚贈焉其咏蓬曰「雨濕湘帆翠欲流飄飄偏稱木蘭舟纔從紅蓼灘頭掛又向白蘋洲畔收數葉飽風淮浦晚一繩拖雨洞庭秋蓬萊聞說三千里藉爾何當作勝遊」櫓曰「誰倩公輪巧作成翩翩渾訝逐風鷹分開水面秋烟冷斫破波心夜月明船尾駕來三尺短棹頭搖去五銖輕不堪聲作伊州調客裏聞來倍慘情」餘不能全記櫓有曰「宵歸海面疑撐月晚泊山隈欲礙雲雖愛高標平地起最憐孤影隔溪分」篙曰「誰剪瀟湘玉一枝棹郎常向手中持撐開楊柳橋邊市移過桃花洞口祠」貓曰「一環似月分中墜四齒如錐向上驚」纜曰「秋風任擲孤篷外夜月長維古渡邊」舵曰「不入紅塵芳草路慣依疎雨落花津」跳曰「踏破曉霜還有跡溜殘春雨不生苔」如此等句何可多得惜不見其全集(莫氏入林)

明朝欲征安南國作一萍書當檄文曰「穿田渡水冒秧針到底原來種不深空有根苗空有葉敢生枝節敢生心但知聚處焉知散祇識浮時不識沉大抵中天風勢惡掃歸湖海竟難尋」安南得檄卽次韻一律云「錦雲密密莫容針帶葉連根不計深常與白雲爭水面豈容明月墜波心千條雨線穿難破萬頃風濤滾不沉多少魚龍藏水底漁郎無計把鈎尋」明遂罷兵(全上)

劉欽謀在史館時日請良醞酒一斗然飲少多有藏者湯東谷從劉索之詩曰「兼旬無酒飲詩腹半焦枯聞有

黃封在何勞市上沽。劉悉其所藏與之。（堯山堂外紀）

汪應珍由諫垣出僉江右，巡歷郡縣，名山勝跡，多有題咏。登餘千東山書院，題云：「趙相空懷汗馬勞，紫陽曾此弔英豪。乾坤何地忘淵聖，日月中天讀楚騷。江水帶雲來晚棹，山風吹雨濕春袍。前途疑是楊花泊，錯認鄱湖雪浪高。」考之趙汝愚罷相，請晦翁訓其子崇憲，因註楚辭，人皆服其用事切實云。（餘千志）

汝餘讀書邑西之藏山，理宗賜梅巖二字鐫之石，今猶存邑鳳雲堂，爲朱子手跡。嘉靖間，改東山書院。汝愚宋宗室，孝宗乾道丙戌狀元，後封沂國公。父善應封慶國公，祖不求，贈申國公。理宗時，汝愚又贈福王。

有投刺稱詩伯者，主人訝之，偶見地上沙，面試以詩。其人應聲賦曰：「平平黃出塞，漠漠日鋪汀。鳥去風平篆，潮迴日射星。」主人遂歎服。（樗鄉集）

邊尚書貢癡於求書，搜訪金石古文甚富。一夕燬於火，仰天大哭曰：「嗟呼！甚於喪我也！」病遂篤，卒年五十七。有華泉詩集八卷流傳。弘治時，朝士有所謂七子者，北都李夢陽、信陽何景明、武功康海、鄆杜王九思、吳郡徐禎卿、儀封王廷相、濟南邊貢也。吳人袁表曰：「李何徐邊世稱四傑，邊稍不逮，祇堪鼓吹三家耳。」（列朝詩集）

寧庶人既就擒，拘宿公館，以銅盃與盥洗，仍責取銀者，其習於奢侈如此。嘗作二律貽巡撫王守仁，一曰：「可憐輕棄牡丹臺，細掩重門畫不開。楊柳宮中和淚舞，芙蓉雨上帶愁回。痛思狗監真非輔，始信狡童自不才。金馬玉堂歸去路，等閑惟有庶人來。」二曰：「懶與乾坤擔此憂，我今隨步過瀛洲。清風明月人三箇，荒草斜陽土一坵。夢去夢來俱是夢，愁多愁少總成愁。許多心事憑誰訴，滿目黃花別樣秋。」狗監指劉養正，李士實，狡童蓋自謂也。（堯山堂外紀）

初宸濠之謀爲不軌也，嘗作秋懷詩，有曰：「莫向西風問彭蠡，驚濤怒欲起蛟龍。」婁妃探知其意，嘗泣諫之，不聽，因作早行詩，見意曰：「雞聲忽叫五更月，馬足先追十里風。欲買三杯壯行色，酒家猶在夢魂中。」後宸濠兵敗

成擒，羣小皆鼠竄，獨妻妃投水死。（同上）

武宗幸薊之湯泉，宮女王氏隨行，題詩賜之云：「滄海隆冬也異常，小池何自煖如湯？溶溶一脈流今古，不爲人間洗冷腸。」（全上）

鄭少谷初不識王浚川，作漫興十首，中有云：「海內談詩王子衡，春風坐遍魯諸生。」後鄭卒，王始知爲位而哭，走使千里致奠，爲經紀其喪，仍刻其遺文。（說統）

正德間，有日本國使者，經西湖題詩云：「昔年曾見此湖圖，不信人間有此湖；今日打從湖上過，盡工還欠着工夫。」（堯山堂外紀）

文侍詔徵明初名璧，以字行，更字徵仲，長洲人。以諸生歲貢入京，用尙書李克嗣薦，授翰林院待詔，三載謝病歸，年九十而卒。日本貢使踵門求見，具冠服南面受拜，而却其贄曰：「此國體也。」其乞猶詩甚趣，珍重從君乞小狸女郎先已辦氍毹，自緣夜榻思高枕，端要山齋護舊書。遺聘自將鹽裹箸，策勳莫道食無魚。花陰滿地春堪戲，正是蠶眠二月餘。（列朝詩集）

衡山有病起遺懷二律，詞婉而峻，蓋不就寧藩之徵所作也。詩曰：「潦倒儒官二十年，業緣仍在利名間，敢言冀北無良馬，深愧淮南賦小山；病起秋風吹白髮，雨中黃葉暗松關，不嫌窮巷頻回轍，消受爐香一味閒。經時臥病斷新過，自撥閑愁對酒歌，意外紛紜知命在，古來賢達患名多。千金逸驥空求骨，萬里冥鴻肯受羅。心事悠悠那復識，白頭辛苦服儒科。」寧藩敗，凡應辟者，崎嶇萬狀，公獨宴然。（玉堂叢話）

文徵明咏蛙詩云：「青燈照壁睡微茫，閣閣羣蛙正繞堂，細雨黃昏貧鼓吹，誰家青草舊池塘？年來水旱真難卜，我已公弘分兩忘，寄謝繁聲休強聒，吳城明日是端陽。」（初日錄）

胡賓客儼南昌人有續十二辰詩，鼪鼠飲河河不乾，牛女長年相見難，赤手南山縛猛虎，月中取兔天漫漫。驪龍

有珠常不睡，畫蛇添足適爲累。老馬何曾有角，生羝牛觸藩徒忿懣。莫笑楚人冠沐猴，祝雞空自老林丘。舞陽屠狗沛中市，平津牧豕海東頭。（列朝詩集）

彭華長于絕句，咏陶淵明云：「解印歸來雪鬢飄，呼童滴露寫前朝。叮嚀莫取江頭水，恐是金陵一夜潮。」題王明妃云：「抱得琵琶不忍彈，胡沙獵獵雪漫漫。曉來馬上寒如許，信是將軍出塞難。」（說統）

越僧某，索畫于石田翁，嘗寄一絕云：「寄將一副剡溪藤，江面青山畫幾層。筆到斷崖泉落處，石邊添個看雲僧。」石田欣然畫其詩意答之，余謂僧詩畫矣，何以圖爲？（彝白齋詩話）

集唐黃鶴樓詩，昔人已乘黃鶴去，江海茫茫何處尋。芳草連天迷遠望，薄雲籠日弄輕陰。一春魚雁無消息，萬里江山自古今。百尺朱樓閒倚遍，洞庭猶憶在前林。又此地空餘黃鶴樓，成仙人去幾千秋。雲飛雨散知何處，落葉猿啼傍客舟。天水混融浮太極，野烟踪跡似東周。此時悵望人多少，仙鶴恐成萬古愁。又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長在水潺潺。如何一諷神仙事，却望千門草色間。城下烟波春拍岸，湖中西日倒啣山。征帆去棹殘春裏，飛鳥空慚倦未還。又白雲千載空悠悠，物換星移幾度秋。縱酒欲謀良夜醉，放歌曾作昔年遊。長安北望三千里，天府南來第一州。前後登臨思無盡，思歸時亦賦登樓。又晴川歷歷漢陽樹，却惹空山舊曉烟。樓上北風斜捲席，洞庭秋色遠連天。公連未結王孫襪，壯志仍輸祖逖鞭。黃鶴樓中吹玉笛，水寒煙淡落花前。又芳草淒淒鸚鵡洲，謝公此地昔曾遊。鳥啼花發人何在，仙去臺空跡尚留。知愛魯連歸海上，空嗟王粲滯荊州。高樓惆悵憑欄久，惟見長江天際流。又暮日鄉關何處是，杜陵遠客不勝悲。終期直道扶元化，敢負吾君作楚詞。北極朝廷終不改，楚天雲雨盡堪疑。酒酣往事多興念，黃鶴樓前吹笛時。又煙波江上使人愁，幾度高吟寄水流。花界三千春渺渺，銀河一帶水悠悠。仙人有待騎黃鶴，身外無機任白頭。遙望洞庭山水色，春風一夜滯歸舟。（客中閒集）

邵南濠小時學詩於沈石田，石田問近有何得意，作南濠以節婦詩首聯爲對曰：「白髮貞心在，青燈淚眼枯。」

石田曰：「詩則佳矣，然有一字未穩。」南濠茫然，避席請教。石田曰：「爾不讀禮經乎？經曰：『寡婦不夜哭。』何不
以燈字改春字？」南濠不覺嘆服。（堯山堂外紀）

朱少宰蘭峒與衛桐楊司馬交厚，司馬官留郡，少宰迎之，喜曰：「余與君性情相近，官轍亦安得相遠？」在南中候
車騎久矣。因以風箏詩呈司馬曰：「自負雲霄早致身，安排線索靠他人，摩天手段乘風展，掉尾精神逐日新。暫
聳觀瞻喧里巷，終嗟破碎委埃塵，牽來曳去成何用，驟雨淋漓頭斷送春。」司馬亦和一首曰：「糊腔駕筏競高危，笑
笑人間鬪小兒，無樣蜉蝣驕燕雀，幾番荆棘入棠梨，飽看颺去情如紙，強與爭將命抵絲，莫得風光都使盡，春風亦
有下場時。」二詩皆可警世。（蘇談）

劉邦彥有上元五夜觀燈詩，十三夜云：「近喜元宵雪更晴，千門翠竹結高棚，珠簾半捲將圓月，玉指初調未合
笙；新放花燈連九陌，舊傳金鑰啓重城，少年結伴嬉遊去，遮莫雞聲下五更。」十四夜云：「燈光漸比夜來饒，入海
魚龍混暮潮，月照梅花青鎖闥，煙籠楊柳赤闌橋，鈿車過去拋珠果，寶騎重來聽玉簫，共約更深歸及早，大家明日
看通宵。」十五夜云：「一派春聲迭管絃，九衢燈燭上薰天，風回鰲背星毬亂，雲散魚鱗碧月圓，逐隊馬翻塵似海，
踏歌人盼夜如年，歸遲不屬金吾禁，爭覓遺簪與墜鈿。」十六夜云：「次第看燈俗舊傳，寶箏重按十三絃，人心未
必今宵絕，免魄還如昨夜圓，尙覺繁華誇樂上，何須廣樂聽鈞天，追歡獨羨兒童健，靜對梅花憶往年。」十七夜云：
「繡簾翠地護輕寒，明月來遲鳳蠟殘，風掃烟花春爛熳，雲沉星斗夜闌珊，醉敲馬鐙還家去，誰抱龍香隔院彈，試
看燭燒如白日，鰲山無影海漫漫。」（同上）

李太白集七言律止二三首，孟浩然集止二首，孟東野集無一首，皆足以名天下，傳後世，詩奚必以律爲哉？（麓
堂詩話）

徐階應制賦嘉靖二字曰：「士木原來大求夫，口稱萬歲與山呼，一橫直過乾坤大，兩豎斜飛社稷扶；加官加祿

加爵位，立綱立紀，立皇圖，主人自有千秋福，月正當天照五湖。上大悅。（堯山堂外紀）

卞戶部未第時，一日過常熟，聞錢允暉擘詩名，往謁之。二公未嘗會晤，卞及門，與閭者曰：「可語汝主，詩人特相訪。」錢訝何人，自負如此，適讌客有妓，錢令僕者出語之曰：「若賦贈妓詩一絕，方接見，仍以糈降湘爲韻。」卞不搆思，一揮而就，詩曰：「琵琶斜抱出餘腥，貌與荷花兩不降。今夜彩雲何處宿，空留明月照瀟湘。」允暉見詩，嘆服不已，倒履迎入，遂定交焉。（堯山堂外紀）

張以寧題爛柯山圖詩云：「人說仙家日月遲，仙家日月轉堪悲。誰將百歲人間事，只換山中一局棋。」（同上）
吳人黃省曾氏刻劉父詩，其跋語云：「假太原少傳祕閣本校正十二字，始得就粹。」其用心亦勤矣。余家舊藏本，古律類分三卷，有自問一首云：「自問彭城子，何人接汝顛。酒腸寬似海，詩膽大於天。斷劍徒勞匣，枯琴無復絃。相逢不多合，賴是向林泉。」今黃本所遺也。（同上）

雲間唐汝詢字仲言，五歲而警，父兄抱膝上，授以三百篇，及唐詩，無不成誦。旁通經史，能爲諸體詩，箋注唐詩，援據該博，子虛上林諸賦，杜白諸長篇，鏘金戛玉，琅琅不遺一字。校杜詩時有新義，如解溝壑疎放之句云：「出於向秀賦，嵇志遠而疎，呂心放而曠。」亦前人所未及也。（列朝詩集）

臨安旅邸壁間一絕云：「太乙峰前是我家，滿牀書籍足生涯。春城戀酒不歸去，老却碧桃無限花。」建州崇安分水驛壁一絕云：「江南三月已聞蟬，麥熟梅黃繭作綿。料得故園烟雨裏，輕寒猶作養花天。」丹陽玉乳泉壁間一絕云：「騎馬出門三月莫，楊花無奈雪漫天。客情最苦夜難度，宿處先尋無杜鵑。」三詩皆可喜，然皆不著名姓。

（客中閒集）

咏料絲燈罩佳者，薛郎中蕙字君采，有排律云：「淮南玉爲盃，西京金作枝。未若茲燈麗，擅巧昆明池。霏微狀蟬翼，連娟侔網絲。烟空不礙視，霧弱未勝持。碧水點葱鬱，彩石染萎蕤。霞疊有無色，雲攢深淺姿。焚蘭發香氣，對燭映

紅滋明月詎須修？夜光方可嘔。（列朝詩集）

曹南宮學佺咏墨紗燈詩云：「質裂橫疑水，光生薄似苔。憑將彩筆畫，認作剪刀裁。鳥向空中度，花從鏡裏開。細看若無力，不畏曉風催。」（同上）

王守仁嘗登廬山，一至天池，累月不出，有句云：「昨夜月明峰頂宿，雷聲隱隱在山麓；醒來却問山下人，風雨三更捲茆屋。」親書四幅留寺，後奉命討宸濠，勒功於開先之石壁。（廬山通志）

莊昶喜爲詩，咏包節婦云：「二十夫君棄妾身，諸郎痴小舅姑貧。已甘薄命同衰葉，不掃蛾眉別嫁人。化石未成猶有淚，舞鸞雖在不驚塵。瑣窗獨對東風樹，歲歲花開他自春。」羅一峰見之曰：「可泣鬼神矣。」昶不以爲然，惟乾坤鳶魚老眼脚頭之類，自謂爲佳云。（堯山堂外紀）

陸靜逸嘗對景試張滄洲云：「楊柳花飛平地上，滾將春去。」滄洲應聲答云：「梧桐葉落半空中，撒下秋來。」（同上）

祝京兆允明五歲作徑尺字，九歲能詩，好酒色，六博，善度新聲，少年習歌曲，問傅粉墨登場，梨園子弟相顧弗如也。海內索其文及書，贊幣踵門，輒辭弗見，伺其狎遊，使女技掩之，皆稱載以去。爲家未嘗問有無，俸錢及四方餉遺，召所善客噉飲，歌呼，費盡乃已，或分與持去，不留一錢。每出則追呼索逋者相隨于道路，更用爲竹笑資，其歿也，幾無以斂云。（列朝詩話）

瓊州定安縣南有五指山，卽黎母山瓊崖之望也。丘文莊公少時，咏詩曰：「五峰如指翠相連，撐起炎州半壁天。夜盪銀河摘星斗，朝探碧落弄雲烟。雨餘玉筍空中見，月出明珠掌上懸。豈是巨靈伸一臂，遙從海外數中原。」識者知其異日必貴。（堯山堂外紀）

縫衣詩鮮佳者，近惟謝幼容一首，字字精工。詩曰：「懶向粧臺理曉粧，爲郎獨自製衣裳。金針入處心俱痛，素線

牽時恨共長，霜戶敢辭纖手冷，芸窗思貼弱肌香，縫成不怪無鴻雁，贏得宵來覆妾牀。」（玄散詩話）

放翁詩跋，余在友人郭貢士用端家，見所藏放翁墨跡，大書四詩，字勁麗可愛，詩亦格高。放翁詩集不載此，故錄之。後有明初高僧洽南州一跋，頗佳，亦不可不爲傳之也。寓蓬萊館絕句二首，桐葉吹殘舊葉黃，驛窗微雨送淒涼，長安許史無平素，莫恨栖栖立路傍。古驛蕭條獨倚闌，角聲吹晚雨催寒，殘年會合知無日，猶記新豐強自寬。夜還驛舍二首，樓上琴琴初發更，斷雲收雨旋成晴，市搖新漲壯燈影，驛路殘泥莊屐聲，闌闌變遷非曩日，情懷牢落感餘生，高秋病起猶能醉，剝官酷樂太平，白頭漸覺黑絲多，造物將如此老何，三萬里天供醉眼，二千年事入悲歌，劍關曾蹴連雲棧，海道新窺浴日波，未頌中興吾未死，插江崖石竟須磨，跋曰：「吾祖放翁老人，以詩文鳴於宋，雖不以書學顯，觀其手澤，跌蕩蒼古，無一筆不合古人遺法，而况詞章字畫，發乎忠肝義膽者哉？此軸詩四首，迺由劍南歸越之作，耿介之懷，益愈可見。長洲靜中山首座裝潢成軸卷，要余跋其尾，嗚呼！吾爲公遠孫，不能光昭先德，逃形空虛，尙敢贅言於其間哉？尙觀南渡名公鉅儒，多爲權幸所忌抑，雖若考亭之賢，當時稱爲第一人，卒不見用，時事亦可知矣。然權幸敗績，夸毗苟進之士，同爲漸盡，而公之片言隻字，散落人間，歷千百禩而知祕惜之，以彼視此，不亦大有徑庭也歟？中山其襲藏之。時洪武辛未二月望日，天竺靈山講寺住山沙門會稽溥洽識。」（應庵隨錄）

雪濤詩評云：「初月新月詩甚多，余獨愛一閨秀絕句，尾語云：「天邊怕看如鈎月，鈎起新愁與舊愁。」下字最巧。」

有一僕新婚甚昵，其主命之隨往武陵，僕在舟日夜思妻，吟云：「相思恰似船頭水，兩漿平分劈不開。」主惻然令之歸。

劉章子克明江右人，妻湖南馬氏，有蒲鞋詩云：「吳江浪浸白蒲春，越女初挑一樣新，纔自綉腮離玉指，便隨羅襪上香塵，石榴裙下從容久，玳瑁筵前整頓頻，今日高樓鴛瓦上，不知拋擲是何人？」（客中閒集）

沈愚爲人風流蘊藉，有續香奩四卷，蓋倣韓致堯之作，繡鞋一首曰：「幾日深閨繡得成，着來便覺可人情，一灣暖玉凌波小，兩瓣秋蓮落地輕，南陌踏青春有跡，西廂立月夜無聲，看花又濕蒼苔露，晒向窗前趁晚晴。」（堯山堂外紀）

王元美十五時，受易山陰駱行簡先生。一日有鬻刀者，先生分韻，元美得漢字，輒成句云：「少年醉舞洛陽街，將軍血戰黃沙漠。」先生奇之曰：「此子異日必以文鳴世。」（同上）

崑山王逢年字舜華，往謁袁文榮公於政府，文榮以故人子厚遇之，令草應制文字，有所更竄，退而上書，閣下以詩文取科，以青詞拜相，惡知天下有古作品，不辭而去。文榮遣騎追之不得，嘗作五敵詩，請慢世敵嵇康，綴文敵馬遷，賦詩敵阮藉，述騷敵屈宋，書法敵二王，著書一編，曰天祿閣外史，妄男子輯東漢文，誤入之，益自喜，以爲當吾世得追配古人也。（列朝詩話）

一驛丞題壁云：「碌碌庸庸馬跡間，朝來直到睡時間；誰知夢裏猶辛苦，千里家山一夜還。」今之薄宦遠途者，亦可悲矣。（蘇）

天台宋氏家本富，後貧，鬻廬於鄰，價成作詩曰：「自嘆年來刺骨貧，吾廬今已屬西鄰；殷勤說與東園柳，他日相逢是路人。」富者見詩惻然，卽以券還之，亦不索其直。（昨非錄）

馬海粟題楊妃病齒圖云：「華清宮，一齒痛，馬嵬坡，一身痛，漁陽鼙鼓動地來，天下痛。」（笑史）

袁介踏災行，有一老農如病起，破衲褴褛瘦如鬼，曉來扶向官道旁，哀求行人乞錢米。予時捧檄離江城，邂逅一見憐其貧，倒囊贈與五升米，試問何故爲窮民？老翁答言聽我語，我是東鄉李福五，我家無本爲經商，只種官田三十畝，延祐七年三月初，賣衣買得犁與鋤，朝耕暮耘受辛苦，要還私債納官租，誰知六月至七月，雨水絕無潮又竭，欲求一點半點水，却是農天眼中血，滔滔黃浦如涓渠，農家爭水勝爭珠，數溝用接接不到，稻田一旦成沙塗，官司

八月受災狀，我恐微糧吃官棒，相隨鄰里去告災，十石官糧望全放。當年隔莊分吉凶，高田盡荒低田豐，縣官不見高田旱，將謂亦與低田同。文字下鄉如火速，四鄰百姓都首伏，只因墮我不肯首，却把我田批作熟。太平九月開旱倉，嗟嗟貧乏無可償，男名阿孫女阿惜，逼我嫁賣賠官糧。阿孫賣與運糧戶，即日不知在何處，可憐阿惜猶未筭，賣向湖州山裏去。我老今年七十奇，飢無口食寒無衣，東求西乞度殘喘，無因早向黃泉歸。旋言旋拭腮邊淚，我忽驚慚汗沾背，老翁老翁勿復言，我是今年檢田吏。（日知錄）

古岡黎先生名真，號林坡，嘗以非罪謫戍遼左，同里馬某與焉。既先生蒙恩放回，而馬獨不與；其兄一日盛席以邀先生，侑觴之妓皆絕色也。先生不往，遺之以詩曰：「錦色銀筍白玉卮，賞音元自有鐘期，可憐孤雁長城外，叫斷南雲總不知。」其兄得詩爲之墮淚而罷宴。（遵聞錄）

鄭宣述名作，歙人，讀書方山上，自號方山子。已棄去爲商，往來宋梁間，時時從俠少年輕弓駿馬，射獵大梁藪中，獲雉兔，則敲石火炙腥肥，悲歌痛飲，垂鞭而去。爲詩敏絕，一揮數十篇，李空同流寓汴中，招致門下，論詩較射，過從無虛日。其它雖王公大人，不置眼底。周王聞其名，召見，長揖不拜，王禮而遣之。嘉靖初年，四十餘，病痰，別空同南歸，沒於豐沛舟中。方山初見空同，空同規其詩率易，乃沉思苦吟，不復放筆塗抹。詩數千百篇，空同選得二百餘，序而之傳。然方山詩，如寒燈坐愈親，寒葉動秋聲之類，空同集中正未易有此佳句也。（列朝詩集）

歙程主事烈字惟光，博學苦吟，若「朔風如有鏗，寒日欲無光，山形關塞北，日影樹林西，孤舟不同載，行露有深悲」，皆奇句可吟。（同上）

一下第舉子題昭君圖云：「一自蛾眉別漢宮，琵琶聲斷戍樓空；金錢買取龍泉劍，寄與君王斬畫工。」蓋以畫工喻典試者。（雪濤詩評）

近日雷峰下，有虞僧儒亦無妻室，殆是孤山後身。所著溪山落花詩，雖不知於和靖如何，然一夜得百五十首，可

謂迅捷之極。至於食淡參禪，則不如孤山之率真也。（解脫集）

白雲先生陳昂不知何許人。莆田城破奔豫章，織草屨爲日，不給，繼之以下。況彭蠡，憇匡廬山。已入楚，由江陵入蜀，附僧舟備饘以往。至亦輒備於僧，遂徧歷三峽劍門之勝，登娥眉焉。所備僧輒死，反自蜀寓江陵松滋公安巴陵諸處。至金陵姚太守稍客之，給居食。久之姚太守亦死，無所依，賣卜秦淮，或自榜片紙于扉，爲人備作詩文。卷中人有小小慶弔，持百錢斗米與之，隨所求以應。無則又賣卜，或雜以織屨。而林古度與其兄楸者，閩人，寓居金陵。一日過其門，見所榜片紙於扉，突入其室，問知爲莆田人，頗述其平生。一扉之內，席牀缶灶，敗紙退筆，錯處其中，檢其詩誦之。是時古度雖年少，頗曉其大意，稱之。每稱其詩，輒反面向壁流涕嗚咽。至於失聲。其後每過門，輒就餅餌食之，輒喜，復出其詩，泣如前。居數年，竟窮以死。其子倉皇出覓棺衣，昇之中野。古度兄弟急走索其集，無所得。（列朝詩集）

沈石田初未知名，嘗與諸詩人集一貴官宅，其人出禿媪牧牛圖，索諸公詩，並不愜意。石田題云：「貴妃血濺馬嵬坡，出塞昭君怨恨多，爭似阿婆牛背穩，笛中吹出太平歌。」諸公媿服，由是以詩豪名海內，而其咏物尤妙。如咏錢云：「有堪使鬼原非繆，無卽呼兄亦不來。」門神云：「檢爾功名惟故紙，傍人門戶有長情。」咏簾云：「外面令人倍惆悵，裏邊容眼自分明。」混堂云：「未能潔已嗟先亂，亦復隨波惜衆同。」（堯山堂外紀）

噩夢堂貌寢，有學，日日於五云門外覓舟，遇詞客坐久，諸客分韻賦詩。夢堂預坐，乃起告曰：「諸公間有落韻，毋吝見施。」一客云：「小郎也能詩耶？」遂以蕉字與之，頃間夢堂告曰：「我詩就矣。」促誦之云：「平明飲罷促高標，撐出五云門外橋，離越王城一百里，到曹娥渡十分潮，白飄晴雪楊花落，綠弄晚風蒲葉搖，南北沉沉天作雨，臥聽蓬韻學芭蕉。」於是衆客悚服，因嘆曰：「不可謂秦無人也。」（全上）

破瓢道人吳孺子字少君，蘭谿人，棄產購古法書名畫，遊江湖間，遇一水一石，有奇致，坐對累日不肯去。遊雁蕩

絕糧，取啖蘆服，四十日不返。逾天臺石梁，採萬歲藤，屢犯虎豹，製爲曲機，可憑可寐。以數縑市一大瓢，摩挲鑿錫，暗室發光。過荆溪，盜發其篋，怒而碎之，抱而泣者累日。王元美作破瓢道人歌。所至僦居僧寺，自炊一銅灶，飯不足，則哺糜，日買兩錢菜，又剩榦葉爲齏羹。語人曰：「免我低眉向人，覺飽逾梁肉耳。」好潔不畏寒，遇泉水清冷，雖盛冬，便解衣赴濯。樹蘭百本，花時閉室以護香氣，有索看者，窗中捉鼻作見女聲拒之。篋中藏一劍，自言得煉劍祕法，戒人勿令觸近，干犯光怪。酒半撫鐵如意，欲盡碎天下負心人首，或聞人詢諱，若爲不聞而去之。自言曾得「落葉識心酸」一語，三年不得上句，客泰州寒甚，得「風寒知絮敗」足成之。（列朝詩集）

荷珠詩：朝來毛女出邯鄲，手撒珍珠葉葉寒。金谷三車風裏碎，江妃一斛雨中圓。露丹涼滴青銅爵，鮫淚香凝古玉盤。持贈蘇公須仔細，休將逼水誤相看。（客中閒集）

陳仲醇嘗過一山林，老而嗜花，紅紫映戶，弄孫負日，使人不復知有城居車馬之鬧，因贈以詩云：「有個小門松下開，堂前名藥繞畦栽。老翁抱孫不抱甕，恰欲灌花山雨來。」（岩栖幽事）

稗史彙編云：「西湖之盛，始於唐，至宋南渡建都，則遊人、士女、畫船、笙歌，日費千金，侈靡極矣。時人目爲銷金鍋。元人上饒熊進德所作竹枝詞一首云：「銷金鍋邊瑪瑙坡，爭似農家春最多。蝴蝶滿園飛不去，好花紅到剪春羅。」寶叔山天然閣上諸作，惟蘇吳杜公一聯，深愜予意，其詞云：「分明似鏡憑誰鑄，多少黃金向此銷。」湖心亭舊有一聯云：「四季笙歌，尚有窮民悲月夜；六橋花柳，全無隙地種桑麻。」更關國計民生，又蘊藉可玩。六橋柳，及坡公所種老梅，皆爲牧豎斬伐，識者謂西湖無柳，如美人無眉，無名字改舊作題云：「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馬通薰得遊人臭，直把杭州作汴州。」（懷秋集）

癸亥家少宰玉峰撫浙，內外西湖，遍植花柳。甲子南巡，當事更加培植，倍盛於昔矣。

劉師臯雅負知人，一日見米儉兒子，草奇其才，授箋俾賦，以箋之蘆雁爲題。草曰：「七八蘆秋水裏，兩三個雁

夕陽邊，筆頭到處渾無礙，掃破寒潭萬頃烟。劉遂以其女妻之。師臯死，革已典郡，徒跣奔訃，報其受知于未遇也。

客中間集

峴山碑碣，預慮滄桑，余每笑古人好名。乃余王辰在衢州弔姬趙詩，門孫鹿祐宰西安，鑿之石，戊戌金山詩，明經范良勸碣，己巳金焦二十律，丹徒令受業朱城鑄壁間，癸丑曲阜謁林廟詩，竟守家蕙芽立碑孔林，庚申遊泰山八首，及門萊蕪令李欽式勒石山頂平山堂，次先東山韻，太史許承家作跋，砌石壁間，嚴陵釣台詩，弟贊鑄碣子陵祠，當余興至成詩，偶勞寸管，如雪中鴻爪，不意數十年後，皆災金石，殊屬意外。

吳江葉氏瓊章月府侍書女也，卒後從泐師授記。師曰：「既願皈依，必須審戒，我當一一審汝。」仙子身三惡業，曾犯殺否？對云：「曾呼小玉除花虱，嘗遣輕紈壞蝶衣。」曾犯盜否？對云：「不知新綠誰家樹，怪底清簫何處聲。」曾犯淫否？對曰：「晚鏡偷窺眉曲曲，春裙新繡鳥雙雙。」口四惡業，曾妄言否？對曰：「自謂生前歡喜地，詭云今世辨才天。」曾綺語否？對云：「團香製就夫人字，鏤雪裁成幼婦詩。」曾兩舌否？對云：「對月意添愁喜句，拈詩評出短長詞。」曾惡口否？對云：「生怕簾開識燕子，爲憐花榭罵東風。」意三惡業，曾犯貪否？對云：「經營細帙成千軸，辛苦鶯花滿一庭。」曾犯曠否？對云：「怪他道蘊敲枯硯，薄彼崔徽撲玉奴。」曾犯痴否？對云：「拋棄珠環收漢玉，戲捐粉盒葬花魂。」泐師遂授記。（弘雅堂外集）

邵飛飛福州府人，色藝俱絕。康熙中，耿精忠反，有旗下羅御史者，隨王師入閩，羅見而說之，賄媒氏，佯爲欲娶繼室，其父母得千金許之。既嫁，隨羅北歸，其大婦妬悍，以飛飛配一奴，飛飛作薄命詞三十首，流傳京師，有謀欲娶之者，飛飛旋死。（蘆中集）

附詩曰：「韋躡仍是紫臺宮，馬上琵琶曲未終；嫁得僮夫雙足健，報人佳婿好乘龍。姻樹關山幾萬重，殘妝零落爲誰容？如何的的親生女，只愛金錢不愛儂。疎風冷雨對銀釭，心自酸辛淚自雙。高壘愁城堅似鐵，酒兵十

萬總難降。秋簾日影上遲遲。亂縮烏雲不畫眉。羨殺隔鄰誰氏女。金錢閑擲買胭脂。鵝鵝比翼兩相依。文彩
躑世所稀。不料風濤生洛浦。鍛翎又逐野雞飛。自傷薄命更誰如。蘭蕙當年竟被鋤。回首五年成底事。風流好
似夢華胥。無端遊壻慕金珠。堪慟雙親一樣愚。寄語故園諸姊妹。荆釵裙布好歡娛。白雲飄渺望中迷。獨倚南
窗掩面啼。萬里飄零親念否。碧梧不是鳳凰栖。積雨汚泥已沒階。行行濕透小弓鞋。遙思多少侯門女。指點青
鬢對對排。騾車陣陣響如雷。門外風吹百尺灰。可惜春葱纖似玉。自生爐火簇烟煤。土屋茅簷撲面塵。可憐觸
目也傷神。看他赫赫司晨牝。端坐華軒常帶噴。炎天斗室穢難聞。蒜蒜葱葱盡日薰。記得故園風景好。白羅紗
襯石榴裙。獅子容他吼獨尊。却將奴去嫁司閹。兒郎薄幸真堪恨。不記添香枕畔溫。憶昔雙雙倚畫欄。名花曾
對並頭看。何期棄置如秋葉。忍把琵琶別調彈。嗚言猜語侷多般。翻道奴儂鴟舌蠻。悵望夕陽芳樹外。嬌聲嘹
唳語家山。挑燈含淚疊云箋。萬里函封報可憐。爲問生身親父母。賣兒還剩幾多錢。淡淡春山楚楚腰。菱花自
對亦魂消。如何願食鵲鵲婦。相視誰憐竟不饒。奈爾鳩鳩居鵲巢。啄將紅蕊出枝梢。堪嗟薄冷愁如織。却與詩
人作解嘲。自悔當初望太高。今成明月水中撈。風箏本是無情物。莫怪絲絲綫不牢。鮫綃染血感雙蛾。搔手呼
天怎奈何。俗子不知人意懶。燈前只管唱燕歌。想後思前恨轉加。悞人多是浣溪紗。既然負却當年意。何必尋
春到若耶。良宵無奈酒人狂。雨怨雲愁總斷腸。一枕難成鄉國夢。凄其殘月照空梁。丰韻全消病已生。人人猶
道妾傾城。郎心何似春江水。一任桃花逐浪萍。蜀魄啼殘不忍聽。斷腸最是雨淋鈴。紅顏千古同悽惻。我又如
斯慟小青。豕圈雞棲暑氣蒸。噙噙滿屋鬧蒼蠅。有人水閣珠簾裏。猶說今朝熱不勝。十里湖西憶舊遊。而今無
復泛蘭舟。孤山曾弔真娘墓。此日相思泣素秋。不須重賦白頭吟。入骨憂煎死易尋。贏得芳魂歸去好。一丘黃
土百年心。柳色依依逐漢南。樹狀如此我何堪。輸他鄰婦無思慮。碗大葵花滿鬢簪。北地玄溟風大嚴。滿天飛
絮壓茅簷。炕頭不是金爐火。馬糞如香細細添。褲襖郎襠短短衫。金箍頭髻更巉巖。教奴依樣更妝束。滿漢平

分道不凡。

詩貴確切，如路德延咏孩兒詩，最爲不可移動絕唱也。詩曰：「情態任天然，桃花兩頰鮮。乍行人共看，初語客多憐。臂膊肥如瓠，肌膚軟勝綿。長頭纔覆額，分角漸垂肩。散誕無塵慮，逍遙占地仙。排衙朱榻上，喝道畫堂前。合調歌楊柳，齊聲踏採蓮。走堤衝細雨，奔巷趁輕烟。嫩竹乘爲馬，新蒲作掉鞭。鸚鵡金鏤繫，鴉子絲絲牽。擁鶴歸晴島，驅鶩入暖泉。楊花爭弄雪，榆葉共收錢。錫鏡當胸掛，銀珠對耳懸。頭依蒼鶴裏，袖學柘枝揜。酒滯丹砂暖，茶催小玉煎。頻邀壽花插，時乞繡針穿。寶匣拿紅豆，粧奩拾翠鈿。短袍披案褥，劣帽戴靴氈。展畫趨三聖，開屏笑七賢。貯懷青杏小，華額綠荷圓。驚滴沾羅淚，嬌流污錦涎。倦書饒姬妬，憎藥巧遷延。弄帳鸞綃暎，藏衾鳳結纏。指敲迎使鼓，筋撥賽神絃。簾拂魚鈎動，箏垂雁柱偏。碁圖添路畫，笛管吹笙鏞。惱客初酣睡，驚僧半入禪。尋株窮屋瓦，探雀遍樓椽。拋果齊開口，藏鈎亂出拳。夜分圍棹楫，朝聚戲鞦韆。折竹裝泥燕，添絲放紙鳶。互跨輪水碓，相效打風旋。旗小裁紅絹，書幽截碧箋。遠舖張鶴網，低控射蠅絃。吉語時時道，謠歌處處傳。置窗肩乍曲，遮路臂相連。鬪草當春徑，爭毬出晚田。柳傍慵獨坐，花底困橫眠。等鶻潛籬畔，聽蛩伏砌邊。傍枝拈舞蝶，樹杪鳴嘶鳥。平島跨躡上，層崖逞捷緣。嫩苔車跡小，深雪履痕全。競指雲生岫，齊呼月上天。蟻窩尋徑斷，蜂穴繞階填。樵唱迴深嶺，笙歌下遠川。壘材爲屋木，和土作盤坵。險砌高臺石，危挑峻塔磚。忽昇鄰舍樹，旋上後池船。項橐稱師日，甘羅作相年。明時方在德，勸爾減狂癲。」又張師錫次路德延韻作老兒詩，亦妙。詩曰：「鬢髮盡鬢然，眉分白雪鮮。週遮延客話，僂僂抱孫憐。無病常共粥，非寒亦衣綿。假溫推擁背，借力仗撐肩。貌比三峰客，年過四皓仙。喚方離枕上，扶始到門前。每愛烹山茗，常嫌餓石蓮。耳聾如塞繡，眼暗似籠烟。宴坐羸憑几，乘騎困鞦韆。頭搖如旋轉，唇動若抽牽。骨冷愁離火，牙疼怯漱泉。形骸將就木，囊橐尙貪錢。膠睫乾眇綴，粘髭冷涕懸。披裘腰嬾繫，濯袖袖慵搥。擡舉衣頻換，扶持藥屢煎。坐多茵易破，行少履難穿。喜婢裁裙布，傭妻買粉鈿。房教深下幕，床遣厚鋪毡。琴聽憐三樂，圖張笑七賢。看嫌經字小，敲喜磬聲圓。食罷羹

流袂，杯餘酒帶涎，樂來須遺罷。路到久相延。裏帽縱橫掠，梳頭取次纏。長吁思往事，多感聽哀絃。氣注腰還重，風牽口便偏。墓松先遣種，誌石預教鐫。客到惟求藥，僧來忽聞禪。養茶懸竈壁，晒艾曝檐椽。怒僕空睜眼，嗔兒漫握拳。心驚嫌蹴踘，足軟怕鞦韆。踟躕同寒狖，摧辱似飽鴛。觀瞻多目眩，牽動卽頭旋。女嫁求紅燭，男婚乞彩箋。已聞捐几杖，寧更佩韋絃。賓客身非與，兒孫事已傳。養和屏作伴，如意拂相連。久棄登山屐，惟存負郭田。呻吟朝不樂，展轉夜無眠。呼稚來牀畔，看書就枕邊。冷疑懷貯水，虛訝耳聞蟬。束帛非無分，安車信有緣。伏生甘坐末，絳老讓行先。拘急將風夜，昏沈欲雨天。雞皮塵漸漬，顰齒食頻填。每憶居郎署，常思釣渭川。喜逢迎佛會，羞赴賞花筵。徑狹容移檻，階危索減磚。好生焚鳥網，惡殺打魚船。既感桑榆日，常嗟蒲柳年。長思當弱冠，悔不賸狂顛。」（詩選）

崑詩

扶鸞頗類鬼，怪何以不列之滅燭。顧余少壯以來，所目擊，亂何成工於吟咏，爲騷壇所不及，而烟霞隱者尤異，特列之詩話後。

洪武辛酉，林鴻子羽爲將樂縣訓導，與客遊玉華洞，酒乾藉草而臥，夢入瑤華洞天，洞主之三女，小字芸香，延入天葩軒，案有詩集，題曰霞光女郎曰：「嚴君身列地仙職，司文衡，凡文入才子之詩，皆錄其中，以備上帝御覽，妾見君詩數十首，至一鳥鏡天淨，萬花潭雨香，與檄雨古壇，禮星寒殿開之句，尤嚴君所稱賞也。」因揮翰賦詩，留連而覺。翌日避客獨遊，夢徑宛然，石壁阻絕，潭深莫測。鴻書一詩投之，如炊黍許，見蠟箋浮詩云：「天葩小院蔽銀屏，鵲散天河逗客星。欲識別來幽意苦，晚峰常想黛眉青。」覽畢，視所得箋，乃一黃葉，字亦隨滅矣。（列朝詩集）

紫姑仙咏美人手詩云：「笑折櫻桃力不禁，時攀楊柳弄春陰。管絃曲裏傳聲慢，星月樓前斂拜深。繡幕偷迴雙舞袖，綠牕閒整小眉心。秋來幾度挑羅襪，只爲相思放却鍼。」詩甚清婉。（鴻書）

教諭劉固字永貞，陝真寧人。其弟國娶景都御史清之姐，因與國依景。壬午六月，燕兵迫金川門，國勸固出城。固曰：「母老甥幼，况固曾受朝廷厚恩，惟有待死而已。」乃潛寄甥於王氏，及城陷，固兀坐，又恐驚老母，已而清以挾

劍被族，罪連姻，固與弟國母袁妻張同日受戮於聚寶門外。固一子名超，年十五，慷慨有力，見父母將刑，惻然憤怒，髮上指，繩縛俱斷，遂躍起奪刑人刀，連砍十餘人，事聞，詔凌遲，固年三十六。按幽州仙跡云：「近有降於虜者曰：『我劉永貞也。』」題詩曰：「一門都受戮，獨有外甥存，傷僅離娘乳，言之聲亦吞。」又詩曰：「且酌樽前酒，黃花向坐開，不須談往事，致使野猿哀。」人問先生今何仙，曰：「才入童初宮。」逾年又有降於虜者，詩云：「短劍光飛雪，還疑練帶鋪，龍吟豐邑獄，鬼笑蜀王都，燕客窮途見，秦官擁陛呼，白虹徒貫日，回看繼人無，靖難亡臣劉固書。」又詩曰：「鳥行白沙上，鳥去跡不滅，鳥往不復來，鳥巢枝已折，涼火不生烟，枯蒲葉堪結，衣鷄那紐蘭，椒漿沁心熱，明月照寒霜，離離清且冷，樹上栖鳥啼，幽人未能寢，空山來磬聲，幽韻流雲結，獨行森林中，復聽猿悲徹。」書法逾宕，侍郎徐良彥大學士錢士升記之。（正氣記）

嘗有一虬題雞冠花云：「雞冠本是胭脂染，」其人曰：「要白者。」即承云：「洗却胭脂似雪妝，只爲五更貪報曉，至今猶帶一頭霜。」（堯山堂外紀）

伯虎常見降仙，令對云：「雪消獅子瘦。」虬即書云：「月滿兔兒肥。」又令對云：「七里山塘，行到半塘三里半。」虬即書云：「九溪蠻洞，經遇中洞五谿中。」嘉興有三塔寺，有人作對云：「西浙浙西，三塔寺前三座塔。」時降虜者批云：「吾遊偏天下，乃能對。」對云：「北京京北，五臺山下五層臺。」（唐伯虎紀事）

甲午余偶與桐城方爾止聯舟月夜，各座舟首，爾止咏離騷，終其篇不誤一字，歿已多年，忽見於虬，題詩云：「從來詩酒是冤家，腸斷西風日又斜，初到黃泉無所見，閻王依舊戴烏紗。」

辛丑夏余客胡巖院道南署中，時杭州顧瞿甫善扶鸞，夜飲畢，余問虬仙明日主人何事，虬仙云：「胡老胡老，又胡老。」惟長歎而已，不解其故。次早道南退署相見，嘆聲不絕，問之曰：「一敝同宗來遊客，死我殯後，固應歸其襯，乃胡太乙自南而北，胡太翁送山陰相國樞，自北而南，即午齊至河下，叫我如何支撐，所以歎也。」余

曰：「不必嘆，乜仙昨夜所批如此。」滿堂闐然。

烟霞隱者詩小引

順治庚子，予寓都城峨眉古寺，西陵顧子瞿甫，每行必以乜鸞隨，偶焚其符，有青老人降焉。懸筆畫沙云：「梁上君子來窺公室。」余急返書齋，偷兒踰牆走，棄所竊於路，未失一物。當時同陳子弈先、徐子敬菴與老人倡和，有詩成帙，今三十餘年矣。康熙癸酉秋，候補寄園舊邸，烏程夏西山鐵嶺王宛先休寧汪紫滄三子從焉。暇日，偶與子婿戴子嘉猷偶焚前符，乜輒動，自署烟霞隱者，積日夜所著詩文富甚，青問老人何在，竟不知所向矣。余懇作寄園十二月詩，并贈余一序，隱者囑胡子鹿亭代書於壁，字字新鮮，絕無烟火氣，固知靈性長存，不共朝市磨滅也。詢姓氏，言而復止者再三，胡子虔求，復書茗柯二字，與西山鄉情頗篤，知爲茗溪凌忠愍公也。公甲申殉難，服緋正笏，觸柱流血，焚其平生著述，繫帛絕吭而死。予生也晚，未識公面，邂逅辨香杯茗間，前賢典型不遠，安可無詩記之？因述以六律，另列萬青閣集中。先生盤桓累月，吟咏無虛日，余命汪子紫滄撮其尤者於左。

降壇詩

木落草枯風瀟瀟，天將欲雪幽香遙；可知山裏梅花發，只恐嚴寒凍未消。

六言詩

夜寒風急如何？烏啼霜冷疎柯，雪落欲來逼歲，梅花何處山阿？銀燭欲殘夜半，鐘聲數里人家，月到疎林鳥靜，石牀冷透霜花。香消多恨綿綿，偶到名園悄然，聽得竹爐聲細，枝松透出茶烟。落霜滿屋蕭條，睡鳥驚風墮橋，小犬曉曉不已，莫非山鬼逍遙。

塞外觀獵作

將軍出獵陰山下，毳帳旌旗蔽曠野。萬馬奔騰如錦雲，鬻策一聲競掩羣。上窮飛鳥下窮獸，百發百中任左右。貫睛及項無遁逃，虎叫猿啼聲號吼。天風捲沙如飛雪，將軍殺渴還飲血。壯士放草野燒紅，火燒生肉嚙喉嚨。落日啣山天無色，且請將軍少休息。唱凱如同戰勝回，馬駝絡繹肉山堆。皓月一升千里白，琵琶絃索無停歇。歸來再拜賀萬年，預貯丹青圖凌烟。

香奩詩（五十首之十）

百花釀酒醉春風，蜂蝶誰家門落紅。隔院鞦韆人影亂，鶯聲燕語在牆東。百和香溫銀蠟殘，合歡帳裏聽風酸。呼奴喂飽飢鸚鵡，莫使深宵喚未餐。芭蕉深綠映紗窗，折學名書美女腔。寫到鴛鴦頻住筆，倩郎合寫湊成雙。十二樓中玉笛橫，朝臨新鏡兩傾城。兒郎怪道逢奴笑，秋水芙蓉一樣清。茉莉花開似素馨，空階紈扇撲流螢。夜長撒下水綃帳，擬當牽牛織女星。杏花釵畔趁春濃，靜院深沉柳萬重。欲打鞦韆忽又住，愁郎噴道鬢鬢鬆。爲看金魚臨小池，萍開湊巧見奴姿。微風忽起春波皺，誰叫郎來若樣遲。上元十五競繁華，打謎從來數慣家。故把紅絲縮串字，會心正是在猜差。階下亭亭吐素葩，臨風搖曳競爭誇。兒郎故意來相問，可是人間夜合花。畫樓燕子任飛來，剪落梨花滿綠苔。好夢驟驚成未半，補全應否待郎回。

拜問姓名作

生平餘恨在秋山，號泣春風碧落間。惆悵信公身後事，一腔熱血點花斑。

甲戌帝京元旦

旬浹春方至，搖光昏指東。此朝誰得百，久歷漸成翁。青帝參寥廓，蒼龍馭溟濛。析津星奕奕，若木景曠曠。氣貫蒸勾甲，陽回閃蠐螬。晴光散宿霧，霽靄解陰風。歷換梅偏逸，時更竹亦忠。雪消山意復，寒退物生濛。冥葉初榮砌，椒芽乍洩筒。六花衣獻瑞，五色賦稱工。鶴老新添歲，松貞久耐窮。土牛將賽社，紙燕盡朝宮。百務從寬限，千愁未到衷。按

方圖旺相，對軸念宗功，開口嵌詞吉，逢人祝貸充。枕邊剩赤橋，楣上插青葱，守歲氈圍坐，催妝火映牆，敝衣燒炭爨，豔望着香烘，防哭遣兒果，修容戒婢蓬，炎爐猶爍爍，鬧鼓正瑟瑟，放炮依官樣，郊天玩帝夢，泥金書截穀，裂彩貼興隆，灶下安炊婦，堂前樂掃童，香凝神降界，馬化佛騰空，邀福推葦酒，守鏗愛臭銅，違心聽剝啄，着力小喉嚨，禱祝文相似，寒暄套略同，錦聯攢巧語，妙畫突尪瞳，雞卜祈年稔，雲占識歲豐，搖籤人語亂，念咒婦聲洪，禮縛能藏僕，蠶多不嚇蠶，憐神換綉裙，靈廟獻臙幢，旛掛鈴零碎，燭燒紗畫籠，僧魚敲木櫃，道笏仰蒼穹，閭闔陳雙象，康衢獲五驥，庭燎齊頌壽，畫漏亂鳴瓊，堀陞添鷹犬，班行重虎熊，社壇散種穀，飼宰豢犧犢，烟禁猶嚴祭，馨聞僅及朦，內朝捐翟芻，恩宴藉毛絨，撲膊尤騎馬，彎腰只學弓，女莊行轎裏，人向冶場中，鬼臉粉無墜，歪腔竦滿叢，伏魔塗判醜，捕鼠放貓朦，拔憑誰轉穰，穰穰欲上獅，廠門吹喇叭，燈市競玲瓏，婦醉嫌驢倦，奴豪仗主雄，比丘尊賜赭，優寵貴乘馱，妓館偏開夕，盧場不避公，達官依斗坐，賤士買門通，碌碌紛儕輩，彬彬任僕童，扣環傳姓氏，投刺記衙衙，爆紙如梅屑，錢標似篋叢，平交增款曲，親串故謙冲，過午鬪輿靜，將哺顰頰紅，衢歌欣閭左，恩詔起疲癯，十部翻俗局，千般鬪火攻，花房開爛熳，水阜結崑崙，白塔金鞭集，粧臺蠟屐龐，騰疑逐電，車轉若飛蓬，佳客琴箏合，名園景象融，殘年多草草，此會莫匆匆，分韻思金谷，行杯耻石崇，衣冠偉楚楚，篇什雅颯颯，七子俱能賦，羣賢總不空，馳才休畫足，奏技豈雕虫，吉宴來張仲，黃墟得阿戎，清音入徵角，高韻廢絲桐，插管喋春酒，支鑪煮雪菘，松筠鏗蕙蕙，簾幕響颺颺，草動遏殘東，雪飛隔斷虹，竿翹駐嘒囉，轉輪隨霹靂，桂老山猶立，菊乾徑可驚，錦屏圍臘雪，石磴掃秋風，得喜將招燕，迎庖徂望鴻，水仙嬌出屋，綠萼煖欹幃，好客投朱轄，留賓繫玉驄，小園或仿庾，大樹獨依馮，歷帶去年節，詩刪昨夜忡，下元今又甲，天氣欲成雲，我亦忘其故，陶然樂未終。

康熙甲戌元旦，集寄園者海寧張昆詒，寧波胡鹿亭，金壇于樗鄉，鐵嶺王宛仙，代州馮敬南，烏程夏西山，休寧汪紫滄與余聯吟元旦詩，詩成質之隱者，隱者批曰：「諸公詩佳甚，陳人亦有里句，請教何如？」」

原韻倏成此作，諸子嘆服。

寒林落葉詩，用霜葉紅于二月花爲韻，各賦七律，共吐奇葩，以求擅勝，吾亦得憑牘一觀，作園林韻事。西風如剪過南塘，斷盡寒蛩泣月光。枯樹欲成庚信賦，栖鳥無計避巖霜。○一片西風雲萬疊，霜花凍結無行屨；夜深睡犬忽驚風，蔌蔌階前翻墜葉。○疎星明月掛林空，萬柳堂前不禁風。若個秋懷猶未盡，御溝零落剩殘紅。○輪茵曲幹晚山枯，鳥啄虫書日未晡。牧笛一聲齊拍手，隔林風起唱隅子。○籬落蕭蕭驚未睡，曉林一望增憔悴。丹楓如蝶悞遊人，風景猶如二月二。○劃然驚起平林鵲，老樹心空風透窟。脫盡霜柯影寂寥，夜來誰掃寒潭月。○紛紛歷亂任欹斜，黃葉山頭何處家。一夜西風吹不盡，安排疎影綴霜花。

降壇詩

近到瑤宮訪玉真，偶聞天樂迥凡塵。碧桃花發三千樹，莫道人間有是春。

超臺

超然蘇子久名臺，登此蕭蕭草木哀。徘徊不敢舒長嘯，只恐山中鸞鳳來。

蓼庄

國門西去絕塵氛，庭樹池魚向日曛。地僻可稱高隱處，草堂誰個續京文？

獨倚樓

傑閣巍然冠小園，（庾子山賦也）松風終日到籬藩。焚香正可讀周易，只與羲皇共討論。

叢桂小山

淮南賓客竟如何，此地山阿桂影疎。門掛黃金易一字，主人牀上幾多書。

紅青閣望西山

爲看西山作畫樓，憑欄真個是風流；青青不斷如人意，莫把珠簾上玉鈎。

寄園十二月（并序）

寄園者，黃門趙公退食之園也。地非偏僻，境隔塵囂，有臺有亭，有橋有池，有山有林，有竹有石，裴晉公之綠野，李文饒之平泉，不是過也。四時之興不窮，九州之客常集，看花玩月，飲酒賦詩，琴尊不輟，嘯咏繼之。知黃都京闕之外，別有清涼閒曠之地，祇覺蓬萊方丈，主人不遠，而一時從遊者，亦胥忘其爲何處也。夫居山林之下者，不問功名之事，而處朝廷之上者，又少烟霞之趣。於是或仕或隱，各不相伴，而兼之者爲難。惟公以特達之姿，超時獨立，退無長往之譏，進無沈溺之戀。故束髮立朝，名動當世，而沈抑梧垣，悠遊數載，門無檠戟，車少八鸞，不幾令鄧禹笑人哉？人方共爲公惜，而公淡如也。乃於園中蒔花疊石，編竹籬，引清泉，補前人所未備，日與賓客詞人吟咏其中，正孔北海所謂座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者也。余山水雲遊，未嘗親登公之堂，觀公之面。茲以扶乩之戲，偶爾周旋，因辱公命，不敢以不文辭，爰次第之，聊以塞責而已。

東風昨夜歸來了，樹上交交啼好鳥；試把梅花移向窗，清香滿座如春曉。（正月）中和節過水方泮，草透平江迷曲岸；燕子飛來梁棟間，喃呢喚道春將半。（二月）遲遲春暖時方暮，夜靜梨花逢小雨；曲水流觴好賦詩，問人可是蘭亭數？（三月）牡丹花謝逢新夏，時雨成泉階面瀉；綠樹婆娑陰滿庭，湘簾高捲人瀟灑。（四月）五月榴花紅似火，菖蒲如筆錦葵吐，主人愛咏陶潛詩，跋足南窗日未午。（五月）濃陰覆地宜秋早，吞影金魚依荇藻；高咏坡公水調詞，人間何必非瑤島？（六月）梧桐葉下涼風至，蟋蟀空階勞寤寐；曉起臨池漱水清，長空忽落一行字。（七月）槐花黃落秋猶未，零露瀼瀼摧庭卉；牆外搗衣誰送聲，令人長嘯增豪氣。（八月）落木蕭蕭繞石室，呼童起掃聲窸窣；乍風乍雨到重陽，只苦東籬猶未菊。（九月）霜濃泉石寒應怯，早已陰山幾次獵；未見江南二月花，園林餉看紅楓葉。（十月）霏霏寒雪亭臯晚，古樹枯林入畫苑；包竹裹花底樣忙，水仙也要同人暖。（十一月）朔風獵獵年將盡，酒酌

醇醪常酌，狂青閣上看西山，萬里遙天杳冥冥。(十二月)

已往之氣假生者之靈，以發舒苟非生者之靈，則感通路絕，何所發舒乎？而諸子以非意之所及者，來相瀆問，吾不復道也。今日寫字甚妙，借光多矣。

憶梅花詩聯句

夢想羅浮花盛開。(亂)清芬繚繞撲人懷。(鹿亭)滿山蝴蝶添紅紫。(亂)疎蕊繁英任參差。(恆夫)林下高風人
不見。(亂)天涯寄得南枝萼。(章雲)孤山處士尙高眠。(恆夫)酒債還須千足絹。(紫滄)冷顏倚石見姿仙。(亂)鐵
笛一聲弄月明。(西山)國色全無脂粉態。(恆夫)婆娑清影澹無聲。(宛先)蔣家三徑餘二友。(亂)呼鶴攜琴得未
有。(鹿亭)含烟洗露見孤真。(亂)香中逸韻開別趣。(恆夫)林英已燦首重搔。(亂)靜影瘦橫夢想勞。(恆夫)半清
淺處絕塵俗。(章雲)最愁雪虐與風饕。(紫滄)疎星亂點橫空黛。(亂)隔離彷彿瓊花碎。(西山)嫵媚曾傳宋廣平
(亂)鐵石剛腸年年在。(恆夫)一片寒雲壓塞垣。(亂)催花風信幾回翻。(鹿亭)瓊田萬頃浮光滋。(宛先)蔽蔽霜
花踏破痕。(恆夫)攜回南窗待春暖。(亂)深護香魂簾不捲。(章雲)霜前雪後峭寒枝。(亂)移上闌干共繾綣。(紫
滄)玉蕊檀心不可求。(亂)遠憶烟菲簇一丘。(西山)梅花不發雪花發。(亂)雪礙梅花何處尋。(宛先)
夜花風緊，酒散人閒，諸子不棄陳人，羣相酬倡，無以寄遺，乃以憶梅花爲題，相次聯句，得成九韻，但思路不一，
血脈不貫，未甚快心，然亦見一時相與之樂。時同事者，胡子鹿亭，子章雲，汪子紫滄，夏子西山，王子宛先，及
寄園主人也。癸酉長至前十有七日，烟霞隱者跋。

降壇詩

蕭蕭霜落不聞聲，斷盡棲鳥樹上驚；賓客散來參鬢掛，無人知道此時情。
座客有同當年殉難事，賦此以答。

龍髯攀墮鼎湖弓，碧落猶聞長樂鐘；臣罪當誅慚入地，此來不復覲歡容。

和趙給諫贈詩原韻六首（有序）

杜鵑夜怨，知爲望帝之魂；燕子春歸，乃是靈皇之魄。（出天祿外傳）心有所感，言以抒情。况乎僕本根人，久有寒蛩之泣，遭時多難，能無窮鳥之思哉？舊事不可告人，我懷豈能忘本？爲人爲鬼，靜聽雌黃，或古或今，憑誰嬈白？乃者寄園主人索我陳言，贈之佳什，曲終不見，空有峰青，夢醒求之，惟餘月白。然西風葉捲，誰非清嘯之聲？北郭鐘鳴，聊作遊仙之會。隱几則燈燠欲謝，入幕則香縷將殘，新句時成，舊狂復發。承君不棄，願從世外交，爲日無多，幸有知人之論，投桃不可無報，製錦姑且學裁，依聲而和，刻燭以成。問我何人，已化遼東之鶴，豈云復作，終成榆上之鳩。

比來正苦憶從前，暫爾清宵一晌緣；月掛枯林隨雁至，風吹黃葉候鐘旋；白虹未散人何在？碧血長埋憶惘然；猶記舊遊零落甚，莫將山鬼喚成仙。

清風明月夜窗前，不信生平有夙緣；老淚竟如花露滴，傷心猶比指紋旋；魂飛白草驚沙走，血化丹楓照雪然；殊愧長源當日事，姍姍枉自號神仙。

枯林霜冷小臺前，點點鐘聲悟昔緣；白苧欲成歌石爛，絳桃已謝羽人旋；井中心史憑誰出？閣上青藜仗火然；幸有名香恣往復，閑情試一賦遊仙。

蘭膏欲盡小燈前，一刻清談一刻緣；茶沸竹爐如瀑瀉，烟生磁鼎似風旋；千年未老廣成子，絕代高才孟浩然；無意往來飄忽甚，遼陽丁令已昇仙。

我豈無因一至前，問君可是有情緣？身如蠟鳳隨膏製，心結爐烟似縷旋；翠栢霜凌猶未改，梅花寒噤尙飄然；生平遺恨滄桑外，枉作人間遺鬪仙。

無端身世在君前，偶假靈鸞一結緣。海水未枯何日至，馬頭不角幾時旋。上林神樹從新萎，長樂疎鐘記昔然。醉酒敢同天帝夢，逍遙強作地行仙。

滅燭寄 鬼 怪 異 人妖 虎 雷 墳

寄園主人曰：「天地間理之所無，事之所有，可勝道哉？神禹鑄鼎象物，使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立意何遠也？抵掌閒談，似乎極不這已矣。而倉卒相遭，用能預爲之地。卽或不然，寧滅吾燭，羞與魑魅爭光，庶不致爲中散所哂。」

滅燭寄

鬼 長日喜聽鄉人說鬼坡仙逸致耳，未能事人，徒搜冥漠，不可憑之事，吾未見有當也。然必曰當續千里無鬼論，不亦執歟。

金大節者，海鹽人。洪武初，爲鄉老人，例隨計吏入覲。侵曉出門，欲登廁，有鬼自廁中出，指大節曰：「此人好個金肚皮。」忽不見。時功令甚嚴，大節怖曰：「此行必腰斬矣！」既入朝，應對稱旨，擢知府，果腰金。《碧里雜存》

志怪錄云：「正統間，徐武功治水，張秋有一鐵匠役罷歸，過嶽王廟側，遇一故鐵匠，悟其已死，唾罵之。鬼大怒，與

相撲，忽公前驅至，鬼挽之同匿河濱，牢不可脫，曰：「吾何敢見徐相公，但可謁三司官耳。」已而三司官至，匠大呼

鬼隨出，匠兩手作虛抱勢，曰：「鬼在此！」鬼作聲曰：「此人負我錢三百六十文，今必還我。」問匠果有之，乃謂之

曰：「鐵匠既負汝錢，吾追還汝，可放之。」鬼卽應聲而滅，匠焚鏹以酬，已而平安。《涉異志》云：「正德戊寅，御史沈

子公視屯田於江，未至全椒五里，縣人迎訴者甚衆。沈默數而目識之，既而失其一。至縣坐行臺，訴者入，末一人蓬

頭跣足，敝衣，乃道中失去者。沈問何處人，答曰：「全椒人名小羊。」曰：「訴何事？」曰：「有冤。」曰：「有詞乎？」

曰：「無有。」沈叱使出，忽不見，急索之不得。沈大駭流汗，嘔痢交作，縣官問疾，沈語之故，對曰：「往年有顧景祥者，爲弟所殺，並及其子，景字下爲小祥，字旁爲羊，殆爲是耶？」沈執其弟一訊，卽服，乃知小羊卽景祥乳名也。」（菜書初編）

于肅愨公爲諸生時，忽窗外有巨人持一扇乞詩，公醉中卽揮筆曰：「大造乾坤手，重扶社稷時。」公若自誌其生平者，鬼悲躍而去，所遺扇，則蕉葉一片耳。（堯山堂外紀）

媼某者，海寧衛前所軍士，景泰初，鄧茂七反於臺州，從征戰敗，匿積屍下，夜半見燈火熒煌，訶道而至，乃一神官也。據部點名，驗屍至媼曰：「此人乃板閘數內，不應死此。」遂去。天明逃回，後十餘年，運糧至淮安板閘墮水死。（董穀雜錄）

海鹽翁學訓嚴之，壽昌人，官貧齋冷，首蒼自甘，未嘗與寒生計束修。一日獨坐，忽怪風起牖下，出步庭外，則階草不動，入室復然。心怪之，疑牖下有異。是夜夢一婦人，自稱前訓樊某妾，爲悍妻所殺，葬此，今已訟之冥司，冤白矣，乞爲我改葬。明日命僮僕向風所起牖下，持鋤鏗穿砌土三尺許，得兩釘合一婦人屍，顏色如生。因詢齋役，皆說果有殺妾事，當捶扑時，號楚聲達外人盡聞，第未知埋處爾。翁遂具棺殮葬之郊外。夜復夢此婦來謝，未幾聞樊死，其子某新舉，孝廉亦死，而悍妻窮老無所倚，亦死。（見只編）

宏治癸未春，錫山民蔣容往惠山焚香還，半途會大風雨晦黑，咫尺莫辨，容度不能前，拊荒墓寄宿焉。忽夜半聞林外一人呼吳照云：「前村施斛，可偕往乎？」林間一人應曰：「有善人假宿於此，不得行矣。」翌早容拜塚而去。質諸左右，是塚卽吳照所瘞也。（野記）

胡敬齋嘗夜行山曲，聞後有鬼呼先生數聲，公若不聞，鬼復曰：「我有一對，請先生對，風急有舟人莫渡。」公不答，鬼復笑曰：「我替先生對月明無伴路休行。」公不顧，鬼亦不見。（堯山堂外紀）

湯胤績爲參軍守邊，戰死後數月，口外某驛，天色將暝，忽有兵官至，鬪從甚衆，坐中堂，令免供具，第索筆硯燈燭，閉戶而寢。明早驛卒候其起，開戶寂然無人，但見壁間留詩，末有「血污遊魂歸不得，當年空築望鄉臺」之句，驗知爲胤績云。（堯山堂外紀）

朝邑嚴御史天祥，令絳縣時，道經傳說祠，嘗入瞻拜。一日復過，屬有急不得入，憇其廁短亭中坐，見二青衣持檄伏堂下，白云：「傅丞相邀公。」嚴謝不往，顧左右賜使者食。左右實無所見，然不敢詰，漫應曰：「食使者矣。」嚴乃語二青衣，還報傅公，竊我異日爲御史，乃往，言訖而寐。頃之寤，驚告左右以爲夢。左右云：「自未寢時有之，非夢也。」嚴默然。嘉靖己酉，徵拜御史，病卒。（陝西通志）

嘉靖間，費文憲公嘗構別業，其基乃宋柴侍郎故居也。公頗勤勞建造，一日卓午，有絳袍冠帶者，題棟柱曰：「我昔猶君昔，君今勝我今，盛衰皆有數，何用苦勞心。」公驚視之，俄不見。（涉異志）

遼王晚抱異疾，不能親女色，後宮中往往有抑鬱致死者。今沙橋門外宮人斜，卽羣姬埋香處，每陰寒晦黑，過者聞紅愁綠慘之聲。近有少年子乘醉踏月，迷入空宮，經素香亭下，睹一美人，霓裳練裙，倚闌而歌曰：「明月滿空塔，梧桐落如雨，涼風襲人衣，不知秋幾許。」歌竟杳然不見。（哀黍離編）

順治七年，蘭州反亂，浮橋被焚，總督孟喬芳勦之，敗死於河者無算。橋尋修成，夜有羣鬼從河中出，援纜鎖上橋，守兵射之不能退，鎖轟然中斷，橋乘流而下，鎖有飛十餘里者。追二十里，止於中灘，旋拽還故處，鬼爭如前，芳以河燈五千盞祭之，乃止。（陝西通志）

有人泊舟富春間，月色澹然，見一人沙際吟曰：「墮江三十年，浪打形骸朽，家人都不知，何處奠杯酒？」舟人曰：「君是誰？可示姓名。」又吟曰：「莫問我姓名，向君言亦空，潮生沙骨冷，魂魄悲秋風。」舟人上岸，遂失所在。（志怪錄）

陸侍御隴其罷官後，授徒於洞庭席氏。一日方午假寢，傳椒山公來拜，賓主禮畢，言一事煩至敝衙門對理，覺而訝之。次早吏又來促侍御隨之往，殿宇鬼峨，扈從森列，立侍御於堂曰：「馬某告公得贓十二金有乎？」侍御曰：「有之，若繫繯繩，因憫世交子，爲之保出囹圄，若甘酬謝。」

怪怪聖人所不語也，何錄焉？然而石言於晉，有聲如牛，左氏不云乎？魍魎魍魎鑄之於鼎，獨何意歟？剪燭傾觴，請以眼見耳聞爲君說。

天順七年九月十六日，姑蘇劉昌自嵩縣赴汝州，見一物於中天，淡白垂長數丈，尾微曲，少頃不見，忽又垂出，閃閃若動，細如數百丈線，人言此龍也。十月二日，自南陽赴鄧，將至白馬寺，時微雨且晴，忽見西南有黑物，在薄雲間，蜿蜒如圈者，其首尾莫可辨，惟身顯然若草書雲字之狀。忽又有白物在其下，如乙字然，相去尺許，久之始滅，人皆言龍鬪云。（懸笥鎖援）

天順復辟前一夕，肅愍獨坐，忽聞有聲如雨灑然，視屏上皆血點，心惡之，拜祝祠前，神主俱倒，明發入朝，遇害。肅愍總角時，隨諸生告考，巡按令隸逐之去，衆奔散，或蹂踐幾死，肅愍獨不去，巡按問曰：「汝河不去？」肅愍曰：「若皆去了，天下大事誰當？」巡按奇之，收入試，後發解時，嘗聽響卜，有人曰：「中舉中進士，做到尙書也要殺。」又有術士曰：「于謙望刀眼。」後皆驗。（四本堂座右編）

成化間，漕河築隄，一石中有二人作男女交媾狀，長僅寸餘，手足肢體皆分明，若雕刻而成者。高郵衛某指揮得之，以獻平江伯陳公銳，銳珍藏焉。（菽園雜記）

成化間，武清縣民家石臼，與鄰家碌碡，皆相滾至麥地上，跳躍相鬪。鄉人聚觀，以木隔之，木皆損折，鬪不可解，至變方息。鄉人以白沈於汚池中，以碌碡墜深坎，相去各百餘步。其夜碌碡與臼復鬪於池邊，池上麥苗俱壞，鬪猶不輟。乍前乍却，或磕或觸，鏗然有聲，火星炸落，三日乃止。（馬氏日錄）

總兵石亨嘗西征振旅還京，舟次綏德河中，天腹聞一女子泝流啼哭呼救。軍士拯之，容貌妖麗，詢姓名，桂芳華也。已受同里尹氏聘，以尹家衰替父母逼改醮，不從。赴水，亨曰：『欲歸寧乎？欲爲吾副室乎？』女曰：『歸寧非所願也。』亨納之，裁翦補綴，烹飪燔幕，無不妙絕。亨甚嬖幸，凡相親愛者，輒令出見，芳華亦無難色。一日兵部尙書于公謙至其第，亨欲誇寵於公，令芳華出見之。芳華不欲出，亨命侍婢督行，芳華竟不出于公辭歸。亨怒拔劍斬之。芳華走入壁中，語云：『邪不勝正理固然也。妾本非世人，實古桂竊日月精華，得成人類耳。于公棟梁材，社稷之器，安敢輕詣，獨不聞武三思愛妾不見狄梁公之事乎？妾於此永別矣！』言罷杳然。（野記）

景泰間，南京夾岡門外一家娶婦，及門，肅婦入，空轎也。婿家疑爲所賺，訴於法司，拘昇夫及從者鞠之，衆證云：『婦已登轎矣。』法司不能決，乃令徧求之，得之荒塚中，問之，婦云：『中途歇轎，二人掖入門時，吾已昏懵，且有蔽面，不知其詳。』至天明，始驚在林墓中耳。』古人有胭脂靈怪記一卷，觀此事知其不妄。（菽園雜記）

自神禹導淮，鎖水神巫支祈，迄今不知幾千年！宏治間，壽春荆塗峽有水怪作孽，阻拒峽口，淮水不得泄，則壅而旁溢，春六濠，潁間田廬多浸。商船至湖時，遇怪風浪，多顛覆，往來棹渡小艇，或至中流，或近岸，若旋風起，卽大浪掀逐而來，人艇俱沒。以是士人名其怪曰趕浪，相諱不敢犯。又或夜靜月明，梢人見有物若巨木，偃臥沙際，方報告驚視，則倏然入水，風浪遽作，於是又名之曰神木。如是者蓋四五年。正德以後，患息，人復見於渦河中，迨己巳歲渡渦水，則乾涸通騎矣。相傳又徒於潁水，今潁水復涸，或又傳入黃河中，度此物或卽巫支祈也。（墨談）

馮漢居閩門石牌巷口，一小齋，庭前種植花木，瀟灑可愛。夏月薄晚浴罷，坐齋中榻上，忽睹一女子綠衣翠裳，映窗而立，漢叱問之，女子歛袂拜曰：『兒焦氏也。』言畢，忽然入戶，熟視之，肌體纖妍，舉止輕逸，真絕色也。漢驚疑其非人，起挽衣相狎之，女忙迫，截衣而去，僅執得一裙角，以置所臥席下。明視之，乃蕉葉耳。先是漢嘗讀書鄰僧庵中，移一本植於庭，其葉所斷裂處，取所藏者合之，不差尺寸，遂伐之，斷其根，有血。後問僧云：『蕉嘗爲怪，惑死數僧矣。』

（庚巳編）

嘉靖丁酉瓊州諸生應試，見海神立水面，高丈餘，朱髮長髯，冠劍偉異。衆驚異下拜，神掠舟而過。次日有三舟復見，諸生大噪拒之，神忽不見，三舟俱溺。（博學彙編）

嘉靖四十二年，海鹽縣有海馬萬數，其一大如樓，沿石塘羣行二十餘里，復入海，響震非常。（海鹽縣圖經）

萬歷丁亥，秀水思賢鄉有異鳥集於樹，人頭鳥身，頷下有白鬚，竟日而去。其年水災，次年戊子米貴，死者滿道。（湧幢小品）

江西南豐縣一佛閣有鬼，人不敢登。徐生素不檢，朋輩與約日，先置一物於閣，翌旦持以爲信，則衆設酒飲之，否則罰。及暮生醉而登，一更後果有數鬼入牖，方上梁，生大呼擊之，鬼出牖去。生覘其所往，則皆入墻下水穴中，私識之而臥。翌旦日高未起，衆疑其死矣，乃從容持信物而下，衆釀飲之。明日率家僮掘其處，得白金一窖，六十餘斤，佛閣無鬼矣。（楮記室）

萬歷六十年平湖旱，饑死無算。秋有白龍騰海上，紅光半天，空中遙見龍首下垂，鱗甲奮張，晃晃若磨銀。兩角間有金冠紫衣，仗劍立者，其神長尺許，雲水騰沸，咫尺晦冥。龍忽戲吐，頷下珠光芒團圓大如斗，粲粲一似中秋月。頃之遂收，約在墔院前水中央，東湖水盡涸，儒學前樓屋石坊俱壞。空中拽人舟而騰，有不知去向者。（平湖縣志）

溧水縣土名曰龍塘，萬歷三十二年五月十七日，有龍在塘中吸水，全身皆現。傍有瓦屋一所，本日被風揭去無蹤。又有一小舟，從空而墜，傷死二命。（先曾祖日記）

萬歷十六年九月中旬，天初明時，西南忽見有紅白氣如龍，亦如犬，長竟天，其光下掃地，及拂人面，皆驚倒，良久方滅。考天官書以爲天狗星見，掃民間地。次年果亦旱數千里，民至採榆皮，買麻餅充食，人多餓死。又繼之以大疫，死者益無算，甚至有滅門者。大市長街，鎮日鮮有人迹，鄉村灌莽極目。劉臬司有詩云：「文武衣冠凋喪盡，鄉村第

宅空閒多；行人強半皆衰絰，驛路頻看長薜蘿。」讀之傷心隕淚。崇禎庚辰正月十四日，下雪七晝夜，深二尺餘，是年徽郡大饑，黎山忽產石屑軟而黃，土人掘以爲饗，名曰觀音粉，食而斃者十之二三，然賴以存活甚衆。秋成後，石屑亦化鳥有（稗史）。

萬歷戊戌，副將鄧子龍南昌人，驍勇善戰，領兵征倭。渡鴨綠江，有物觸舟，取視之，乃沈香一段，把翫良久，宛似人頭，愛護之。每入夢，則香木與首或對或協而爲一。後死於倭，載屍歸，失其首，取香木雕爲首，酷肖子龍。（四本堂座右編）

占曰：『鼠無故皆夜去，則邑有兵。』唐武德元年，李密王世充隔洛相拒，密營中鼠一夕渡水，嘉靖時有羣鼠衝渡。萬歷戊午己未，江北有方鼠千萬，御尾渡江南，蘆麥盡爲所咋，其鼠頭方尾長。天啓時田鼠糾結如桴蔽江，入蘆葦根苗立盡。張養默言短尾方喙，小於鼠而足方長。崇禎壬午鼠渡江（物理小識）。

天啓六年五月朔，人見都城隍廟唱名，後宰門火神廟紅毬滾出，前門城樓角有數千螢火，忽併合如車輪。至初六日巳時，王恭廠災。震初作，乾清宮御案皆碎，建極殿飛瓦殺人。御史何廷樞潘雲翌被震死，全家覆入土中。自順城門街北至刑部街，盡爲齏粉。有女人衣飾盡而身存，有同伴頭去，比肩無恙，有空墜人頭及鬚髮耳鼻。大木遠落，密雲石獅擲出城外，衣服掛於西山數杪，銀錢器皿飄至昌平閱武場中（綏史）。

天啓六年，欽天監周司歷奏五月初六日巳時，地鳴如雷，從東北艮位上行，至西南有雲氣障天。占曰：『地鳴，天下兵起相攻，婦寺大亂，地中洶洶有聲，亡邑之凶象也。』魏忠賢聞知，以爲妖言惑衆，傳旨杖一百，立刻打死。初六日後，宰門火神廟天未明，聞殿內吹打粗細樂三疊畢，火毬從殿中出，騰空而上。又海岱門火神廟，廟祝見火神颯颯行動，若將下殿，忙拈香跪告，火神竟走，廟祝抱住，不覺失手，火神走去。此時巳巳牌，天色皎潔，忽有聲如吼，遠遠從東北漸至京城西南角，灰氣湧起，屋宇動宕，忽大震一聲，天崩地塌，昏黑如夜，萬物半沈，僵尸層疊，穢氣薰天，願

必大開學，師徒三十餘人，一響後，蹤跡俱無。顧閣老小夫人單袴走出街心，顧從閣裏出，親自扶回。宣府楊總兵行至玄宏寺街，隨從一共七人，連人和馬，俱陷入地，跡影俱無。承恩寺街有女轎八乘經過，震後轎俱打壞，女子轎夫都不見。有州吏自弟在街，與相識六人，拜揖未完，頭忽飛去，其六人竟無恙。時天啓在乾清宮進膳，殿震奔交泰殿，內官死者死，走者走，只一近侍扶行，爲建極殿飛瓦，打得腦漿迸出，縉紳傷者甚多，壓死家眷，不記其數。（客中閒集）

鳳陵未災前，有遙見陵中二人，一衣朱，一衣青，毆擊甚苦。尋聞號泣聲，乃集數十人持杖入，惟二犬踉蹌走。無何，寇至。崇禎九年，曲阜縣孔子廟聖像，兩目流淚如汗，三日夜十四年嘉興城聲振如裂，時稱城愁。十五年十一月，黃梅孔壩鎮地藏目出淚一縷，循鼻而下，拭而復出。十二月二十三日城陷。鳳陽祖陵悲號震動，三年不止。十六年癸未，黃州城南門哭五日止，十七年南京孝陵夜哭。（綏史）

崇禎十六年春，京營巡捕軍夜宿棋盤街，一更初定，一老人囑曰：『夜半子分有婦人縞素涕泣，自西至東，勿令過，過者厄不淺，雞鳴則免，以吾土地，故以告也。』夜半婦果至，軍如所戒，不聽五鼓前，偶熟睡，婦折而東，旋返，蹴邏者醒之曰：『我喪門神也，上帝命我行罰此方者，何聽老人言阻我災及汝首。』言畢不見。邏者懼，奔歸告家人，言未終，仆地死，大疫作。（全上）

壬午閏邸報，奉先殿鴟吻忽落地，作披髮鬼哭出宮，羣臣共見。又周后宮中忽傳云：『接駕。』因具袍笏伺之，見鹵簿嚴肅，及近前，乃一老年女子，舊閣云：『此乃太后也，爲神宗生母。』良久寂然。（座右編）

元史於燕都建宮殿時，掘地見赤頭蟲無萬數，術者曰：『將來代國家者此物也。』崇禎壬午年，皇極鴟吻出烟，近察之，乃細赤蠨如是飛者三日。癸未孟冬享太廟，衛士夜驚，有黑物如牛，高數丈，自午門奔端門出，此是黑臂而赤蟲，則從古未有也。（物理小識）

崇禎戊辰夏，陽城縣西隅民家，見一龍頭面如羊，俯其庭壘中飲水。飲訖乘霧上升，形漸長大，將近屋脊，偶鄰居一婦登樓眺之。時婦新產，龍見其婦，蜿蜒不能去，垂首簷際者數刻。忽大雷一聲，火光耀熠，始入雲際。語云：「龍忌產婦。」信然！（蘇譚）

江夏悟真寺僧元仁，秋夕月朗，閒步山門，聞誦華嚴經聲不絕。元仁聽之，未得所在，悵然歸。次日令諸徒復詣聲處，聞經聲出自土中，卽以曳杖畫記。翌旦啓壤，乃一骷髏，皮肉悉腐，獨唇舌鮮潤。元仁持歸，以石匣韜之，外護藁穰，置於廡廊。至夜經聲如故，觀之者以億計。未旬月，爲客僧竊之去。（西樵野記）

康熙辛酉，江南造船，取木園林丘壠，皆不能保。蘇松道方國棟伐陽羨善卷洞前木，一夕道人夢七男子，寄語方公，倘緩至某月緣盡當徙。方公不肯，促工人斲之，血出，直射木工死。根杪鳴有聲，已伐六株，而撫軍檄至，戒勿伐善卷樹，已晚矣。方君驚悸，病作數日卒。又順治初，浙閩新設總督，遼陽陳公錦赴任，擬駐衢州府，無署，有司改舊署爲之，旁有廟樹，併毀以拓其基。旣而總督蒞任，方小操觀射而應倒，幸不壓死。又明年有祟，忽然而撤其堂柱，抽其梁，移其石礫，俄而又如故。有女年十五，祟曰：「吾褫其魂。」女果亡。總督驚怖，遂移署。後提師入閩，爲部卒所刺，敕賜贈兵部尚書，建祠於京東門外（梅窗小史）。

汝陽有異物，據鐵爐，村民家二少婦始來，欲淫其長婦，長婦不從，卽縊婦死，故二少婦懼，從焉。凡二少婦所欲，咄嗚可辦，其家以聞，其令樂公。公遣卒往捕，而異物亦爲賓主禮，延款贈金，羣卒急起持之，加縛，忽躍入壁內。公又爲之密走人天師府，屬以除滌，至半道，文失焉。往者返而文返在婦家，竟無如之何。其物巾服如儒者，輕財樂施，談辨皆捷，有乞貸者，屢給不厭，故貧士多以遊爲具，招之皆至。常曰：「天下之怪多矣，諸君皆怪也，而怪名我乎？」第手腕以上，不令人見，豈以腕有毛，爲猿精乎？（耳談）

麻城民李承周女許劉氏子矣，爲狐所據，其家莫能制。凡數載，劉氏爲期迎女，狐語其家曰：「君家女是男子，何

嫁爲一視之形體皆變男矣，遂着巾服，有名字，遊行市里，反與婦淫。里人疑之，與偕謁太和山，冀有神譴，往返無異。萬歷壬辰，武生毛自龍者，以聞於明府文公，逮至時，觀者麇集。男子與二三人來，不知爲誰，尙從容談笑，入儀門，始曰：『田二哥今日不祥。』及庭見公，令人視其私，遂不能變，仍是女子。公怒，置獄中。狐猶於獄中庇女，無形而黜諸梟囚，及司圜扉者，無賴，竟得釋出。女後改適山中民，狐復斃其所適夫，女歸狐，始不來。（同上）

宣德中安福華嚴寺僧，忽於月夜見兩矮男子行吐，其一云：『幾度人間結善緣，百花叢裏鬧喧天；鸞鳳一去無消息，獨坐空階五百年。』其一云：『梵語無多語，空門卽善門，夜深風露冷，有口不能言。』後頃之沒入地，循跡掘之，得無舌銅鈴一，銅鉢一云。（湧幢小品）

京師某春元偶有老狐，盛衣冠，如六七十歲人來謁，求假其後庭三間。春元始不從，與之爭。聞東嶽甚靈，乃侵晨具香楮往禱，拜未起，已若拋縛於階者，回頭視之，狐亦拜禱在後，大笑，汝禱吾亦禱，東嶽神安能制我，遂不得已任其去處。聞托其家辦酒延客，是日見客老者少者十餘人，畢集歡呼，痛飲抵暮，送至門外而散。同年有爲侍御者不信，欲以其威彈壓之，因往拜談及此，忽從空墜大硯石一片於地，冠額幾碎，乃避去。（耳談）

房山縣上方山有寺分上下院，相去不遠，上院封鍵多年，有二惡少強僧開視之一，無異也。僧曰：『是上代相傳，豈無故歟？』惡少曰：『不過托以惑人耳，余兩人今夕當醉眠其間。』是夜果攜酒歌呼房中，方就寐，忽房外敲門有聲，兩人以爲僧也，不之理。少頃其聲剝啄及牕戶，牕戶碎，有黑手大如傘，自外入，兩人奮劍砍之，哀啼聲如山巖崩裂，兩人懼，急奔下院，藏僧深房。僧曰：『誤我矣！』達天曙，上院雷震，鎗刀聲甫息，登山視之，上院片瓦不存。（宿海手抄）

宜興沈生耕且讀，於所居三里外，傍山起灰窰爲射利計。一夕乘月色，攜橫笛往窰邊閱衆工，既至曰：『汝儕良苦，盍少歸謀醉，余在此吹笛候也。』衆工欣然去。沈吹數弄，笛音清亮，林鳥齊鳴，忽一怪長數丈，自山下驟至窰前。

沈陡驚，笛墜地，怪從地拾笛與之。沈稍定，知其欲聞笛也，加意吹新曲媚之。怪如人坐，至音節轉換韻，亦數點頭，作按拍狀。沈且吹且忖，終防其啖己也。晚篝火正熾，以足撥鐵鉗向火中，故數墜笛於地，怪數爲拾之。乘其懈怠，以火中鐵刺其足，怪聲震巖谷而去。沈奔歸，將及舍，則遇衆工來矣。沈述其故，堅阻衆勿往。次日至其地，蕩流丘墟，廬舍樹木無一存者。（同上）

異有別於怪歟曰：然草木虫魚凡反乎常者皆異也，豈必狎獐兇惡爲民害哉！然既反乎常矣，卽謂之無別於怪也，亦宜。

自孔子過泰山，聞有母哭其子被虎食者，以後千餘年，未聞有虎。至順治十一年，州東轉山有虎，嗣後恒有虎跡，出入無常。（秦文州志）

婺源古田村汪氏僕三十五，正耘田，忽僵仆，昇歸舍，尙有微息，不敢殮。凡八日，復甦云：「初在田中，望見十人，遙自西來，皆道服，資箱篋大扇，方注視，便爲掉着地上，加歐擊，驅令負擔行。至縣五侯廟，一人具冠帶出，結束若今導引官，傳旨問來何所需，答曰：『行瘟。』冠帶者入，復出曰：『侯不許。』趣令亟去，其人猶遷延，俄聞廟中怒呼聲，遂去。入嶽廟，復遭逐，乃從浙嶺過休寧縣謁城隍，及英濟王廟，復遭叱，逐出徽州。徧走三廟皆不許，十人皆慘沮不樂，迤邐至宣州，入一大祠，纔及門，數人出迎，大喜許諾，仍敕急足徧報所屬土地，以一鬼爲導，自北門孟郎家始。既至，以所資物藏竈下，運大木立樂棚於外，若今營壘然。逮旦，各執其物，巡行堂中，二子先出，推其胸，卽仆地。次遇婢僕輩，或擊或扇，無不應手仆。凡留兩日，其徒一人入報西南火起，恐救兵至，亟相率登陴，望火所來，續弩射之，卽滅。又二日，復報營外火光屬天，既登陴，則火已熾，焚其棚立盡，各遂潰散。獨我在，悟身已死，尋故道以歸，乃汚里人汪廣新調廣德軍僉判訪其事，孟氏乃醫者，七月間，合門人疫，自二子始，婢妾二人，招村巫二人治之，方作法，巫自得病去，歸家死。孟氏集一城師巫，併力禳禱始愈，是歲浙西疫禍不勝許，獨江東無事。（夷堅志）

世之奇疾都不可曉，有身漸縮小卒如小兒者（宋呂縉叔知制誥）有忽不識字數載方復者（松滋令姜愚）有視直物皆曲弓絃界尺之類，盡如鈎者（宋時一女子）說逢盧扁，不知何以療之（說儲）

宋鄭清之庶母生，將臨蓐，三日，餽鳴，後長，爲理宗相，山東成昭其同守，少時，餽鳴，戊子己丑聯捷（梅臆小史）

甲辰三弟靖士武會試介社堂，餽鳴三日，後聞報，乙丑中秋，都中寄園餽鳴，厨人驚異，破其餽，四弟俊士武殿試，報擬鼎元傳臚，二甲第二，餽鳴大是瑞徵。

朱子廬山北紀行詩自注云：『天池院西數步，有小佛閣，下臨絕壑，是遊人請燈處。』僧云：『燈非禱不見。』是日不禱而光景明滅，頃刻異狀。今茅山亦然，不但請燈則見，且隨請者多少之數，或僅一盞，或倏滿山（應菴隨錄）

鬼火見博物志者，日燐戰死亡處，人馬血積，年久，化爲燐，燐者着地及草木，如露不可見，行人觸之者，着體有光，拂拭之，旋即分散無數，有細吒聲如爛豆，靜坐良久，尋滅，後其人忽忽如失魂，經日乃差，休與歛皆古新安地，歛之北鄉有靈金山，自明初相國李善長爲文鏗之版，每年七月刷焚之，火忽一點，自山頭起，至千萬點，須臾遍山谷，後版模糊，刊一新者，火不復見，人以舊版刷焚之，火如故，至今士人挈伴往觀焉，余祖居休寧之舊墅，夜出溪于祠前，嘗見燐光現桑園，朱長芳住屋前後，熒熒火焰不定，一夕與三弟靖士（今武進士爲潯州都司）納涼祠外，遙見朱屋周圍叢光，綠而且暗，余曰：『此燐也，試喝之，當滅。』三弟厲聲叱之，如故，余繼之曰：『咄！』光遂滅，不二年，朱氏一門，盡登鬼籙，今成空地。

嘗見幻術孔姓，扁之室內，壁外一呼，應聲而至，其室封鍵如故，赤身獨立，兩手擲土，初小漸大，須臾山積，不知土從何來，又一人劉姓，令人鐵椎擊其腹與腎囊，了不痛，或數人持兵刺之，終日不能中，又一人房姓，設楮筆几上，屏圍障之，外焚符陳請，即聞內筆硯聲，泊啓屏帷，雲烟滿紙，寂然無人，俗皆神之，三人者皆素狡黠無賴，特借小術攫人財物（蘇談）

青田山中有異，劉伯溫隱居時，日對之坐，山忽開石門，進之，見石壁有字曰：「山爲基開。」取石擊之，石門又開，進入內，有道士枕書臥，乃兵書也。曰：「明日能熟之，吾當授汝。」明日果熟，遂授以兵法。少時讀書寺中，僧房有一異人，每出神去，鎖門或一月半月，偶有北來使客，無房可宿，見此空房，擊開之，曰：「此人死矣，可速焚瘞，我住之。」僧不能禁，遂焚之。其人神返，身已焚，無復可生，每夜啼呼曰：「我在何處？」基知之，開窗應曰：「我在此。」神即附之，聰明增前數倍。天文兵法，一覽洞悟。（龍興慈記）

明侍郎車敬微時，讀書國中，夜歸遇暴風雨，迷路，遙見林中火由小院出，敬扣門，一童子曰：「師使我候郎君久矣。」門額有體玄字，入見老翁坐長明燈下，起相勞苦，敬乞一燭，尋歸路。翁笑曰：「山中那得燭？有小枯葉，郎君且燎濕衣。」敬暗問童子，知其自稱道遙翁，童子名楊孤，敬疑其爲隱君子也，修謹進問，翁曰：「昔體玄先生居道遙谷中，吾世業醫，往來中條山，後聞陶隱君丹室在此，因採藥南來，結庵淹歲，今亦將還矣。」燎衣訖，乞還，翁命少孤牽一牛出，命騎歸。又呼一童少逸曰：「將吾舊籠來。」就籠中取一僧帽爲贈，敬辭曰：「吾志期匡濟天下，翁安得以此相戲？」翁曰：「吾昔亦有志斯世，後因所輔非材，不用吾謀，禍幾不測，得此一籠，始獲解脫，不然，豈復能生出宜秋門乎？」郎君第收此帽，他日當自理會。」敬却之，翁但歎息而已。敬遙窺籠中諸物，悉篋桶具，及僧家衣鉢耳。乃乘牛致謝而別，方出林而牛甚駛，須臾及門，呼其家人舉火牽牛，忽咆哮化虎而去。比明，尋體玄山居不可得，數日後，過縣西四十里，陶弘景丹室故基，旁有古廟，彷彿雨夜所經行者，壁有潘閔夏日宿西禪院詩，卽東坡所見夜涼疑有雨，院靜若無僧之筆也，筆墨猶新。（正氣記）

閩爲宋太宗時人，四百年後，猶現仙踪。余丙戌讀書靈隱山，山頂有菴，菴僧柱峯夜擊板念佛警衆，每夜深，樓隙嘗見燈光數點，僧人指爲虎精。余夜讀書聲高，與虎聲念佛聲相答。柱峰所擊板盡蝕，子易以銅板，踰夜聲寂然，詢之云：「一黑虎聞銅聲，驚舐其腓，血溢而仆。」又有黃虎若咎黑者，擠之去，得不死。戊午中秋，同李分虎

登穎光玩月，柱峰尙存。

余尙書靖知桂州時，每月盈夕，聞笛聲甚清遠；察其聲，自深林處大柏木中出；乃伐爲枕，笛聲如故，公甚寶之。公季弟欲窮其怪，命工鋸視，但見木之文理，正如人月下吹笛像，膠合之，不復有聲。（樽俎餘功）

海寧胡奎字虛白，寧府教授，嘗歸自江西，泊舟番郡之望湖亭，見亭上石刻東坡「黑雲推雨未遮山」一絕，次韻和之，書之於壁。忽見一叟來，誦其詩曰：「子非斗南老人耶？」乃爲長揖舉手，不知所在，因以斗南老人自號。（列朝詩集）

福建布政使朱彰景泰初，謫爲陝西莊浪驛丞，有西番使臣入貢一貓，道經於驛，彰問貓何異而上貢？使臣云：「欲知其異，今夕請試之。」其貓盛罩於鐵籠，納着空房內，明日起視，有數十鼠伏籠外盡死。使臣云：「此貓所在，雖數里外，鼠皆來伏死，猫王也。」（續已編）

張王基吳郡舊治也，大亂後百餘年，忽有三異：生一草結實如小紅燈，夜則開之以承露；人取飲之，百病自愈，人呼爲天膏，一異也。其根可以爲厨料，置飲食中，盛暑不敗，一異也。一男子陰囊大如斗，號浪蕩子，陝西大賈識爲至寶，買去，俟其死，破囊得二玉碗，世所絕無，三異也。（龍興慈記）

天順間，徵士吳與弼到京，英宗御文華殿召對，吳默然無應，惟曰：「客臣上疏，衆方駭異。」上不悅，駕起。吳出至左順門，除帽視之，有蝎在頂，螫皮肉紅腫，方知其適不能答者，以螫故也。宋淳熙間，史寺丞輪對，適言高宗某事，史忽淚下，上問故，對曰：「因念先帝舊恩耳。」孝宗亦下淚。明且御批史爲侍郎，不知當時乃爲蜈蚣嚼也。均爲虫嚼，而遇不遇異。（笑史）

成化丙戌，姑蘇劉昌自西華抵扶溝，坐堂上，見有若霧者，從東來，著樹并草莖皆白。少頃堆積枝柯間，玲瓏雕鏤甚怪，問輿皂此何物？曰：「樹架也。」因檢玉笈集有云：「冰凌木架達官怕。」旣而聞河南李少寶賢有疾，竟卒。（

懸筥瑣援

余戊申蒞任晉地，季冬二十六日，署中晨起，見林木皆白，枝柯雕鏤，仰視太空及地，絕無所睹。詢之士人曰：「此樹架也。」因作樹架記。

成化間，邵陽民生與手指甲內，見紅紋如線紆曲，每雷雨輒旋動小苦，輿數欲自剔去之。後夢一男子，形容甚異，謂與曰：「余乃龍也，謫托君體，三日後當去，幸勿訝。」至期雷雨大作，自牖出其手，有龍裂甲飛去。（陝西統志）
成化中，星殞於山東莒城縣馬長史家門中，初墜地，其光煜煜，而星體腐軟如粉漿。馬家人以杖抵之，沒杖成穴，久而漸堅，乃成一石。（續已編）

金華永康縣山亭中，有枯松樹，因斷之，悞墮水中，化為石。取未化者，試如水中，隨亦化焉。其所化者，枝幹及皮，與松無異，且堅勁有未化者，數段相兼，留之以旌異物。（錄異記）

按唐馬自然居延真觀，一夕大雨颶風，松忽化為石仆地，悉皆斷截；大者徑二三尺，尙存松節脂脉。士人運爲坐具，小如拳者，堪置几案間。余門人王宛先孝廉，曾於遼東見木化石，其半仍木云。

長山城南樓，洪鐘懸數十年，叩之無聲。萬歷間，令張文龍奠而遷之城西樓臺，凡七十日，有小兒相博戲，誤擊鐘，有聲，自此大鳴。成化間，大鐘二，盪淮水中，聲竄竄，勢欲躍起。總兵陳統卽平江伯，祭之一鐘，遂上，令懸於朝宗門樓，聲聞百里，其一止泗上。（彙書）

妖人王臣自幼爲南京公侯府家人，數易主，亦數易名。惟妖術惑取人財，所得輒盡，累爲主人惡刑所加，兩足皆不能良行。成化初，術於江陰，諸大家皆不納，獨周惟瞻稍待之。見其一篋中，有二木人，長尺餘，能自相抵觸，坐作進退，聽其指揮。臣或手取他人之物，同棄水中，少頃自其袖中出。凡人之物，經其目者，必能暗取。後往北京，遽攀援得見上。歲辛丑，上命中官王敬同往採藥於湖湘江右江，浙京東諸郡。二人者，從以無賴，二十餘輩，專務攫取財物。

所歷幾致激變。江陰諸大家以舊恨，更受其毒。癸卯至蘇，命工鎔銀爲元寶，累二千餘錠。凡江南之書畫器玩，道釋像典之精絕者，檢括殆盡。復以妖書數十本，命府學諸生手抄，屢抄不中，實欲得賄。諸生無所出，因致罰於校官。時在胥門，諸生王順輩數十人，不勝忿恚，大肆醜詆。適有樵擔至前，遂各取一木，擁至其前，將有所加。二人者大懼，避釋舍中，其下人皆被痛毆而散。自此氣焰少息。蘇人得不深受其害。二人遂奏諸生抗命，監司官府救過之不暇，且爲諸生甚危。惟巡撫大司馬王公知而大喜，因奏二人不法，上遣邏卒往捕。時大暑，卒裸其體，遍塗狗血，復囊狗血以破其術。至錦衣獄中三日，斬於市，函其首，歷示所害之地。（寓圃雜記）

宏治末，太倉民家生兒，兩手背相粘著，兩面相外，其首如雀，其陰皆雄。（祝枝山語怪）

正德中，韓恭簡寢疾甚篤，久之夢一黃衣道士來視，以藥數丸，陷之曰：『從此卽愈。』因贈詩一絕，且期十年來視。詩曰：『霸越平吳一燼灰，是誰強我下漁磯。黃金消盡陶朱象，夢繞寒山不得歸。』自是病漸愈。其後復大病，自疑前夢爲凶兆，促家人爲大歸計。一日，又夢前道人曰：『公病尙亡恙。』再與藥丸，贈一詩曰：『天上文星暗不明，英雄空自爲蒼生。十年戎馬蠻江外，墜淚碑高百嶠城。』臨別仍期十年外重來，病尋愈。恭簡於宦轍所經，意遇所謂百嶠城者，迄不得。後被危症，且春秋高矣，自謂必不起。俄復夢前道人，其慰言受藥，不異曩時，又贈一詩曰：『一尊拒壘自天來，平地光芒接上台。門外翩翩雙鶴至，五雲深處小蓬萊。』言別而去，無復重來之約。後病良已，至乙卯遭地震而死，竟不知詩所謂。（陝西通志）

松江楊扇湖地，暖不成冰，萬歷三十年冬，大風，瞰之若漫天雪，多紅燈蠕蠕，且視之，則冰山也，高五丈許。又武宗時，霸州文安縣一夕大風，河水忽然僵立，高起者二丈餘，凍成冰柱，中空隙闊數尺，以至於數十丈者，沿河七八十里皆然。亡何，流寇至，男婦數十萬，盡匿其中，竟以免難。（物理小識）

正德間，上元縣錢臣，醉與妻李氏交媾，爲妹所窺。次早，臣出，姑詰嫂夜來事，淫興遽發。嫂戲與姑效交歡狀，兩陰

相合。將夫遺精，流入小姑陰，經閉腹高，遂成胎。姑之舅凌銑，疑有私情，告官鞠之，得其實，議得李氏。錢臣錢氏等所犯，俱依不應得爲而爲之事，合依律的決，照律取贖。錢氏仍候所孕身輕，給與錢臣收養，照舊配與凌銑次男爲妻。爾家毋得復生異議。卷照（開卷一噓）

江西寧藩宸濠父康王初無子，嘗於宮中齋禱。一日王午寢，忽夢天狼降宮中，須臾食宮中人殆盡，復繞而逼王。王寤惡之。中刻宸濠生，其母洪也，洪亦失愛於王，王命亟殺之。宮中人環跪而請曰：「向憂無子，今有子而又棄之耶？」鍾陵王者，康王弟也，狂易，常放言凌其兄。至是亟騎而至曰：「喜王兄之得子也，又聞將殺之，甚善，弟幸多子矣。」康王怒，遽命育之。六月十三日也。及濠年十三，卽私幸樂妓，微服而遊市中。王覺曰：「符吾夢矣。」以鐵鋤斫殺數侍者，縛濠於柱，親鞭之數百，必殺之。王春者，臨海人，王甥也，慧而多才，以明經舉於鄉，王素愛之。春馳以身蔽濠曰：「殺春殺春。」王不得已，遂舍焉。後謀逆國除，卒符夢云。（呵凍慢筆）

蕭縣相襲不撞鐘，以爲撞之則水至。嘉靖間，縣尹朱同芳不聽水果大至，漂沒田廬，同芳堅不聽，水亦尋涸。及孫重光尹蕭，父老懇情，重光遂止之。乃爲文以祭鐘曰：「鼓焉以鐘，晨昏之軌，民有訛言，金能利水。爲民父母，從此而已。禦患無德，隨俗可恥。鐘兮鐘兮，尙鑒於此。」比重光去，王蓋臣繼之，復撞鐘，其家病禍相沿，懼而復止。胡梅林取各寺觀銅鐘，製大將軍鑿像，殆無子遺。惟桐廬縣城東一鐘，有蟒蛇蟠其上，軍士懼不敢動，再取再如之，乃止。士人云：「其鐘聲聞五十里。」炎徼記聞云：「廣西崇善縣有飛來鐘，相傳自交趾，思琅州飛來者，指揮沈希儀遺舍人劉達往相之，欲撻取其銅，以造軍器，將近鐘數百步，仆地死。」（彙書初編）

正德丙子，汪西甯都縣通天村有合抱枯樹，偃仆已久，忽風雨大作，隱隱有聲，頓起如故。其後嘉靖由藩封入繼

犬統（全上）

嘉靖壬子，馬少保文莊率門人數輩，卒業太華青柯坪。一日有戲獸同舍家人，絕於洞上，衆恆惑無措。文莊禱於

神夜見火光如籠燈，冉冉從山腰入洞，其人甦，言白衣人令伊起，其時門人有盛少宰訥，鄭運使札在焉，師弟後多貴。隴（陝西通志）

嘉靖末，有方士寓沈太史懋孝家，挾一木神，稱卓少仙，長二尺許，紫袍冠帶，綽有威儀，備小桌椅坐臺上，揖讓言笑如生，談詩論文，聲聲可聽，能知未來事。時懋孝未第，方與談，遽問忽指門外曰：「貴同年至矣！」則馮敏功也，後果同榜。（平湖縣志）

嘉靖甲辰，張子微有外弟趙生，其生前爲大同趙某子，列本學增廣生。暑日迎督學，飲火酒，大醉臥樹側，僕以水澆之，遂氣絕。魂遊水邊，見犬來，畏爲所嚙，適有孕婦在傍，避身婦邊，不覺入其婦孕中。是晚婦產子，生見已生爲嬰兒，卽悟託生在此。北地貧者生子，不坐月，卽往餉田間。時有一犬在牀前，生呼其婦曰：「爾出外須閉門，勿使犬近牀。」婦人大駭，以爲妖，欲擊殺之，乃不敢言。至五歲，見乘馬者，呼其名曰：「我是汝母舅某生也。」其人驚報其家，以錢贖回，其妻尙未改醮也。（座右編）

夏少師嘗祈夢九鯉仙，得問舟子三字。及罷相再起，泊舟淮上，與夢羽賦詩贈別，取孟浩然詩，探韻拈得問舟子詩云：「向夕問舟子，前程沒幾多。灘頭正好泊，淮裏足風波。」悵然不樂，罷酒而別。（列朝詩集）

湖州董尙書潯陽公得姑蘇某家山石，高五丈，用巨舟載歸，至震澤舟沈墮水中，公不能釋，募善泅者，入水求之。泅者摸石，盛石一大石盤上，盤可合五人抱，公甚異駭，命數百人次第皆起之而已。石置盤孔，毫末湊洽，蓋卽當時以盛石者，而某家亦不知所始。又王元美先生家藏一銅唾壺，爲上代物，常以自隨，然僅其底耳。已過太湖，童子課墜水中，公懸十金，募人撈取，持以上視之，乃其蓋子。先生大喜，再懸十金，令撈取，得焉，脗合完好，益足珍貴。（珊瑚網）

福甯州筆架山在大金海中，嘉靖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南海浮來五山，自筆架山外而至，峰巒突兀，上有草木人

馬往來貿易，閩城聚觀，自午踰申乃沒，蓋海市也。海市現於登萊海中，而偶見於福寧州海中者如此。（閩書）

嘉靖二十二年九月，江西參議王喬齡奏獻皇始封之國，舟泊龍江關，慈烏以萬數集江柳，向舟鳴噪。江西提學副使李夢陽恭述於文集可考，其事神異，宜付錄史館。（彙書二編）

錢遜叔侍郎，少時泝汴，舟敗溺水流二十里，遇救得不死。旬日乃苦腰痛，不悟其故，視之有手迹，大如扇，色正青，五指及掌，宛然可識，若擊其腰間者。（座右編）

嘉靖間，桃源令甘勳履任三日，嫡庶爭寵，爪破其面。公自負貌美，被爪破，遂雉經死。邑士紳往哭之，公父乃曰：「吾兒不幸有此，然亦有數。向者生時，夢人相賀，持綵聯書二句其上，曰：『四百姚涑榜，三日桃源令。』莫測其兆。已而登姚狀元榜，其年進士四百人，今令桃源三日，夢固先告我矣。」（全上）

宣府都指揮胡縉有妾死後，八十里外民產一女，生，便言我胡指揮二室也。其家來告，胡不信，令二僕往。女見僕，遽呼名曰：「汝輩來，何用請主翁來？」僕返命，胡猶不信，更命二婢往，亦然。胡乃自往。女見胡喜，言前生事，胡即抱女於懷。女附耳戚戚密言舊事，胡不覺淚下，頓足悲傷，與叙委曲。女又言家有某物瘞某地，胡遂取女歸。女益呼諸子諸婦家人，一一慰諭。從而發地，悉得其貨，因呼之爲前世娘。女言幽冥間，與世所傳無異。又言死者須飲迷魂湯，我方飲時，爲一犬過，踏而失湯，遂不飲而過，是以記憶了了。（全上）

萬曆二十七年，於皖寄鹽課銀八百五十兩，爲船戶龔四盜去瓜分。正月初五日，巴河地方緝獲。先是龔四盜銀在家，每夜門壁盡響，舉不得安枕。及拿獲，將銀送巡司封貯，又復響。巡司驚懼，通知原主領回方靜。（先曾祖日記）

休寧萬安街民家，常日空中拋擲瓦礫，其家心驚，延法師壓禁無驗。異日客有識者謂曰：「此地必有伏屍，因人居其上，而襲其陽氣，致有此異。」乃命人發之，果有木椁二十餘，因令遷於隙地，奠之，投擲始息。湖州閔公霖宦京都時，得一棄宅，人不敢居。閔曰：「此宅幽暗，故陰氣盛。」乃揭瓦推壁，復暴烈日中，久之方修葺，居之竟無恙。其陰

氣已散也。(稗史)

萬歷丁酉，河南鞏縣大道，有木匠持斧，往役於人，憩樹下，忽聞鼓樂聲，不知其自。諦聽之，乃出樹中，遂將斧擊樹數下，其內曰：『不好不好，必斫進來矣。』匠亦重加斧，乃有細人長三四寸，各執樂器，自樹中出地上，猶自作樂數疊。時來者停車馬，皆見，乃仆地，人以聞官。(耳談)

萬歷甲辰，松江某村馬生卵，破之中有珠，此與萬歷戊子郡中大虹橋驢生卵同。(同上)

萬歷壬辰間，一老人號醒神，自云數百歲，曾見高王張三丰，又自詭爲越王，至今不死。又云：『歷海外諸國萬餘。』陳眉公曰：『聽醒神語，是一本活西遊記。』(笑史)

閩人武弁陳生，寓揚州軍門，料敵有奇中。後何吉陽先生任南少司寇，以大司馬李克齋公薦，至居衙中，談人往事，及家居墳墓園宅，如指諸掌。生所挾，有樟柳神焉，神僅三寸許，白面紅衣，能從袖出，躍至几上，飲水歷歷有聲。時而自嘆，作閩語，謂曾爲儒生，死而陳制取之，然相隨不久，亦當去矣。(耳談)

河南某邑皂隸，得一小木偶於道旁，置帽中，將歸爲兒戲也。忽聞帽中人語曰：『今日回官府話，有二十板之厄。』皂心異之，比至，令果怒，抽籤將責皂，大笑，令詰其故。曰：『先聞木偶言，事係前定。』令收其木偶入，免皂責。嗣後凡審判，先置木偶紗帽中，聽其語，折獄如神。囹圄報失囚，衆方駭，令曰：『速趨某渡頭，穿白者是也。』跡之果得。三年後不復靈，令亦內召矣。(嘯虹筆記)

萬歷初，姑蘇滄墅關王序三家，豢一猪，已二載。一日，啣其主衣裙行，異之，隨其所往，以嘴掀土，出瘞金千兩，取之家，遂大饒。自是德猪，飼以香飯，澡以淨泉，衣綿藉氈，十一年，大可比牛。遠農皆來借觀，而稱其家金爲猪金。後死，棺殮祭奠，如人禮。黃州府團江有一家，父亡而猪生，夜夢父稱是此猪，倍加愛養，不忍殺宰。至八年，肥大不可行人，競來觀之，丁酉年始死。(耳談)

柳道彥談其家莊客壯子，病瘍死二日矣。客自往城中市棺，爲債家所困，撻傷，或以語其家，其家男婦競奔之。壯子亦起行十餘里，抵債家，會罷爭而屍仆其家堂上，以是成訟，大耗債家錢。又有士人獨處一齋中，忽有好女子踰敗垣入，就榻上死，駭愕不察。所以已門前男女數輩，急趨過曰：「死尙走去，况生耶？」士呼至以榻屍示之，乃其家死女，驚暴雷走失，昇歸殮之。（同上）

萬歷間，尙書潘季馴治河，築高家堰，屢潰。一夕夢赤面長髯者告曰：「吾漢壽亭侯也，河有毒龍是祟，吾念公勤於王事，當爲公斬之。」翌旦白晝昏晦，風雷交作，河浪掀天。少頃風雷並息，波面盡赤，得斷蛟二，而堤以就。尙書表其事於朝，天子勅建祠淮上。尙書幼時，晚步龍溪渡口，聞水底二人語，明午替死者至矣。知其鬼也。翌午命人守之，果一人墜水救之。尙書誓得大志，必造一橋，後果以十萬金起橋，渡口名潘公橋。（湖州府志）

吳相國甦自言：「六歲出就外傳，從師館於西禪林之殿左，每晨入佛殿，見兩旁羅漢，手眼俱動，不知其土塑也。後稍長入寺，乃不復見。」（憶記）

順治戊子，余讀書靈隱寺五松房，山筍甚盛。余挖二根植牕前，僧大笑曰：「筍那得活？」今竟成林矣。

汝南人鄭奇道，遇一端正婦，乞得寄載車上，從之，詣郵卒樓，夜共樓宿。明日婦死，卒驚白亭長，亭長擊鼓會諸廬吏，共集診之。乃亭西北八里吳氏婦，新卒，夜殞滅火，火至失之，即持去，後奇亦尋卒。（風欲通）

亳州之野，夏夜有婦裸體臥瓜棚下納涼，夫來與淫而去。忽蛇復以尾淫之，婦覺尾出，如此者再，始捫以手，識爲蛇，大呼，夫至，尙見蛇逸入洞中，此以淫感也。（續彙堅志）

滇南蒙岫山有人見蛇自碎，片片星散，不知者偶拾一片視之，則諸片復合，嚙人卽死。（耳談）

蜀烏撒軍民府有嶺壁立萬仞，泉窪其上，曰「聖人泉」。其下行者呼曰「連瀨」。行道之人渴矣，則泉卽飛下；百人一人隨量皆足，而泉亦卽止。（同上）

秦興劉太宰機未第時，郡中偶有鷹神，乃一獵鷹也，能爲人言。一日飛入公宅，公家作糞以詞之，其奴作之不潔，鷹攫其帽，若懲之者。呼公語曰：『公大貴，他日當得八人抬轎，參贊南畿。』已而飛去，後皆如其言。（同上）

萬歷四十六年四月，禮部奏城河水赤，西自宣武門外東響閘起，至正陽門外，御河闌止，約長三里許，水色盡赤，深紅紫暗，狀如積敗之血。四十七年四月，中正陽門外御河水復殷赤如前，時正遼陽三路喪師之候。（槎菴小乘）

萬歷丁亥，金臺有婦人，以羊毛遍鬻於市，忽不見，繼而都人身生泡瘤，漸大痛死者甚衆，瘤內惟有羊毛。有道人傳一方，以黑豆菽麥爲粉塗之，毛落而愈，名羊毛疔。（名醫類案）

衍聖公庾廩中，有巨鼠爲暴，狸奴被啗者，不可勝數。一日西商攜一貓至，其形如常，索價五十金曰：『保爲公殺此。』公不信，商固要文契而縱之曰：『克則受金。』乃聽其所爲。貓入廩穴，米自覆而露其隊，鼠行過其上，嗅之，貓躍起，嚼其喉，鼠哀鳴躑跳，上下梁者數十度，而貓持之愈力，遂斷其喉，貓亦力盡。明旦驗視，已雙斃，其鼠重三十斤。（湖海搜奇）

萬歷戊午，馬湖青羊二江合湧，逆上岷江，水立數十丈。戴移孝云：『揚子江曾斷流一時許。』沈天士云：『甲午年，寡婦磯下有渡船過江，見江中心乾到底，久而後合。』中通曰：『此或江驅洲沙擁起，繼則推去耳。』壬寅年七月，新城鄉忽從地湧出崩山，凡數十里，紅黃如脂。癸卯年九月，江漢水漲，自楚達金陵，始至色黑如醬，三旬退。（物理小識）

榕城紀異云：『康熙辛未閏七月四日，颶風壞衙舍舟楫。二十九日海溢傷人更甚，沿海一帶，千百年安堵之區，頃刻蕩然。』

韓公雍總督兩廣軍中，獲一善星象者，懼其妖言惑衆，命斬之。及斬，公試問之曰：『斬汝者誰與？』星士曰：『耕衣人。』公特命削者更白衣斬之，以破其言，公謂術其妄矣。後問諸削者，乃裴姓也，公愕然。又斬一人，首仆地，其人

兩手捧其首，疾趨數步而蹶。（西樵野記）

萬歷二十九年十一月初五夜初更，在儀真春字旗飲酒，忽天中有一紅物如鯉，又形頭大尾小，約三尺長，外有紅暈，未幾，豐家巷失火，燒去百餘家，其物即散。（先曾祖日記）

萬歷庚寅長洲縣民呂氏雞，產一人形數寸，眉目皆具。甲午元日雷，二月無錫縣羊乳一兒，形如猴面，作兒啼。二月河南八十二縣大饑，父子相食。（稗史）

虞長孺祖母年二十時，秋夜露坐庭中，見有三人挨月過，異之，急呼長孺伯母同觀。伯母出遲，僅見其二，須臾俱入月中矣。（快雪堂漫錄）

淮安衛人王鉉，年六十，喪其左目，未幾，繼喪右目，矇然一瞽人，未嘗醫療。丁丑歲年七十，暑夜納涼仰臥，忽見星斗起而稽顙，旬日間兩目瞭然。鉉性醇真，雖權子母，若貧不能償，往往焚券。（客中閑集）

杭城牙僧父死，停柩於庭，有客夜宿樓上，以小木棍防身。三鼓忽聞梯聲，疑必賊也，黑影中果見一人上樓。時衆挑夫臥樓板，舂聲如雷，其人以臂徧坐其首，聲皆息。復近牀揭帳，客舉棍奮力擊之，踉蹌倒，呼燈至，乃僧父屍也。棺蓋大開，復納之棺，瘞焉。（嘯虹筆記）

太倉人偶武孟嘗爲武岡州幕官，因鑿渠得一瓦枕，枕之聞其中鳴鼓起播，一更至五更，鼓聲次第更轉不差。既聞雞鳴亦至三唱而曉，抵暮復然。武孟以爲鬼怪，令碎之，及見其中設機局，以應夜氣，識者謂爲諸葛武侯雞鳴枕也。（客座新聞）

萬歷丁酉，黃鶴樓重災，顛風大吼，火飛越城樓縣治，遂及鶴樓，一時灰燼。鶴樓從雲中鼓風，焰所着處千八百家，不屬而焚。先是江夏令葉公夢一赤髮兒，侍案頭，又於臥榻拾一石，熱可炙手，兆已先見。又先一歲所，東門黃鶴山白氣自地起，彌日亘天，而鶴樓後山岸，舊嵌有石碑，爲昔人文字，不知何由放光如炯，竟能照隔江城閣，風帆雲樹。

曉暮隨日光出沒處，湛湛可辨。遊觀者傾城，人皆以爲祥，不測其故。（稟書）

萬曆乙巳，妖書變作，內外如沸，第戮敵生光，以伸三尺。其時後宰門外沿皇城一帶，牆下地上，影出城郭山林人物諸狀，有鐵騎數百臨城，皆張旗幟，儼如圖畫，甚分明。移時漸滅，四五日絕蹤。（徐園）

萬曆四十四年冬，山東臨邑縣紀家窰，忽夜見火光如燈，隨煙而出。三月初四日申府，隨委典史張鳳帶領百人，四散埋伏。二更遙見火光突出，其大如斗，明亮直上，約高二三丈，復墜下地散漫，三夜皆同。有人遇見火趕近，一二丈即止，不傷人，不損物。巡按畢懋康奏聞，考傳史，有云乾旱者，有云刀兵者。（先曾祖日記）

康熙甲寅，予同羅景明王守之遊黃山，次桃花菴，浴湯池。四月一日宿文殊院，更深忽放白光，置身銀世界中，山鳥齊鳴，諸峰了了，神像鬚眉畢照。予驚起咄咄稱奇，羅子曰：『好月好月！夫朔安有月？』語未終，黑暗如舊，佛燈燦然。詢之老僧曰：『此佛光也，非有大緣不得見。』次日登蓮花峰，海黑江黃，極其分明，縱遊六日，未能盡其勝。時予茹素餐山中珍珠菜，色味佳絕。

泰山之市，因霧而成，或月一見。嘗於霧中見城闕旌旗，聞絃吹聲，最奇。張瑤星曰：『登州鎮城署後太平樓，其下卽海也。樓前對數島，海市之起，必由於此。每春秋之際，天色微陰，則見頃刻變幻。島下先湧白氣，狀如奔潮，河亭水榭，應目而具，可百餘間，文窗雕闌，無相類者。中島化爲蓮座，左島立竿懸幡，右島化爲平臺，稍焉三島連爲城堞，而幡爲赤幟。睢陽袁可立爲撫軍，時飲樓上，忽艤舳數十揚幡來，各立介士，甲光耀目，朱旗蔽天，相顧錯愕，急能酒料理城守，而船將抵岸，忽然不見，乃知是海市。』遞齋開覽曰：『湘潭方廣寺，四月朔日在東壁，則照見維揚官府樓堞，民物影著壁上。』林景熙屢說曰：『漢志載海傍蜃氣象樓臺，初未信也。避寇海濱，僅報海中忽湧數山，予登聚遠樓，見奇峰巖巖，城郭臺榭，中有浮圖老子宮，詭異千狀，近晡而滅。』筆談所紀，往往類此。（物理小識）

天啓三年九月，鳳凰至河南禹州，身長丈餘，百鳥相從，不計其數。內有鳥如馬之大，本處官以麵飯設祭，隔三里

之遙住七日去。躑死之鳥，不計其數，地上榛松梧子，厚尺餘。（先曾祖日記）

天啓二年，山東一帶人家藏倉，小黑馬料豆，盡飛不見，適儀真人於清明日，男婦上墳北門外小坡，於田間各檢取有小黑豆，或一撮，或至二三合者。（同上）

天啓七年，鎮江東北里徐山，因蝗虫無收，米貴。有鄉老夫婦難以度日，二人思自盡，忽來一老人勸云：『無自盡，跟我來，有物與你食。』至一山，叫帶鋤挖土。貧老曰：『土豈能食乎？』老人曰：『挖下自有物。』依將土挖開，果見有白粉石，貧者口噙如粉，即言曰：『爾非神仙乎？』老人回云：『我非是仙，那前來者是仙。』回頭已不見，鄉人爭取救活萬人。（同上）

天啓七年四月十一日，霍山縣路旁洪水冲出，劉伯溫碑記，生出西山馬，卸却貴州鞍，殺盡五溪苗，踏破大元關。天啓命逢下甲子，黎民塗炭饑荒死，奴輩道從民大亂，定固安邦血流楚，只恐木上生銅鐵，是是非非方信武。（同上）

天啓七年二月，鎮江地名戴港，空出一石碑云：『九世悠悠地上休，巍巍福地反淇州，人間若問消磨事，只在龍盤蛇上頭。』三十八歲算八字，江上東邊黑水流，寅卯起，辰已止，淡淡水，不用米，還在常，不在揚。星在日邊出，搖在五

年頭，碑出千戈動，東邊血水流，寅卯辰已午，人難過，鬼神愁。（同上）

周太守合樹有劉僕之妻，六十產一兒，無異他人子，但無齒。（獨樹屋稿）

一牙僧家，嘗請客，剃着品，用竹籃掛簷下，每至次日，一無所有，疑諸婢僕偷食也。一客在湖中買包爲業，偶寓其家，與弔掛竹籃處相對，至更深，見門外有移竹聲，客起視，一犬頭頂一桌，至弔籃處，跳桌上，前足豎起，將籃取下，盡食完，復掛起，將桌頂在原處。客即將門掩上，忽推門聲，客驚怖不開。次早客下湖收包，其犬竟入客房，將行李咬碎，及客回家，見物破壞，向牙僧說其顛末，索犬已逃去矣。一日客同衆客往鄉收包，見當路中心，空一大坑，及至，見前

犬從中跳出，幾被其傷。幸衆客有傘救護，趕走，竟不知其終云。（先曾祖日記）

崇禎四五年，河南草生戰鬪狀，有人馬形，皆若披甲持矛，馳驅糾結。七年，河南孟縣民孫光顯祖墓在河陽驛東，有葡萄草，夏抽新條，條列萬狀，有美人者，達官者，爲龍鳳，爲龜麟，爲雀魚蛇鼠，爲蟬，爲孔雀，鸚鵡。道臣曹應秋取得三美人一鳳一鸚鵡。美人黃衣白裳，面施粉黛，鳳苞羽五采，鸚鵡栖於架，架上有蓋，蓋中有粟，點染生動，善畫不及也。其連陌王氏黨氏塋，所產皆同。有一草而枝蔓出二塋外者，卽與凡草無異。十六年，有商人自山東載花豆渡淮，及出賣，如人首然，耳目口鼻咸具。十七年，太倉邑紳知臨川張采家李生黃瓜，采嘆曰：「古語云：『李生黃瓜，民皆無家，亂其至矣！』」既而采亦幾及於難。

康熙庚申年十一月朔，白氣長二丈餘，現於西南，月餘不消。兵部侍郎成其範奏曰：「此主災逆速滅之兆。」無何而滇黔平。

崇禎元年，五鳳樓前獲一黃袱，內襲小函一卷，題云：「天啓七，崇禎十七，還有福王一。」清晨內侍得之，奏御，上命巡視皇城各定推究。科臣奏此必妖人所爲，一加推究，必有造訛立異，簧鼓聖能者。上可其奏，立命火之。（綏寇紀略）

崇禎辛巳，姜如須過後湖，入一菴後殿，封鑰具題，乃開，皆裸佛交媾形，凡數百尊。守者曰：「前年大內發出者，其像皆女坐男身，有三頭六臂者，足下皆踏裸男女，累人背而疊之。」考元成宗大德九年，天寧寺有祕密佛，卽言此像。圓殿菴帽已兆演撲，鄭所南久久書亦言塑裸佛與妖女合是也。其言邪教淫殺尤甚。又口外之西番僧，猶有食肉近女如此等者，但不取童男女血，生刺孕乳血，以點佛唇爲供養耳。然往往有異術，如斷肢復續之事，無乃如北史之押不盧乎？蓋自漢時卽有西域幻人，易牛馬首，指端出浮圖者矣。香山隄爲船口，呂宋人常往來，有三巴寺隄媚至寺得內，謂之懺悔，又何疑真臘之陣毯乎？若葛蘭國浮屠有濁肌者，亦娶如寄袴。唐房千里投荒雜錄曰：「南

方蠻以女配僧曰師郎，天雷苗中有師娘者，方許住菴，令人摩阿濕毗之腹祈子，則其俗然也。（物理小識）

義犬菴在蕃育署，萬厓中菴中犬搏鄰鷄，鄰以詬主僧宗住，宗住執犬佛前撻之。他日復犯，宗住縛之，將以就屠。犬撐住作乞憐狀，宗住曰：「汝能悛，尚可宥也。」因架石作窰，高不踰尺，置犬其中，自是蹒跚窰中不出，食避葷腥。一日到佛前伸兩足，伏首作頂禮狀，宗住知其且化去，爲誦涅槃經送之，始化庵以此得名（耳談）。

崇禎八年元旦日，黃梅縣小南門外，天落黑子，周圍十餘里，鄉民在地上檢來，如綠豆垂粟子大，炒食，內仁如核桃肉味，窮人可以充饑，富家食之腹脹。一合可炒一升。有檢二三升者，有檢上升者，盡落泥內，名爲烏谷，殼黑色，又如垂粟。傳言崇禎六年，撫州被流賊之亂，人民逃竄，賊平復業無食，民仰天哭，忽地亦落此烏谷活民。（先曾祖日記）

崇禎九年，鳳翔學前，鳥集地數萬爲陣，方能應矩。十年秋，蝗飛蔽天，食禾無遺。十一年，蝻生食麥，及秋成，蝗食禾，人大饑。十二年夏，有星隕於鳳翔袁畫師家，不及地，旋轉如冶金，良久漸高飛去，照數十里。又大鼠成羣食牛，人入腹，食嬰兒見骨。（陝西通志）

錢塘黃相國機諸生時，杭帥欲伐其靈隱祖塋木。相國夜夢金甲神求救，覺而顧之，郡邑當事，莫爲理。方窘甚，帥忽患心痛，曰：「神射我。」遂死，木得不伐。後相國謝世，木亦爲枯，休寧方口，爲吳相國正治祖塋，有松若繡繖，纓絡下垂。相國官日起，松枝漸至地，葱翠交接處，洞開八門，遊宴其中，儼然廣廈。相國沒，今松亦漸枯，蔭木關命咏，而子孫每自戕之，何歟？（嘯虹筆記）

都城寄園梨一株，踰常味，先是李相國蔚過艾司寇元徵，食而甘之，司寇每當梨熟，輒摘以餽。園傳徐總漕旭齡，迄余三十年，餽以爲常。癸亥梨大熟，倍於前，甲子相國薨，梨樹隨枯。是年天安門外天柱折，人皆謂關相國云。

崇禎壬午，南闈二場後，外間喧傳棘場開一竇，疑有關節內達者。監試監臨官俱入內簾省視，則牆兩層，外層有穴，而內層牆無之，遂窒之而已。至後夜，仍穴之成竇。監場御史葉瞻山於夜躬伺之，則兩狐先後自竇而出，兩眼如燈射入，羣疑始釋。自此江南淪陷，是科已後，不復爲明之南闈矣。（誌異）

是科主考將至，尤訛傳曰：「壬午不開場矣！」亦成讖語。

黃州師巫寧均見一鼠盤旋道上，忽入地穴，其下得銅印，上篆「扶鸞王印」，用署符呪，能呼風雷。後柄損，遂不驗。（珊瑚網）

京師顯靈宮道士買一魚，腹有秦白起妻字。京口鄔汝翼於萬曆丙子，遊於杭人屠家，宰猪者去毛盡，猪腹丹書數字曰：秦檜十世身。白坑趙卒四十萬，身賜杜郵劍，今二千餘年，而妻尙受魚屠。秦檜誤國戮忠，卽免葦街，今五百年，孕身十世，亦正受豕戮。陽罪止於一時，陰罪至千百載，可不畏歟（耳談）

海鹽有宋姓者，嘗逋官錢，因箠楚。貸朱玘金，貧無償，臨死泣曰：「吾負公，死當作犬償耳。」踰年，玘忽夢宋至曰：「昔欠公恩債，明日公家犬生子，有純白左股橫黑點者，卽我也。」旦起視，果如夢中所說。一夕賊二十餘來，劫其家，方抵門，此犬先繞室嗥，人得盡覺，復嚙玘寢室扉，悲鳴若哭。玘知有異，急開戶，攜妻孥走，呼僮奴伏屋外，邀賊殺一人，生擒其一，將訊得餘黨，盡伏辜。明日此犬長嗥不食，數日死，爲文祭之，其孫茂才學章作義犬記（海鹽志）

蘇州府沙良著以歲貢候選都門，願得補官，近魯地孔村一謁先聖，以慰仰止之懷。未幾，竟得授曲阜縣丞。初下車，齋三日而後行禮，方跪拜俯伏，忽聞金石之聲，意謂文廟所奏，拜畢登堂，聞無人焉。時以爲致誠所格，御史某爲撰記於學亭（臯書）

朱元芳族人家閩邵汀山峪中，得窖金銀器歸，忽忽穢甚，不可禁，且小口時有瘼厥。長老云是流賊窖金時，常困苦一人，至求死不得，約之曰：「爲我守窖否？」其人應許，復苦之，如是數四，應許閉之窖中，遇金者祭度而後可。朱

氏如致上章曰：『汝爲賊守久，當我得此金，度汝命，』已而穢淨病已，朱氏用富。有中表周氏遇此度之，終不能得也，反其金窖中。昔聞虎倂，茲爲作銀，俵詩死仇爲仇守，爾何其愚？試語穴金人，此術定何如？（玉茗堂詩集）

北京城南二十里，有園曰海子，方一百六十里。海子西北隅，歲清明日，蟻億萬集，壘而成丘。中一丘高丈，旁三四丘，高各數尺，竟日而散去。今土人每清明節，羣往觀之，曰：『螞蟻墳。』傳是遼將伐金，金軍沒此，骨不歸矣，魂無主者，故化爲虫沙。（帝京景物略）

漳州潘尙書榮爲給事中日，奉使海外，忽一大鳥飛集舟上，形似鸛雀，稍摩其掌，海舟四五丈，爲之搖捏不已，良久飛去，舟以幸免。又泊舟一港，忽風捲海波，舟纜爲斷，幾欲隨流而去，遙見海瀕有赤燈數百，明滅而東，舟人云：『此蝦目也。』蓋海蝦成羣而過去云。（謝太守說）

休寧板橋有八伐竹，遇一竹甚堅，再三砍之，方倒。竹凡十三節，節節之中，皆有觀音大士像，今供奉本村庵中。（叨庵偶筆）

落石臺在休寧小南門外，懸崖峭壁，前臨深溪，巨石偃水中，可坐百人。復有雲頭石，爲下流藩蔽，稱勝覽焉。炭中供奉銅鑄觀音，天啓壬戌，有盜利其銅，梯縵而取之，碎其法身，惟頭獨存，藏於袴，遂迷不識路，於稻田中往復數四，行人覺其異，詰之，應答支離，搜得神頭，送縣枷責。山僧奉其頭抄募，復鑄聖像。（全上）

休寧崇壽觀奉玄帝，有人盜神前銅劍，吳四如適以醮事宿觀中，夜半夢有人促之起云：『神前劍被人盜去。』吳不以意，復臥如故，而夢中人復促之，於是喚道士秉燭，劍果失矣。追出觀門，見一人凝立道左，如醉如癡，急叱之曰：『汝奈何盜劍？』其人不認，而神色甚沮，欲共執之。始徐言曰：『劍在田畔泥中。』尋之果獲。劉子昭有僕，行

經觀前，忽塘中有鬼出魅之，神爲驅逐其鬼，而護劉歸家。比僕醒詢之，則云：『行到塘前，一怪物突來，祟我先飲以茶，後食以餅，我皆不受，漸覺昏迷，忽見觀中有金甲神仗劍出，叱而驅之，亦不自知何以倏到家中也。』翌日到觀

謝見逐鬼者，乃高元帥也。又康熙初年，修觀時，瓦匠上屋作脊，抱鯊魚長四五尺，重數十斤，失足連魚墜下。衆皆大驚，以爲死矣，而匠與魚皆絲毫無恙。（全上）

休寧城東光華廟，奉五顯神，明代邑中殷阜，香火甚盛，國變後廟漸替。有偷兒無賴，忽開一神之背，而盜取其臟。偷兒鄰家怪其有金珠出，亦不識所從來。俄而偷兒於大東門外出淨，忽臟頭努出寸餘，傍有一犬啣之而走。偷兒負痛喊逐，而犬走愈遠，抽出大腸數尺死。（全上）

馬當鎮在東流縣江濱，江流洶急，所謂水莫險於馬當是也。休寧程姓者，乘舟過此，失足落水，大江淼茫，莫可撈救。次日起錨開船，而程客端坐錨齒上，身體柔軟，類醉人，薑湯灌之復活。云：「恍惚間，見三白衣人立我前，初不知在水國也。」知爲三官救護，乃立廟江上。（全上）

四明倪公棟爲南兵郎，過景州，輿中假寐，見萬隊雲屯，前一金甲將軍，若相迎狀。詢爲誰？曰：「周亞夫也。」既出北門，驟雨停，一敗廟中，卽亞夫廟也。輿中拈一舊帙，復得亞夫傳，心異之。少復寢，則見夢且揖曰：「吾室苦爲牧豎所穢，得一掃除可乎？」夜次獻縣，爲邑令趙完壁言之，明日詢之，有古篠地，則周墓在焉。因新其廟，立主懸扁，禁樵採。趙後爲太常寺少卿，倪淮安太守。（湧幢小品）

武昌縣因江漲漂一物如魚鱗，於田間大如席，或曰龍鱗也。姑蘇有直指使詣學宮，大風吹下一布巾，橫直皆丈餘，以貯郡庫，見蘇州府志。海上有大魚過崇明縣，八日八夜始盡。又崇明灘上有魚死，長十丈，見崇明志。海舟汎琉球，夜見山起接雲，兩日並出，風亦驟作，撼舟欲覆。衆皆駭惑，舟師搖手，令勿言，但閉目坐久，始不見。舟師額手賀曰：「我輩皆重生矣。起接雲者，鯨魚翅也。兩日目也。」見使琉球錄。某年海上浮一衣來，長二丈，兩袖倍之。咸熙二年，有大人見於襄武，身長二丈，腳跡二尺二寸，符堅時，河中得一大屐，長七尺三寸。又有桃核可容五斗，籍陪京庫，關中曾墜一大鵬鳥，毛萬左史元獻云：「親見在某郡庫中，毛以久盡，獨其孔橫置在地，平步入之無礙。」或又載海

邊人家，忽爲糞所壓沒，從內掘出糞，皆作魚鰕腥，質半未化，蓋大鵬鳥過遺糞也。莊生之言震盪無極，其曰任公釣鰲，夸父逐日，大鵬運海之類，似皆是實。（耳談）

崇禎甲申，漳泉鎮海衛學文廟孔聖像首忽墜地，人人駭異。未幾，大學士黃公道周、楚憲司陳公瓚、蜀撫陳公士奇相繼死節，三姓將亡之兆，豈不信乎？陳公字弓甫，少食貧，常繫竹筒於腰，向親知覓油夜讀，無則升屋瓦，映海月，咿唔多至夜分不寐，學極該博。少糾鄉里，防海盜劉香，與諸士習水戰，銃藥悉自製，以手試之，臂毛不焦者爲佳，乃充用，賊果不能當。（座右編）

順治三年丙戌，黃公道周以相國募兵，給容筭百函，號召得百餘人。由閩中出，開化馬金嶺，致休寧界，時張提督天祿標下許弁，昔曾從事黃公，假意出迎，遂執入囚車，經過舊市，予童年見之，綠袍方巾，手一卷，坐車內。予尾車後，至長充舖，相國目予曰：「小子何戀戀耶？」張公械送江寧，相國絕粒不食，積十四日不死，內院洪承疇憐而欲生之，卒不能屈。予聞相國畢命，爲之淚落。

湖州烏程縣士人莊姓者，其室有娠，及期腹痛不可忍，迨產，忽得一蛇，友駭甚，腹仍痛。復有一蛇在腹中，不能產出，遂至於斃。一時傳以爲異。近世產子，目生於頭，有目無鼻者，往往多有。或由其父母交合時，值疾風狂雨，得天地之偏氣耶？殆不易解。（隨月錄）

杭郡舉子張治，一日對鏡，見鏡中之貌，另是一人，曰：「有你有我，無你無我。」大駭不省。明年辛丑，行赴春官，與一人同車，乃鏡中所見者，問其姓，曰：「我會稽張治也。」遂大喜，後果同登榜。杭者選南部主事，會稽者選北道。二年，二人皆死於官。（同上）

康熙十五年五月初一日午時，日麗中天，皎潔異常。忽有大風黑氣，自西而東，莫知起止，撼房拔本，堆石擁沙，瓦葦等物，飛揚蔽天。兼有人從西山王姑寺等處，帶至前門大街墮下者，有前三門大街集上之人，竟不知去向者。遠

近傳聞被空中所墮木石磚瓦擊死者數十人，乃從來未聞未見之事。（邱報）

湖州城東金逵樓側，迎真道觀，有黃鷹甚巨，壘巢樹頂，栖息久安。康熙甲子秋，不知何來雙白鳥，比翼翱翔，據其巢而撫其卵，鷹不敢與爭。薄暮，凡城之內外鳥雀等類，皆止宿其傍，亦不聞有嚶鳴上下者。宰牧咸爲驚異，戒施網弋。里人環睹，童稚聲張，鳥俯視無懼意。無何飛去，不知棲所。說者謂爲白鳳云。（西臯外集）

成都武侯祠廟圯，觀察使宋可發，艾石修之，取池土築牆，得石一方，如古磚，廣徑俱二尺，中橫列三言四句，有云：『水月主，庚不大，蓋十八，龍復臥。』中心上書武侯諱一字，下直書千一出三字，隸法遒勁。觀察築一亭，以石嵌壁下，復勒一石，自記始末。大約上三句，隱清康宋三字，蓋武侯預知千餘年後，修其廟者爲宋公也。（萬玉山房雜記）

景陵麻洋潭有女轉男身者，康熙己巳，予往鄂，溯流上，舍舟走就訪之。至其家，華門圭竇，此子出揖客，宛然姣童子也。詢其姓，黃名天泰，小字喜生，其父綺文，年七十二，母六十九，家甚貧，額下有頰骨，聲音舉止，居然男子矣。但細觀眉嫵，尤有閨秀氣。綺文出小引，略曰：『予家世業儒，八代矣，爰及我躬，艱於時命，屢試不能，采一芹，初婚馬氏，賢而無子，復娶沔屬李氏女爲妾，生二子三女，不意二子均未三歲，殤。長女歸馬，次歸梁，季女名辭姑，許字聶甲子。李氏病故，家益貧。今乙丑歲，辭姑十四齡矣，意欲於冬歸聶。三月望日，女忽身熱骨痛，夜夢神人曰：『汝不久將作男。』晨告余，余以爲夢，漫不記憶。不意是月盡，微天之靈，女果突以男形相示，事出望外。』且述退婚成訟，邑令審驗，及太守各憲喚見，與某觀察賜名易衣冠，月日，媿媿甚悉。予心異之，邀黃老與其子登舟小飲，時此子已十八，誦毛詩矣。更探驗之，果男子也，乃作短章贈之。其辭曰：『幼讀山海篇，往往愛神異，寡見復眇聞，翻笑齊諧記。放船漢水清，歇雨蓬烟細，人傳得祖家，咄咄多怪事。沿柳轉花籬，披香過荷菱，令子出揖客，眉目遠清麗。昔爲明月珠，今作珪璋器，德厚形亦化，誠動福自至。乃知天地心，樞紐易移易，握手細端相，殷勤贈名字。落日照蒼波，一望前林翠，沙頭更解纜，悵悵如有失，世間何事無，可以發神智。』遂字其子曰仙根。後數月，予復下方漢過之，仙根謂予所書扇來。

訪者爭錄去，予亦大快。然事所或有，理所必無，而聞人所未聞，見人所未見，每一念及，猶恍惚至今疑也。（同上）

陳士慶，河南鄧州人。其族有登科爲州守者，其父羨之，教之學書不成，棄去學百工之技，久之不樂也。與一二道家者遊，聞神仙之術，欣然慕之。乃棄其業，辭父母，出遊名山，冀遇神仙者流，無所遇。乃入函谷關，至終南，有老人籬冠羽衣，坐石洞中，辟穀久矣。士慶跪且拜於洞口，老人閉目不答。如是者累日，老人出問曰：「若何人，乃溷老夫爲？」士慶曰：「吾欲求神仙之術。」老人熟視之曰：「若遍體皆凡濁，豈神仙中人耶？去，毋溷我。」復入洞，閉目坐。士慶又跪且拜者累日，每饑，則乞食村中。一日，老人謂士慶曰：「吾知若困饑，當有以餉女。」命童子予一物，若飴，食之氣蒸蒸，滿腹，遂不復饑。士慶愈益奇之，不肯去，又累日，老人因出一卷書授之曰：「去，求仙非女事也。」士慶拜謝而去，視其書皆不省，惟末四頁，頗能識之，皆楚方也。士慶歸至河南，巡撫之女，鞭韃墮地而折其足，有募能治者，予百金。士慶以其方試之，立愈，乃挾百金以歸。當是時，流寇起關陝，禍且遍天下，河南羣盜亦起，其父母相與謀曰：「兒不治生產，而好遊游，且數年，今天下大荒旱且亂，而兒羈窮在外，挾金以歸，得毋從賊乎？」乃詣官言狀，官因繫士慶，而其族人爲州守者，方家居，爲請於官而免之。士慶自言得異書，父怒奪而焚之，士慶急從火中掇拾，僅存其末四頁而已。居有頃，羣賊破鄧州，士慶家皆亡。士慶爲張獻忠所虜，在軍中，依其書試之，煮水成膏，有讒之獻忠者曰：「某男子乃妖人也。」獻忠命速斬之，將斬，士慶呼曰：「吾有禁方，能使死者復生。」獻忠笑曰：「姑留之，勿殺。」然不之奇也。獻忠性兇殘，每以大槌撻左右，輒死，死或付士慶治之，皆立起。獻忠破武昌，楚王死，宮中有婢曰老脚，爲獻忠所嬖。一日，獻忠召老脚，老脚不卽至，獻忠怒而持刀自往刺之，搥其胸及腹，洞數寸，肝肺腸胃皆割然，委於地。獻忠旋悔之，召士慶而告之曰：「吾固欲殺若，若自言有仙術能活人，今能活老脚，當嘗爾死。」士慶曰：「烏有肺腸離體而可復生者乎？然不敢違大王之令，當且徐而活之。」使人舁一木屝至，臥老脚其上，納肺腸胃於腹，以線紉之，而傅以藥。一日而老脚呻吟，又一日而求飲食，又三日起坐屝上，又三日而侍獻忠側矣。獻忠由此大

奇之孫可望者，獻忠之平東監軍也。飲酒醉而殺其侍妾，士慶見之曰：「此監軍之最寵者也，醉而殺之，醒必悔，且洩怒於左右矣。」持以去，亦線紉之而傅以藥，以衾裹之，置車中。閱一二日起，營行數十里，下壁。士慶問可望曰：「前夜監軍何自殺其愛妾？」可望撫膺嘆曰：「吾固悔之，然左右不吾諫也，吾烏能無傷？」士慶曰：「吾今復得一美人以進監軍，監軍毋傷也。」乃召人持車來，啓衾出美人，卽前所殺之妾也。視其頂紅痕如縷，美麗倍於平時。可望拜而謝曰：「公真神仙也。」軍中有驍將祁某，臨陣而爲敵削其頰，車折齒，士慶爲斷一俘之頰，車以合其齕。一日夜而飲食言笑無異。獻忠愛將曰白某，與敵戰而砲中其脛，負痛馳歸，濱死。獻忠命士慶治之。士慶曰：「傷甚矣，治之稍難，吾無子，某能父我而養我，以終其身，乃能如大王命。」獻忠僞許之。士慶曰：「其人素反覆，須書券來乃可。」獻忠命某書券如其言。士慶先以藥僵其痛處，鋸去其脛骨寸許，殺一犬，取犬足骨，如其長合之，而傅以藥。閱三日而白某馳騎入敵陣，斬發砲者頭來，其奇效多類此。其後獻忠死，士慶遨遊孫可望李定國間，定國旣反正，久之戰敗，入蠻徼中。士慶隨之以行，年老矣，尤日能飲酒數斗，御數婦人，人求其術，輒不言曰：「此非我所能傳，有司之者。」先是獻忠在湖南之長沙，獻忠謂士慶曰：「吾欲號女爲老神仙，而恐軍中不盡知也，今爲汝申令於軍中可乎？」乃命其兵人持一几來，頃之得几數十萬。獻忠命軍士累几爲臺，高且百丈，教士慶登其巔。士慶愕然曰：「吾身不能騰空，焉能躡之而上也？」獻忠曰：「不登且殺女。」命軍中數十萬人持弓矢環之，且曰：「吾有呼則全軍皆呼。」士慶登其半欲止，獻忠命軍士引滿擬之。士慶懼而上，遂登其巔。獻忠呼曰：「老神仙！」左右皆呼曰：「老神仙！」軍士皆呼曰：「老神仙！」聲殷然震山谷，自是軍中皆稱爲老神仙，不知其姓名，而士慶因亦自匿其姓名，不以告人也。在緬甸時，蜀人劉蒞與之善，許爲士慶作傳，乃爲告其姓名，及遇仙始末如此。其後李定國死，士慶隨其養子白某入邊投誠，而病死於騰整州。戴子曰：「余讀陳士慶事，洵奇怪，然竊歎其挾有異術如此，而爲賊用，可惜也。吾又聞降將王安者，自言在賊中時，嘗從老神仙取藥矣，見其聚羣婦人，而剝取其陰上肉方寸，置鑪

中，雜以藥熬之。須臾而鑪中火起，光滿室中，其火着物而不然。老神仙曰：「藥成矣。」復投以藥而火息。然則士慶之術，非爲賊亦不能試也。嗚呼！殺人以活人，其術又烏足尙哉？（陳士慶傳）

人妖

物怪人妖不敢現於太平之世而說者乃謂十日出堯年蚩尤生上古亦獨何歟駭見驚聞謂爲窮姦宄詰疑獄者告

天順中揚州有民妻，一孕五兒，體貌無異，森然無一天者，母亦無恙。成化間，諸子爭財析居，巡撫畢公案蒞蘇州，決其事。（西樵野記）

成化庚子，京師有寡婦善女紅，少而艾，足不盈四寸，諸富貴家相薦引，以教室女刺綉。見男子輒羞避，有問亦不答，夜必與從教者共寢，亦必手自鑰戶，嚴於自防，由是人益重之。有晉州聶村生員高宣慕寡婦，必欲與私，乃以厥妻給爲妹，賂鄰嫗往延寡婦。婦至，生潛戒其妻將寢，則啓戶如廁，妻如戒，生遽入滅燭，婦大呼，生扼其吭，強犯之，則男子也。厥明繫送於官，訊鞫之，姓桑，名种，年纔二十四，自幼卽縛足極小，圖富貴家女，與之私。法司上其獄，憲宗以爲人妖，寘極典。（蓬軒別記）

宏治末，隨州應山縣女子生鬚，長三寸餘，見於邸報。鄭陽一婦美色，頷下生鬚三縷，約數十莖，長可數寸，人目爲三鬚娘云。（庚巳編）

成化辛丑，蘇衛數軍士，被公遣赴崇明，事畢泛海歸，遇大風，飄至島麓。一人從林中出，長可三四丈，深目黑面，獐醜異常。見數人，悉以藤貫掌心，繫於樹下，已而復入。衆極力斷之，而竄始放舟，長人追上，以手攀舷，舟中一勇士急掣刀斷其指，始獲捨舟而去。辨之，乃一指中一節耳。試以小尺度之，足有四寸，因獻嘉定，今貯藏中。（西樵野紀）

明成化辛丑，宿州有婦人，自脅下生一男。先是母娠時，脇腫如癰，就褥，母亦昏暈不知。比甦，視脅已平，斑疔甫合，乃知脅下生也。（誌異）

嘉靖乙丑，有遊食樂上乘騎者七人，至綿州，其持舞爛衫服，整潔鮮明，拋戈擲壘，歌喉宛轉，腔調琅然。適余憲副至，舉城士夫商賈，無不欣悅，以爲奇遇，搬作雜劇，連宵達旦者數日，久而情洽。一日給衆曰：『今夕改作雜劇手眼，以新說聽。』遍索士夫富室，陳列珍玩器具，衣着織金彩服，乃令本地樂工，代司鼓樂。至夜闌人倦，忽隱几者大半，乘機催迫，鼓樂喧震，作雞鳴渡關，七人以次入甕，久之寂然。破甕索之，了無所得，陳列諸物，俱化烏有，此卽遁身掩形之法。（宦遊紀聞）

彭節齋爲經略使，有一浙人寓江西，招一尼教女刺綉，女忽有娠，父母究問，云：『是尼也。』告官屢驗，皆是女形，以鹽肉水漬其陰，令犬舐之，已而陰中果露陽。彭判妖物難拘常律，奏聞斬之。（稗史）

姚江書生使其館童入內，從主母索一絲髮，主母怪之，便從屋後馬坊中摘取牡馬尾鬃一根，持與。其人至夜，書符作法，坊中馬不勝淫，怒掣斷韁勒，奔號至書舍中，直突書生。書生惶遽，便跳上屋梁，馬亦躍上，棟宇牆壁悉被踢圯。書生乃穿屋而下，疾走投罾井中，馬亦隨入，尋被嚙死。（秋水集）

萬曆丙戌年，洛中二行賈最友善，忽一年少者腹痛不可忍，其友亟爲醫治，幸不死，旬餘化爲女。事上撫按，具奏於朝，適二賈皆未婚，奉旨配爲夫婦。（稗史）

南京華嚴寺僧遊食貴州，聞此中苗俗，有人能變鬼法，或男子，或婦人，變形爲羊豕驢騾之類，嚙人至死，吮其血食之。宣慰土官法禁而不能絕，人戒僧云：『臥時善防之。』僧與數人宿寺中，夜深時聞羊鳴戶外，少頃一羊入室，就睡者身運，馴之。僧念曰：『得非向人所云乎？』卽運禪杖，力擊其腰下，羊踣地，遂復本形，乃一裸體婦人，執而擊之，將以聞官，婦人哀叫不已。天明倩人往報其家，家人齊來寺中，羅拜求免，出白金三百兩，爲僧贖婦命。僧受之，乃釋婦使去。他日僧出郊，見土官導從布野，方執人生瘞，問旁觀者云：『亦捉得變鬼人也。』（說海）

京師有婦女嫁外京人爲妻妾者，初看時以美者出拜，及臨娶以醜者換之，名曰戳包兒。過門信宿，盜其所有逃

去者，名曰拿殃兒。又有幼男，詐爲女子，縛纏其足，情態逼真。過門時乘其不意，卽逃去。成化間，常有嫁一豎生者，適無覺可逃，及暮近之，乃男子也，執於官，併其媒罪之。（稗史）

明張昺任鉛山，有道士善隱形之術，多淫人婦女。公命擒之，至，痛鞭之，了無所苦。旣而并其形遁去。公托以他出，突至其居，縛之而歸。乃用印於其背，而復以蒜醋穢物潑其頂，然後杖之，隨聲叫嗥，竟死杖下。（鉛書集）

一茂才身不滿三尺，頭半其身，鬚長過膝，陰莖不及半寸，細如小指，不能近女，而險詭善訟，心力過於恆人。又一娼家劉姓生一子，蠢陋不慧，兩股之間，皮肉壅腫模糊，如莖如囊囊之上，一小孔，出溺不自其莖，因令之牧羊，日與諸僮游，已而腹漸大，或誑之曰：「將毋抱姪乎？」羣啓股視之，儼然一女身也。蓋始與牧童偶戲，觸其囊上之孔，兩股間潰爛如瘡，如掌大，忍痛不敢語。已而瘡愈痂落，乃成女身。後產一男，雄壯穎慧，能延其姓。（蘇譚）

萬曆壬子，小人國入貢，泊石城。其人身長二尺，紺髮綠睛，衣綠衣，多摺縫，戴方帽。有大晨雞重五十斤，高四尺；其人御之，如滇南人之貢象，以小御大，見者駭之。（蘇譚）

黃谷蠱毒，福建諸州，大抵皆有蠱毒，而福之古田長溪爲最。其種有四：一曰地蠱，二曰金蠱，三曰蜈蚣蠱，四曰蝦蟆蠱。皆能變化，隱見不常，皆有雌雄。其交合有定日，近者數月，遠者二年。至期主家備禮迎降，設盆水於前，雌雄遂出於水中，交則毒浮其上，乃以針眼刺取，必於是日毒一人。蓋陰陽化生之氣，納諸人腹，而托以孕育，越宿則不能生，故當日客至不暇恤親。（夷堅志）

凡中蠱毒，無論年代遠近，但煮一雞卵，插銀釵於內，併含之，約一食頃取出，雞卵俱黑，卽中毒也。其方用倍子二兩，硫黃末一錢，甘草三寸，一半泡出火毒，一半生丁香、木香、麝香各十文，輕粉三文，糯米二十粒，共八味。入小沙瓶內，水十分，煮取其七，候藥面生皺皮，爲熟，絹漉去滓，通口服。病人平正仰臥，令高頭，覺腹間有物衝心者，三卽不得動。若吐出，以桶盛之，如魚鱗之類，乃是惡物。吐罷，飲茶一盞，瀉亦無妨。旋煮白粥補，忘生冷油膩。

酢醬。十日後，服解毒丸三兩丸，又經旬日平復。

左慈入羊羣，冷謙藏甕中，何妨遊戲鋒鏑之世。萬歷末，妖書一事，忽一夕黏宮中，與城坊皆遍。後緝獲一儼生光，以當之，酒僞刻各衙門印者，彭又朔有容成黃治之術，能推案入壁，凡數易其形。楊大洪左蒼嶼遇之，皆言其不免。左公神易一卷，卽此人所受也。（物理小識）

沉江土司，世傳蠱法，其藥最毒而最奇。凡郡守新任，例必設宴迎風，藥已入腹矣。在任理事，藥不卽發也。但兩目瞳子變黑而爲藍，面色淡黃，狀類浮腫。至離任十月，則闔門并命矣。（南中雜記）

緬人之蠱，不用藥而用鬼，世傳神呪，能於四十九日，呪牛皮如芥子，號曰牛皮蠱。呪犁頭鐵亦大如芥子，號曰犁頭蠱。下蠱之法，但藏芥子於指甲之內，對人彈之，藥已入腹矣。漢人中毒而還，彼又計其道里之日月，復誦神呪，則蠱毒大發，肌瘦而腹脹，數月而死。騰越所屬二司中，有楊招把者，亦能誦神呪，拔出蠱毒，活漢人而殺緬人。佛書所謂毒藥及藥物，還加於彼人也。（同上）

滇俗重財而好養女，女長則以歸寄客之流落者。然貌陋而才下，慮賦谷風，則密以此藥投之，能變蕩子之耳目，視奇醜之物，美如西施。又有戀藥媚藥飲之者，則守其戶而不忍去，雖資本巨萬，治裝客游，不出二站，卽廢然而還，號曰留人洞。（同上）

永平縣老嫗，年五十許，號曰蕭歪嘴者，有異術，能解和合藥。或稍有身家之人，誤飲狂藥，而其父兄弟，必欲其棄醜物而歸里者，則密與歪嘴計之。豫定一僧舍，給狂人入其中，約數人制其手足，歪嘴以藥物灌之，大吐二三日，毒盡乃止。其人卽羸瘦異常，日以清粥素菜調之，一月而進梁肉，百日而復舊。引之復視醜物，則棄之如糞土，翻然思歸矣。嗟乎滇中留人洞不下百萬，安得數百蕭歪嘴，布滿十八郡中，藥此浪子也。然歪嘴甚珍其術，而索謝亦不少，恐破人和合，爲同儕所忌也。又年過五十，則不可活，血氣既衰，不任吐藥也。（同上）

順治間，金壇有少尼往來人家講經典，避男人甚謹，衆以爲是善禪修者也。有周生獨不信，伺其至某家，命童子窺之，則立而溺如男人。率衆擒之，果非尼。邑令素風力，立斃杖下。（樗鄉集）

虎 讀眉公虎背有不爲之色變者，幾人雖然何地無虎，必深山哉。談虎於山，亦曰姑論夫世之虎其形者。

虎不行曲徑，遇之者引至曲路，即可避去。（虎苑）

于梓人者，湖廣武岡州人，童年資性聰警，州將愛之，因其父藝，以梓命名。及長，有俊才，且多異術，舉洪武乙丑進士，歷官登州郡守。府部有訴其家人傷於虎者，守命卒持牒入山捕虎，卒泣不肯行。守笞之，更命兩卒曰：「第焚此牒山中，虎自來。」兩卒入山焚牒，火息而虎至，弭耳帖尾，隨行人城。虎至庭下，伏不動，守厲聲叱責杖之，百而舍之。虎復循故道去。尋爲部民告計，以爲妖術惑衆，有詔逮治。數月瘦死獄中，棄其尸。家人發喪成服，忽一夜聞叩門聲，問爲誰，答是梓人，驚爲鬼，曰：「吾實逃去，死者詐也。」家人不信，謂鬼衣無縫，驗之不然，遂內之。梓人不自晦匿，日與故舊遊宴，或泛舟不用楫，逆水而上，以爲樂。里人劉氏怨家也，執白知州伍芳請奏聞，芳不許。劉詣闕告，朝命法官推按，未至一日，忽失梓人所在，但存鐵索而已。劉無以自明，竟坐欺罔，得重譴。梓人自是亦不復見。梓人號七十一峰道人，詞翰逾逸可觀。（已瘡編）

包實夫，瀟溪人也，世業儒，希魯先生其父也。明經力學，事親惟謹。洪武元年，館於邑之太常里，是冬歸省而復之焉。至後嶼，忽一虎突前，進退莫能避。虎如伏狀，類拜者，徐起銜其衣之左腋，曳之行。實夫隨往，至林莽中，虎釋而蹲。實夫亦對而踞，乃語之曰：「汝虎也，得無陷吾肉，殞於汝，吾復何憾？然吾二親俱年七十餘，汝能容吾畢其養乎？吾命應虎食，終歸於汝。」虎乃起曳其衣裾，復至故處而去。故名拜虎崗，在晉賢縣西五十里。（陳太史善記）

利州賣飯人，其子婦山園採菜，爲虎所取，經十二載復還。自云入深山石窟中，本謂被食，久之相與寢處。窟中舊

有四虎，妻婦人者最老。老虎每持麋鹿等肉，還以哺妻，或時含水吐其口中。婦人欲出，輒爲所怒，驅以入窟。積六七年，後漸失餘虎，老者獨在。後一日，忽夜不還，婦人心怪之，欲出而不敢。又一日，乃徐出行數十步，不復見虎。遂極力行五六里，聞山中伐木聲，往就之。伐木人疑是鬼魅，以礮石投擲。婦人大言其故，乃相率詰問。婦人言己是某家新婦，諸人有鄰里者，先知婦人爲虎所取，衆方信之。鄰人脫衫衣之，將還，會其夫已死，翁老憫而收之。婦人亦慙慙乏精神，恒爲往來之所狎。(廣異紀)

正德間，木工丘高奉化人，附東吳主人李七船，造番中，至海傍渡舟山，遘厲將死，衆棄之山麓而去。數日不死，忽一虎來，耽耽咆哮，欲噬而不噬，若憫其將死者。高始怖甚，既見其不噬，沾沾可親，因指口求食。虎去，以兔豕來，不可食。虎雌虎也，故相依坐身畔，飼以乳。高得虎乳，日益強健，數日起行。德虎之甚，几高有言，虎必帖耳聽受。高度渡舟山，曠不可居，跡得炭山穴，深而燠，命虎負渡河居之。拾陶子棄窰，燃火於燧石。虎暮必以獸歸，始爲烹飪，兼野蔬山果而食之。漸有牝牡之事，一如夫婦燕婉矣。後有雄虎來求配，虎怒相搏，高持竿逐之，去遠始已。虎欲悅高，遺獸以饒，高嚮於山中，不乏蓄積，餼糧生二子，性俱猛虓，年十二，力舉數百斤，或薦於浙省督都胡公，捧檄招來，破倭立功，授上賞。虎與高死，合葬成塚，諸虎塚云。(彙書)

嘉靖間，閩縣有孕婦摘蔬園中，虎踰園攫取婦，坐之。婦驚怖神散，良久家人共驅虎去，婦稍甦。後生一虎，棄之；再產一子，虎首而人身，又棄之。三產人也，而面目猶虎，及長無他，但多力耳。(耳談)

黃州陳京之兄，愚人也。一夕微雨，遇虎於萬頃舖時，止持一傘。虎當路咆哮，欲噬者再。陳畏臥，無以爲計，因以所着油靴擊之，有聲。虎再三云：「好殺好殺！」一躍而去。又一人七月入山採樵，遇虎時，天暑，止戴一笠帽簷，因取擲虎，虎作聲云：「來來來！」遂啣帽簷去。過數日，復至前所，虎已張口死，爲帽簷刺其唇下，不能合也。(耳談)

池州江上，有人釣得巨龜，閉之豬圈中，以待明發宰殺。而其地有虎，往已耽耽其豬，是夜來，以爲豬也，伸足爪入

搏之；鼉齧其足，虎吼，鼉縮首益堅。至明，人羣來殺虎，因念爲民除害，實鼉之功，遂縱鼉浮江上。（耳談）

休甯西五里，過魯公堤，有楊山寺。丁令應泰時，老農夫婦刈草堤上，日方午，虎攫農於地，村民鳴鑼爭逐虎。虎躍入寺中，悞以泥塑判官爲人，齧其足，像倒壓虎死。後重新泥像，并於足下塑虎云。（嘯虹筆記）

吏部司務夏公官明，往計偕在京，與數舉子遊於西山，探奇迤邐，遂至幽僻。日入欲返，不能隱隱見林際燈光，趨之數里，始得高門大厦，應門者曰：「相公何來？」衆告以故，曰：「且止，待入白主人。」有頃，數人舁一肥大美婦人，出曰：「佳客枉臨山中，卒不能授殮，奈何？」衆曰：「樂而忘返，但得托宿於華居足矣。」於是宿客堂中，又強令從人宿內室。夜半，數人復舁前婦人出，作嗔呼曰：「諸公可出矣。」衆呼從人，婦人曰：「去遲禍及公等，安得呼奴？」衆錯愕奔出，莫知其故。立山頭回望，天已曙，盡失故宿處。再往覓從人，惟有殘骸，或首或足，掛樹梢，鮮血淋漓，皆股髀膽落，痛哭而返，亦莫知其故。肥大婦人，其虎鬼耶？（耳談）

嘉靖戊申，海鹽有虎，從海上來，匿劉侍御墓草間。數日，城中人聞而往觀者，無慮數百。虎亦堅臥，不妄傷人。衆方以爲可狎也，拾瓦礫擲之。有陸堯者，擊中虎目，虎怒奮而起，獨爪堯於稠人中，傷其胸腕，流血數斗死。餘人披靡竄，自相踐傷者，不勝計。虎遂東走海上，揭竿相逐者數百人。虎亦失勢窘迫，赴海浪湧，不得前。返而登岸，倉惶以頭觸石，陷石罅中，不得出。有褚姓者，乘勢鞭之數百，虎亦狼狽垂尾不動。褚意其已死，利其皮，欲全而取之，舉杖轉石，石罅開，虎固無恙也。忽躍出大吼，噬褚擲地，兩脅間如斬，立死。衆踉蹌奔命，虎亦不顧北走，出境而去。莫知所之。衆以爲神虎。（海鹽圖經）

萬曆三十六年二月十九日，徽府治內有虎，自東城壞缺入。行至府城邊，聞更夫鳴鑼，驚跳入通判衙園內。次早，夫人同小僕取菜，遇見喊叫衙役殺死。當時被傷七人，幸未死。太守同知通判皆告疾乞休，以虎入城，非吉兆也。祁門縣是月亦一虎入城，人不敢近。數日後方殺死。（先曾祖日記）

天啟丙寅，澄城路從廣任臨清州判，嘗於廟壁間畫虎。崇禎間，道士諷經，至夜三鼓時，見虎雙眸炯然，從壁而下，抖擻跳躍，若將及人。道士錯愕，不知所措，急取斧格之。虎壁忽不見。（陝西通志）

威縣多虎患，白晝攫人，日向酉，居民不敢出戶外半武。有某氏者，夕大醉，輒啟戶如東廁，婦強爭不可得，輒持刀。尾其後。時星月朦朧，蘆葦蕭索，見一虎張口厲齒，離數十尋蹲踞，以候其定也。而撲之，庶無不得當也。婦遑遽不慮其他，挺鎗直入，貫腮及胸，鋒刃從左脅而出。虎負痛狂奔，及其夫之側也。而死之，而婦猶以爲虎未遽死也，狂奔及其夫之側，奮空拳捶數十下。視其夫已奄奄震驚似死，遽負之亟歸掩戶。鄰里震驚，咸秉燭持湯糜呼救，漸乃氣蘇，不暇顧其婦也。而婦以力盡，竟沒持湯糜呼救之卒，不可得。（古處集）

偶宿民家，犬爲虎啣去。明日至寺，問山中有虎乎？曰：『無有。』問何以無有？曰：『山中皆大林木，虎安敢來？』復曰：『林木森森，虎所隱庇，何以不來？』曰：『大木上多栗鼠，虎過其下，鼠必鳴噪，自拔其毛投於虎身，着處必生蟲，久則遍身爛瘡，以至於死，故畏不敢至。』方悟宣城包氏畫虎，皆平原曠野，茆葦藜薄，中止有棘枝尋丈，未嘗作林木者，以此。隋文帝云：『辟之猛虎，人不能害，反爲毛間蠱所蠹損。』又可證也。（稗史）

虎威在頸項二肘間，如一字三寸許。虎鏡在當心，皮裏膜外，若臨骨然。取而佩之，臨官則能威衆，常人則無憎疾者。虎帶在胸，而通前左右三足，乃大筋也，可爲帶底，故名。前脛骨三稜，後脛骨圓直，色皆桃紅，而不空虛。有微眼，以唾濕其一頭，吹之少有沫焉。其腸爲馬纏，雖劣者可御。（全上）

虎畏尖，不越籬。虎畏日，與鼻同畏火，愛毛也。不棲高林，畏枝上雀糞，爛其毛也。離山必一吼啞，魯有飛虎，長尾奮翅。虎來其氣不可當，蟲鳥皆伏地。虎盜犬彘，去急，春空確數十聲，有以磚塞竈門者，有以木覆篩掩確口，虎卽齒酸，得犬彘不能食。今野人有怒虎奪虎氣者，虎置啣物而去，蓋虎饑則難犯，飽則易制。行人張蓋而虎不犯者，蓋虎疑也。又有設襪膠布制虎法，中慮曰：『屈木而藏絨，發之曰襪膠布，虎蹈則噪而困。』口暄曰：『虎聞人呵喝聲，則伏也。』

匿不動，守虎待張，及深山樵採，行旅過者，恒用此法。其食物也，依月食首尾中，餘以柴掩之。』(物理小識)

漢中山有虎生角，道家云：『虎千年則牙蛻而生角。』(稗史)

凡虎類能識人氣，未至百步，輒伏而嗥，聲震山谷。須臾奮躍搏人，人有勇者，不爲之動，虎止而坐，遂巡弭耳而去。又虎雖咫尺淺草，能伏身，及其嚇然作聲，則鬼然大矣。又虎不食小兒，兒癡不知虎之可懼而不動，故不能食。又不食醉人，必坐守以俟其醒，俟其懼也。凡死於虎者，衣服巾履皆別置於地，非虎威能使自解，是鬼之爲也。凡食男子，必自勢起，婦人必自乳起，惟不食婦人之陰，或遇之者，當作勢與敵者屢退，引至曲路，即可避去，虎不行曲路故也。虎面值人不取，須自遠作勢撲過人首，而嚙其衣領以去。人但持苦竹鎗直立當之，虎畏鎗礙腹，不敢躍也。入山勿鳴鑼鼓，虎反尋聲而至，無益也。惟畏火器及繖，人以繖張向之，不敢犯。虎所至，俛鬼爲先驅，輒壞獵人機械，當以烏梅楊梅布地，此鬼嗜酸而不役虎，虎乃可擒。虎將至則鵲噪，或有腥風襲人，義興山民能辨之。虎交時，其牝絕痛，故不再交。虎不入深林，不便跳躍也。有見人而不搏者，俗謂神虎非也。此未食人，不知其味耳。若人血着齒，無不搏噬者。占城國虎黑色而小，能化爲人，雜市里間，誘人食之。土人有能識此類者，見則擒變，能化形爲虎。凡虎視則以一目放光，一目看物。獵人捕得，記其頭籍之處，須至日黑掘之，尺餘方得，如石子，色琥珀狀。此是虎目精魄淪入地，而成琥珀之珍，用此主療小兒驚癇疾。凡虎鬚拔得者，將剔蟲牙，無復疼痛，凡月暈虎必交。(升庵外集)

雷 聖人且必變矣，霹靂一聲，人皆悚然，何怪乎然不知雷鼓有靈，胡不擊李林甫，章惇于生前，而必俟之爲妓爲畜時也。

萬曆戊午六月初十夜，雷雨大作，平湖圖澤居民馬若虛家，有布裙在庭中，見紅印數十，字畫俱天文，不可識。舉家惶懼，請道士以符水經懺禱之，投裙於火，火燄騰光中，見佛壽二字，佛壽渠家僮名也。又見雷神露一手，手執鼓，光怪變異，究莫測其故。(平湖縣志)

茅元儀野航史語曰：「南唐陸昭符刺常州，雷雨暴至，電光如金蛇繞案，昭符叱之，雷雨遽收，惟得鐵索。」老父曰：「余遊陵雲寺，雷電中忽飛一石，長七尺，乃信火氣騰迅，常遇物與挾而來。」或曰：「怪乎？」曰：「宋五石隕，六鷁飛，而內史叔興以爲非吉凶所在。」管輅爲王基筮曰：「君家有二怪，而非所憂。」基家卒無患，君子信其常而已。（物理小識）

姑蘇一富人，諱某，暑月坐堂中，令櫛工理髮，忽暴雷起繞柱，奮擊遲回，其人驚死復活。乃堂前砌石上，繪有梅花一枝，紋理精妍。（博學彙書）

世傳電者蜥蜴所吐，而不知虹霓亦有吐之者。伍均澤與其壻劉宏濟行隴間，聞鱗甲珊瑚聲，有雙蟲出自樹下，首尾皆蛇，而腹如鼈，四足如虬，並行至樹顛，昂首張口，氣出吻間，一紅一綠，成虹亘天。乃復循樹下，入土而去，有頃虹始漸散。蓋虹蜺燐蜋，字皆從蟲，而狀又復冬蟄，有吐之者，似乎無疑。霹靂之中，亦有物焉，其形如猴而小，尖嘴肉翅，雷收聲後，亦入蟄。山行之人，往往多於土穴中得之，謂之雷公，不畏者恒啖之。本草則謂之震肉，且曰無毒，止小兒夜驚，大人因驚失心，亦作脯與食之。（客中閒集）

鎮江有渡江人，已滿矣，忽雷電曉船轟擊，電光中隱隱見一金字，船上大呼曰：「何人姓金？」速請登岸，免累我輩。姓金者自度不免，泣涕上坡，步步驚惶。雷電稍息，船乃開行，比到江心，遭風而覆，人盡溺死，惟金姓者獨全。（詠庵偶筆）

孝感縣一婦不孝於姑，雷下擊之，婦急以血袴蒙頭，雷爲所厭，歛然墜地，形如鷹而稍大。其家以香湯沐浴之，奉於香火座上，雷仍自灑其翅羽。其家又爲作法事，一旦風雨飛騰，而此婦自爲得計，每出入必挾血片自隨。一日河邊漂衣，天無纖雲，忽聞雷轟，婦已斃矣。（全上）

蘇之婁門內，有曹參將，白晝雷擊其門，遺一楠木，上有硃籀，無識者。時張天師寓元妙觀，攜往辨之，云：「前造孽，

今種德，劈門牆，須警醒。曹弁昔爲無賴鹽徒，拒捕傷人甚衆，後投誠革面。有地名顧山，里人皆私通海線，提督張天祿欲屠之，曹弁奉牌行，力請殲其首，餘悉縱免，此亦德之所種。（西臯外集）

丹徒縣一田婦新產，雷神起牖外，爲所厭，不能升。百里內外觀者潮湧，見雷神長丈許，雞形人手，觀其執斧鑿處，則火光迷離，三日後一震而升。（樗鄉集）

康熙癸丑，上海縣有人以假銀買猪三十六頭，又有他人以錢四百，托買一頭，同載入舟。俄而疾雷揭篷，轟擊三十六頭，一時皆死，獨一頭無恙，則用錢所買者也。賣猪人將銀買貨，爲人所執，訟之於縣。縣官詰之，供云：「實係賣猪得來，非某假造。」汝識其人否？曰：「買猪人雖認得，不識其住處，而裝猪之船，現在郎家橋。」於是押同船戶，蹤跡其人，果獲之，縣官痛責枷示。（訥菴偶筆）

墳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宜其於萬斯年。安枕廣柳也，金梳銀雁亦何益於化者，而必爲盜招乎？然卜吉以安窀窆，屢有明徵矣，而世乃有不信者，抑又何也。

周末有發塚得方玉石，上刻文八十字，當時莫識，遂藏書府。至秦時，李斯識八字云：「上天作命，皇辟迭王。」至漢時，叔孫通識二字（壠上記）。

王子喬墓戰國時人，有盜發之者，睹無所見，惟有一劍在穴中，欲進取之，劍飛上天。（全上）

秦破驪山之墳，行野者見金鳧向南面飛至溫泉。寶鼎元年，張善爲日南太守，郡民有得金鳧以獻者，張善素稱博識，考其年月，卽是秦始皇墓金鳧也。昔始皇爲塚，斂天下奇材異木爲宮，傾遠方奇寶於塚中，爲江海川瀆，及列山獄之形，以沙棠沉檀爲舟楫，金銀爲鳧雁，以琉璃雜寶爲龜魚，設機舟自運動，盤旋其中，鳧雁龜魚，時出沒隱見。又於海中作玉象鯨魚，銜火珠爲星，以代膏燭，光如皎日。項羽入關，掘開塚，見先時所埋工匠，在塚內者，皆久而不死。琢石爲龍鳳仙人之像，及作碑辭讚文，好事者驗諸史傳，皆非葬時所有，則知生埋匠者之所作也。後人以其辭

多愁苦詛怨之言因名碑曰怨碑。(陝西通志)

廣川主去疾好聚亡賴少年遊獵無度國內塚藏一皆發掘中尉諫王不聽病免歸家說王所發掘塚墓不可勝數其奇異者百數焉。魏襄王塚皆以文石爲槨高八尺許廣狹容四十人以手柶槨滑液如新中有石牀石屏風宛然周正不見棺柩明器蹤跡但牀上有王唾壺一枚銅劍二枚金玉雜具皆如新物王取服之。哀王塚以鐵灌其上穿鑿二日乃開有黃氣如霧觸人鼻目皆辛苦不可入以兵守之七日乃歇初至一戶無扃鑰石狀方四尺牀上有石几左右各三石人立倚皆武冠帶劍復入一戶石扉有關鑰叩開見棺柩黑光照人刀砍不入燒鎗截之乃漆雜兇革爲棺厚數寸累積十餘重力不能開乃止復入一戶亦石扉開鑰得石牀方七尺石屏風銅帳鑊一具或在牀上或在地下似是帳糜朽而銅鑊墮落牀上石枕一枚塵埃肫肫甚高似是衣服牀左右石婦人各二十悉皆立侍或有執巾櫛鏡鑊之像或有執盤奉食之形無異物但有鐵鏡數百枚。魏王子且渠塚甚淺狹無棺柩但有石牀廣六尺長一丈石屏風牀下悉是雲母牀上兩屍一男一女皆二十許俱束首裸臥無衣衾肌膚顏色如生人鬚髮齒爪亦如生人王畏懼之不敢侵近還擁閉如舊焉。袁盎塚以瓦爲棺槨器物都無惟有銅鏡一枚。晉靈公塚甚瑰壯四角皆以石爲獾犬捧燭石人男女四十餘皆立侍棺器無復形兆屍猶不壞孔竅中皆有金玉其餘器物皆朽爛不可別惟玉蟾蜍一枚大如拳腹空容五合水光闊如新玉取以盛書滴。幽王塚甚高壯墓門既開皆是石壘撥除丈餘深乃得雲母深尺餘見百餘屍縱橫相枕藉皆不朽惟一男子餘皆女子或坐或臥亦猶有立者衣服形色不異生人。樂書塚棺柩明器朽爛無餘有一白狐見人驚走左右遂擊之不能得傷其左脚其夕王夢一丈夫鬚眉盡白來謂王曰「何故傷吾左脚」乃以杖叩王左脚王覺脚腫痛生瘡至死不差。(西京雜記)

熊博者本建安津吏岸崩得一古塚藤蔓纏其棺旁有石銘云「欲陷不陷被藤縛欲落不落被沙閱五百年後遇熊博」(瓏上記)

後魏天賜中，河東人張恩盜發湯塚，得誌云：「我死一千年，困於恩。」恩得古鐘磬，皆投於河。（全上）

梁昭明墓爲人所開，取其琉璃碗、紫玉杯，攜入大航，有燕雀數萬擊之。（同上）

齊建元中，盜發楚王家，獲玉鏡、玉屐，又得古書、青絲簡編。（同上）

政和間，訪求三代彝器，陝西轉運使李朝孺提點茶馬程唐使人於鳳翔發商比古墓，得大銅盤鏡二尺，及白玉四十三片，其長三寸，厚一指半，上圓而銳，下方而闊，玉石明瑩。程李留玉於秦州軍資庫，而以其盤獻徽宗曰：「前代忠賢之墓，安得發掘？」罷朝孺而反其盤。真州六合縣境，有山曰方山，四面平直，左右多古坵。紹興十二年，村民耕田，穿一墓，得玉百餘枚，皆長二寸，闊一指，上有小竅，大抵與比古墓物同，爲運使一屬官所得。攜過天長，以示縣尉魏生，魏求其一屬官不可識者，謂此古王公歛屍玉押也。（彝堅志）

張永開玄武湖古塚，上得一銅斗有柄。太祖訪之朝士，何承天曰：「此是新威斗，王莽王公亡，皆賜此物，一在塚內，一在塚外。」（拾遺錄）

陳蕃塚，昔值軍亂，聞墓有寶，三軍爭掘，忽有大蛇圍繞墳側，雷雨晦冥，竟不得發。（壙上記）

安塞馬慙才爲諸生時，鄰村友人招之飲，既夜醉而獨歸，見傍谿燈火就之，有女子高髻雲鬢，形容秀麗，迎馬生至其家，列酒肴，對飲大暢，臨行贈詩一律，末句云：「得意須逢張子撰，沒時竹葉遶槐陰。」馬生固知近村無是居也，疑之，斷所佩帶，置之道上。明日至其地，見古墓纍纍，前所遺帶在荆棘叢中，後馬生舉進士，歷官副憲，登岳陽樓，讀壁間詩，有張子撰名，喟然曰：「吾止此矣！」既而果免官，其所謂竹葉槐陰，後亦歷歷皆驗。（陝西通志）

古之殉者，生不盡年，故發塚時，間有存者。漢宮人逮待魏郭后，范朋友（霍光乳母）奴逃走民間，皆自塚中出，縷指漢宮及光家事，具了了，足信千寶感父妾而記摟神，良不虛耳。（說備）

有人破古塚，得銅器似琵琶，身正圓，人莫能辨。行本曰：「此院威所器也。」命易以木絃，其聲響雅，樂家遂謂之

阮咸（壘上記）

有盜發蜀先王墓，見兩人張燈對棋，驚懼。一人顧曰：「爾飲酒乎？」各飲一杯，兼與玉帶數條，命速出。盜至外口，已深矣，帶乃巨蛇也。（同上）

唐明皇不得其死人，罕知之。後溫韜發其陵，見明皇頭，乃破兩半，以銅絲縫合，豈殺三子納兒婦，遂假手輔國耶？（鴻書）

宋吳越檢校禮部尚書錢文炳元璋姪也，顯德中入京爲供奉。開寶五年，其妻丘氏卒，炳幼精青鳥之兆，得一穴於報恩院側古松林中，有僧常泰云：「此地據山之岡，當是古賢之墓，尚書不可重塋。」炳不從，督役開之，果古墓也。石板數重，柩已成灰，惟骸骨在石上，長逾丈，脛骨三尺，明若金色。東畔一銅鐘，皆青花，西畔一古劍，已碎。餘大玉環在，靶亦玉，刻爲合抱芙蓉，玉色瑩然，炳心欲之，不令彼入，自酌而下。忽一黑峰大如球子，復劍下飛出，於炳右眉整之，炳便悶倒，頭大如斗，輿還而卒，常泰揜之。（同上）

昔波斯人來閩，相古墓氣，乃謁墓鄰，以錢數萬市之，墓鄰不肯。波斯人曰：「汝無庸爾也，此墓已無主五百年矣。」墓鄰始受錢。波斯人發之，見棺衾肌肉潰盡，惟心堅如石，開觀之，有佳山青碧如畫，旁有一女靚妝憑闌凝睇。蓋此女有愛山水癖，朝夕玩望，吐吞青氣，故能融結如此。（潛溪文集）

林逋墓在孤山之陰。紹興十六年，建四聖延祥觀，盡徙諸院刹，及士民之墓，獨逋墓詔存之，勿徙。咸淳間，賈似道題石曰：「和靖先生墓。」命金華王庭書之。元僧楊璉真伽發其墓，惟端硯一方，玉簪一枝。（西湖便覽）

東水門外覺照院，元祐末，予緣幹適彼，與寺僧縱步道旁，指一壙云：「此陶穀墳也。」墓門洞開，其間無一物，因諷寺僧爲揜覆。僧曰：「屢揜屢開，不可曉。十餘年前，有陶姓人作寒食，爾後不復來。陶爲人輕檢，嘗指其頭曰：『必帶貂蟬。』今則髑髏亦不復見矣。」（晝壇錄）

行春橋，宋時爲左軍教場，有馬三寶墓，不知何代人葬教場內，嘗欲去之，有黑蜂數百出墓中，不可近。至元十五年六月，軍則名狗兒者，掘發之，得鐵券一，題曰「雁門馬氏葬橫衝橋，至元十五，六狗兒壞我屋。」始知行春橋乃橫衝橋也。（西湖便覽）

明太祖建壽陵，將遷寶誌塚，祝之不報，曰：「假地之半，遷瘞微偏堂，一日享爾一供。」乃得卜發其坎，金棺銀槨，因函其骨，移瘞建靈谷寺衛之，立浮圖於函上，覆以無梁軒殿，工費鉅萬，仍賜莊田三百六十所，日食其一歲而周焉，以爲永業，御製文樹碑記蹟。俄霹靂震其碑，再樹再擊，上曰：「誌不欲謂吾蹟耳。」乃寢不樹。（野記）

十將墓，在匠門城東數里，有人耕墓旁，忽青蛇上其足，其人遽以刀誅之，上半躍入草中，不可尋，徐視其餘，乃劍也。入墓欲持歸，則不見矣。方子通詩載其事。（中吳紀）

菑中有甲科嚴姓者，生平歷仕，吸民膏脂，勢箠彌天，曾任江右廉憲，聞顧陵崗名師，厚幣聘之，爲母覓地，顧入閩關，即夢二鬼，以物罩其眼，及抵菑，與扞葬畢，將復度關，復夢二鬼，持去原罩，顧公方悟，向所扞者，爲凶壤，返而勸嚴改之，嚴以謂禮薄，故誑也，重謝辭之。（昨非菴集）

江右有大姓鄧某，好延接青烏術，有一客卜得大地甚吉，乃正豪家池中，必不可得，因畫策收布數百疋，往鬻他郡，故若跌者，盡墮池中，走詣豪家，乞地晒布，復謂不可往，屬暫貯之，久不往，而豪家漸貧，布皆耗盡，度其盡始往，則無可償，因下說詞，以池歸己，爲灌圃資，券成，輒灑水掘數尺，見石匣，匣中有二鴨，一飛去，一爲掘者折足，即埋匣中，實土成墳，豪家不得爭，鄧氏頓貴顯，第代有跋者一人，至今稱石匣地云。（耳談）

天順間，安陽民牧牛入一破塚中，鐵索懸一棺，去地四五尺，四旁無一物，民搖動其棺，沙土蒙頭，不能開眼，民懼，急趨出，沙已沒鐵矣。翌日，拉伴往視之，沙土滿中，不復見棺，蓋觸其機發而然也。（嵩陽雜識）

嚴分宜在位時，集天下堪輿家，遍邑訪求吉壤，一人獨指一地曰：「葬此，子孫當有拜相者。」分宜如其言而啟。

之有古墓在焉。驗其碑，乃嚴氏遠祖也。（座右編）

尤仁卿業堪輿，言嘗遊昌平，爲官家某卜牛眠絕世。其家以葬母開壙，已有紫漆棺，而丹漆書其前。方漆凸起木上，炯炯蓋亦婦墓，而其夫所爲文，仁卿尚能記憶，而予稍爲次第之云：「某里人盧孝妻祝氏月英，父某，母某，始聘其姊，姊爲權力者奪去，父母以英續盟。英貌莊性慧，事舅頗極禮敬，女紅經史音樂，皆能精曉，日不廢書，夜必刺繡，夫婦倡隨，未嘗離捨。偶得脾瀉，而前勢力者復欲謀奪英，鷹犬之客平地風波，英憤恚，火鬱暴死。歸孝三年，年二十一歲，驚魂兩飛，不知離合，死不知生，生何以知死？盡力營葬，恨無再遇之期，血淚如麻，不能止息。散衣十九件，皆英手刺花鳥，人謂畫工不如，並其平生玩好，悉以歸葬。至正二年某月日，夫盧孝撰。」官家知地吉，因以母棺累其上，而仁卿名益彰。（耳談）

孝葬其亡妻，而未必累世顯赫，徵諸子孫也，而宦家以爲吉，可笑矣。假令卽吉，亦不當加棺其上。余休甯有汪姓男墳，葬有年矣，其子侄客外，有富人陳某，貪其穴，加母棺於上。汪屢訟，陳行賄，不肯鑿也。邑令梁批狀云：「汪男陳女，豈可同穴？斷令遷去，爲趙亦爲楚也。」陳慚甚，卽行起鑿。

吾郡朱夫子官閩時，判斷稱神。後離任，私過其治所，問父老朱某爲政有冤民否？曰：「有一焉。」朱公執理，每右貧而左富，有貧民爲富人造葬地，埋機欲奪之，其舊土方寸不加勸，但覆新土於上。又訪其地名四至，造僞契，訟於朱公爭之。公按其地，以爲果貧民業也，斷與之富人受冤，而貧者詐地得葬焉。公爽然，命引至其所爭處，詳視之，果吉壤也。乃仰天大言曰：「此地不發，是無地理，此地若發，是無天理。」其家遂終不顯達，吾郡父老嘗以爲言。

宣城沈少參卜葬地，啟土乃古塚也，有誌，乃先朝名公之墓。沈命掩之，懼復有發掘者，立碑識之。少參夜夢一官峨冠博帶來謝曰：「君掩吾塚，蒙德已厚，况又立碑，無以報德，當送一大魁爲公嗣。」已而少林生，幼聰慧，一目不

再讀弱冠及第（昨非菴集）

溫大雅將改葬其祖父，筮者曰：「若葬此地，當害兄而福弟。」大雅曰：「若得家弟永康，吾當含笑入地矣。」（同上）

豫章舒狀元諱芬者，童年穎悟，其父與形家謀風水。形家得一地，語父曰：「此地當發鼎元，然必四世之後乃應。」其父曰：「吾欲快目前，四世後吾骨朽矣，無所用若地也。」芬在傍曰：「父無患，若地果勝，請移三世祖骸骨葬於此，即應在兒身矣。」父從之，芬果發大魁。（座右編）

閩中孫文祥自浦城道經霍童鄉，日暮見山旁有屋，遂投宿焉。夜半聞夫婦哭聲，問故曰：「吾子不肖，鬻此屋，明日當徙去，不禁悲傷耳。」文祥曰：「吾爲汝謀，勿戚也。」且視其處，乃一荒塚，大驚。日午，果見衣縵袍者，持舂錘至，詰之曰：「貧甚，將遷祖墓，鬻地以度活耳。」文祥傾囊與之，不告姓名而去。後數夜，夢前夫婦拜曰：「厚恩莫報，今獲二鳳雛相謝。」後果生二子，先後登第。（臣鑒錄）

莆田林觀字用賓，常遇異人，指一佳地曰：「葬之，公卿盛於麻粟，慮君之福德未足以當此奈何？」公曰：「吾德則薄，吾福則淺，但得此地而與宗族共之，豈無一二足當之者？」異人嘆曰：「卽此一念，福德固甚厚矣。」遂指穴授之，公取族二十四骸，與其親偕葬焉。後生子元美，登進士，孫潮曾孫廷棉廷機，元孫爌皆官至尙書，公累贈光祿大夫。（畜德後編）

宗諫議弘暹字晉甫，嘉興縣人，未第時，有爲形家言者，語宗曰：「公所以不卽與計吏偕者，誠以公家墓相不吉爾。」宗然之，遂與覓地之可以葬其親者，至其宅東，有水勢環抱，宗忽於田中拾一古銅印視之，文曰：「諫議之章。」宗大喜，祕之，語形家者曰：「若此地可葬乎？」形家者曰：「此當倖富貴，雖華要，尙不得金紫，而宗氏亦於此斬矣。」宗不然之，竟於得印處葬其親焉。未幾，戊午壬戌聯捷，授豐城令，以循良第一徵入宗，以爲瑣闥掌肱間物，而

亦有爲地者；忽有中中之者，卒得小司馬，自謂印章虛耶？何以登第實耶？今已失諫議矣。又未幾，新鄭公當國，以宗魁岸有識，改兵科給事中，歷禮科都給事，旋卒於家，竟無嗣（耳談）。

新都殷司徒家，掘池得古塚，塚磚長五寸許，皆有字云：「歙東蕭司馬碧葬。」而不知碧葬之義，以問汪伯玉司馬。伯玉考之，凡死忠不得屍者，得血以葬，曰碧葬，豈碧花蓑宏之血義耶（同上）。

李公本甯父力農，嘗供田主役使。一日代其開葬地於山，忽倦寐，神來斥之曰：「此新車娘子葬所也，何人大胆，遽開此穴？」覺而視之，穴中水溢矣。田主嫌其地有水，棄之。後半載，本甯生，莊戶生子，例攜酒蛋奉田主，求其取名。是年甯父造一新水車，田主曰：「卽取名新車兒。」未數月，產婦病竟死，偶憶前夢，問田主求所開地，田主曰：「爾尙有子，何可葬水中？」曰：「我貧家，得省開穴力足矣。」田主遂立券與之比葬，水已乾，本甯登甲科，官顯，父尙健養（嘯虹筆記）。

袁了凡好談地理，曾訪至光福，問一村農曰：「頗聞此地有佳穴否？」對曰：「小人生長於斯三十年矣，但見戴紗帽者來尋地，不見戴紗帽者來上墳。」袁恍然而去（珊瑚網）。

南充某村，掘地得古隧，題云：「姚氏之門，爲棺幾萬幾千幾百，皆瓦棺，長僅尺。」棺內皆男女枯骸，實符其數，不知何物，仍瘞覆之。李本寧太史觀察關中時，實見其事，而朱秉器中丞已紀載之，則在川中者也（耳談）。

湖州西門外十里，烏程嚴尙書祖墓也，最高處有娘娘廟，廟前野人父子鋤地，至簷石下，磴然有聲，若中空者。因結所親，窮其境，中空若方室，有棺懸馬，棺前几筵爐餅盆盞之類，皆是金銀，恣取以出。數人暴富，語漸洩，因集衆至十六人，再入棺，高四尺，長丈餘，闊半之。鋸截其一角，奇香噴鼻，乃加大斧，內忽作聲曰：「無傷我，我修已成，將出人世間矣。若所有，任爾取也。」衆從隙窺之，見好女子披霞錦冠九旒，儼如王后，端坐金椅，益異之。棺開，女以纖手揮衆，指甲長尺許，或以斧傷其肩，無血而肉香。遂什棺中珍玩金玉充牣，衆盡飽所欲出。時萬曆戊子，守沈公孟化，

令袁公光字微聞之，往跡其地，猶見屍，以迎風臭矣。即令掩覆，逮衆至，皆吐實如前語；而逮時懼以所取爲贓，爭棄水中。有工字硯，今屬袁。令碼礪簪長五六寸，爲女縮髮者，今屬某孝廉轉售。今御史大夫沈公棺內懸銀牌，牌稱此沈休文約女，聘梁昭明太子，未婚殞命，以王妃禮葬，而休文無子，獨此女才貌絕世，甚憐之，故厚葬，傾休文之產，文即昭明撰。始嚴氏猶爭謂其先墓，見牌遂慚阻，掘者諸人亦皆以罪死，病亡無存者。（耳談）

李東陽父名淳，金吾衛軍，微時爲渡度日，嘗見一婦人早渡午歸，迨晚復渡，如此者幾月。李一日詰其故，婦曰：「有夫繫獄，日往給其飲食，又復歸贖翁姑耳。」李聞其言甚憫之，遂却其直，早晚任其渡。他日一叟見告曰：「聞汝素有善念，必獲善報。汝有親骨未埋，吾當爲擇吉地瘞之，後當有發。」因與擇一山，指曰：「有白狐臥處，卽佳壤也。汝可潛昇，親骨埋其中。」李一夕往彼，果見白狐熟眠不起。李恐天明人知，因折樹枝有聲，狐驚，聳身三立而去。遂卽其穴葬之。明日叟來詢葬事，李告以故。叟曰：「侯狐自起，乃爲妙耳。今驚去，當中衰，汝子當不失三公。」後西涯果大貴，子兆先早卒，年未三十，公竟無嗣。（堯山堂外紀）

柴墟儲文懿公爲吏部侍郎，終於南都，子灑扶柩歸海陵之第，塗整攢於墓舍一年矣。啓而塋，棺上變生黝墨如鐵，成繪畫文，具畫家鱗皴烘染之法。前則奇石枯松，旁出二篠，莖葉咸脩。左則梅株天矯，稍綴數花。其杪右如左，而樹差短，全無花。古雅蕭散，非俗工所能爲。後有文隱隱未就，殆有鬼神爲之者。家人驚愕，走聞州大夫，駕馳來視，削而究之，深入木理。（湧幢小品）

周櫟園侍郎葬母，棺上亦生異紋。陳檢討其年爲作瑞木賦。

曹某者，鑿澗池於海門城東黃泥口，忽得古塚，題石曰：「駱賓王之墓。」啓棺見一人，衣冠如新，頃卽滅。曹驚訝，隨封以土，取其石而歸。籍籍聞諸人，有覺之者，曹懼，碎其石。（同上）

舒梓溪微時，館海昏界一湖泊人家，二年許。適其子爲羣盜所誣，罄家產求脫，尙不給，賣其妻。舒方歲暮，解館卽

辭修儀，并他生所致者，盡與之，得免於難。舒既貧甚，內子不舉火者二日，須館金甚切。舒歸喜甚，而無所給炊，以進。舒益愧，憂見於色。內子慰勞之，扣得主人鬻妻，故即鬻，值幾何？何不即捐館金與之，使其夫婦如初？舒揖云：「業已與之，今無以食，貧不敢與汝言也。」於是兩相稱快，了不知朝夕乏生計也。內子持筐出屋，傍澗中澆蝦子，少許歸，復持瓶向鄰家借酒，與先生酌。時已夜，見一蝦子甚大，出其兩足，夾盂外，因偶出聲曰：「蝦子脚兒躑。」鬼即於門外續曰：「狀元定此宵，銀環金鎖鎖，廉捲玉鉤鉤。」夫婦錯愕。明日雪甚，出賃親知，僅足支數日。有形家者憐其匱乏，問舒有先人未葬否？曰：「正急此。」乃指其近郊某所曰：「此中有大地，尙無主，余周視數載矣。爲美女梳粧形，前有銀環金鎖，珠簾玉鉤，莫若乘急爲君家卜之。」乃爲檢其年月，又只在次日最利。舒暗喜與鬼語合，而謝以匱不能舉棺，反封窆，術竟爲畫策，且出橐金資其事，而乘夜葬之。四鄰無知者，不數年，舒廷試第一，彼形家者終無所蹤跡。（同上）

劉太保秉忠祖康懿公，弟秉恕墓，俱在邢臺縣治西南先賢村。嘉靖年間，爲盜所發，內有石刻云：「盜者李淮。」事聞於府，捕得治罪。劉兄弟精數學，故前知如此。（同上）

四川南充縣署有譙周墓，自晉以來，無敢動者。嘉靖中，太守袁光翰徙之，爾後縣中頻見緋衣貴人出入，縣尹至者輒不利，往往遷他所避之。南城吳鑑以進士任縣令，獨不避，下車之日，妻張暴卒。未幾，母張又爲任所殺，疑是其子筭而斃之，遂被劾去。（同上）

興化縣南法華廢寺西，有鐵棺焉，長九尺二寸，前廣後狹。相傳宋建炎間，薛慶常遣其徒撼之，中有物相觸，作鏗然聲，以鐵椎擊，百不損，鼓譟鎔之，不液，乃止。（同上）

鄞有猾盜詹揀尸者，善發古墓，事覺繫獄，以玉碗三，黃金數錠，賂邑紳包澤求解。包曰：「此爲盜物無疑，當不待教而誅者。」亟言於當道，寘之法，其禍少息。包有剛介聲，歷宦稱閻羅包老云。（同上）

休寧汪季閣偶觸傷足大指拇，痛苦十餘年，百藥不效。後移其父柩營葬，棺久厝淺土，底已壞爛，見一足指在棺外。乃易新棺納指於內，以綿裹束。葬甫半月，而季閣之足指不治自愈。（訶菴偶筆）

康熙辛酉都城西安門內，有內監治宅掘地，誤發古墓，中有瓦罍一，瓦罍一，墓石二方，廣各一尺二寸，一刻卞氏墓誌四字，環列十二辰相，皆獸首人身。一刻誌銘，題曰「大唐故濮陽卞氏墓誌銘」。文曰「貞元中五年，歲次己卯，七月癸卯朔，夫人寢疾，卒於幽州薊縣薊北方，以其年權窆於幽州幽都東北五里禮賢鄉之平原。」（識小錄）

思陵在昌平州鹿馬山南，距西山口一里。先是崇禎壬午，田貴妃薨，卜地於此。營建未畢，都城失守，賊昇帝后梓宮至州署，吏目趙一桂同士民率錢塋之田妃墓內。其門外之右，爲司禮太監王承恩墓，以從死附葬焉。（顧炎武昌平山水記）

順天府昌平州署吏目趙一桂爲開壙捐葬崇禎先帝及周皇后，共歸田妃寢陵事。恭照明陵坐當昌平州天壽山。卑職於崇禎十七年正月，署州捕，遭際都城陷，故主縊崩。至三月二十五日，順天府僞官李紙票爲開壙事，仰昌平州官吏，卽動官銀，僱夫速開田妃壙，安葬崇禎先帝及周皇后梓宮。四月初三日發引，初四日下葬，毋違時刻。彼時州庫如洗，監葬官禮部主事許作梅，因葬主限迫，亦再三躊躇。卑職與好義之士孫繁祉、白紳劉汝朴、王政行等十人，共捐錢三百四十千，僱夫啓閉。其壙中隧道長十三丈五尺，闊一丈，深三丈五尺。督修四晝夜，至初四日寅時，始見壙宮石門。用拐釘鑰匙，推開頭層石門，入內，香殿三間，陳設祭器，中有石香案，兩邊列五色綉緞，侍從宮人生前所用器物衣服，俱盛大紅箱內，中懸萬年燈二盞。殿之東間，石寢床一座，鋪設絨氈，上疊被褥龍枕等物。又開二層石門，入內，通長大殿九間，石牀長如前式，高一尺五寸，闊一丈。田妃棺槨，卽居其上。初四日申時後，故主靈到，卽停於祭棚內。陳設豬羊金銀紙箭祭品，同衆舉哀祭奠下葬。卑職親領夫役入壙宮內，將田妃移於石牀之右，次將周后安於石牀之左。後請崇禎先帝之棺，居於正中。田妃葬於無事之時，棺槨俱備，監葬官見故主有棺無槨，遂

將田妃之槨，移而用之。三棺之前，各設香案祭器畢。卑職親手將萬年燈點起，遂將二座石門關閉。當時掩土地平，尚未立塚。初六日，率捐墓鄉耆等祭奠，號泣震天，逾時方止。復傳附近西山口撥夫百名，各備掀掘筐擔，昇土築完。卑職同生員孫繁祉亦捐金五兩，買磚修築，周圍牆高五尺有餘。幸大清朝定鼎，特遣工部復將崇禎先帝陵寢，修建香殿三間，羣牆一週，使大明故主，不致沉淪於荒郊。君后升遐，猶享血食於後世，雖三代開國，不逾是也。地官例書某帝之陵，合以石板奉安梓宮之前。時倉卒不及鑿石，以磚代之。朱書大明崇禎皇帝之陵，鈐之以鐵，乃仁和龔佳育所書。陵前饗奠祭器俱備，香案玉器全設。神牌三，石青地，雕龍邊，以金泥之上。題思陵周后田妃諡，石碑題莊烈愍皇帝之陵。甲申四月，蜜雲副將張城率兵至昌平城下，射血書於城中。於是生員孫繁祉同鄉官王延授、舉人楊春茂等倡義殺賊，縛賊渠李道春、周祥同、赴長陵祭奠。磔之。又以僞官劉愷、澤等四人獻俘於崇禎皇帝之陵，亦磔之。具文哭奠焉。（譚吉璉肅松錄）

焚塵寄

座箴

勝園遺聞

科名

壽考

神童

巧對附

閨中異人

譚屑

寄園主人曰：『終日清談，而于事一無所濟，博奕不如矣。玉塵高揮，不如付之一炬，大快也。若夫一言之警，終身改行，追談近事，默奉典型，侈口科名，使子弟益知勤學，旁涉壽考，俛後生咸念養生，屬對果忙，則助拜表作賦之用，巾幗亦及，足慚鬚眉男子之顏。要皆有益之言，不當而清談，概棄之也。寄焚塵。』

焚塵寄

座箴

諄諄終日而漠然無與身心，雖正襟莊色亦僅僅與譚浪等談。言微中可以名座，可以名心，可以資學，必首錄之以當書紳。

遇美色於密室，逢千金於曠野，臨大敵於猝然，聞仇人於垂斃，好一塊試金石。（榮根譚）

人能捐百萬錢嫁女，而不肯捐十萬錢教子，寧盡一生之力求利，不肯輕半生之功讀書，寧竭財貨以媚權貴，不肯捨些微以濟貧乏，總未反而思耳。（座右編）

一手詰盜，一手竊盜，故前盜死而後盜生。一面懲奸，一面窺奸婦，故此奸伏而彼奸犯。（歸有園塵談）

眼者身之鏡，耳者體之牖，視多則鏡昏，聽衆則牖閉。面者神之庭，髮者腦之華，心悲則面憔悴，腦減則髮素。精者體之神，明者身之寶，勞多則精散，營極則明消。此可作衛生經（說儲）

少飲酒，多餽粥，多茹菜，少食肉，少開口，多閉目，多梳頭，少洗浴，少羣居，多獨宿，多收書，少積玉，少取名，多忍辱，多行善，小千祿，便宜勿再往，好事不如無。（巖棲幽事）

招師教子弟，正望其成人。每見富貴者席寵姬辦首飾，則甚易；隆厚幣，延名師，則甚難。蘭房用度，必是周緻，書院缺典，實之不問，宜乎碩師去而庸師來。庸師固棲身之謀，一年復留一年，子弟乏開導之益，一日昏鈍一日。（珊瑚網）

近俗尚信二教，匹夫愚婦，每月素齋求福，甚有無爲之教，其說更不足污啄。夫聖人齋心戒葷，致敬神明，蓋尊神以師心也。安有不修人德，而徒淨口腹以祈福，所謂來生現果之報，信有準哉。（靜齋談）

士大夫家少年子弟，不宜使讀世說，未得其雋永，先習其簡傲。（韓山子）

妻雖賢，不可使與外事，僕雖能，不可使與內事。（同上）

呂叔簡刑戒一曰五不打：老不打，幼不打，病不打，衣食不繼不打，人打我不打。二曰八莫輕打：宗室莫輕打，官莫輕打，生員莫輕打，上司差人莫輕打，婦人莫輕打，童生莫輕打，舊族名門子弟莫輕打，援例等項生員莫輕打。三曰五勿就打：人急勿就打，人忿勿就打，人醉勿就打，人隨行遠路勿就打，人跑來喘息未定勿就打。四曰五且緩打：我怒且緩打，我醉且緩打，我病且緩打，我見不真且緩打，我不能處分且緩打。五曰三莫又打：已撻莫又打，已夾莫又

打，要枷莫又打。六曰三憐不打：盛寒炎暑憐不打；佳節令辰憐不打；人方傷心憐不打。七曰三應打不打：尊長應打，爲與卑幼訟，不打；百姓應打，爲與衙門人訟，不打；工役舖行應打，然修私衙及買辦自用物，不打。八曰三禁打：禁重杖打，禁從下打，禁佐貳非刑打。九曰五禁甚於打：小事用夾棍甚於打，夜間用刑甚於打，決責不如法甚於打，濫禁淹禁甚於打，重罰甚於打。（存心錄）

後生不讀書，而老者讀書，胥吏幹人子孫應科舉，而宦門不習舉業。貧者妄用，而富者節儉，蓄食者憂慮，而肉食者泰然。僧道食葷，而俗人好善茹素。富貴家女爲新婦，遵禮法，甘枯淡。貧賤家女爲新婦，反不識好惡。（客中閒集）

蘇子瞻作殺雞之疏，非吾儒之仁，張乖雁轉刲羊之經，乃異端之義。（玉笑香音）

未得獸者，惟恐其創之小也，已得之，惟恐傷肉之多也，人情乎？君子曰：「凡關於得失者類然。」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爲我妻，則欲其詈人也，人情乎？君子曰：「凡涉於彼我者類然。」（說儲）

鄉有仕而歸里，餽者迓者，往來觀者，闔路駢陌，既而族媼交賀，卽讎者亦茹耻愧謝。獨鄰居一室，扃鎖遠引，若避寇然，怪問之，愀然曰：「所貴錦旋者，謂其得時行道，庇吾鄉里。今或竊一名，得一官，卽起朝富暮貴之想，名愈高，宮愈穹，而用心愈謬，武斷者有矣，庇奸慝持州縣者有矣，是榮一人，增一害也。其居日以廣，鄰居日以蹙，吾入山避之，不暇，何以賀爲？」（韓山子）

文成公與人書，後生美質，須令晦養深厚，天道不翕聚，則不能發散，花之千葉者無實，爲其英華太露耳。（昨非錄）

林退齋先生臨終，子孫跪膝前請曰：「大人何以訓兒輩？」先生曰：「無他言，若等只要吃虧，從古英雄只爲不能吃虧，害了多少事。」（同上）

德輿邑廨，有石刻二詩云：「仕宦之身，天涯海畔，商賈之身，南州北縣。不如田舍，長時見面，門無官府，身體強健。」

麻麥徧地，豬羊滿園，不知金貴，惟聞粟賤。夏絹新衣，秋米白飯，田事既了，官稅早辦，安穩眠稅，直千直萬，我田我地，我桑我梓，只知一村，不知千里，有飢有糧，我渴有水，百里之官，操人生死，孤兒寡婦，一張白紙，入着縣門，冤者得理，上官不喧，民即歡欣。上官不富，民免辛苦，生我父母，養我明府，苗稼萋萋，曷東曷西，父母之鄉，天子馬蹄。（金石殘編）

常將十年後眼睛，預評今日自家文字，便不敢草草作文。常將百年後公論，預勘今日自家操修，便不敢草草幹事。人只道人心難料，不知自心更難料，假如乏錢時，自思得了百錢千錢，僅穀足矣，及至得錢後，再添了千貫萬貫，還更不穀，以此知自心難料。人只道人心不平，不知自心更不平，假如失意時，受了人一拳一棍，幾恨死矣，及至得意後，打了人百拳百棍，反更稱佳，以此知自心不平。（道狗編）

松封五大夫（始皇）柏封五品大夫（武后）石封盤固侯（宣和五年）鶴乘軒（衛懿公）蝦蟇得廩（晉惠帝）雞鷹食縣幹，犬馬乃有赤彪儀同，逍遙郡君，凌宵郡君之封號（並北齊幼主）夫木石鳥獸，皆可以得爵祿，然則爵祿何足以榮士人（說備）

楊石齋當國日，一弟爲京卿，二弟爲方面，諸子姓布列中外甚衆。子慎復舉進士第一人，賀者畢至。公顰蹙曰：「君知爲傀儡者乎？方奏伎時，次第陳舉，至曲終必盡出之場，此亦吾曲，終時已，何賀爲？」亡何，公以議禮不合去。慎謫戍滇南，而僉事恂以殺人抵大辟，家聲頓衰。（玉堂叢語）

富貴壽考，人情愈得愈無厭心。閩中林太守春澤壽一百四歲，當九十九年，里人拜節祝曰：「願公百齡。」公佛然怒且笑曰：「不曾要君養我，奈何限我壽耶？」姑蘇韓學士敬堂未第時，人有夢其官侍郎者，公喜甚。已而登第入館，其人時來說前夢，率皆喜。及轉禮侍子告，而說前夢者又至，公乃愴然有憂色。（座右編）

三姑者，尼姑道姑卦姑也。六婆者，牙婆媒婆師婆度婆藥婆穩婆也。今則又有瞎婆，蓋與三刑六害同也。人家有

一如此而不致姦盜者幾希矣。若能謹而遠之，如避蛇蝎，庶乎淨宅之法。（座右編）

汪少宰開齋語曰：「人家富貴如牡丹花，今春開盛，要當培植爲來春膏液，恐爲凋謝之漸，奈何不加滋灌而自戕之斤斧乎？」魏紫姚黃，忽然糞吐，誰之過歟？（格言）

秦和羅文莊公兄弟叔姪，先後相繼咸登高第。公由家宰歸家養，庭訊甚嚴，仲子謁選，乞書帖當路，圖仕南方，以便省問。公曰：「數字不足惜，惜認義命二字欠確耳。」平生訊汝謂何，而有是言？「竟不與書。」（座右編）

康熙辛酉，予山西本房馮雲驢典試江南時，余督權揚關，遣伴要於路，諭之曰：「子第力拔真才，予家子姪五人，應科舉者，概不令入闈，勿縈心曲也。」馮子喜甚，對天拜祝而南行。

詞訟到官，類是增撰，被毆曰殺，爭財曰劫，入家謂行竊，侵界謂發屍。一人訴詞，必牽引其父兄弟，甚至無涉之家，偶有宿憾，亦輒扯入，意謂未辯是非，且得追呼一擾，耗其錢物，辱其婦女，以洩憤耳。不知公門一入，吏卒禁呵，答扑交錯，已不勝魂消氣沮。遂有畏懼刑繫，覬欲早出，而妄自誣伏者。有吏務速了，強加拷訊，逼令招認者。有長官自恃已見，妄行臆度，吏輩承順旨意，不容不以爲然者。嗚呼！一人坐獄，闔戶啼號，一罪爰成，妻孥典鬻，爰書數語，其得潦草從事乎？（昨非菴集）

娶婦必德門，不必富貴，嫁女僅可給衣奩，不必過豐。疾必迎醫，勿事禱禳。喪祭必依禮，勿用僧道。故舊不可忽遺。勢要不可趨附。（座右編）

一畏天道。二遵王法。三行善，不使人知。四學吃虧。五輕財讓產好施。六甘淡薄。七不恃權勢，妄自尊大。八不交豪俠客，不狎優伎，不寵健僕。九不尙才華技藝工巧。十不殺生。十一不妄語自欺。十二學黃老守雌。（古隱方）

善焚香讀書一也。有剛有柔二也。慕善近君子三也。安分知命四也。不近小人五也。委曲行陰德方便事六也。能治家七也。不厭人乞貸八也。改過九也。不遂淫貪殺十也。聞事不驚張十一也。與人期不失信十二也。不改行易操。

十三也。夜臥不便睡着，馬上去不回頭十四也。無作好作惡十五也。不譚亂十六也。不談閨闈事十七也。作事周匝十八也。不待人恩十九也。有大量二十也。揚善掩惡二十一也。急難中濟人，寬慰人二十二也。不助強欺弱二十三也。不忘故舊二十四也。爲事與衆用之二十五也。知人詐僞含容之二十六也。得人物每事慚愧二十七也。語有序二十八也。當人語次不先起二十九也。喜言善事三十也。不嫌惡衣食三十一也。不面許人三十二也。省約惜福三十三也。知人饑渴勞苦三十四也。不念舊惡三十五也。常思退步三十六也。(客中閒集)

縱恣恇淫，不自珍重。窘若拘日無瀟洒之趣。怨天尤人，廣生煩惱。今日預秋明日，一年常計百年。室人噪刮，耳目盡荆棘。聽信師巫禱賽，行殺戮以重業緣。寢興不適，飲食無度。諱疾忌醫，使虛實寒熱妄投。多服湯藥，蕩滌脾胃，元氣漸耗。以死爲苦，與六親眷屬常生難割難捨之想。(不治十病)

百姓宜安，刑罰宜省，稅斂宜薄，冤抑宜察，追呼宜簡，判決宜審，用度宜節，興作宜謹，燕會宜戒，殺思患宜預防。(居官十宜)

卯辰飲酒。未晚巾脫。近午梳櫛。向三光及西北方洩溺。信口穢罵。喜聞僕輩傳說人家陰事，及衙門新聞。箕踞橫股，倚跛而坐。當食發嘆，見客不常揖。聚談淫褻，及食案舞劇。詆毀人文，行以佐談鋒。妄想

不可爲不可行之事。(十二簡)

教子九則：曰勤學，曰擇交，曰戒多言，曰習應對，曰知禮義廉恥，曰進退威儀，曰不事嬉游，曰有守，曰遇事有知識。教女九則：曰習女工，曰議酒食，曰學書學算，曰小心軟語，曰閨房貞潔，曰不唱詞曲，曰聞事不傳，曰善事尊長，曰

戒懶(珊瑚綱)

不可不戒者十：偷婦人，好賭，縱酒，交匪類，刀筆，打紙牌馬弔，傳是非，凡契墨輕易着押，有事信口答人問，足恭(雜纂補)

不可不效者七：結交有智人，密事不語婦人，酒後不多語，勿聽妻言疏兄弟，博古知今，不妄信奴僕，入境問風俗（同上）。

重富輕貧，焉可托妻寄子？敬老慈幼，必然裕後光前。開口說輕生，臨大節決然規避。逢人稱知己，即深交究竟平常。樂處生愁，一生辛苦。怒時反笑，至老奸邪。舉止不失其常，非貴亦須大富，壽可知矣。喜怒不刑於色，名成還立大功，奸亦有之。（心想摘要）

勝國遺聞 國有簡編矣，何遺乎爾？曰：事瑣魯未必悉，紀董狐也。父老之街談，豈盡同湘山野錄，隨探所聞，亦以佐得失之林。

洪武始與諸儒臣議修玉牒，祖朱文公，一日見徽州有姓朱者為典史，問果文公後乎？其人對非也。於是頓悟，竟却衆議（稗史）。

自叙世德碑曰：「本宗出自金陵之句容，地名朱巷，在通德鄉，世服農桑。五世祖仲八公，娶陳氏，生男三人，長六二公，次十二公。其季百六公，是為高祖考，娶胡氏，生二子，長四五公，次即曾祖考。四九公娶侯氏，生子曰初一公，初二公，初五公，初十公，凡四人。初一公配王氏，是為祖考妣，有子二人，長五一公，次即先考諱世珍，元初籍淘金，戶金非土產，市於他方。以先祖初一公困於役，遂棄田廬，攜二子遷泗州盱眙縣。先伯等五一公十有二歲，先考纔八歲，先祖營家泗州，置田治產。及卒，家日消，由是五一公遷濠州鍾離縣，其後因至鍾離居。先伯考性淳良，鄉里稱善人。先伯娶劉氏，生子四人，重一公，重二公，重三公，生盱眙，重五公，生鍾離。先考君娶徐氏，泗州人，長重四公，生盱眙，次重六公，重七公，生五河，某其季也。生遷鍾離。後戊辰年，先伯考有孫六人，兵興以來，相繼寢沒。先兄重四公有子曰文正，今為大都督，重六重七俱缺嗣。曩者父母因某自幼多病，舍入皇覺寺中，甲申父母長兄俱喪，次兄守業，又次兄出贅劉氏，某托跡縉流。至正二十四年，天下大亂，諸兄皆亡，淮兵大起，掠入行伍，乃招集義旅，兵力漸衆，因取滁

和龍鳳三年，帥師渡江，駐兵太平。爲念先考君嘗言世爲朱巷人，宗族俱有，平日每有鄉土之念，卽訪求故鄉宗族之所，遂調兵取句容。明年克金陵，而朱巷距城四十里，舉族父兄昆弟四十餘人至，始得與之叙長幼之禮，行親睦之道。但朱氏世次自仲八公之上，不可復考。今自仲八公高曾而下，皆起家江左，歷世墓在朱巷，惟先祖葬泗州，先考葬鍾離。（剪勝野聞）

天下貢賦，惟長安縣貢土，萬年縣貢水。（客中閒集）

洪武年，擇解額內雋異者，俾肄業翰林院中。張唯等凡十有七人，實與撰。正月甲寅，命題賦詩，詩成稱旨，唯等皆擢翰林國史院編修，以贊善大夫宋濂、太子正字桂彥良分教之。上謂曰：「昔許魯齋諸生，多爲宰輔，卿其勉之。」聽政之暇，輒幸堂中，取其文親評優劣，命光祿日給酒饌，每食，皇太子親王迭爲之主，唯等侍食左右。冬夏賜衣及弓矢鞍馬，恩禮甚厚。（玉堂叢語）

太祖召錢唐講虞書，陞立而講，或糾唐草野，不知君臣禮。唐正色曰：「以古聖王之言，陳於陛下，不跪不爲僞。」（同上）

高皇微時，過剩柴村，已經二日不食矣。行漸伶仃，至一所，乃人家故園，垣缺樹凋，是兵火所戕者。上悲嘆之，緩步周視，東北隅有一樹，霜柿正熟，上取食之，食十枚便飽，又惆悵久之而去。乙未夏，上拔采石，取太平道，經於此，樹猶在上，指樹以前事語左右，因下馬加之赤袍，曰：「封爾爲凌霜侯。」（在田錄）

劉伯溫見西湖五色雲起，知爲天子氣，應在東南，微服以卦命風鑑游江湖間，密訪之。先至會稽王冕家，與之閒行竹林中，潛令人放砲，冕聞響而驚，歎曰：「膽怯。」往海昌賈銘家，時新建廳堂清潔，唾汚之，銘出見，令拭去，嘆曰：「量小。」遂往臨淮，見人人皆英雄，屠販者氣宇亦異，買肉討饒，卽大砵一塊與之，算多王侯命，歎曰：「天子必在此，不然，何從龍者之衆耶。」晚得聖祖，遂深結納之，許定大計。（龍興慈記）

太祖始造鈔不就，一夕夢神告當用秀才心肝爲之，寤思之不得。高后曰：「士子苦心文業，其文課卽心肝也。」太祖曰：「善。」因命太學積課簿，搗而爲之，果成。（初政錄）

太祖初下建康，聞士人秦原之、周良、卿丘某三人，素有德行，以禮延請，詢以政事，號曰三老，敬之甚厚。不久，以原之爲南臺侍御史，卽薦陳遇中行於太祖，遂三顧聘之，爲帷幄師臣。（應菴隨錄）

洪武十八年二月，中山武寧王薨，太祖輟朝，愴然不樂，謂羣臣曰：「朕起自徒步，大將軍爲朕股肱心膂，戮力行陣，東征西討，削平羣醜，克濟大勳。今邊方未殄，朕方倚任爲萬里長城，而太陰屢犯上將，不意遽隕其命，天何奪吾大將軍之速？朕夜來竟夕不寐，歎歎流涕，思盡心國家爲社稷之重，安得復有斯人？乃欲有以報之，無所用其情耳。但著其勳烈，宣於金石，永垂不朽，使後世知斯人爲國之元勳也。」遂親製碑文，樹之於墓，而世乃傳太祖慘刻甚。中山疽發背，命內官賜之熟鵝。中山知疽食鵝必死，遣醫生速去，從容食鵝，果薨。比太祖欲殺醫爲解，已遠遁矣。（萬青閣偶談）

孫丹陽，字伯融，長六尺餘，面黑如鐵，一足偏跛，長于歌詩。至正中，天台丁復同郡夏煜，皆以詩名，日夜相切劘，下筆快掃，百紙可立盡。常與煜對習賦詩，務出奇相勝，每得一雋語，撲案大呼，譁聲撼四鄰。在處時以上命召致劉誠意，劉堅不肯出，以寶劍遺伯融。伯融作詩以爲劍當獻天子，人臣不敢私封還之。劉無以答，乃逡巡就見，今其詩具集中。寶劍光耿耿，佩之可以當一龍，只是山陰太古雪，爲誰結此青芙蓉。明珠爲寶錦爲帶，三尺枯蛟出水海，自從虎草裹千戈，飛入芒碭育光彩。青田劉郎漢諸孫，傳家惟有此物存，匣中千年睡不醒，白帝血染桃花痕。山童神全眼如日，時見蜿蜒走虛室，我逢龍精不敢彈，正氣直貫青天寒。還君持之獻明主，若歲大旱爲霖雨。（列朝詩集）

忠勤伯汪廣洋，字朝宗，爲詩清越，其送俞院判子茂征鄱陽詩曰：「江東風日晴，把酒送君行，好慰三千士，將收七十城。烟花催疊鼓，雲騎擁連營，山越人爭喜，殊方自此清。」（同上）

舊內在今應天府之所，高皇建大內宮殿既成，遷居之，舊內虛焉。他日召中山王飲，樂甚，卽以是第賜之，中山拜謝而去。上乃夜命工作，雕刻舊內之門四字。厥明將往懸之，未及行，而中山辭表至矣，上悅。（碧里雜存）

太祖一日退朝，在武英殿側室靜坐，忽聞外有履聲，橐橐問曰：「此爲誰？」對曰：「老臣危素。」太祖曰：「爾耶？朕將謂文天祥耳。」危惶懼頓首，汗流浹背。（鴻書）

明兵之入燕也，危學士素趨所居報恩寺入井，寺僧大梓力挽起之，曰：「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史也。」兵垂及史庫，言於主帥，擢而出之，累朝實錄得無恙。（列朝詩集）

嚴德明爲左僉都御史，嘗掌院印，以疾求歸，發廣西南丹充軍，面刺四字曰：「南丹正軍。」後得赦歸吳中，居於樂橋，深自隱諱，與齊民等宣德末年猶存。西軍之過，暴苦民家，公奮手毆之，西軍訟於察院，被逮時，御史李立坐堂上，公跪陳云：「老子也曾在都察院勾當來，是識法度的，豈肯如此？」李問云：「何勾當？」嚴公云：「老子在洪武時，曾爲都察院掌印，今堂上版榜所稱嚴德明者，卽是。」李大驚，急扶起，延之後堂，請問舊事，歡洽竟日而罷。後御史繆讓家宴客，教授李綺上坐，請公作陪，公時貧甚，頭戴一帽已破，用雜布補之，綺易其人，見公面上刺字，憐而問之，曰：「老人家爲何事刺此四字？」公怒，因自述老子是洪武遺臣，任左僉都御史，不幸有疾，蒙恩發南丹，今老而歸。」且曰：「先時法度利害，不比如今官吏。」綺亦大驚，拜而請罪，因退避下坐。（耳談）

江陰焦某者，太祖故人也，思見之，屢命不起，太祖使人搜索之。一日焦忽荷雞酒，由街直入，太祖喜其至，輒命以其物付光祿，治具相飲，歡甚。已而出金銀角三帶，命其自拾以官之，焦取角，授以千戶，數日，逕出高橋門，掛冠帶於桑樹而歸。（泳化續編）

高皇嘗選蘇杭民間婦女，通曉書數者，入宮給事，須其願乃發，得四十四人。比至試之，可留者纔十四人，賜金其家，除悉遺歸。永樂間，又選天下嫠婦無子而守節者，有司籍送內庭，教宮女刺綉縫紉，又有藩王之國，分隸隨行，以

教王宮女，其所處曰養瞻所。初獨以無子者，其後有子而幼且窘者，亦遣行。有吳江吳家婦陸氏與焉，有子遺。至宣德間，陸從某王封廣東，又轉從封江西，子已長，往來二藩間，屢請求見母，輒不允。迨正統丁卯，復懇啓於王，王憐而許之。陸已病篤，不能言，子封股與食。陸甦，王聞益憫，召見賜金帛，勞遺之，至旅而卒，歸櫬先墓，人爲作吳孝子傳。子名璋，生子洪，由進士歷任南京刑部尙書（野記）。

金陵帝王廟正殿所祀歷代帝王十六位位次：太昊伏羲氏，炎帝神農氏，黃帝軒轅氏，少昊金天氏，

顓頊高陽氏，帝嚳高辛氏，帝堯陶唐氏，帝舜有虞氏，夏大禹王，商成湯王，周武王，西漢高祖皇帝，

東漢世祖皇帝，唐太宗皇帝，宋太祖皇帝，元世祖皇帝，兩廡從祀歷代功臣三十七人位次：風后，

力牧，皐陶，夔龍，伯夷，伯益，伊尹，傅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召穆公虎，方叔，張良，

蕭何，曹參，陳平，周勃，鄧禹，馮異，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李靖，郭子儀，李晟，曹彬，潘

美，韓世忠，岳飛，張浚，木華黎，博爾忽，博爾朮，赤老溫，伯顏。右位次皆明太祖所定，原有趙普

安童，無陳平馮異潘美。後增陳平馮異，以爲君臣有同德之休，進潘美以節義有終始之善，去趙普以爲負藝祖爲

不忠。祀木華黎而罷安童，以爲祖厥祖而難並，既祀伯顏，亦罷阿朮（同上）。

本朝祭古帝王陵寢，明太祖而下，有宣宗孝宗。

明初總計天下糧稅，共二千九百四十三萬餘，浙江一布政司，二百七十五萬二千餘，蘇州一府二百八十萬九

千餘，松江一百二十萬九千餘。浙當天下九分之一，蘇贏於浙，以一府視一省，天下之最重也。松半於蘇，蘇一州七

縣，松纔兩縣，較蘇之田四分處一，則天下之尤重也。一本朝康熙初，分華亭爲婁縣（輿圖廣注）。

洪武甲戌，錢宰以唐鐸薦，詔遣行人乘傳徵入，定蔡氏書傳，書成，復欲歸，因微吟云：「四鼓琴琴起着衣，午門朝

見尙嫌遲，何時得遂出園樂，睡到人間飯熟時。」太祖聞之，召燕於文華殿，諭曰：「昨日好詩，然何嘗嫌汝，何不用

憂字。一幸大悚惶，謝罪未幾，太祖論禮部尙書任亨泰諸儒，有年老願歸者，聽錢老最有年，遂賜宴及鈔，仍馳驛歸。洪武庚午年也。又三年卒，壽九十六。（泳化續編）

洪武初，翰林學士劉三吾奉勅爲孟子節文，總一百七十餘條，前有三吾題辭，刻在南京國子監。此書之外，課試不以命題，科舉不以取士。（應菴隨錄）

黃巖陶宗儀字九成，少舉進士，一不中，卽棄去，務古學。出游浙東，師張翥、李孝光、杜本，抵淞，教授弟子。至正間，累辭辟舉，張氏開闢辟軍，諒亦不受。洪武六年，守令舉人才至京，以病固辭，得放歸。遭亂播遷，必以卷帙自隨。有田一釐，家於淞南，作勞之暇，休於樹陰，有所得，摘葉書之，貯一破盂，去則埋樹下。如是十載，累益至十數，編次成書，卷帙甚富。（列朝詩集）

學士陶安字主敬，明太祖嘗製門帖賜之，曰：「國朝謀略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同上）

明給事中傅安，以洪武二十八年使西域，永樂五年始歸。十四年封別里納里失罕爲王，宣德元年始歸。爲給事中三十三年，羈留外國二十二年，然纔給命勅賜老而已。其視蘇子卿出使加久而視典屬國之賞，又何薄耶？（太白劍）

郟城李驥，洪武丙子，以大學生撰授戶科給事中，坐累免官。後用薦起知東安縣，縣多狼，嘗噬寡婦子，寡婦訴於驥，驥反躬自責，而白寡婦冤於城隍神。翌旦狼死於寡婦子被噬之所。東安施公禮時爲刑部尙書，異之，爲紀其事。（應菴隨錄）

權謹以孝子起爲文華殿大學士，鄭沂以義門起爲禮部尙書。（同上）

洪武初，凡觀經史中有句讀字義未明者，必召翰林儒臣質之，雖有知書內侍，能文宮人，不得近，蓋不特尋繹義理而已。末年侍講方希直有詩云：「風煖彤庭尙薄寒，御爐香燒玉闌干。黃門忽報文淵閣，天子看書召講官。」一卽

其事也。(玉堂叢語)

周是修善畫龍，自題曰：「甚然首，歸然角，靜能潛，淵遂躍，蘇蒼生，用汝作。吉水周是修寫并題。」後解學士大紳和曰：「勢崢嶸出頭角，翻海濤，只一躍，兆豐年，霖雨作。」後題曰：「周是修予同業友也，今見其所寫龍，並題，何可無詩和之？」

袁珙相成祖驗後，欲官之。珙曰：「相陋福薄，不堪仕祿，但求杖頭不缺，到處酣飲足矣。」上乃賜以金牌一面，御筆題詔云：「賜汝金牌，任汝行走，遇庫支錢，逢坊吃酒，有人問汝根由，道是永樂皇帝好友。」(遺愁集)

姑蘇閭門有伍子胥祠，神像立而不坐，坐則必毀。時童謠曰：「若要伍公坐，須待二兄來。」及况太守鍾蒞任，入祠見之曰：「不可使神久立。」遂易以坐像，自是不復毀矣。(塵餘)

况鍾謁一勢奄，拜下不答，歛揖起云：「老太監想不喜拜，且長揖。」(雞窗剩言)

蘭溪邵玘有膽量，中鄉舉人入監。適值迎春會，例許監生簪花，衆皆畏縮，邵直前取花，爲成祖簪之，上注目焉。既中進士，卽擢御史，卽復御黜兩浙巡按玘辭以浙人不當往。上曰：「以卿浙人，知浙中利病，特命卿耳。」仍命御史一員協處。(勅石閒談)

翰林周叙居禁近二十餘年，多所論列，詔獨修遼金元三史，有石溪集八卷。國初館閣莫盛於江西，故有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之句。(列朝詩集)

饒州朱友季自立一家言，輯爲書，專詆毀濂洛關閩諸子，以書詣京獻闕下。成祖覽之，怒曰：「此儒之賊也。」卽敕行人押回原籍，命布政司同府縣官及鄉之士人，明諭其罪而笞之。仍搜檢其家藏所著書，悉焚於市。諭曰：「除惡不可不盡也。」(泳化類編)

近有周翰林某，好詆朱子，一夕夢金甲神曰：「汝何妄詆先賢也？」射之中心，因驚寤，患心痛死。

宣德丙午春，建文江南來歸京師，上書云：「吾當時避難后宮，密賈以出，人不知也，祝髮爲僧，居某寺幾十秋矣。吾於代革之際，深自退藏，故人無聞我生者，且皇祖尙有密敕在此可考。今年老八十，祇欲還家，死自己土上。他日史官亦知我不自刎也。」於是奏聞，敕老宦往視之。至則一老衲而已，莫知其爲故君也。獨一老宦，頗憶少帝舊容，遂訪問焉。少帝視老宦若故宦者，不覺涕泗流溢，乃云：「吾於七夕時，賜桃實三枚，與爾爾匍匐塔下，食其一以懷其二，問爾藏之由，爾對曰：『臣有老父在家，欲懷此以獻。』吾乃嘉爾孝，復賜五枚，爾頗記此否？」老宦不覺失聲大哭。既而吏部尙書蹇義、右都御史洪英等，聞故君猶在，皆來訪遺事，歷歷述之，始知不死，遂相拜而泣。一時故臣皆來弔探，僉以實聞，詔養於二館中，未幾暴卒，命以公禮葬郊外。（泳化續編）

建文回北京，朝廷命四老中官視之，皆不能認。最後又差一老中官至建文曰：「我殺曹賊時，擲下金鎗尙在乎？」蓋建文嘗命曹國公李景隆禦師，曹國公敗歸，建文鎖景隆於太廟，謂之曰：「國若亡，爾必先死於此。」及城破，不及殺景隆而逝去。（泳化類編）

建文破國時，削髮披緇，騎而逸。其後在湖湘某寺中，至正統時，八十餘矣。一日聞巡按御史行部，乃至察院，言欲入陳牒，門者不知誰何，亦不敢阻。既入，從中道行堂下，坐於地。御史問爾何人，認何事，不答。命與紙筆，卽書云：「告狀人姓朱太祖高皇帝長孫懿文太子長子。」以付左右持上。御史謂曰：「老和尙事，真僞不可知，卽真也，爾老如此，復出欲何爲？」曰：「吾老無能爲矣，所以出者，吾此一把骨，當付之何地耶？不過欲歸體父母側耳，幸爲達之。」御史許諾，命有司守護，飛章以聞，敕送京師。至遣內豎往視，咸不識。和尙曰：「固也，此曹安得及視我爲問吳誠在否？」衆以自命誠往，誠見和尙亦遲疑。和尙曰：「不相見殆四十年，亦應難辨矣。吾語若一事，昔吾御某殿，汝侍膳，吾以箸挾一瓣肉賜汝，汝兩手皆有執持，不可接，吾擲之地，女伏地以口啣取食之，汝寧忘之也。」誠聞大慟，返命言信也，敕迎入大內佛堂養之，未幾殂。（東朝紀）

金川門之變，建文帝闔宮自焚。實錄謂中使出其尸於火中，越七日，備禮葬之，遣官致祭而不言墓地所在。或謂松陽王景請葬之以天子之禮，若然，豈有不爲置陵守塚，掌之祠官者乎？是則備禮云者，特史臣欺世之辭爾。至於北京金山口景皇帝陵北，相傳有天下大師之墓，好事者實之以爲建文帝墳。然訪之士人，莫辨其處。遜回之事，野史紛紛，以忠思所獲僧楊應祥爲楊應能，或又以太監吳誠僞爲吳亮，且隱應祥之斃獄，而云老佛取入西內，又言葬之西山，不封不樹，遂指不爲何人之墓，以爲帝墳。考應祥之獲，在正統五年，上官岑瑛執送總兵柳溥，械至京師，錮之錦衣衛獄。是年太監吳誠坐征麓川失利，弗救，法司論辟宥死。崇禎中，鞏都尉永固請以建文帝入祀典，思陵曰：「建文無陵，從何處祭？」於是言者謂當祛西山不封小樹之訛，而考尋成祖禮葬之蹟，是亦癡人說夢矣。（兩京求舊錄）

正統中，宗伯胡縉蚤朝承旨，跪起帶解落地，從容拾繫之，面不轉色，遂叩頭還班，御史不能糾其失儀。十三年，彭時中狀元，當上表謝恩，是夕坐以待旦，至四鼓困倦，乃隱几而寐，竟爾失朝，糾儀奏言，應令錦衣衛拿。已奉旨，行潔出班奏啓，彭時不到，合着錦衣衛尋使一新狀元被執如囚，斯文不雅，上是之。（遺愁集）

鄉幹在母柩時，父濟爲春坊庶子，英宗有夢，召日官占之，奏曰：「此大臣生貴子之兆。」問羣臣，濟奏曰：「臣婦夜生一子。」上特旨每月給米一石，及長，登進士第，歷宗伯。年七十五歸田，月給米二石，自懸弧以自易簣，始終祿養，父諡文敏，幹諡康靖。（客中閒集）

正統八年，雷震奉天殿吻，詔求言。劉忠愍球時在翰林，陳言十事，其一言宜親政務，權不可下移。王振覽之大怒，錦衣指揮彭德清在王振門下用事，公卿率趨謁，而忠愍獨不爲禮，彭銜之。會公上疏，乃激振曰：「劉球疏中權不下移一言，指公也。」振大怒，而公疏中嘗言太常不可用道士宜以進士處之，未幾，編修董璘自願爲太常少卿，振因誣公與璘同謀，故先言以爲璘地，并逮下獄。已而陰嗾錦衣衛使馬順以計殺公。一日五更攜一小校推監門進。

公與董璘同臥，小校前持公。公知有變，大呼曰：「太祖之靈在天，汝何得擅殺我？」小校持刀斷頸，流血被體，屹然不動。順走前，舉足踢倒，因曰：「如此無禮。」遂解支之，裹以蒲包，埋衛後空處。董從旁匿其血裙，數日密歸公家，家人始知公死，乃以血裙爲襯，葬之。正德中，贈學士，諡忠愍。始鍾同父與公同館，相厚善，封事實約，與偕，疏成爲妻所窺，泣勸乃止。明日公如其家，鍾他往，妻大罵曰：「汝自幹事，何得累及他人？」公驚走且嘆曰：「鍾固謀及妻，擊耶？」遂獨舉。未數日，鍾病死，妻亟悔，每號輒曰：「早知曷若與劉侍講公同死耶？」時同年尙穉，習聞之，比長，疑以問母，告之，故同懷忿恨，常欲伸父志。比後諫易儲杖死，入祀郡中忠節祠，與公同日迎主（玉堂叢語）。

景泰間用人多密訪於于少保。謙時缺祭酒，翰林徐有貞欲之，以門生楊宜爲少保內姻，干請再四，少保曲意從之。一日退朝，宣少保至文華殿，辟左右諭之曰：「徐有貞雖有詞華，然其存心姦邪，豈堪爲祭酒？若從汝用之，將使後生秀才皆被他教壞心術。」謙無所對，惟叩頭謝，退則汗出浹背。左右遙聞祭酒之說而未悉，有貞竟不得知，遂銜少保（同上）。

于肅愍巡撫河南山西時，舟行遇劫，遍搜行囊，更無貴重於腰間金帶者，盜竟不忍取。沈文卿家居，盜入其室，沈口吟一絕云：「風寒月黑夜迢迢，辜負勞心此一遭。只有破書三五冊，也堪將去教兒曹。」盜亦舍去（續亘史）。

少保旣殺，夫人夢公謂曰：「吾被刑，魄雖殊而魂不亂，獨雙目失明，吾借汝目光，將見形於帝。」次日夫人忽喪明。已而奉天門災，英宗臨視，見公於火光中隱隱閃閃，時夫人方貶次山海關，復夢公曰：「吾已見形於帝矣，還汝目光。」未幾有詔獨貸其夫人。後公家屬自戍所，還養子康，將以公柩歸葬，徙倚東市，見鬻畫者取視之，則公與夫人像也。蓋天順初，盧太監永亦以姦黨籍沒，尋皆有還，而內帑誤以公像給永，故云明朝有三謙，高廟時余謙在翰林，宣廟時虞謙都御史，皆名人（堯山堂外紀）。

章綸爲儀制司郎中，以諫易儲下獄，久被幽囚，虱生於首，奇痒，殊不可耐，思欲以櫛治之，苦無其器。一日忽有羣

崔共啣一物自庭中墜下，取視之，乃新置一牙邊篋子也。公感荷神貺，珍藏之。又一日大雨，移臥就乾處，方離一床之地，磚壁轟然倒矣。（巨鑿錄）

予壬午夏，先恭人攜兒避兵瑯琊山，臥吳氏山樓，侵晨忽一蜈蚣從空落席上。予驚起走數步，屋椽墮枕間，免於壓斃。先恭人喜曰：「兒亦何幸遇難不死也！」

景泰間，給事中徐正密請召對，言今日臣民有望上皇復位者，有望前太子嗣位者，不可不慮。宜出沂王於沂州，又南城宮門之鎖，亦宜灌鐵。上怒黜爲衛經歷，復奏請必行，乃請戍鐵嶺衛。及天順復辟，械至京，引見，恠甚，溺便皆青，人謂其驚破膽也。刷於市。又有某御史滑縣人，亦言南城多樹，事叵測，遂盡伐之。時盛夏，上皇嘗依樹息涼，見樹伐，得其故，懼甚，復位後，下御史獄，詔杖殺之。（座右編）

吳文定未遇時，受知於徐武功，有人來乞墓誌，公曰：「若欲名宦以榮親耶？欲傳世之文耶？」其人言爲親不死計，欲傳世耳。公曰：「若是，則吳寬、季才，其文足傳世者，盍往求之！」（玉堂叢語）

文淵閣芍藥三本，中淡紅，左純白，右深紅。天順二年盛開，八花，李賢遂設筵邀呂原劉定之等八學士共賞。時賢有玉帶之賜，諸學士各賜大紅織衣，因名純白者曰玉帶白，深紅者宮錦紅，澹紅者曰醉仙顏。惟黃鍊以足疾不赴，明日復開一花，衆謂鍊足當之賢賦一詩，閣院宮僚咸和。（同上）

徐晞既貴，乘傳歸里，守令率諸生郊迎，諸生以其不由科目，俱眇忽不成禮。郡守怒，因出句云：「擘破石榴，紅門中許多酸子。」命諸生對，久不能屬，晞代答云：「咬開銀杏，白衣裏一箇大人。」諸生驚服，遂相率請罪。（堯山堂外史）

泰和楊文貞公父子將早逝，母陳氏改贅德安同知羅子理，生大司成璟之祖京。後子理謫死遼東，文貞甫十二歲，卽養母及京。永樂初，文貞官內閣，陳氏累贈一品夫人，復爲乞恩，除免京戍，藉回泰和。宣德間，贈禮部尙書張公

鑑卒，妻楊氏遺腹生子文質，字允中，卽嫁育於祖母王氏。正統壬戌，文質登進士，其繼父已卒，乃迎母歸，亦養其異父之弟妹。至成化間，楊氏亦授封太夫人，何相同至此。明朝嫁母而歸授封者，僅此兩見。（應菴隨錄）

南陽李先生當國，每以詩寄辨文清，先生始終不答。門人問之曰：「昔溫公退居洛中，呂申當國，屢以書問起居，溫公不答，某亦此意。」（玉堂叢語）

成化中，南郊事竣，撒器亡一金瓶，時有庖人侍其處，遂執之官，備加考掠，輒誣服。及索瓶無以應，追之，漫云：「在壇前某地。」如其言掘地不獲，仍繫獄。無何，竊瓶者持瓶上金繩，鬻於市，有疑之者，質於官，竟得其竊瓶狀。問曰：「瓶安在乎？」亦云：「在壇前某地。」如其言掘地，竟獲。蓋比庖人所指掘之地不數寸耳。假令庖人往掘時而瓶獲，或竊瓶者不鬻金繩於市，則庖人之死，百口不能解。然則嚴刑之下，何求不得。國家開於疑一路，所全活冤民多矣。

（雪淡叢談）

宏治間，太監何文鼎以皇親入禁城，觀燈極諫，下錦衣衛雜治，究所主者。文鼎曰：「有兩人，但不可執按。」曰：「姑言之。」曰：「孔子孟子也。」文鼎死，猶能於禁中拽銅釘作聲，若稱冤者，特命勒碑祭之。文鼎少習舉子業，能詩文，壯始闢。（說郛）

宏治間，京師熊入西直門，馬文升奏參守衛，因乞嚴武備。兵部郎中何孟春謂同列曰：「熊之兆宜慎火。」未幾城內在處災，禮部焚，禁中乾清宮焚，或問之。孟春曰：「宋人紹興己酉，永嘉災前數日，有熊至城上。州守高世則曰：『熊於字能火，郡中宜慎。』余意此事而云耳。」（續文獻通）

覃吉在東門口授大學中庸等書，導以動作威儀，開說府部官守天下民情，及宦官專權蠹國之弊。時孝宗賜東宮五莊，吉備陳不當受曰：「天下山河皆殿下所有，何以莊爲？」竟辭之。一日東宮誦佛經，吉適至，驚曰：「老伴來矣。」急易孝經讀之。吉跪曰：「得無誦佛經乎？」曰：「非也，孝經耳。」憲宗有易儲之意，露於懷恩，恩免冠叩頭曰：

「奴婢死不敢奉詔，寧陛下殺恩，無使天下人殺恩也。」孝宗之位定，恩之力也。林俊劾繼曉，下詔獄，禍在不測。恩叩頭諫曰：「不可也，自古未有拔諫官者。」憲宗怒，以御硯擲之，恩以首承之，不中，推扑其几，恩脫帽解帶於御前，號哭不起。憲宗命左右扶出，恩謂錦衣官曰：「若等詔事梁方，合謀傾俊，俊死，若等不得獨生。」憲宗不得已解俊獄。劉瑾以寶石媚上，恩諷兵書俞子俊諫之，俞謝不敢。恩嘆曰：「吾固知外延無人也。」憲宗崩，得疏一篋，皆房中術，悉署己安進。恩袖至閣下，示安曰：「是大臣所爲乎？」安慚汗不能出一語。科道劾安，恩持疏召安讀之，安跪而起，起而復跪，恩摘其牙牌曰：「請出矣。」賢者二涓人，而可以闕寺概論（說邪）。

劉公大夏善知人，自兩廣來，經某所，總帥毛倫謁公舟中，拜起，涕泗不已。公曰：「奸人之雄也。」竟公任，撥費用，後果附逆瑾，成肅歸至某所，遇都御史某，見其鬻從服食之盛，公曰：「富貴之徒也，必不善。」其後卒如其言。（玉堂重語）

每朝罷，百官侍側，獨宣劉大夏循御陛旁以上，講論移時，諸僚咸噴噴稱賞，而大臣多不悅之。三學士或於閣門伺公出，問上所言之，嘗有朝士賦詩曰：「當時密語人不知，左右惟聞至尊羨。」蓋紀實也。（同上）

正德大盜趙某，破彰德之武安縣，集師儒於明倫堂講書，及易之飛龍在天，問是何意？一士曰：「此正大王今日應天順人之謂也。」大悅，贈百金。趙原是河南增廣生，避劉六、劉七等盜於水中，以物覆頭，盜繫其妻去，大怒，出水奪盜刀，擊殺數十人，奪妻返。羣盜壯之，重得之，知爲趙，素有英聲，因擁爲帥，以是多奇筴，兵益強。嘗有詩曰：「秦庭有劍誅高馬，漢室無人問丙牛。」盜固不足盜，而其語亦有刺（近代紀聞）。

長蘆鹽運司斗山劉公釋總理遼東糧儲兼屯種。劉瑾初擅權政，急於貪，或告瑾曰：「文官富有，惟邊郡耳。」瑾明言指意，而公弗從。瑾怒，械至京師，枷號示衆。時枷重法嚴，晝守監守，雖親友莫敢近。枷者多十日餘，卽死。獨公枷月餘不死。時公同郡王姓者以死侍側，日夕不離。公曰：「我死其職分也，如君何？」王終不去。方枷時，有黃冠者至。

公邸，遣家人藥一丸，每日剝一分服，盡則難脫。是日公夢仙人自霄下，以一丸藥納口中，覺而口尚有藥香；監守者俱言見老人送藥，忽不見。於是宣聞九市，上達朝堂，西麓張太宰乘此異言之，公得釋爲民。後太宰又言宜起用，以示公道，遂授監察御史。未幾瑾敗，朝野稱爲鐵漢（見聞錄）。

康對山以救李崆崗見劉瑾，遂蒙清議，瑾敗，坐落職爲民。既罷免，以山水聲妓自娛，閒住樂府小吟，使二青衣破之絃索，歌以侑觴。西登吳嶽，北涉九嶷，南訪經臺紫閣，東至太華中條，停驂命酒，歌其所製感慨之詞，飄然欲仙。居恆徵歌撰妓，窮日落月。嘗生日邀名妓百人爲百年會，酒闌各書小令一闕，命送諸王。曰：「此差勝錦纏頭也。」楊侍郎延儀過潞西，留飲甚歡，自起彈琵琶勸酒。楊言家兄在內閣，殊想念，何不以尺書通問？對山怒擲琵琶撞之，楊走，追而罵曰：「吾豈效王維假作伶人，借琵琶討官做耶？」歸田三十餘年，其歿也以山人巾服殮，遺囊蕭然，大。小鼓却有三百副，風致殊可思。（列朝詩集）

劉太常介繼娶妻豔，家宰張綵欲奪之，乃問介曰：「我有所求，肯從我，始言之。」介曰：「一身之外，皆可奉公。」綵曰：「我所求者，新嫂也，敢謝諾。」少頃輿歸（續筆乘）。

武宗閱天文書，星名注張，又作汪張，下問欽天監及史館，皆莫知。楊慎曰：「注張，柳星也。」歷引周禮史漢書以證湖廣土官水盡源通塿平長官司入貢，同官疑爲三地名，慎復曰：「此六字地名也，取大明官制證之。」嘉靖癸未，修武宗實錄，總裁二閣老盡取蕞草，屬判定焉。甲申七月，兩上議大禮疏，率諸臣撼奉天門大闕，廷杖者再斃而復甦，謫戍雲南永昌衛，投荒三十餘年，卒於戌年七十有二。用修在滇，世宗意不能忘，每問楊慎云：「何閣臣以老病對，乃稍解？」用修聞之，蓋自放，嘗醉胡粉塗面，作雙丫髻插花，門生昇之，諸妓奉觴，游行城市。諸土苗以精白綾作襖，遺諸妓服之，酒閒乞書，醉墨淋漓，諸苗輒歸，裝演成卷。嘗語人曰：「老顛非欲裂風景，聊以耗壯心，遺餘年耳。」著述最富，詩文集之外，凡百餘種，盛行於世。（列朝集）

蔣司空瑤爲揚守，江彬輩惡其無貨賄。一日上捕得大鯉，謀所鬻者，左右遂以中公，上乃呼而屬之。公歸，括女衣并首飾數事，蒲伏而進曰：「魚有值矣，他無所取，惟妻女衣裝在焉，臣死罪，臣死罪。」上熟睨之曰：「汝真酸子耶？吾無須此，亟持歸，魚不取值矣。」（天中記）

正德己巳，姜榮自工部主事考察，例調瑞州。署印時適華林賊來攻城，姜倉卒付妾竇氏印，亟出集兵捍賊，勢不敵，逸去。賊突入求姜，弗得，以刃傷姜妻竇氏，哀求救而免。因執竇，竇先藏印水池中，既被縛以行。高安盛豹一父子時亦在難，竇謂賊曰：「盛家子在，可遣其父報令贖我。」賊如其言，竇密與盛曰：「我不死，以印未白也，今在池中歸，幸言之，我死矣。」比至花塢鄉，遇道旁，共給賊以渴就飲，遂投而死。詔旌曰貞烈。（客中閒集）

立石於府州縣甬道中，作亭覆之，名曰戒石，鐫二大字於其前，其陰刻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十六字。此蓋作於蜀王孟昶，其文尙多，乃宋太祖刪，今府邑堂前，改爲禁革火耗碑亭（同上）

宸濠令一士詐爲羽客，往說韓副使邦奇，假以所繪松請題。韓爲詩曰：「勁節貞心本自奇，四時常見綠猗猗；笑他江上桃花樹，爲放春光兩三枝。」士喻意，不敢言而退。（堯山外紀）

楊明先生筮仕刑曹，適輪提牢，睹諸史豕豕，惻然恚曰：「夫四以罪繫者，猶然飯之，此朝廷好生浩蕩恩也。若曹乃取以豕豕，是率獸食人食也。」羣吏請曰：「相沿例也，亦堂卿所知。」先生曰：「豈有是哉？」遂令屠豕分給諸囚，至今不復豕豕云。後同里有官刑部，語及其事者，先生齧蹙曰：「此余少年不學，茲聞之尙有餘慚，子乃以爲美談耶？」其人未達曰：「上宣朝廷之德意，下軫囹圄之罪人，至德事也。先生顧深悔之，以爲罪過何也？」曰：「當日憑一時意見，揭揭然爲此置堂卿於何地耶？只此便不仁矣。」（座右編）

王文成既平宸濠奸黨，嫉其功，復營內旨，領京邊軍，討宸濠餘黨。時陽明受命巡撫江南，許泰等領京邊軍萬餘人，在南昌勦捕餘賊，給事中祝續御史章綸隨軍紀驗，望風附會，肆爲飛語。北軍日暮，呼守仁名，嫚罵，或衝道啓釁。

守仁略不爲動，務待以禮，預遣官於市人，移家於鄉，而以老羸應門。始欲犒賞北軍，泰等預禁之，勿令受。陽明給示內外，述北軍離家苦楚，居民當致主客禮。每出遇北軍，喪必停車問故，厚與之糶，嗟嘆乃去。久之，北軍咸曰：「王都堂待我有禮，我安得犯之？」會冬至時，新經濠亂，民間哭亡，酬酒聲聞不絕。北軍無不思家泣下求歸者。泰日挾所長，較射教場，江西官軍射多不中，泰乃強守仁。守仁故不得已應之，乃三發二中，每一中北軍在旁，同聲踴躍。泰不樂而罷，且曰：「吾軍亦皆附彼耶？」遂班師。（野編）

興獻王在邸，雅重文士，有朝者輒令見肅宗。毛御史伯溫朝時，亦獲見，毛以手撫肅宗首與額，且曰：「相貌良雅秀。」時年十一，退屏後，憤然不平。比正位，嘗以問內侍曰：「何御史大如此？」或對曰：「彼以代巡爲職，故敢爲傲肆。」上因是漸以裁抑御史爲念。（堯山堂外紀）

慶成王生一百子，俱長成，自長子襲封外，餘九十九人，並封鎮國將軍。每會紫玉盈坐，至不能相識。（皇朝盛事）
夏言用事久，家富貴，高堯題廣困曲池之勝，媵侍便辟，及音聲入部，皆選服御膳羞，如王公故事。閣臣日給酒饌，當會食，言與嵩共事，二載言不食上官，俱家所攜酒餽甚豐，飲什器皆用金。與嵩日對案，嵩自食大官供，寥寥草具，各自爲饌。（玉堂叢語）

許九杞名相卿，海鹽人，爲禮垣，以敢諫肥遯，最爲夏文愍所重。文愍召起道經嘉禾，以書致九杞，與決進止。於時藩臬郡縣，臚舟祗候，道相望也。九杞葛巾荔帶，刺一小舫，詣夏，夏問九杞僕此出何如？許不答，第言可惜。李長源却受觀察判官，夏公正襟起謝曰：「便當疏辭，以奉明教。」須臾搗鼓廻帆，顧諸祗候，一時星散去。夏撫然遂不果辭，卒及於難。（海鹽縣圖徑）

光州劉繪字子素，在省垣，抗疏論貴溪用事，上是之。貴溪度無以難，乃遣客李寶以相率來說，子素怒，摔寶柱下。已而從給舍壽貴溪，貴溪手玉碗行酒，子素揮其碗碎地，客盡驚出。明日疏言十罪不報。六月朔晝晦，上大恐，問天

官主何占子素引漢書對請去費以塞天怒明日遂逐費溪（列朝詩集）

嚴相謂華亭公吾平生爲貴溪所狼藉不可勝數而最不堪者三事其一大宗伯時貴溪爲首揆俱在直欲置酒延貴溪者數矣多不許間許至前一日而後辭則所徵集方物紅羊魏狸消熊棧鹿之類俱付之烏有一上候直出乃敢啓齒又次揆諸城爲德憲則曰「吾以某日赴自閣出即造公不過家矣」至日諸城爲先憇西朝房以俟乃貴溪復過家寢於他姬所薄暮始至就坐進酒三勺一湯略沾唇而已忽傲然起長揖命輿諸城亦不敢後三人竟不交一言（玉堂叢語）

嚴嵩溺愛其子諸曹以事白初尙曰「與小兒語」至後曰與東樓語東樓世蕃別號也（野編）

嚴嵩當國時朝貴相款即就相宅設筵及時但請出把杯耳一日相出少坐即以倦退曰「世蕃陪客」蕃怒瞪目周視復入曰「閉門」其時門即下鑰凡堂中諸有悉撒如掃諸公無可爲計據地達旦一日蕃謂某尙書曰「某馬某伏地候乘」又某郎中亦其狎客也即伏上馬杌蕃因踐而乘之行數步蕃亦呼作某狗然世蕃才絕敏諳熟國朝典故邊事機宜諸事務輕重非世蕃處分莫當上旨亦實出上命故君父皆倚以爲重寵日盛而勢益張（耳談）

閣老嚴嵩得痔疾肅宗賜紅柿療之其謝啓有曰「草木何知允執乾坤之長養桑榆有幸長承天日之光輝伏願於萬斯年比蟠桃而獻壽克昌厥後立瓜瓞以宜男」（水南翰記）

嚴分宜父子溺器皆用金銀鑄婦人而空其中粉面綵衣以陰受溺（笑史）

嚴世蕃吐唾皆美婢以口盛之方發聲婢口已巧就謂曰香唾孟（同上）

嚴氏籍沒郡司奉台使檄往見榻下堆棄新白綾汗巾無數不省其故袖其一出以咨衆有知者掩口曰「此穢巾每與婦人合輒棄其一歲終數之爲淫籌焉」（同上）

尙書王天華取媚世蕃，用錦屬織成點位曰：「雙陸圖。」別飾美人三十二，衣裝繙素各半，曰：「肉雙陸。」以進。每對打，美人聞聲，該在某點位，則自趨站之。（同上）

沈鍊字鈍甫，與陳鳴楚徐又長爲意氣交，以劾嚴嵩爲楊順誣陷。純甫雄於文，下筆輒萬言，作籌邊賊，吊死戰諸將文，及紀事諸詩，尤憤懣。順既殺純甫，榜示邊塞，有藏沈氏遺文片紙，按捕抵罪。諸生武崇文、欽純甫遺藁，將焚之，忽中惡仆地，恍忽見純甫峨冠緋衣劍叱之，懼而瘞之後圃。事白後，穴地出之，以授其子。今所傳鳴劍集兵書亦續諸編也。（列朝詩集）

嚴分宜當國，家人永年專爲世蕃過錢，號曰鶴坡，無不稱鶴坡者。一御史與之稱義兄弟，而九卿給事，御史投刺，十蓋一二。至江陵當國，而家人子遊七司，其出納號曰楚濱，無不稱楚濱者。翰林一大僚爲記以贈之，有二給事與之通婚，購翰林諸公贈詩及文，而九卿給事，御史投刺，十至四五矣。徹候緹帥延飲，必上坐，衣冠躍馬，洋洋長安中，勢尤可畏。後事敗，一坐絞，一坐斬。（觚不觚錄）

分宜嚴相，以正月二十八日誕，劉巨塘令宜春入覲時，隨衆往祝，祝後嚴相倦，其子世蕃令門者且闔門，劉公不得出。有嚴辛者，嚴相紀綱僕也，導劉公往，問道過其私居，留劉公飯饌已，辛曰：「他日望臺下垂目。」劉公曰：「汝主正當隆赫，烏用垂目爲也？」辛曰：「日不常午，願臺下毋忘今日之託。」不數年，嚴相果大敗，且死，劉公適守袁州，辛方以賍二萬滯獄，劉公憶昔語，且憫其知幾，爲減去賍若干，始得出獄從戍。（稗史）

丹徒靳文僖卒時，繼夫人年未三十，比老，有司以其孫爲嚴氏客，爲之奏請旌典，事下禮部。禮部書吳山曰：「婦人節旌制也，第今甲所載諸旌典，原爲匹夫匹婦發潛德之光，若士大夫家，何人不當爲節義孝順者？文僖公身爲鼎臣，夫人已生受殊封，奈何與匹夫匹婦爭寵靈乎？」執寢之。大學士徐階亦以爲言，山正色曰：「相公亦慮閣老夫人再醮耶？」階語塞。時分宜之子陰執朝權，尙書唯唯聽命，第不敢犯山。有求囑者，姑應之曰：「俟他日老父自

言之。(玉堂叢語)

徐文長入京師，館張宮諭元忭舍，宮諭悛悛引禮法，久之心不樂，時大言曰：「吾殺人當死，頸一茹刃耳，今乃碎磔吾肉。」遂病發棄歸，鍵戶不見一人，挾一犬與居，絕穀食者十年，人問之曰：「吾噉之久，偶厭不食，無他也。」宮諭死，白衣往吊，撫棺大慟，不告姓名而去。諸子追及之，哭而拜諸塗，小垂手撫之，不出一語，十年裁此一出耳。(列朝詩集)

袁中郎集云：「一夕坐陶太史樓，隨意抽架上書，得闕編詩一帙，惡楮毛書，烟煤敗黑，微有字形，稍就燈間讀之，讀未數首，不覺驚躍，急呼周望闕編何人作者，今耶古耶？周望曰：『此吾鄉徐文長書也。』兩人躍起，燈影下讀復叫，叫復讀，僮僕睡者皆驚起，『蓋不佞生三十年，而始知海內有文長先生，噫！是何相識之晚也！』因以所聞於越人士者，略爲次第，爲徐文長傳。(瓶花齋集)

肅宗閱海忠介瑞疏，時喜時怒，批云：「大臣不言而小臣言之，中國之人不言而海外之人言之，忠哉忠哉！」又批云：「這畜有比干之忠，但朕非紂也。」留中者久之，後有所激，下閣票旨，徐階擬以毀謗君父，決不待時，傳首天下。嚴訥力爭，乃改擬秋後處決，上從之。是歲以聖壽六竟停刑，至冬宴駕，忠介得免。(林居漫錄)

忠介在獄，自分必死，肅宗宴駕，提牢主事某設饌款之，海食飲逾常。主事曰：「先生何歡之甚？」海曰：「久知獄中例將死必餞，欲醉飽而死焉。」主事曰：「莫誤莫誤，宮中昨日云云。」海聞之，卽痛哭擗踊，飲食盡吐。(蘇談)

李綱初授御史，陞太僕卿，嘗過蘇州，盜奪其篋，問隸曰：「李少卿耶？是無錢者。」擲篋而去。(臣鑒錄)

張居正喪父，巡撫縵服往弔，自途中號哭，抵喪次曰：「死了老太師，何不死了小子。」涕淚沾衣。嚴分宜當國，附者認爲乾兒，壽日令其內子往嚴氏助厨，至被世蕃拊肩呼嫂，亦不爲羞。(座右編)

居正奔喪歸，所坐步輦，則眞定守錢普創以供奉者，前爲重軒，後寢室，以便偃息。傍翼兩廡，廡內童子左右侍，爲

揮筵炷香。凡用卒三十二昇之，始所過州邑郵，牙盤上食，水陸過百品，居正猶以爲無下箸處，而真守燕錫人，獨能爲吳。居正甘之曰：「吾行路至此，僅得一飽餐。」此語聞於是吳中之善爲庖者，召募殆盡（野編）

居正奉旨歸葬，所經由藩臬守巡迓而跪者十之五六。居正意未慊，檄使持庭參吏部尙書禮，至是無不長跪者。臺使越界趨迎畢，卽身爲前驅，約束吏卒，于陬飭厨博（玉堂叢語）

居正母怯渡江，楚撫于其歸，先排列艤，上覆以板，往來若平地。兩傍栽參天桃柳，月下燈照前後，居正母輿中竟不知渡江也。（南虹筆記）

湖廣巡按朱瑾吾爲居正建三詔亭，居正作書辭之曰：「吾生平學在師心，不期人知，不但一時之毀譽，不關於慮，卽萬世之是非，亦所弗計。况欲侈恩錫寵，以誇耀流俗乎？且盛衰榮悴理之道，漢時異勢殊，陵谷遷變，高台傾曲，池平雖吾宅第，且不能守，何有於亭？數十年後，此不過十里舖前一接官驛耳，烏睹所爲三詔者乎？」此書有才有識，故能擔荷宇宙，勿徒以權臣相擬（蘇談）

居正方專國，從容問其叔，公車中頗知有雄駿君子，晁賈才人者乎？曰：「無逾於湯沈兩生者矣。」居正將以鼎甲畀其子，羅海內名士以張之，命諸郎因其叔延致兩生。湯義仍獨謝勿往，而沈君典遂與居正子懋修偕及第。又六年癸未，湯與吳門蒲州二相子同舉進士，相使其子召至門下，亦謝弗往也。除南大常博士，後以劾政府，謫典史。

（列朝詩集）

居正未第時，極爲僚王所眷，甫釋褐還，卿謁王，王置酒款洽，遇之甚優。嘗從酒次更衣，訝居正締敝，默然久之。私戒尙衣宮監，程其短長，出繒錦製袍二襲，紗縠稱是，篝燈夜成，且走騎奴遺之。居正酒醒衣至，試之不失尺寸，驚喜過望，趨赴邸，頓首謝王曰：「瑣瑣何煩主臣？」未幾而居正掌國，反日夜思齟齬王，而未有間，嘗以書抵所知者云：「荆國主終不可留，」尋禍作（說郭）

嘉隆間講學盛行，楚人顏山農謂貪財好色皆性生，天機所發，不可闕之，第弗留滯胸中而已。門人羅汝芳成進士，戒且弗庭對，羅不從。明年遇之淮上，笞之十五，挾以遊，羅唯唯。後至南都，以挾詐人財事發，捕之，官笞五十，不哀祈，困囹圄且死，羅力救之，得出，出則大罵不已，謂獄我者尙知我，而汝不知我，羅亦唯唯。（朝野異聞）

何心隱者，其才高於顏山農，而狠幻過之。嘗言：「天地一殺機也，堯不能殺舜，舜不能殺禹，故以天下讓，湯武能殺桀紂，故得天下。」少嘗師事山農，山農有例，師事之者必先毆三拳，而後拜受。心隱既事山農，察其所行，意甚悔。一日值山農之淫人村婦也，匿隱處，俟其出而扼之，亦毆三拳使拜，削弟子籍。顏誦成歸，八十餘尙無恙，何竟爲張居正所殺。居正未相時，訪耿御史，坐席未煖而去，何從屏後窺見，便謂此人能殺我。（辨學遺編）

劉球學士，以避難隱居姚江，數載，從學者日衆，名始聞。當塗以其異黨也，廉得之，竟寘於法。有成器先生者，姚江名儒也，特憫其忠，爲作文以祭之。登靈緒山望空而哭者三，祭畢，輒書祭文數通，分呈藩臬，跡其所爲，若謝翱、王炎、午之於文天祥，皆非有爲爲之者。後數年而球之子僉事釘以提學至，造其廬拜之，執子弟禮甚恭，至今山上祭忠臺在焉。（莘野纂聞）

萬歷中，楚宗人許奏其王業，奉旨處分矣。王備物謝恩，因謝當事者，宗人欲申前說。三十二年閏九月三日，相率過漢陽府公館，奪其私書，并解京銀四扛，鑿焉。本府問城黃典史，走報分巡道，分巡副使周應治，鄞人也，愴惶請於趙巡撫，可懷帶領軍人，捕焚其書，捉獲宗人三十餘人，裸其體，加桔梏而鳴金鼓，以入於會城。諸宗人見之，憤甚，初五日，糜至撫院，遇應治，併學院竇某，共擊之，應治竄伏，趙內衙之神樹，趙出諭，語復不倫，登時打死碎屍，應治乘間棄敕印逃。事聞，獄具，斬二人，賜死五人，餘炎、錮（太白劍）。

是年七月，布政使門首桃樹開花，閏九月初二，地震千里，自東北達西北。廿三日，川省城天鼓大鳴，復大雨。潤州丁幾督廣東學政，渡江，有司具牲醴請祀水神，公笑曰：「舟乎或沉或浮，神何預焉？」至中流，風浪作，而舟

覆李夢陽督江西學政，渡江，有司亦有此請。公怒，命從者縛神投諸江，且曰：「水神而投諸水，得其所哉！」竟無恙。
(中泚野錄)

許文穆公典己丑試，聚登榜者於射所戒厲之，既至，拜謁，文穆大言曰：「中後索賞，賭者必多，分毫皆不可與；卽如我長班，轎上門上，一切拒之。從我言者，爲好門生，不從者，反是我密行體訪，定人品高下。」(湧幢小品)

萬曆三十三年八月，金陵旱，西門外見藍廠內銅殿一座，詢之云：「是陳太后敕四川造三座，一送峨嵋，二送南海，三送五臺，峨嵋已完，此送南海者，因裝至京，被撫院阻留在此，恐海上倭寇聞風，伺隙難防，除議請旨，今改送句容華山矣。」其殿高一丈六尺，深闊各一丈二尺，周圍皆菱花，櫨格秀麗可愛。又於本廠內起爐，鑄一座，送五臺，各料將完，匠工俱是川人，問每座價值若干，云：「三座約費十五萬。」崇禎末有扛大佛數座入京者，至彰義門，門軍阻之，檢驗，每佛身中藏一大銅砲。(先曾祖日記)

武清伯李偉，慈聖李太后之父，起自瓦匠，驟貴，請乞無厭。一日慈聖賜一篋，封職甚固，疑是重寶，開視，則瓦匠所用泥水刀也，嗣後斂戢。(覽菴微言)

文天祥有黃冠故鄉之言，王積翁欲合宋宦等十人，請釋天祥爲道士，留夢炎不可，云：「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輩十人於何地？」事遂已，而天祥終有柴市之殉。孔公天胤曰：「兩浙有夢炎，兩浙之羞也。」蓋夢炎衢州人，與天祥俱宋狀元，而不同如此。歷明代數百年，凡留氏子姓赴考，責令書一呈，結曰：「並非留夢炎子孫，方許入試。」

(彙書二編)

王文成之曾孫王先進，襲爵後無子，應立其次弟先達之子業宏，王司馬業浩者，文成父，鼎元華之後也，主異議，另推先通爲嗣，蓋文長長子正億有二子，先通乃其次子之後，業浩詭稱先達爲乞養，非王氏，故業宏不得立，又徧賄五府諸公候，竟以先通嗣。業宏不平，上書忿爭，下獄，後國變，先通被殺，業宏乃以免。(綏寇紀略)

明熹宗天性極巧，癖愛木工，手操斧斲，營建棟宇，卽大匠不能及。又好髹漆器皿，朝夕修製，不憚煩勞；學造作得意時，解衣盤礴，非素寵幸，不得窺視。或有急切本章，令左右讀之，一邊手執斤削，一邊側耳注聽。讀奏畢，命曰：「你們用心行去，我知道了，所以太阿下移。」（蘇談）

天啟六年，南京太監二十四衙門，與北京太監魏忠賢立有生祠，在後宰門，興善寺傍。其祠大三間，有魏璫真容三副，正間一副，畫朝衣端坐，兩傍小內豎執圓扇牙笏。又木刻魏璫一像，坐正間。其左間一副，畫金盃金甲端坐，兩傍皆武將，執鎗劍侍立。其右間畫方中行衣端坐，兩傍皆小內官恭候。其丹墀之左，立一大石碑，道魏璫出身入宮始末，丹墀之右，立一大石碑，述魏璫扶幼主功業，節省南京進貢解物錢糧若干，其文乃杭州一廩生撰書。外有儀門頭，仍未造完，所費何止以萬計。天啟四年創立，至四年尙未完工。（先曾祖日記）

萬曆戊戌科進士王紹徽，陝西咸寧人，爲魏忠賢乾兒，官至吏部尙書。進退一人，必稟命於忠賢，時稱「王媳婦」；常照點將錄，傾害東林諸君子。忠賢閱其書，嘆曰：「王尙書斌媚如閨人，今筆挾風霜，乃爾真吾家之珍也！」愈親愛之。其稱東林開山元帥，托塔天王，南戶部尙書李三才，總兵都頭，領天魁星呼保義，大學士葉向高，天罡星玉麒麟，吏部尙書趙南星，掌管機密軍師天機星智多星，右諭德繆昌期，天間星入龍雲，左都御史高攀龍，協同參贊軍務頭領地魁星神機軍師禮部員外顧大章，掌管錢糧頭領天福星，撲天鵬，禮部主事賀煊，地狗星金毛犬尙寶司少卿黃下賓，正先鋒天殺星黑旋風，吏部都給事中魏大中，左右先鋒地飛星八臂哪吒，吏部郎中鄒維璉，地走星飛天大聖浙江道御史房可壯，五虎將天勇星大刀手左副都御史楊璉，天勇星豹子頭左僉都御史左光斗，天猛星霹靂火大理寺少卿惠世揚，天威星雙鞭手浙江道御史袁化中，天立星雙鎗將太僕寺少卿周朝瑞。又有馬軍八驃騎，大將八員，走探聲息，走報機密。頭領一員，行文走檄，調兵遣將，頭領一員，掌管行刑，劊子手頭領二員，巡視城垣，頭領一員，定公賞罰，政司頭領二員，考算錢糧，支出納入頭領一員，分守江南汎地水軍頭領八員，守護中軍頭

領十二員。四方打聽邀接來賓頭領八員。專守帥字旗頭領一員。馬軍頭領二十員。步軍頭領二十七員等名色。所列如李應升、蔣允儀、解學龍、吳爾成、孫慎行、陳于庭、錢謙益、文震孟、方震孺、徐憲、鄭三俊、毛士龍、夏嘉遇、周順昌、何士晉、趙時用等人，皆南直人也。一時更有東林朋黨錄、東林同志錄、東林籍貫錄、羣小同心排擠正士，不遺餘力。

（遺愁集）

忠賢盛時，一測字者來京，喧傳甚驗，乃易服潛往叩休咎，因書一囚字與推。其人即頓首稱奇，詰其何意，曰：「國內一人也。」忠賢駭服，以爲神異，厚犒而別。乃私語人曰：「目下雖好，只是結局不佳。」叩其何說，曰：「一人懸在中間，將來必要弔死，四面俱無着落，家業自然蕩盡。」後果應（同上）。

五人墓事，世艷傳。時至江陰，逮李侍御應升，開讀時，亦有垂髻少年十人，各挾短棒，直呼入憲署，殺逆璫校尉，諸尉踉蹌越牆奔竄。一賣蔗童子十餘歲，撫髀曰：「我恨極矣！」遂從一肥尉後，舉削蔗刀，攪其片肉，擲以飼狗。（貞勝編）

蘇州逮周公順昌，民變擊斃校尉。後蘇民倡議天啟無道，互戒天啟錢不用，各州府縣皆和其說，將天啟錢積下。後傳至京中各省，直出示曉諭，錢乃復行，私禁凡十閱月。（先曾祖日記）

天啟七年三月，歙縣巖寺街民變，因工部呂下問要吳百昌家屬，扳報各親，代完欽贖，激變市民萬餘，奔郡城，將察院內下間新造樓屋折燒。下問撞破後墻，帶家眷走入庫廳衙內，府縣官出示安民。後許志吉代任，更酷於下間。志吉文穆孫，至今有餘愧云。（同上）

楊璉入獄時，度不免，嚙指血草草千言，冀以尸諫，埋臥所，爲許顯純所發，付之火。（吳次尾集）

顧裕愍公大直，以璫禍，與楊忠烈公璉同下鎮撫獄，每被拷掠，裕愍切齒不發聲，忠烈大呼太祖高皇帝，一拷輒一呼，裕愍未死前數日，右手大食指，指尙存，捏筆作書曰：「吾以五十死，猶勝死者壽而無子者，吾以不祥死，猶勝

死牖下而無聞者。吾詩有故作風波翻世界，長留日月照人心之句，可以爲吾祠堂中聯。一既被難，以血布衫裹椁，落八指，寄歸。裕愍與弟大詔學生，貌相當，父母不能辨。既長，一咸進士，官部曹，一第第窮經著書（木齋新編）。

京師大盜朱國臣，其黨爲劉煒、劉大、劉二、劉三等十人。一日命其妻大作炊，供夜半之食，黨集而其妻睡失炊，怒笞之，逸出東市，遇夜巡把總，訊之，反詰云：「爾爲何官？」曰：「吾夜巡把總也。」曰：「夜巡獲盜首功，當陞何官？」答曰：「有功陞欽依，或參將。」曰：「吾語爾，吾家堂子衙衙有強盜十人，可往擒之，然須養吾終身耳。」把總諾之，果獲十人，無脫者，下法司俱服。而朱國臣云：「我等擒京師清矣，夜戶可無閑矣，且吾告若，凡訊獄不可不慎。如石駙馬街周皇親之殺，乃我也，而坐使女蕭荷花，凌遲家人，豈不冤乎？李皇親朝房人亦我殺，其婢與僕棄首飾於道，而坐拾遺人以死，又一冤也。今吾不言，誰復爲鳴之者？」於是法司追問所治荷花獄者，而免侍郎翁大立爲民，謫郎中徐一忠於外云（職小編）。

一中貴夜巡，忽聞塚中人聲，蓋既瘞而甦者，發之，得一女子，云：「爲某翰林第七姬侍兒，遭鞭扑將斃，復置水上，凍一夕，乃死。」事聞，翰林自引過，如魏丞相，上怒，罷其官（太白劍）。

續溪民李世選，韓國善長十世孫也。當高帝時，駙馬都尉李祺坐父罪死，其子盛慶臨安公主出也，貶續溪爲民。主號泣上前，上賜以手書，龍封許二百十六年，執此見主，復其故爵。故世選於崇禎初年具奏，上親加辨驗，以敕中胡惟庸爲容，李祺爲棋。且善長死于二十三年五月乙卯，此敕云仲春，與實錄及好黨錄事迹不合。世選下獄論，辟者十年，刑科李清請宥之，乃釋。按其龍封紙墨，鉗記嚴重久遠，非民間倉卒所能爲，豈高皇聊塞主請，故爲錯悞，以開疑案，其真僞卒莫能辨也。司寇鄭三俊批其牘曰：「若善長之功，雖百世宥之可也。」科臣清服其言爲至當。初讞此獄者，援妄假敕書律，世選長繫論長，無論功臣將相，公主肺腑之謂何，嗚呼過矣（綏冠未刻編）。

劉鼎元理順李會元青，皆以夜禁爲內璫邏者所持，扑劉五板，扑李十五板。李歸寓忿極，遂絕。時省元陳組綬聞

訃，往哭之，歸而亦絕。（雪廬焚餘稿）

中官握政本，亂天下者，無甚於王振、劉瑾、魏忠賢，其事權絕相類。振在樞筭最久，其橫惡至乙丑丙寅以後而極，已已屠裂於土木，瑾以丙寅流毒，庚午剛於燕市，家族皆誅，夷籍沒。忠賢肆兇，亦乙丑丙寅爲極，而卽伏誅，自縊於下卯，仍戮屍籍沒，瑾相去一甲子，忠賢之去瑾，則再甲子也。（貞信編）

崇禎年，枚卜閣臣，一時大僚及臺諫，相搆不休，其不得與會推者，因造爲二十四氣之目，以搖惑中外。其曰二十四氣者，殺氣吳姓，棍氣孫晉，戾氣金光宸，陰氣章正宸，妖氣吳昌時，淫氣倪元璐，瘴氣王錫宸，時氣黃景昉，羶氣馬嘉植，賊氣楊枝起，悔氣王士鎔，霸氣倪仁植，疝氣周仲璉，糞氣房之祺，痰氣沈維炳，毒氣姚思孝，逆氣賀王盛，臭氣房可壯，望氣吳維業，雜氣馮元颺，濁氣袁愷，油氣徐沂，穢氣瞿式耜，月氣錢元愨，各有諱號，中間賢不肖參雜，其指爲淫氣逆氣油氣穢氣者，其後皆死國難。（兩朝識小錄）

左寧南侯良玉，遼東人也，起軍校，以功官都司。初以苦貧，劫錦州軍裝，坐法當斬。適有丘磊者，與同犯，願獨認之，良玉得免死。既失官，久之無聊，乃走昌平軍門求事。司徒公嘗役使之，命以行酒。冬至讌上陵，朝官良玉夜大醉，失四金卮，且日謁司徒公請罪。司徒公曰：「若七尺軀，豈任典客，或吾向誤，若非若罪也。」會大陵河圍急，詔下昌平軍赴救，榆林人尤世威者，爲總兵官，入見司徒公曰：「大陵當天下勁兵處，圍不易解，世威當行，今旣以護陵不可，公且遣將誰當往者？」中軍將王國靖書生也，左右將軍更不可任。司徒公曰：「然則誰可？」世威曰：「獨良玉可耳。」顧良玉方爲走卒，奈何帥諸將？司徒公曰：「良玉誠任此，吾獨不能重良玉乎？」卽夜遣世威前諭意，漏下四鼓，司徒公竟自詣良玉邸舍請焉。良玉初聞世威往，以爲捕之，繞床語曰：「得非丘磊事露耶？」走匿床下。世威排闥呼曰：「左將軍富貴至矣，速命酒飲我。」引出而諭以故，良玉失色戰慄，立移時乃定。跪世威前，世威且跪且掖起之，而司徒公至，乃面與期，詰且會轅門，大集諸將，以金三千兩，送良玉行，賜之卮酒三，令箭一曰：「三卮

酒者，以三軍屬將軍也，令箭如吾自行。諸將士勉聽左將軍令，左將軍今已爲副將軍，位諸將上，吾拜官疏，夜即發矣。良玉既出，而以首叩轅門，墀下曰：「此行倘不建功，當自剔其頭。」已而果連戰松山、杏山下，錄捷功第一，遂爲總兵官。良玉自起謫校，至總兵，首尾僅歲餘，年三十二。（壯悔堂文集）

宏光三月甲申，太子來自金華，遣內使持御札召至，聞者爭赴。明日有旨禁私謁，中夜移人內，己丑乃命會審於大明門。楊維垣颺言謂：「駙馬王昺、孫王之明貌相類，因而誤傳。」辛卯於吳門外復審，馬士英復疏，其疑似甚多。左都李沾喚王之明不應，詰之，乃大聲曰：「何不呼明之王？」沾喝上樓，太子號呼皇天列帝，聲徹內庭，傳諭放樓，發鎮撫司。有無名子題於皇城，有海上扶蘇原未死，獄中病已又奚猜之句。會御史陳言奏稱：「民口籍籍，皆言諸臣欲絕先帝血胤，因得溫旨，着好生護養，弗輕用刑，以招民謗，乃得不死。」（遺愁集）

宏光五月，時淮揚信絕，左良玉兵停留不下。馬士英阮大鋮等，乃日報捷音，百官進賀，以愚都人耳目。夜半有書聯於長安門柱云：「福人沉醉不醒，全憑馬上胡謔；幕府凱歌已休，猶聽阮中曲變。」（遺愁集）

辛酉歲，姑蘇承天寺僧浚井得一鐵函，隨上之。撫軍張公國維啓之甚輕，函內蠟封，封內紙裹，悉啓，乃宋德祐年鄭魚肖所藏詩文，所言皆亡國事，四百餘年，始傳之人間。（座右編）

家玉峰少宰巡撫浙江時，立志開杭州城河，方患無從覓舊徑，忽得一祕冊，細註某處石礮，某處土岸，某處幾丈尺，折而東西，瞭如指掌，按圖指示，折毀豪家侵占房屋，河遂濬開，若得神助。

關夫子廟獨顯京師正陽門者，以門下宸居，近左宗廟，右社稷之間，朝廷歲一命祀，萬國朝者，退必謁，輻輳者，至必祇禱也。祀典歲五月十三日，祭漢前將軍關某，先十日，太常寺題遣本寺堂上官行禮。凡國有大災，祭告之。萬歷四十三年十月十一日，司禮監太監李思齋捧九旒冠，玉帶龍袍，金牌牌書敕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震天尊關聖帝君，於正陽門祠建醮三日，頒知天下。然太常祭祠，則仍舊稱。史官焦竑曰：「稱漢前將軍侯吉也。」天啟四年

七月，禮部覆題，得旨祭姑稱帝。先是成祖北征，木雅失禮，費闊溲海，至幹難河，擊敗阿魯台軍前，每見沙洙霧靄，中有神，前我軍驅其中，袍刀仗貌，色鬢影，果然關公也。獨所跨白馬，師還燕市，先傳車駕北發，日一居民所畜白馬，晨出立庭中，不動不食，晡則喘汗定，乃食，回蹕則止。事聞，乃敕崇祀祠，有修撰焦竑碑，庶吉士董其昌書之，祠籤最靈，休咎一無爽者。（京景物略）

魏忠賢柄權，朝臣附之者，以爲父，忠賢目曰乾兒，都人作百子圖演義，嘲之。其時獻媚者，爭爲立祠，自永恩祠一倡，而懷仁、崇仁、隆仁、彰德、顯德、懷德、召德、茂德、戴德、瞻德、崇功、報功、元功、旌功、崇勳、茂勳、表勳、感恩、祝恩、瞻恩、德聲、鴻惠、隆禧、內而中官，外而封疆大吏，丹黃土木，徧於寰宇。至杭州建於關壯繆岳忠武兩祠之間，而國子監生陸萬齡請建祠於大學之側，則無忌憚極矣。聞逆祠小像，有以沉檀塑者，眼耳口鼻手足，宛轉一如生人，臍腑則以金玉珠寶，髻上空一穴，以四時花簪之，其獻媚如是。（兩朝識小錄）

天啓丁卯鄉闈，閩人顏光衷，茂猷兼舉五經，成文三十三首，外籬得之，以其文堪入彀，惜其違式，命止錄。易經義以進，吾鄉祁世培，彪佳取中，迨墨卷入對，始知其兼五經也。甲戌會試，亦兼五經，大座主不敢自專，題疏上，特命中進士，故會錄列其名於會元之前。及壬午之北闈，癸未之會闈，嘉興譚築巖，貞良，慈谿馮眉仙，元廳，皆以兼五經具題，奉旨一體校閱，各與中式焉。予考之閩書，漳州長泰縣黃文，史字廷實，晚號遯叟，穎悟博通。洪武二十二年應貢，庚午試南畿，五經題兼作，以違式取旨。太祖讀其天下一家論，大見稱異，御批特置第一，免會試，授刑部主事。此則兼五經而應試之始也。宋時鄭俠之父暈，同五經出身，大觀二年，莆田黃泳，以童子特賜五經及第。又孫奭，中九經狀元，真宗朝蔡齊，字子思，亦中九經狀元。（彙書）

國朝浙江查嗣韓，福建林文英，皆以丁卯京闈，五經兼作題准。戊辰會試，均入史館，後不爲例。崇禎朝所任五十相，卽位初勸進者，多廷吏議，甌卜者或濫廷推。蒲州（薛燦）定國是而幹略無聞，高陽（孫承

宗)當巖關而密勿莫預,君心之所向,全在乎元年之枚卜,而宜興調延烏程(溫體仁)之釁起,宜興初望止於一推君子,持之太過,體仁在上,言多傾險,大臣宜以朝廷大體從容爭奏,俾體仁與錢謙益俱罷,主上未必不悟。乃蒙臣王永光權譎兩端,輔臣李標錢龍錫苦心引救,不能明言兩人長短,故使體仁得行其說。由今思之,體仁用而天下亂,未必謙益用而天下治也。然謙益之爲人也,才而疎,其才也可以有爲,疎也亦易於債敗。體仁腹心陰沉,大有以過人,踪其所爲,宜興比而體仁未嘗不私,武陵(楊嗣昌)欺而體仁未嘗不詐,韓城(薛國觀)鷲而體仁險惡過之。用事八年,致寇難日深,勦撫機宜盡失,其後之人踵得罪,而已獨免,果操何說而得此?彼蓋挾其機智,上以彌縫主心中以諉避事,任下以錮遏言路,幸使名位全,身家固,而萬事潰決不可收矣。語曰:「日中必慧,操刀必割。」人主之芒刃,不可一日而頓也。自神主不視朝二十載,而天下之局,咸出宰相之與臺諫以相持,宦寺乘之以馴致翟魏之禍,迨懷宗誅鋤大奸,虛懷側席,不幸老成忠厚,半磨滅於逆菴之手,新進蜂起,頗欲借正論以挾持人主,而自詡功名。體仁乘帝之疑,持私說以險詖惑亂天下,雜然起與之爭,帝旣信其孤立,又恐難於獨任,則縱言者搏擊以觀之,冀得中收其用,而黨禍遂不可解。舉軍國大計,無一關大臣小臣之心,間取得失功罪,據而入於恩仇之中,俾主上爲之傍徨疑悞,莫適所從,兼以溷任事者之心,而抵於敗,故曰國家之禍,宰相與臺諫爲之也。當宜興烏程其執政草澤,易於溷除,兩相漫不之省,宜興去而寇患始棘,又經烏程之戀權偷責,讓禍而不決策者累年,武陵受之,無所諉,以至於斃,則當國之解免,不待智者知其難。宜興家居本佚樂,自以帝必思之,身閒既久,亦不得已於一出,中外知其必出,說以盡反烏程之所爲,故其復相也,捐租起廢,清獄肆赦,罷內操,及諸鎮監軍,欲以大收士大夫之志。然必取當世所急者,一爲縣官盡力,乃可身名兩全,顧宜興不知,爲宜興謀者,亦不知也。帝自念搢搢然焦勞宵旰而不效,姑取天下事付之宜興,以小自弛易。(延儻至京上親賜宴,退入宮欣欣喜色曰:「還是他故當時所請皆行。」)○千午元旦,皇極殿朝賀畢,帝召閣前曰:「古來聖帝明王皆崇師道,今日講稱先生,猶存遺意,卿等卽朕師也。」

敬于正月端冕而未聖躬轉面而西向閣臣一揖因曰自古君臣志同道合天下未有不治平者諸臣跪謝不敢當。帝曰先生正是朕該敬的自此手詔皆稱先生云。朝士樂其寬而幸其專爭欲狎驪龍之睡以行所欲故雖中原糜潰輒交口而誦相公以拭目太平宰相與臺諫之勢合而變隙生矣。同宜興再召者有江夏賀逢聖（帝之允賀逢聖放也）同周延儒陳演召見賜坐德政殿逢聖瞻懷聖恩忽放聲大哭已賜宴中極殿逢聖復大哭拜跪十數不止帝命之出殿檻外行禮絮絮不止見者怪之以爲不祥。淄川張至發皆不久稱病謝德州陸者性谿刻又以人言免天下事一決於延儒。陳井研演本與陸同拜晉江蔣德景黃景昉興化吳姓又以賀謝行後始入姓故按秦撫晉以勦撫流寇有功者也。癸未三月朔承天告陷帝痛念山陵見閣臣而流涕自咎失德因責中外調度乖方諸臣叩頭謝。次日帝再召姓曰「楊嗣昌死後督師無人卿可往湖廣督師圖恢復。」姓曰「逆賊不道犯我陵園臣何敢惜其死願陛下發勁旅假便宜率之而南必雪國憤。」退而上書請兵三萬人進復襄陽承天而兼顧南京重根本。秦督師孫傳庭宜出關合勢圖賊。帝覽奏殊不憚御昭文閣召姓前曰「先生奏用兵多三萬人豈易猝辦且南京去楚遠是退守也詎是今日計耶。」姓頓首曰「左良玉跋扈不用命閣部十檄之不至豫督（侯向）是其舊帥僅遣數十日爲衛而已。臣憑藉寵靈不過閣部良玉退居江漢有甚河南方勤內憂遑御外侮若臣有重兵在握進可制強賊退可馭驕帥不則徒損威重萬分何蓋南京高皇帝陵寢在焉臣懲承天前事豐苞是虞出師南征敢不兼顧非退守也。」次輔陳演進曰「督師去則督撫之兵皆其兵。」姓曰「臣之請兵正以督撫無兵耳。秦督新集之衆不足仗且遼緩幾千里勢豈相及豫督得良玉護從之卒數十豈足言軍。豫兵敗於開封新撫袁瘡痍亡散者二千在河北楚兵承天新衄諸將不知存亡督撫何兵可爲臣調度者乎。臣今日勉卹上命提空名視師仰面悍鎮束手待斃計入境之日必騎置急奏。臣待帷幄望天顏尙不得請况在行間萬里外乎。兵者國之大事機宜一失禍不忍言臣敢惜餘生不以上告君父耶。」帝見其語切爲色動曰「先生言是若一時難調發其先將一萬人從。」乃召

兵部尙書張國維議，配以唐通兵七千，馬料兵二千，京營兵一千，賜督師臣賞功銀五萬兩；而於左良玉下特詔出幣金，專賜其軍，從督師請也。唐通尋以西協留防，而國維尋與司農傅淑訓俱得罪，上方簡用大僚，於兵食重有所變更，督師儒次未發。帝一日召閣臣，出箭示之曰：「此秦督進兵疏也，卿等以爲何如？」姓曰：「兵危事而傳庭易言之，矜其勇氣，刻日掃除，以約束未定之兵，當慄悍方張之寇，是役也，臣竊危之。」上曰：「何也？」姓曰：「傳庭軍資甲仗，皆歛之於民，秦父老怨刺骨，又不結以恩信，而驅不教之民以戰，一往趨利，難以持久，信其間謀，恐墮狡謀，臣愚不知其所以勝，惟上孰慮之。」上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先生見良是，顧賊橫已極，秦督奮然，一有所出，亦惡可以少也？」姓乃不敢復言。先是宜興之能用人也，六卿以下，鄭三俊、劉宗周、馮元鸞、倪元璐等，皆其所稱舉，即上所最恨者，無如黃道周，且錄用督師，姓則援而至於相者也。自吳昌時入，於宜興最親，而興化之交亦厚，日遊於兩公之門，以招搖寵利，而三四趨風，德銳之徒，乃起而與之爭權。其中稍自持正者，默以告興化，謂兩相應早自別白。又有宜興素厚善者，求事稍不慊，輒陽侈而陰背之，宰相與臺諫且離且合，而江南北之郊漸成。上亦頗知其端，未察也。會延儒先以視師薊門，中官及駱金吾養性之間，得以入。延儒出征，上意已疑之，及至軍用，劉釋清爲中軍諸大師奔走，若蝟猶如長安時，中官皆密以聞。而姓因受命辦嚴，遂巡失上指，同官又從而齟齬之，泱辰而江南北兩相俱罷。（宜興雖撤監軍內，摻而與中官往來頗厚，上恐其合也，乃於誅王裕民之前一日，密召宜興屏左右而所及不過泛語五，鼓棄裕民市而宜興始知中官皆以昨者造膝實贊帝殺之，雖力辨不信也。以此恨刺骨，而其過日聞於上矣。掌金吾事郭承天罷賂養性，以非資用由宜興所拔，會與吳昌時不合，宜興來有意易之，養性見人大怨望，熊開元之利宜興也，上嘗密語賜无而中止，養性洩之于同鄉科臣廖國遴，國遴以告同官曹良直，良直具疏以絆良直興化客也，以此并恨姓兩相俱罷也。）延儒自用他事看議，姓以三月請兵，責其稽緩，既皇恐待罪，再疏與致仕云。（姓屢奏請行而以無兵爲言，上曰：徐之兵將集之，卿獨往，何益？時延儒自受命夕出都，蔣公德景

言于倪司農曰：上意欲吳公速行，緩語扶慰者，試耳。觀首揆疾趨，可見性聞之不以爲然。又以孫傳庭出關，性力言特重，以拂上之意，故有後命也。而孫傳庭加督師，兼制應、皖、豫、楚諸軍，舉討賊事，專責之矣。當是時，上新任樞計，二臣馮元鸞、倪元璐，皆由兵侍郎不次用，召見中左門，諭之曰：「國家艱難，兵食宜合一卿，兩人同鄉里，負才望，朕故用以協心規畫，卿其有以報朕。」此兩人者，公忠闊達，實有濟變材，早年爲體仁之所抑沒。元鸞緣南卿寺問地免，元璐則烏程畏蔡澤之逼，嗾勳臣論劾之，宜興再召而始出一見，被眷遇，始信上知人，向誤國事，皆體仁輩壅蔽之耳。元鸞數被病，強起視事，上賜藥餌雜物，居數月，不得瘳。元璐歸併三餉，以便稽核，廣鼓鑄行鈔法以助之，聊支吾匱絀，非其意也。每相見，輒頓足曰：「使吾兩人早受知，竭狗馬之力，天下事或不至潰裂，今定何及耶？」傳庭之出關也，貽書元鸞，惟不欲速戰，且上意及朝廷趣之急，不得已誓師。既下汝州，克寶豐，三日五捷，帝坐便閣喜甚，召元鸞曰：「傳庭乘勝，賊亡在旦夕，卿居中調度，有方朕且加殊賞。」元鸞頓首曰：「賊故見羸，以誘我師，兵法之所忌也，臣不能無憂。」上嘿然良久，弗應，因罷去。無何，傳庭兵敗書聞，在延切切惴恐，臺諫之糾宜興者，日數奏，上以西事爲恨曰：「吾日夜憂賊，而大臣多受金錢，壞法令，無纖毫以國家爲意，卽心齊之謂何？」因震怒，而張獻忠先已破武昌，上又追恨，使吳姓早誓師南征，不至此，獨怪臺諫鮮有平心按劾，故逮延儒也。并性治之，延儒賜帛自殺。（延儒熟於世，故情面多，而執持少小之，不逆賄獻，不責當時有參其利歸羣小，玷集厥躬者，此實錄也。賜死前一日，輔臣德藻等渴救曰：延儒赴召之初，一切奉楊聖德如捐租起廢，解綱肆赦，諸大政天下咸戴太平，但其賦性寬疎，門客宵人乘機假借，延儒不能盡知，卽知亦不能力絕，以致籠絡彰聞，罪安可遣？惟上念其觀師一出，杭慨馳區微勞，可敗俯從，部議遠戍可也。帝曰：覽奏，朕心惻然，但以其罪犯重大，前諭已明，姑念首輔，勒令自裁，已有旨了。）性固未出國門，武昌之敗，誅之無辭，得減死，戍金齒。初延儒未罷時，上驟用修撰魏藻德爲大學士，又一年而吏侍郎李建泰副都御史方岳貢同首輔，陳演入閣佐理，藻德廷對第一，甫三年，岳貢久滯松江太守，得譴，用清名召見，不

三月得相，皆特恩也。建秦風骨峭拔，性慷慨，負重名，晉人善治生，家百萬，數欲捐輸，以佐縣官。有止之者曰：「公行且相，奈何以資進？」及相而賊已過河，計不留之，以爲大盜資，顧掩腕已晚。是時上數憤懣不食，建秦進曰：「臣自度居中，無以分主憂，願馳自太原，出私財購死士，且以倡率鄉里擊賊，不用公帑，十萬之衆，可集也。」上大悅，卽其所薦凌嗣介松年郭中傑以從，嗣以進士授兵部主事，松年改戶科給事中，中傑假副總兵爲中軍。十七年正月二十六日，行遣將禮先期駙馬都尉萬煒奉特旨告太廟土臨軒手勅，代朕親征，加勞賜龍節一尙方劍一百僚皆侍班，金吾備法駕警蹕，御正陽門樓，光祿寺置宴，大合樂，御製詩餞行。建秦拜謝，上爲之起，凭欄目送之，良久，乘輿乃返。是日大風揚沙，建秦就車適數步而左，軒折，觀者以爲憂。進士程源私與嗣曰：「賊過河全菁已騷動，若疾行可及，遲則不能支，若晉破，公雖行無能爲也。」旣而曲沃陷，建秦家破掠氣奪，所過東光諸小邑，閉門不給餉，攻之始開。建秦疾甚，兵盡潰，猶豫畿輔不能進。上以建秦之行也，於二月朔，用工部尙書范景文禮侍郎丘瑜入輔，而藻德岳貢於二月二十六日受命，特遣藻德以兵部尙書兼工部進文淵閣爲總河，岳貢以戶部尙書兼兵部進文淵閣爲總曹，皆管屯練事務，駐於臨清淮揚備南遷也。尋得旨中止是月也，德璟演相繼能，德璟之能也，以光時享疏言練餉殃民，追咎首爲此策者。德璟擬旨云：「向時聚斂，小人倡議搜括，致民窮禍結，誤國良深。」上不悅，召見詰之，以小人名德璟不敢斥言，楊嗣昌但以舊司農李待問爲對。帝曰：「朕非聚斂，止欲練兵。」德璟曰：「皇上豈肯聚斂，因既有舊餉五百萬，新餉九百萬，餘復增練餉七百三十萬，當時部科實難辭責，且所練兵馬安在？」薊督抽練兵四萬五千，今止三萬五千，保督抽練三萬，今止二千五百，保鎮抽練三萬，今止二三百。若山永兵七萬八千，薊密兵十萬，昌平兵四萬，宣大山山西與陝西三邊兵名二十餘萬，一經抽練，將原額兵馬俱不問，并所抽亦未練，徒增七百三十萬之餉耳，民安得不困？」上曰：「今已併三餉爲一，何必多言？」璟言戶部雖併三餉爲一，然外州縣追比，只是三餉。上震怒，責以朋比，德璟力辨，諸輔臣復爲申救，而倪司農尤璠至以鈔餉係本都職掌，自引咎，上始少

解。德璟退，又言：臣因近日邊臣，每言兵馬，只以練餉立說，或數千，或數百，抵塞明主，而全鎮新餉，兵馬數萬，概言不足，是因有練餉而兵馬反少也。臣私心恨之。又近日直省各官，每借練餉爲名色，追比如火，致百姓困苦，遇賊輒迎，雖三餉並急，不止練餉，而練餉又甚。臣又私心恨之。益至外無兵，內無民，且并餉亦不能完，故推咎於議練餉之人，冒昧愚戇，罪當死，因引咎出直。上雖慰留之，竟以此去。（先是十四年山西巡按御史陳純稟奏抽兵練餉之庠疏，日兵一加，則人失其故居，无田園丘隴之戀，無父母妻子之依，思歸則逃，逢故則遺，抽餘者既以餘薄，白安于無用，抽去者又以遠調而不樂爲用，伍虛而餉仍在，不歸主帥，則歸偏裨，且樂其逃，而利其餉，武允扣剋，既熟則凡可以營謀轉陸，皆是物也。精神不用，以束伍而用以扣餉，厚餉不用，以養兵而用以營陸，伍虛則無人，而又安言練餉，靡則愈缺，而安望其俗此兩穹之道也。）先朝詞臣，有經世之略者，莫過於海上徐文定公、光啓、晉江蔣公、德璟、徐公、農書及西洋火器諸法，皆講求以備國用，惜年老未及行施。蔣公於錢糧馬士之數，瞭若指掌，在上前亦能敢言。然上素惡直好諛，見延儒體仁嗣昌輩語多迎合，又猥巧捷給，而蔣不免於戇直，口操閩音，以此不甚合。然其時已危急，雖用之無益也。德璟去都諫，孫承直汪惟效爭之皆力，魏藻德亦以爲言，然已先傳藻德爲首輔矣。璟初以山西新陷，未敢輒去，又在廷連章見留，避嫌卽具疏辭。朝并沂相演雖同免，其得放在後，時幾輔寇騎已充斥，乃不果行。嗚呼！上之號咷求賢者，十有六年，至末造庶幾乎一遇，以今觀之，如蔣德景、李建泰、范景文之在政，本倪元璐、馮元麟之備六卿，以視從前之古位者，相去遠矣。然必用關茸斗筲之魏藻德，躡而處乎其間，則又何也？祖宗朝各邊養兵，全取給於屯監民運二者，其關支京幣，始自正統，訖於萬曆之末，亦止三百餘萬。今抽餉練餉，并舊餉約計二千餘萬，民窮財盡，而兵反少於往時。據德璟所陳，當時蠹國諸臣，眞萬死不足以塞責。誠以主上之明察，若使德景效用如烏程宜興時，俾當寧早聞此言，且虛懷前席之恐，後不幸大勢已去，明知前人之蔽欺，不可勝誅，不得已責曲沃破家專征，訪通州以敵臺城守，皆爲目前支吾苟且計，其經久遠謀，非不深領其言，固以無可如何，佛於心而

逆於耳。噫嘻！孰非時爲之哉？君子不得不致恨於始用事之人也。（綏寇未刻編）

高皇帝建都金陵，命劉誠意相地，築前湖爲正殿基，業已植椿水中，上嫌其逼，少徙于後。誠意見之默然，上問之，對曰：「如此亦好，但後不免遷都之舉。」時金陵城告完，高皇帝誠意視之曰：「城高若此，誰能踰之？」誠意曰：「除非燕子能飛入耳，其意蓋爲燕王也。」皇帝又問誠意國祚短長，誠意曰：「國祚悠久，萬子萬孫方盡。」後秦昌萬歷子，天啟崇禎，宏光皆萬歷孫也，果符其讖。（剪燭叢編）

李給諫清三垣筆記曰：「闖賊入京，命各官俱於二十一日廷見，是日各官畢集，一象獨仰大內，淚如泉注，四彝館有回回使者六人，亦召入不拜，賊怒欲置之重辟，使者曰：『吾君知明朝天子，不知姓名若歸告吾君，以貢來朝，則舞蹈何辭，今無君命，故不敢。』賊終不能屈。」（續表忠記）

科名 士患不聖賢豪傑耳，必科名哉。雖然，重科名則科名中未必絕，聖賢豪傑也，姑略其遠，請以所聞于近者筆焉。後起者可以與。

隋始設進士科，唐太宗御崇政殿試進士，呼之面試及第，始唱名，明皇末始試詩賦并雜文帖經爲三場。宋太祖賜屢試不第舉人出身，始放進士榜。太祖始分進士爲三甲（進士分甲次自王世則榜始），賜新及第進士綠袍靴，笏仍賜宴瓊林院。太宗始置武學，始詔進士預殿試者不黜落，哲宗詔進士專習經義，從此廢詞賦（古今原史）。
文獻通考：唐時所放進士，每歲不過二三十人，士之及第者，未便解褐，入仕尚有試吏部一關，韓文公三試吏部無成，則十年猶布衣，且有出身二十年不獲錄者。自宋太祖太平興國二年初即位，思振淹滯，賜進士諸科出身者五百餘人，皆先賜綠袍靴笏，賜宴開寶寺。第一等進士及九經授將作監承大理評事通判諸州，其餘皆優等。注擬寵章殊異，薛居正等言取人太多，用人太驟，不聽。此太宗初一天下，欲以得士之盛，跨越前代，榮觀史冊，不知僥倖之心，欲速之習，中於士人者，且數百年而不可返矣。又考通典舉人條例，四經出身，授監縣尉，判入第三等，授

望縣尉，五經出身，授望縣尉，判入第三等，授畿縣尉，進士與四經同資。是唐時明經進士，初除不過縣尉，至勝朝，則一入詞林，更不外補。二甲之除，猶爲部屬，崇浮長惰，職此之繇。其於唐人舉士之初制，失之遠矣。（日知錄）

洪武間，詔開科取士，定科舉格，初場各經義四書一道，三場策一道，中式者後十日以騎射書算律試之。立三場試格始此，後有增損。（古今原始）

洪武三年庚戌，始開科，就試者鄉舉士百二十三人，中式者七十二人。四年京畿復鄉試，尋又合諸省之士會試，凡二百人，中式百二十人。其三年所舉鄉試士，未及會試，悉授官。六年停罷科舉，十七年復頒行科舉，第一場試四書義三道，每道二百字以上，經義四道，每道三百字以上，未能者，試各減一道。四書義主朱子集註經義詩主朱子集傳易主程朱傳書主蔡氏傳及古註疏其易之廢程而專用朱，春秋之廢張而專用胡，不知起於何時。然程氏易傳，人多有闕之者，至張洽春秋傳，今全本無有行世者，而習春秋者，且不知其名矣。（彙書）

明初三科，有四書疑問，做元制也。洪武甲子，易以四書名曰制義藝，本朝照行。康熙癸卯甲辰丙午丁未兩鄉會試，革去頭場，止用論文取士，論題仍用四書。己酉復八股制藝，至今遵行。（應菴隨錄）

近代取士法，首重科目，然宋朝試錄存二本，以其有朱文公文文山名在也。科目重人乎？人重科目乎？（晉州志）

試官不刊實錄而自作文，則誤。閱文出簾宴，出題宴，五日一大宴，三日一小宴，甚誤。閱文蓋場中閱文之日甚促也，初九舉子入場，十一日始謄錄第一場文，十二日第二場出題又促矣。十五第二場文始謄進，二十外三場文始謄完，會取卷宴又促矣。二十九放榜，蓋草書已定於二十五六，在院閱文之日，不過半月，而飲宴之誤又間之，是以真才多遺，必減飲宴，寬以月日乃可。（求字編）

科第至三元，世必豔稱之矣。不知昔人有中四元者，唐崔元翰晚年取應，並首捷京兆解頭，禮狀頭宏，祠教頭，制科三等救頭（說儲）。

北京解元其初不盡北直隸人如景泰丙子徐泰正德丙子周光宙嘉靖戊子馬一龍辛卯馬從謙癸卯沈紹慶隆慶丁卯莊允中俱南直隸人正統辛酉章以占甲子司馬恂天順壬午鄭宏宏治戊午孫青辛酉謝不嘉靖壬午周禮己酉孫鋌俱浙江人成化丙午羅玘江西人宣德壬子宋雍隆慶庚午李廷機萬曆癸酉柯挺俱福建人嘉靖丁酉鄭光溥山東人宣德乙卯鄒冕河南人嘉靖乙卯楊濂四川人自萬歷壬子宋鳳翔以浙人領解此後必北直隸人居首矣南京解元其初亦不盡南直隸人如正德庚午許繼先嘉靖戊子許仁卿俱浙江人洪武甲子廖孟瞻丙子尹昌隆永樂辛卯徐則寧嘉靖壬子孫溥俱江西人洪武庚午黃文史永樂戊子黃壽生俱福建人夫科場取士期於得人草非王臣議者必欲區別之名從公而實私也（兩京求舊錄）

明鄉試直隸取百名加國學三十名又禱行五名故曹鼎以典史觀糧赴京中北直隸鄉試而廷試爲狀元今無禱行應試者矣（耳談）

曹鼎爲典史日夕讀書不輟邑令戲之曰：「將欲中狀元乎？」鼎曰：「誠如尊諭。」（明朝狀元譜）

明狀元入閣辦事者十二人胡廣曹鼎馬愉陳循商輅彭時謝遷費宏顧鼎臣李春芳申時行周延儒國朝傳以漸呂宮徐元文（玉堂叢語）

明解元登狀元者十一人黃觀吳伯宗林環蕭時中陳循商輅柯潛彭教謝遷李旻楊維聰國朝解元登狀元者胡任輿（同上）

明會元登狀元者八人黃觀商輅吳寬錢福倫文叙楊守勤韓敬周延儒國朝會元登狀元者韓炎彭定求陸肯堂（同上）

康熙己酉余分校晉闈所得士馮雲驢等而陸肯堂胡任輿俱出雲驢辛酉南榜

明狀元以直諫而被謫者三人羅倫張昇舒芬也羅倫論李賢奪情起復張昇論劉吉舒芬諫武宗南巡此三人

者，真可謂不負大科矣。三人皆江西人。（客中閒集）

前朝少年解元，廣西蔣冕十五歲，南直隸，余毅中，廣東馬拯俱十七歲。（皇朝盛事）

十二歲楊文忠廷和舉鄉試大理，卿朱奎太常卿，任道遜舉奇童，侍東宮書。十四歲趙中丞時春中經魁，楊文

襄一清中鄉試。十五歲蔣文定冕中解元。十六歲王庶子臣登進士，何提學景明，張少師居正中鄉魁。十七

歲李少師東陽舉會試太常，王學士獻張宮傅燦，王守郡廷幹，舉進士，馬工部拯，太僕毅中，俱舉解元，沐都督昂

以戰功僉都督。十八歲趙中丞時春中會元，陳修撰景著中探花，王兵侍偉，楊文襄一清，王侍講洪，王參政慎中

俱第進士，奇童洪鍾舉進士，是年卒，解學士縉中解元，殷少保士澹中鄉魁。十九歲李詹事泰，白中丞圻，楊文忠

廷和，何少宰孟春，陳中丞耀，蔡尙書克廉，俱舉進士。二十歲費少師宏舉狀元，鄒司成守益，倫司成以訓俱中會

元，與戴編修大寶俱及第。解學士縉，向右都實，張學士益，王中丞雲鳳，胡司馬汝礪，李司馬昆，盛石都應期，李司徒

如圭，何提學景明，王太宰用賓，方少保逢時，俱登第。二十八歲沈定遠，晟封黔國公。（同上）

胡忠安公澂爲禮部尙書，自宣德丁未至景泰甲戌，凡十會會試，知貢舉官。（同上）

一府七會元，常熟施顯，太昌吳欽（卽陸欽）長洲吳寬，吳縣王鏊，吳江趙寬，常熟瞿景淳，太倉王錫爵。（同上）

中進士而祖孫父子相見者絕少，惟福建侯官縣林春澤，正德甲戌進士，爲建昌太守，子應諒，嘉靖壬辰進士，爲

戶部侍郎，孫如楚，嘉靖乙丑進士，爲廣東提學副使。浙江烏程縣董份，嘉靖辛丑進士，爲禮部尙書，子道醇，萬曆癸

未進士，爲給事中，孫嗣成，萬曆庚辰進士，爲禮部郎中，祖孫父子，俱在一堂，而林氏尤享上壽，建昌一百四歲，侍郎

八十歲，學憲自廣東告歸侍養。（同上）

明三元者二人，其一商公輅，其一黃公觀，正氣紀云：「黃觀貴池人，字伯瀾，一字尙賓，洪武甲子應貢人太學，發

解南畿，辛未會試第一，廷對禦戎策，太祖嘉之，擢狀元，除翰林院修撰，後殉建文難，池州學宮中，三元扁尙存。」

王疎菴家宰有識鑒，一日在高平劉尹一相座。劉出其子鴻訓及同窗二孫一張，并館師王五人課藝請政。疎菴覽之驚曰：「皆卿幹才也，安得萃處一室？館師文雖工，福遠不及諸子。」後孫公居相。王辰進士，官戶部尚書。孫公鼎相，戊戌進士官副都御史。張卽金銘，庚戌進士官總憲尚書。鴻訓癸丑進士官東閣大學士。其館師王家礪亦壬辰進士，選涇陽知縣，未仕卒於途。疎菴之言竟不爽。（酥談）

明初歲貢生，在京中式者，必令出榜原籍張掛。嘗見新昌志載云：「禮部爲科舉事，洪武十七年九月十三日，本部尚書任昂等官，於華益殿奏，聖旨在京鄉試，多有中求的國子監生，爲他肯學，所以取中。似這等生員，好生光顯，他父母恁部裏出榜，於原籍去處張掛，着他鄉里知道，欽此！今將中式生員，開坐合行，出榜知會，須至榜者，浙江布政司紹興府新昌縣第十名蔡用強。」（說郛）

謝文正遷以解元會魁中狀元，而子不復以解元會魁及第。倫二德文叙以會元中狀元，而長子通叅以諒復領省解次子祭酒以訓會元及第，此其最甚者也。黃行人乾亨子御史如金，史僉事俊子尚書道，毛文簡紀子太僕渠，張侍郎志淳子副使合俱父子解元。會狀元鶴齡孫追，費狀元宏從子懋忠，羅文莊欽順從子程俱進士及第。孫文恪陞及第而子鋌鄉薦第一，鑛會試第一，兄堪武會試第一，至都督。劉尚書龍祖副使潔父刑部鳳儀俱鄉試第四人。龍及子郎中承恩俱第二人。葛少保守禮與其孫曦俱山東解元。若兄弟高科，甲永樂甲申，周庶子述長史孟簡同科及第，正統景泰中彭文憲時中狀元，文思華中會元，然是從兄弟耳。楊文懿守成，尚書守陘，劉文簡春參政台王文莊鴻儒，布政鴻漸，俱解元，而守陘春復及第。其三兄俱諡。楊文光祿惟總己卯解元，辛巳狀元，而兄庶子惟傑丙戌及第，王太史賜爵會元及第，而弟鼎爵復會試第五人。（皇朝盛事）

武洪間選秀才張宗濬等，隨詹事府左春坊官，分班入直文華殿侍講畢，近前說民間利害，田里稼穡等事，間陳

古今孝節忠信，文學才藝諸故事，日以爲常。宣德七年，以故鴻臚寺爲翰林院落成，諸殿大學士皆至習禮，不設西楊南楊座，或問之，應曰：「此非三公府也。」二楊以聞，上命工部設座，禮部叙次位，二楊始自內閣出坐諸學士。（玉堂叢語）

花綸初授修撰，年十八，詔許歸娶。練子寧送以詩云：「三月都門鶯亂啼，郎君春色上春衣。潘生况擬供調膳，張敞仍須學畫眉。南陌酒香銀甕熟，西湖月朗畫船歸。極知身負君恩重，莫遣心隨粉黛移。」（堯山堂外紀）

建文庚辰狀元胡靖，第二名王良，吉水人，第三名李貫，廬陵人，俱吉安府。而二甲第一名吳溥，第三名朱塔，皆江西溥，又會元也。永樂甲申狀元曾宋，永豐人，第二名周述，第三名周孟簡，俱吉水人。二甲第一名楊相，第四名王直，俱泰和人。第二名宋子環，吉水人，第三名王訓，廬陵人，相又會元也。七人皆吉安府內閣學士，讀卷七人，而五人者，解縉、胡廣、楊士奇、胡儼、金幼孜皆江西，其三人皆吉安府。（皇朝盛事）

永樂甲申科廬陵周孟簡與弟述同登第，述在孟簡之前。太宗曰：「弟不可以先兄，」乃置述於後，此卽二宋故事也。（玉堂叢語）

狀元任亨泰，襄陽人，永樂寵遇特隆，命有司建狀元坊以旌之，聖旨建坊自此始。（同上）

曾槩字子槩，五歲盡職象戲事，稱江西才子。永樂中，甲申狀元，其生洪武乙巳九月七日亥時，其孫追亦生洪熙乙巳九月七日亥時，年月日時皆同，因名追。成化戊戌，追亦探花及第。（堯山堂外紀）

永樂初，曾槩赴會試，同鄉有劉子欽者，由省元至會元，將殿試，解縉在翰林會，問稱之曰：「狀元屬子矣。」子欽自負，略不少遜，避縉少之，密以題意示槩。明日廷對，槩策最詳，殆及萬言，遂擢第一。殿試罷，作詩有曰：「曉開三殿降絲綸，袞冕臨軒策小臣。紅燭影催金闕曙，紫霞香泛玉壺春。雲霄九萬扶遙近，體樂三千制作新。淺薄未能宣聖德，願歌棧樸播皇仁。」（同上）

王翰林洪以總角登第，永樂喜甚，命禮部與行三加禮畢，赴瓊林宴。入官翰林，與王直、王英、齊名，稱三王。（玉堂叢語）

皇朝盛事云：「永樂甲申狀元曾棨，永豐人；會元楊相泰，和人，俱吉安府。嘉靖壬戌狀元徐時行，吳縣人；會元玉錫爵，太倉人，俱蘇州府。本朝康熙丁卯，江南解元張兆鵬，吾邑芳于人也。父仍休寧庠。庚午，浙江解元吳筠，歙溪南人。辛未狀元戴有祺，吾邑瑤溪人；會元張瑗，祁門人，亦一科同郡兩元矣。（禹青閣偶談）」

永樂中各省鄉試，多有儒士主考，而品官同考者。景泰二年會試，莆田林文修撰也，而爲主考；吉水劉儼侍講也，而爲同考。當日重在衡文，故不序爵。（棘闈記）

永樂十六年戊戌會試，金溪王英爲總裁，至八年庚子二十一年癸卯，復主順天鄉試。永樂十九年辛丑會試，吉水周述爲總裁，至宣德七年壬子，復主順天鄉試。宣德五年庚戌會試，吉水錢習禮總裁，至七年壬子，正統六年辛酉，復主順天鄉試，皆先生會試，而復主鄉試，後此則未聞矣。（同上）

章孟端宣德間爲御史時，多所彈劾，正統初權貴忌之，罷歸京師。士大夫以宋人贈唐子方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如山之句，分韻作詩送之。送者皆被遠謫。不數年，孟端諸子連中進士，爲京官，同處一邸，書春題於壁曰：「四壁金華春宴罷，滿牀牙笏早朝歸。」人多羨之。（山堂外紀）

正統十三年，賜彭時、陳鑑、岳正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時於謝恩之夕，坐以待旦，隱几而寤，竟失朝。糾儀御史奏令錦衣衛拏禮部尙書胡榮，出班奏狀元彭時不到，合付錦衣衛尋，上是之。是科一甲三人，時稱爲儒釋道狀元。彭時儒籍榜眼，陳鑑神樂觀道士，四十尙未娶，探花岳正早喪父，嫡母不容，避居興隆寺從僧，故云。其齒最少者，河南李太父永昌，見爲太監。（通紀補遺）

正德丙辰第一甲第一名施槃，吳縣人；第二甲第一名張和，崑山人；第三甲第一名莫震，吳江人，皆蘇州府。（皇

朝盛事)

劉學士儼景泰中與北畿秋試取江陰徐泰爲解元。泰本富族有欲更爲親厚薦者奏儼與泰有私儼欲扣關力辯禮部請覆試上從之召五經魁士親試禁中彌封以示閱老某某取次折封一與原榜無異仍賜泰爲解元時目爲欽賜舉人。(西樵野記)

景泰丙子鄉舉吳啓文舉以春秋學生發解應天徐泰士亨以書經監生發解順天皆邑人同學。(公餘日錄)
彭華安福人景泰五年會元是科狀元孫賢河南人榜眼徐溥宜興人探花徐鏜武進人賢面黑溥面白鏜面黃時爲鐵狀元銀榜眼金探花。(狀元譜)

天順癸未貢院火甲申又火舉人死者九十餘人好事者爲詩云「回祿如何也忌才春風散作禮闈災碧桃難向天邊種丹桂翻從火裏開豪氣滿場爭吐燄壯心一夜盡成灰曲江勝事今何在白骨稜稜漫作堆」(鶴江新語)

天順壬午科浙江東陽盧楷初爲仇家所忌陷入囹圄至八月六日晚甫得脫繫計試事已無及矣是夜大雨如水漲溢隄次早撥船又明日即抵武林遂得應試因書一絕於朝天門上云「昨從和步撥船開午過蘭江晚釣臺今日浙江樓上望半千里路似飛來」及放榜乃冠多士。(彙書初編)

朱希周宏治丙辰狀元年八十四見嘉靖丙辰狀元朱大綬而歿。(玉堂叢語)

又無錫某科進士花甲一週與其科新進士會同年令其子輩俱拜爲年伯余於甲子年會辛卯同年在士籍者於寄園胡又弓李九畹鄭山公王龍洲岳鎮九王涓來成愚峴王阮亭張蓮峰田子眉鄭方且蔣飛古任介石梁翼宸郝颺嘉胡二齋吳曉岳李遜五沈維菴杜讓水張羽京王爾成陸會菴陸節菴主人沈繹堂姚陟山李奉倩尹瀾柱及子共二十九位今甲戌年止鄭山公王涓來王阮亭三位尙列朝端。

嚴州小郡也，成化初，商文毅輅以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翰林院學士居內閣，姚莊敏公夔以太子少保爲吏部尚書。又商公以乙卯解元爲乙丑會狀，姚公以辛酉解元爲壬戌會元，二甲傳臚。商公自修撰超入內閣，姚自給事中超拜侍郎。（皇朝盛事）

吳文定公寬少就塾，偶偕稚友二三詣一土地祠嬉戲，書神座云：「土地無道，貶三千里。」既歸，其師夢有土地乞告曰：「令徒見譴，天曹筆也，無所施計，冀師爲我釋之。」詰旦師訪諸徒得之，力命文定爲洗滌之。文定復如祠，書免貶二字去。成化壬辰文定廷試首冠，位至少宰，掌銳事。（野記）

錢塘李子陽晏少有文名，成化庚子秋試八月二日，與同輩入學，晨參忽五色一鳥飛入明倫堂，盤旋不去。諸生喧縱聚觀，竟棲止於梁間。二日衆以此爲文明之兆，子陽爲詩慶之曰：「文采翩翩世所稀，講堂飛止正相宜。定因覽德來千仞，不但希恩借一枝。羨爾能知鴻鵠志，催人同上鳳凰池。解元魁選皆常事，更向天衢作羽儀。」是歲子陽果以經義發解，甲辰廷試第一。（堯山堂外紀）

羅倫字彝正，號一峯，既中會試於禮部，領卷時自言久於場屋，有志廷對，願增紙以畢所欲陳；禮部官壯其志，許之，謄真遂有三十幅。時李文達進讀羅卷，晚久，李年高，漸至不能起，上命兩內臣掖之，是年羅遂大魁。至次科會試，亦有欲比羅例者，禮部官以爲有意希望，不從，故至今惟以十三幅爲式。（同上）

唐臯字守之，徽州歙縣人，嘗夢與鄭佐同榜，時臯年已三十餘，而佐方生。後佐年十九，與臯兩榜皆同捷。（同上）唐臯在歙庠日，每以魁首自擬，雖累蹶場屋，而志不怠。鄉人諍之曰：「徽州好箇唐臯哥，一氣秋闈走十科，經魁解元荷包裏，爭奈京城剪絡多。」唐聞之，志益勵，因題書室壁曰：「愈讀愈不中，唐臯其如命，何愈不中，愈讀命其如唐臯何？」又嘗見人所持便面，畫一漁翁網魚，題曰：「一維復一網，終有一網得，笑殺無網人，臨淵空嘆息。」洎正德癸卯甲戌，果連捷經魁狀元及第。（同上）

倫文叙廣東南海縣人，由儒士中會元狀元，子以諒，由儒士中正德丙子解元，以訓，由儒士中正德丁丑會元榜眼，父子三人各占一元。且父子會元，又兩中鼎甲，皆由儒士，夫豈偶然？（掄元小錄）

宏治時南京龍覓精於文義，中壬子書魁。乙卯代金都御史澤子遂入試浙場，中第八，又與同中甲科。人有詩嘲之曰：「阿翁一自轉都堂，百計千方幹入場。金澤財多子孫劣，龍覓家窘手兒長。有錢使得鬼推磨，無學却將人頂釘。寄與兩京言路者，好排閭閻說彈章。」其詩盛傳於時，後人人皆不容於清議，一止浙僉，一止太僕丞。今科場要令批首，立貢院門內，辨同試者面貌方入，蓋由此始。（堯山堂外紀）

永嘉江陵兩相公最得君，最强悍，其可恨處不少，却有一最得意處。嘉典嘉靖乙丑試，會元唐荆川順之，狀元羅念菴洪先，江陵典隆慶辛未試，會元鄧定宇，以一狀元張陽和汴州，四人何處得來？且同道同心，事座王不阿附，亦不抗忤，最爲得體。（湧幢小品）

海鹽倪政字拱德，以鄉試訊興化學，終松溪諭。初興化生王譽者，政才之，故規矜不少借。秋試，譽禱夢九鯉神曰：「當問倪先生。」譽以先生必無好言，勉往一請。政怒，應曰：「去中解元來。」譽喜甚，疾趨出，果發歸。（海鹽縣志）

三科場夢兆應否，萬有不齊，偶采一二，則以該其餘人。畢瑜爲山東提學日，有張驛丞者，鄉試中式，瑜贈之詩曰：「一官耻不與清流，忙裏遺編自校讎。積棘豈能留彩鳳，鹽車未必困驂騮。東籬領薦名初顯，西蜀題橋志已酬。脫却樊籠入佳境，春雷萬里步瀛洲。」（堯山堂外紀）

萬曆十三年，詔起侍郎王錫爵爲文淵閣大學士時，首相申時行，吳縣人，次相許國，歙縣人，三相同出南省，二相同一府。時行壬戌狀元，錫爵同科會元。國辛酉解元，三相各占一元。華州王庭詩兄弟三人，庭詩年十七中鄉舉，次弟庭譚年十六繼中，幼弟庭諭年十五亦中。三人皆早發，各占一歲，無同者。其後又各舉進士。（說郛）

許相國金陵鄉試，與王申二公偶同座，有相士過，指之曰：「元元元，首許終申。」果不爽。許貧時歲除，袖修金歸。

憫投水婦贈之方患無以卒歲徘徊河西橋休寧程爵遇之高其義厚贈且結姻焉次年許即發解（哮喘筆記）

袁了凡初名表萬歷丁丑下第夢袁黃作會元因改名黃比下科登第則會元袁宗道黃汝良次焉了凡少時遇異人知數前定不復營求而改名以希遇於不可憑據之夢其於前定向在疑似間（酥談）

順治己亥秋八月再行會試予與同年朱若臣士綬同公車若臣夢看榜榜首姓朱單名是金字偏傍左邊不甚了了予笑曰「一年兄未必便中會元得無爲他人作夢耶」若臣具呈禮部改名鎔榜發會元朱錦。

萬歷丁丑張太岳子嗣修榜眼及第庚辰懋修復登鼎元有無名子揭口占於朝門曰「狀元榜眼姓俱張未必文星照楚邦若是相公堅不去六郎還作探花郎」後俱削籍故當時語曰「丁丑無眼庚辰無頭」（掄元小錄）

天啟間某進士才大而數奇以齒過知命就童子試其邑令某少年高第也見其老意甚輕之入衙爲太夫人具述且哂母曰「其文何如」對以未閱母不覺潛然淚下令請故母曰「汝父攻苦一生而不得附名於庠賚志沒故觸而悲耳」令隨取其卷閱之大爲嘆賞取冠多士送府太守亦訝其年令乃具呈所以賞拔之故太守亦取以

冠軍遂入泮未幾舉於鄉明年成進士授京秩後邑令以觀至京病故喪事皆出其經理（座右編）

熊公廷弼已中武解元因事爲當道呵責大以爲辱折節爲帖括遊庠及赴省試未獲錄科路號於督學請收遺才督學爲無錫鄒公以錄遺已週不允熊力大持其輿輿夫俱倒督學怒立責三十板出題命作文意欲黜之熊立就不加點文又大佳督學喜送入闈遂發解後熊督南畿學見鄒鄒踞踏若悔公曰「雷霆雨露皆佩教誨」歡然

無復遺憾（荅泮集）

蔡公懋德視學江西是時崇禎以登極恩每學拔一人貢京師公矢諸神謝私謁榜發揭公重熙第一陳公際泰次之際泰爲諸生時其文播於朝鮮與重熙皆舉進士而重熙卒慷慨殉國難焉先是蔡公素耳大士名欲首拔之

日未午有以全作五經文呈者以爲大士也閱之乃揭耳少頃大士果以卷來公曰「二卷俱佳但揭卷尙書一藝

稍弱，「意欲爲首陳地也。揭應聲卽於案頭復補二藝，公遂首揭。」（豹斑集）

侯執蒲大梁人，年二十一，同兄執躬舉戊子孝廉，提學使者長垣李化龍謂曰：「吾授生時，獵未飲鬼漿，能前知，二字皆列卿，然長者聯第，次者當後十年。」執蒲果以戊戌登進士科，李行芳者，執蒲座主也，執蒲既第，數以文進，行芳輒揮不錄，最後私問其小豎，豎言獨見官進士應震文，則大喜耳，執蒲乃求應震爲文三行，芳三稱善，既而嘆曰：「官生雖善文，詞吾陰相之，其人後必敗，侯生器識當建大節，何其文之類官生也，吾不復相天下士矣。」（壯悔堂集）

正德崩，大學士毛澄迎肅皇帝，駕至藁城，過橋，偶爾橋崩，有碑出焉。碑文曰：「橋崩天子過，碑出狀元來。」毛乃宏治癸丑狀元也。（堯山堂外紀）

中州士人周見屢舉不第，一夕有神見夢曰：「汝須待未尙倫同中。」周覺而求諸校中，意不得其人，徒十餘年，乃有一尙倫入學，問其舉業，漕然，其年周君未錚科，挈未同告考，周代未作，兩人俱入試，三場同號，房亦然。周中本房第一，未亦登科，周至臚仕，未至縣令云。（升菴外集）

明朝制藝確有分兩，作文者，閱文者皆可操券而取，一人出闈，得意甚，自以爲會元矣。偶夜散步，聞有誤墮泥中者，大呼曰：「誰來救會元？」其人急往挽之，起，抵其寓，閱文果高一籌，曰：「真恨事，我第二矣。」已而榜發，果然。董宗伯思白將赴南宮，往辭其尊公，公歎曰：「兒入場須加意，我向決汝爲元，今不隱矣，以吾前閱陶孝廉文，出汝上也。」宗伯謹受教，畜馬乘題，聚斂句已重頓矣，憶其尊公言，欲駕陶上，復改之。已而場中定元，以董平發不及陶，遂置第二，馮公夢禎會試年，有貴介子弟，預購闈題，聞某公與某公議，但曰：「斗筲子要之何用？」貴介子遂知爲行，已有恥三節矣。馮知之，邀一契友入西山，靜養半月，得一破曰：「聖人與賢者論士，而其所重者可知矣。」得意甚，曰：「我會元矣。」已而出闈，徧訊同袍文，但聞其破曰：「不及我也。」發榜，果魁多士，湯宣城賓尹讀書山寺，上科

某會元來訪傳衣鉢者，偶過其地，見湯徘徊於寺廊下，忽疾書狂笑，大擊寺鐘無數，某公問之，則曰：「我作一元文，樂甚也。」索觀之，曰：「是矣，但仍未盡善。」因指其隙，湯大服請教，遂授以元脈焉。（嘯虹筆記）

正德間，揚州江都縣有啞人鄭姓者，一夕至南門，忽見空中紅光炳耀，仰視則天開眼也。隨拜隨喚，不覺聲出於口，自是不啞。揚州曹進士守真云：「啞巴乃其父之相識，因天開眼一拜，而遂有聲音。」（萬青閣偶談）

國朝徐相國元文赴試金陵，一船家啞子，忽迎曰：「狀元來矣！」後魁天下，造一船與之，俾溫飽終身。

正統元年，兩京設提學御史，各省設僉事，彭島永豐入，往南直隸松江府應試，取十五人，華亭七人，或以爲少，請益之，不許，曰：「吾所取皆決科，若是足矣。」及秋榜出，錢溥第一，徐觀第三，張恭第五，所遺者華亭二人耳。其精鑒如此。此後南畿督學最著者，毋若衡水楊宜，與我浙江山之趙鏗，楊拔，瞿昆湖趙拔，申許王三相國。鏗以僉都卒於家，三相方在朝，分作墓志傳表，亦盛事也。揚至總督侍郎（湧幢小品）

馬狀元鐸母馬氏妾也，嫡妬不容，再嫁同邑李氏，復生一子，名馬，亦中狀元，御筆於馬旁加其字名騏。越三日，臚傳凡三唱，無應者，曰：「卽李馬也。」騏乃受詔，每報刺騏字，黑書馬，朱書騏。（笑史）

董尚書潯陽公三世四進士，庚午科公之長孫青芝，先父釋褐，報至，公攜杖往視子舍，時隆山夫人以夫不獲第，方按儿大慟，公慰之曰：「汝子幸已貴，何哭爲？吾子不第，是吾痛耳。」不覺涕淚交下，次科隆山亦第。（全上）

李于鱗子駒敏慧能文，有聲歷下，王元美屬司理魏允孚，因秋闈之便，拔之曰：「雖私亦公也。」未在場中檢之，朔日不可得，既放榜，見駒卷委於楨下座上，中七作皆佳，駒未幾病歿，無子于鱗之白雪樓，竟屬他人。（酥談）

浮碧山之神，惟東嶽最靈，凡以夢祈者，應如響。邑中有父子同應鄉試者，禱於嶽，以夢示曰：「汝往問秦棗三孺子可矣。」二人未解所謂，偶下山，見一丐婦浣於河，問之曰：「秦三棗孺人者爲誰？」其婦強目咤曰：「汝奚問爲？」

蓋此婦與邑少年秦棗三狎，故有是號，忽聞其語而心怪之。二人猶未悟，對曰：「吾欲問我父子誰中？」其婦罵

曰：「入你娘的，倒會中。」其年父果中。（笑史）

胡任輿爲諸生時，夢人贈二香圓云：「手持雙圓小天下。」辛酉江南發解，五上公車，甲戌以孔子登東山題捷會榜策七，謁予寄園，述舊夢。予曰：「君今其得狀頭乎？」任輿謙讓未遑，臚唱竟驗。

乙卯年，南場中有魚見於圍，魚水族也，水至潔也，而汗穢至此。又見於場中，此文明失位之象。次年丙辰會試，沈同和以代筆中第一名，代筆者趙鳴陽中第六名，俱吳江人，事發按問，並罪除名。吳爲水國，遂應其占，亦一厄運也。蘇州人爲之語曰：「丙辰會錄，斷么絕六。」蓋名次適應其數云。趙最有才情，特以館穀落其度中，代筆者往往有人，皆無他異，所未有幸有不幸也，似宜末減。（湧幢小品）

江西吉安府自開科至嘉靖三十八年己未，六十科中式者七百八十八人，狀元十一人，榜眼十一人，探花十人，會元八人，解元三十九人，官至內閣者九人，一品者六人，尚書二十二人，得諡者二十五人。（耳談）

壬戌前一歲，武昌屠者夢天榜狀元徐時行也。隔江即吾里，一生同此名姓，屠物色待之，勞以羊酒，月貽供養曰：「相公必是狀元，異時無相忘。」生才下中大悅，遂猛進學，適當榜發，乃姑蘇申相國時行始尤徐姓，而生以病進學，嘔血卒。先伯氏爲相國同榜進士，嘗向相國言，爲絕倒。（全上）

姑蘇有儒童許潤，嘴垂老尙未採芹，偶伴某公子計偕入都。公子昵一伎甚狎，無心入場屋，戲謂許曰：「代我會試何如？」許懼獲譴，曰：「無傷也，自監臨及內外簾，皆親故，聞唱我名，必代庇護耳。」既入，乃坐天字二號，謹垂簾，不敢出頭，恐人覺其替身也。天字三號，亦蘇州孝廉，子入場先一夕，夢人告曰：「汝若坐天字二號，必中。」既微差，甚悵悵，試識認坐二號者何也？驗其應否，既揭簾，認其爲許，闊嘴大駭，許急以實告，且善言求之，隔號生曰：「若欲不張揚，請換二號與我坐。」不得已從之。已而至晚，竟不能成一字，又來問許，許七藝已草完矣。隔號生曰：「與我七草，方不叫破。」又從之。然許終恐負公子托也，更草七藝，爲之塞責。榜發，公子與隔號生俱捷南宮，共謀所以報

許許曰：「大福不再，功名非所願也，任我意，飽煖于二家可耳。」知其事者，謂一童生中兩進士。（鵬升集）

古今名稱之盛，王謝尙矣。唐如張說三世宰相，明如靈寶許氏一門皆貴，希遇也。我朝建興，人物之盛，亦有足述者。父尙書王崇簡，王熙，宛平人。兄弟總憲，徐元丈，徐乾學，崑山人。父子同時總督，白色純白，秉貞遼東人。一榜三鼎甲，馬世俊，狀元，鮑亦祥，榜眼，葉方霽，探花，江南丁酉科。方月江，尤所取也。一門三鼎甲，徐元文，狀元，徐秉義，徐乾學，俱探花，同榜。一縣兩宰相，山東益都孫廷銓，馮溥，俱己卯科。洪承疇，以內閣經略五省，吳興祚，由知縣三年，陞總督，皆異數。（梅窗小史）

予本籍休寧人，寄錢唐。同時兩相國，黃次辰，錢唐人，吳麇庵，正治休寧人，俱與予鄉誼甚篤。

金進士居敬未遇時，祈夢於少保墳，夢語之云：「對陸生之策。」淹蹇數科，乙丑捷南宮，殿試日未，陸肯堂曰：「狀元定屬君。」問何以知之，遂述其夢，已而果然。（棣園新語）

一書生禮奎，神度甚，同儕戲以經書文七首置神前座，書生得之，喜曰：「神賜也！」稽首受而讀之。及試，命題一如所讀，竟登第。又荆溪周處祠（士人號處周王）有見像蒙垢者，手拂拭之，其人素羸，忽覺神旺，後以勇聞，人謂得周默助云。（說儲）

壬辰，予與胡道南、沈禹玉會試，共寓都城峨嵋寺。予語道南云：「參乎金章題，曾揣摩否？」道南曰：「未也。」時已二月初六，將近闈矣。道南晚作此題，文止三百餘字，予爲評隲，訖語曰：「予一時未能收束，作短篇不能與兄再作同門也。」及至小寓，將進場時，同在坑上。予偶云：「道南，昨作參乎章好甚。」同人取閱，而禹玉注目多時，予諱之曰：「君若抄其文耶？何閱之久也？」予與道南、禹玉卷俱在王公舜年房內，道南中式，批予落卷，有人患才少，君患才多，再一整鍊，自拔前茅語。禹玉已得復失，閱其卷，卷卽次題參乎，全抄道南新作，因雷同而黜。道南初謁房師，卽云場中兩卷俱好，惜二題重複。鄰房李公目云：「既抄時文，何不兩棄。」王公云：「

必中其一，心乃安。」李爲拈鬮，乃得胡而棄沈。予曰：「此有天道存焉，喜以文請教人，及好抄人文者，均當以是爲戒。」

戊子予讀書靈隱，偶憇冷泉亭，見李文宗際期，屏去騶從，止攜一小童，步行入寺舍，與予書齋僅隔一壁。移時李公步行去，鄰僧急過予云：「黃公索僧以尊諱，面遞宗師云：『值此時而隔壁有士子，學生未識其面，夜過午書聲不絕，當培植之。』宗師唯唯，小僧特來報喜。」予詢之，方知黃公諱鳴俊，字跨千，由浙文衡歷官巡撫，爲李公房師，避靜此寺，前輩之歛跡如此。予再投稟謝之，禮意甚殷，極口贊許，絕不道及薦予一字。科已發落，文宗面諭此意。

壬午十月二十三日，隆阜戴應昌字孟全，中式歸邑，借予卑德聚堂居停，候縣官迎出東門十里，再赴公宴。相傳昔年程篁墩鄉居，值本縣宴科已，程公陪席，因斟滿一爵云：「諸兄能決科者飲此。」汪循應聲起飲，程公曰：「兄果爾爾，老夫當出郭迎十里也。」汪公中式歸，坐漲山舖，不赴宴，爲致此意。程公曰：「我幾忘之矣。」急出迎，本縣隨行，今相沿爲例，然亦陋矣。

天啟壬戌狀元文公震孟未及第時，以孝廉作教，事先聖，構極誠敬，朔望瞻禮，儼然如在。春秋丁祭，則致齊禮祀，凡籩豆之類，無不先期躬親潔濯，如是者三年。一日丁祭，見宣聖空中伸一巨手，取芹菜而起，見者咸驚神異。次年公遂及第。（錄書）

建昌斯孝廉始赴省試，夢神謂曰：「臬司掾某，爲汝座師。」醒大不樂，曰：「試何與臬司，且掾何爲者？此不捷兆也。」入省訪臬司，果有是掾，因與往還，致慇懃，掾亦不省夢所謂。揭曉前一日，監臨以藩司掾填榜，恐匿弊蠹，忽召臬司，此掾入填名。至半，忽二廣文爭卷，一曰：「斯某卷好。」監臨曰：「好。」掾遂填註，一曰：「某卷尤好。」監臨曰：「果尤好。」掾曰：「已填斯某矣。」曰：「汝知是何斯字？」曰：「是斯焉取斯斯字。」監臨曰：「莫非天定。」遂能爭蓋掾。

因往還熟姓名也。其見夢也有故，不獨其言驗而已。（耳談）

句容笄巡按重光未第時，夢其父曰：「汝功名在朝天官某道士身上。」覺而信之，訪其人訂交焉。既而辛卯金陵填榜，卽某道士也。試官折卷到笄名，方訝其姓，欲易之，而道士聞唱名時，已直書其姓名矣，遂得不易，與此事類。

順治丁酉科，以江南試場榜發，諸生哭於文廟，有以首題作爲黃鶯兒歌之者，其詞曰：「命意在題中，輕貧士，重富翁。」詩云子曰全無用，切磋枉工，往來要道，其斯之謂方能中。告諸公，方人子貢，貨殖是冢風。」上聞，並北場皆嚴處分。（雞窗剩言）

壽州葉甲，丁酉中式第七，後緣事改名澄，入學補廩。康熙戊午，金陵鄉試，語同寓休寧戴錫蕃曰：「吾夢場中首題是點爾何如一節，」並囑其從遊王宅三，王鑑各作一藝，戴以舊題熟擬，未必出置之。是科首題抑爲之不厭三句，夢弗驗也。越三年辛酉，二王復科已，戴又與同寓，因問其師，葉則去年七月作古矣。是科首題果點爾何如一節，出場時二王相告以爲異，是科戴中副車。（懷秋集）

楚士某，常夢人謂曰：「號舍居左者中，則汝始中。」而屢科無居左中者。及齒長途窮，破釜猛進，而夢不已，再入棘，問居左者文藝，昏然不省，則大哭曰：「此生其休矣！」因信筆重作七藝，貽居左者，是人尙謂苦己，妨其曳白，出而亦爲膽寫畢，然是人常夢己中半邊解元。榜出果同中，而士解元中後，是人發憤績學，名幾與士軋。（耳談）

順治丁酉科豫章一士子入闈中，作文繕寫已畢，甚覺慊意，忽見魁星跳舞其前，曰：「汝今科狀元也，可書狀元二字于我掌上。」士子大喜，捉筆纔書一狀字，魁星倏以手反撲，印於卷面而去。此卷因是不得膽進，蓋士子頗善吏筆也。（切菴偶筆）

嘉靖間，有南人劉勝義者，設帳永平灤州入籍，中北直隸鄉試，以冒籍被攻除革。隨入南籍，中南直隸鄉試，以在外

年久又被攻除革。乃自叩闈請旨，准在何處考試。隨蒙奉旨批云：「狀元天下有，兩舉世間無。准爲進士。」（冷溪亭閒筆）

壽考 富貴我所自有，不可知者壽耳。壽誰主之得壽則得，天矣。若夫坐享大年而名不傳於後世焉，又當別論。

商伊尹壽百有五歲，卒於仲丁之世。見竹書紀年。周太公壽百有十歲，卒於康王六年。見金石錄。漢竇公本魏文侯樂官，至漢文帝時二百八十歲，見懷瓘書斷。魏羅結壽百三十歲，趙逸五百歲，見北史。唐李元爽一百三十六歲，見白樂天集。蜀范長生先事劉玄德，至李特時一百三十餘年。嶺南雞窠老翁年二百餘，宋譙定百三十餘歲，猶橫經授易，見蜀志。然則彭祖之壽，豈誣哉？（升菴外集）

昔有行道人，陌上見三叟，年各百歲餘，相與鋤禾莠。往拜再三問，何以得此壽？上叟前致詞，室內姬粗醜；二叟前致詞，夜飯減數口；下叟前致詞，暮臥不覆首。旨哉三叟言，所以壽長久。（客中閑集）

高皇帝召耆老謁見，而崑山周壽誼居首。年一百十三歲，賜宴及鈔幣。天順中，召京師人百四歲，茹大中入見，便殿賜宴。順天府賜冠帶襲衣，命禮部尙書姚夔造其第賀之。成化中，韓王奏羣牧所千戶朱政曾祖年一百歲而終，祖全一百二歲，父鏞八十二歲，見存三代，皆以千戶致仕。詔全鏞俱進階宣武將軍，各賜羊酒白米二石。宏治中，吾州毛弼年百歲，而孫澄狀元及第，有司馬爲蓋人瑞狀元坊盛事也。（皇朝盛事）

崑山周壽誼年一百十三歲，生於宋而鄉飲於洪武六年，子孫皆有百歲家。建世壽堂。六世孫震正德中令鄱陽，出寺壽卷，士夫多題詠之。（中洲野錄）

胡忠安公深天順初年，年八十二休致。其弟克恭克寧克誠並年踰七十，蒼頭白髮，燕樂一堂，遂扁曰壽堂。一時以爲榮。（駒陰元記）

世言眉毫不如耳毫，耳毫不如老髮。此言老人饜餐嗜飲食，最年老之相也。此語未必然，某見數老人，皆飲食至少。其說亦有禮，內侍張茂而每食不過餿飯一盞許，濃膩之物，絕不向口。老而安寧，年八十餘卒。茂而每觀人，必曰：「且少食，無大飽。」王哲龍圖造食物，必至精細，食不盡一器，食包子不過一二枚耳。年八十卒。臨老尤康強，精神不衰。王爲余言，食取補氣，不飢卽已，飽生衆疾。至用藥物消化，尤傷和也。劉几祕監，食物尤薄，僅飽卽止，亦年八十而卒。劉監尤喜飲酒，每飲酒更不食物，啖少菓實而已。循州蘇侍郎，每見人，卽勸令節食，言食少卽臟氣流通而少疾。蘇公貶瘴鄉，累年近六十而傳聞亦康健無疾，蓋得其力也。蘇公飲酒而不服藥，每與客食，未飽已捨七飭。（續明道雜志）

王翁湯陰人，年一百八十，而肌膚綽約若處子，且豪飲，數斗不醒。常過胡孝廉元瑞，座間尙出諸名流贈章案題，元瑞爲作長歌，所謂自言今年一百八十九，朝舊事盤心胸，高談宏正儼目睫，信陽北地俱見童。則李少君爲數百歲人，能識武君座中九十餘老人，言與其大父遊射處，及齊桓公時銅器，信有之也。而好詞賦，遊五岳，則又奇矣。（耳談）

巴陵老人年一百八十歲，誕入山中，人競舉觴，鼓吹喧沸。適楚直指毛公過其地，聞之，問知其故，因屏驕從，獨騎詣之人，見尊官至，皆奔避。公曰：「無然，吾謁壽星耳。」然主者數人，皆龐眉皓髮，莫別誰是老人。數人對曰：「家君尙未出。」蓋皆其子也。及老人出，顏貌益異，酒數行，老人問曰：「大人何名？」曰：「我名伯溫。」老人曰：「是矣，我少時有劉伯溫者，算我命，題數字紙上曰：『汝一百八十歲，有人與我同名字，是人來，汝謝世。』」因返舍沐浴，端坐而瞑。公亦呀嘆而返。楚萬戶劉子才傑談雲中，大中承梅公祖母熊太宜人，年百歲，台司爲建百歲坊。其祖太守公，年九十二，曾祖并母年各九十三、四，一門上壽，古所罕有，而金紫蟬聯，羅列堂下，又難矣。中丞父南山公，壽七十，飲食房帷如常，其於百歲，不必君平可卜矣。（同上）

洛陽劉太史健初生月餘，有僧過其門曰：「此兒七死不死，過了四十，官至一品，壽過一百。」後讀書古廟，一夕風雨敗壁壓體，明日方得出，一也。鄉貢入京，爲盜縛於雪地，凍餓幾死，二也。會試場中失火，犯烈焰而出，三也。飲酒友家，主人恐客散去，鎖閉大門，一時火起，客多死，火而得獨全，四也。傷寒死去三日而甦，五也。過海封王舟壞，漂蕩幾死，既而得生，六也。一日晝寢，有貓過身側，爲霹靂震死，因驚死，踰時乃醒，七也。是皆四十以前事，後則日受封爵。孝宗朝以爲首相，正德二年去位，累朝贈秩至太師，年百七歲卒，或云年九十四（七修類纂）。

范蜀公將薨，數日髮眉皆變蒼黑，眉目郁然如畫。先君雨淮公自解組以來，多講出世之術，迄髡年眼目昏花，不能見物。康熙壬寅年八十二歲，將易簀，神采清爽，兩目炯炯，遍呼子姪輩矚視之，乃薨。此事與范蜀公同東坡嘗云：「平生虛心養氣，數盡神往，而血氣不衰，故發於外如是耳。」（梅窗小史）。

明山東掖縣人趙耀，官吏部尚書，胞弟煥左都御史，弟某孝廉，一門顯赫。耀歸省時，父母皆八十餘，人咸以爲榮。國朝刑部尚書李化熙，長山縣人，胞弟李文熙掌河南道御史，以其母一百零一歲，請旨建坊。杭州黃相國機母亦百歲餘，建坊于門曰：「百歲壽母之門。」貴而且壽，真爲難得。（麗草亭集）。

家玉峯少宰太夫人萬氏，年將百齡，尙視聽無缺，都門咸以爲人瑞。

天聰三年，車駕至海州，閱視城垣，命葺其頽頹者。海州有一漢人，年一百三歲，妻一百五歲，子七十三歲，其族皆持齋。上聞之，命其父子來見，謂海州守臣曰：「此老人可令在廟中奉祀，以終餘年，勿得擾害。」仍賜之牛種。（麗草亭集）。

神童

巧對附○小時了了豈堪皓首無成，卽曰後生可畏，然蒙以養正，當有司其責者矣。若夫終身榮枯，往往定于片言對，雖小技可忽乎哉。

顛頂十歲而爲少昊相，帝嚳十五而爲顛頂相，唐堯十五而爲帝摯相，甘羅十二而爲秦上卿，介子推十五而爲

然相章，康成十五而爲郡主簿，司馬元顯高澄俱十六開府輔政，崔英十七而爲符秦諫議大夫，子奇十八而爲齊東阿守，張緬十八而爲漢淮南守，賈誼十八而爲博士，終軍二十而爲謁者。（宛委余編）

方孝孺，髫齡已善屬文，雙眸炯炯如電，讀書十行俱下，目積寸許，見典冊所載聖賢名字，或良相將貌形，輒默記，欣然有願慕之志，鄉人呼爲小韓子。（玉堂叢語）

對偶之佳者，曰九州四海，悉主悉臣，億載萬年，爲父爲母。平生能着幾輛屐，長日惟消一局棋。有文事，有武

備，與神爲謀，無智名，無勇功，惟聖時若。數點雨聲風約住，一枝花影月移來。柳搖台榭東風軟，花押欄杆春晝

長。勸君更盡一杯酒，與爾同消萬古愁。天下三分明月夜，揚州十里小紅樓。黎園弟子白髮新，江州司馬青

衫濕。臨邛道士鴻都客，錦里先生烏角巾。屋簷下天燈，樓板上地舖。丈夫不學曹孟德，生子當如孫仲謀。

三光日月星，四詩風雅頌。（稗史）

五行金木水火土，四位公侯伯子男。老鼠上栗樹，吃栗落殼；螃蟹入菱池，擒菱鉗蓮。尼姑田裏馱禾上，女子

房中抱繡才。和尙牆頭遞酒，必是私沽；道童鍋裏燒茶，何須確養。吳先生飲酒，倒口便吞；謝書辦要錢，抽身即

討。棋客着棋，着着出好着；藥工員藥，員員得能員。（嘯虹筆記）

解學士，縉少年發解及第後，偕伴至妓館，妓知其才名，乃瀹茶止一甌，而三分之以進曰：「三分分茶，解解解元

之渴。」解應聲曰：「一朝朝罷，行行行院之家。」（莫氏入林）

解學士七歲時，一友人持其父影而至，解橫書圖畫禽獸，友甚不樂；於是續云：「圖公之像，畫公之形，禽中之鳳，

獸中之麟。」友笑而奇之。（堯山堂外紀）

解學士幼，母孀居，苦里背催徵，具訴縣宰，併係以詩，有他年諒有相逢日，好把春風判筆頭之句。邑宰卽指望堂

邊小松爲題，令再賦，應聲曰：「小小青松未出欄，枝枝葉葉耐霜寒。如今正好低頭看，他日參天仰面難。」宰奇之，

遂蠲其稅。(同上)

傳黃門凱出使外國，道經仙遊縣九仙祠，黃門虔禱，夢有孺子歌云：「青草流沙六六灣。」及入界，燕享殊隆，國王驚服，盡以珍寶奇玩厚遺而還。蓋華有九曲，而彼國亦有三十六灣也。(徵夢錄)

永樂中，江南一太學生需選京師，見邸間題云：「客眠孤館，夢魂常到故鄉來。」一日閣中傳旨云：「人立斷橋，形影不隨流水去。」生以壁間句奏對，得官。(堯山堂外紀)

都憲韓公雍巡江西，日方鞠死獄，忽誦句云：「水上凍冰冰積雪，雪上加霜。」一囚曰：「空中騰霧霧成雲，雲開見日。」公稱善，爲減死。(駒陰冗記)

于肅愍八歲時，衣紅衣馳馬，有鄰人呼其名，戲之曰：「紅孩兒騎馬遊街。」公應聲曰：「赤帝子斬蛇當道。」(對齋)

于肅愍幼時，其母梳其髮爲雙角，僧人蘭古春見之，戲曰：「牛頭喜得生龍角。」公卽對曰：「狗口何曾出象牙？」公回對母曰：「今後不可梳雙角矣。」他日古春過學館，見公梳成三角髻，又戲曰：「三角如鼓架。」公又對曰：「一禿似插槌。」古春遂語其師曰：「此兒救時之相也。」(三異人書)

徐晞爲郡吏，偶隨守步庭墀中，見一鹿伏地，守云：「屋北鹿獨宿。」晞應聲曰：「溪西雞齊啼。」守遂不以常禮遇之。(韻林)

儲罐初游州庠，不循矩度，學官示以句云：「賭錢吃酒養婬娘，三者備矣。」儲應聲曰：「齊家治國平天下，一以貫之。」已而舉應天癸卯鄉試第一，甲辰會試第一，比廷對，以三元自期，內閣聞其自負，乃抑置二甲第一，自後勵行檢務文學，遂得全終身名。(堯山堂外紀)

楊文襄八歲時，以奇童薦。太宗伯姚夔獨器之，疏補翰林秀才。憲宗命內閣選師教之，受業於黎文僖公。成化戊子，年十四，中順天鄉試時，已抗顏爲人師，有文中子之風焉。（玉堂叢語）

林舉人章字初文，福清人，七歲能詩，塾師試題羣羊應聲而就，落句云：「會從北海風霜裏，伴過蘇卿十九年。」又題韓文公像云：「獨立藍關雪，回看秦嶺雲，非干馬不進，步步戀明君。」塾師嘆曰：「此子他日必忠而苦節者！」

（列朝詩集）

袁相國履善六歲時，與羣兒戲，自稱小相公。潞溪彭公見之，出對云：「願爲小相。」袁卽答云：「竊比老彭。」厥後相國年登耄耄，童云遂成讖語。（珊瑚網）

翰林舊有句云：「賓之（李西涯字）訪東之（江朝宗字）東之賓之。」適陳啓東謁選至，吳文定以扣之，答曰：「回也待由也，由也回也。」西涯爲之擊節。（對譜）

紅荷花，白荷花，何荷花好？黑葦子，赤葦子，甚葦子甜？（客中閒集）

李西涯與程篁墩過采石，西涯曰：「五風十雨梅花節。」篁墩曰：「二水三山李白詩。」（神童集）

林莊敏公九歲時，邑宰謁其尊人梅所先生，公侍側，有白犬在門，顧梅所，宰出句云：「白犬當門，兩眼睜睜惟顧主。」公曰：「黃蜂出洞，一心耿耿只隨王。」宰嘆曰：「公輔之器。」（同上）

紹興董元雲南太守復次子也，八歲詠胡桃曰：「形狀如雞子，剛柔實未分，擘開混沌殼，渾是一團仁。」梅月曰：「夢覺羅浮夜已闌，碧天雲靜月團圓，玉人不學桃花面，淨洗紅粧鏡裏看。」真楷草書歌賦序記，及三場文字，無不精妙。宏治己卯，張御史請照李東陽程敏政楊一清洪鐘事例，送翰林院讀書。疏上，上召試不如式，命還籍，充會稽縣學生，更名玘，乙丑會元。（堯山堂外紀）

王文恪公年十二，能書，有以呂純陽渡海像求題者，公援筆書云：「扇作帆兮劍作舟，飄然直渡海洋秋，饒他弱」

水三千里，終到蓬萊第一洲。」（神童集）

王陽明年十一時，過金山寺，龍山公與客酒酣賦詩未成，陽明從旁曰：「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維揚水底天；醉倚妙高樓上月，玉簫吹徹洞龍眠。」客驚異，復使賦蔽月山房詩，隨應曰：「山近月遠覺月小，便道此山大於月；若人有眼大如天，還見山小月更闊。」（堯山堂外紀）

楊公繼盛鄉塾讀書，師出羣童爲迷藏戲，師歸怒曰：「藏形匿影，能屬對者免責。」公曰：「顯姓揚名。」師許字以女。（三異人書）

嚴嵩十二歲遊郡庠，有提學爲句曰：「玉關千里，鄉心一片雨絲絲。」嵩曰：「金闕九重，聖壽萬年春蕩蕩。」（續白眉故事）

施槃年幼而貧，謁張都憲，張曰：「新月如弓，殘月如弓，上弦弓，下弦弓。」槃應曰：「朝霞似錦，晚霞似錦，東川錦，西川錦。」張卽招與子同學。（堯山堂外紀）

陸貞山粲有對云：「棗棘爲薪，截斷劈開成四束；閭門起屋，移多補少作雙間。」粲兄采亦善屬對，東郊巡按蘇松許御史戲云：「北臺東御史，西人巡按南方。」采私對云：「冬官夏侍郎，春日辦完秋稅。」又一對云：「呵硯作書，口內風雲生黑雨。」采亦屬云：「鋪牌得快，掌中天地現金星。」（巧對彙書）

李空同督學江西，有士子適同其姓名，公呼前出一對曰：「蘭相如司馬相如，名相如，實不相如。」其人應曰：「魏無忌長孫無忌，彼無忌，此也無忌。」（堯山堂外紀）

坡公曰：「栗破鳳凰見。」佛印對曰：「藕斷鷺絲飛。」佛印曰：「無山得似巫山好。」坡公對曰：「何葉能如荷葉元。」子由曰：「不若何水能如河水清？」（稗史）

戲臺賣茶棚下，溪西俞老人作聯云：「足固在勞，胡不令腰一息，眼宜縱飽，亦當爲腹三思。」其自壽六十云：「

非無意於求安，胎投已定，何以知其必壽，膽未全嘗。添足古句云：「天下無不是底父母，無父母日方知，世間最難得者弟兄，有弟兄時不覺。」（嘯虹筆記）

李時嘗以臘雞獨擅江南味，戲夏言，言即應以響馬能空冀北羣。人嘲江西以臘雞，畿輔以響馬，故二公各指所籍爲戲。（噴飯編）

陳啓東震長洲人，善屬對，人以拗頸葫蘆四字命對，未就，方沐浴，偶得空心蘿蔔對之，喜躍盆爲破。啓東訓導分水，一人題橋云：「分水橋邊分水吃，分分分開。」啓東過而見之，續曰：「看花亭下看花回，看看看到。」皆其邑地名也。陸文諒參政浙藩，與啓東飲，見其寡髮，戲之曰：「陳教授數莖頭髮，無法可施。」啓東曰：「陸大人滿臉鬚鬚，何須如此？」陸公大賞嘆。（稗史）

一審官怒生員詞窳，出對云：「兩猿截木，山中小猢猻，焉能作對？」應聲曰：「匹馬陷身，泥內老奇生，怎得出蹄？」

（對林）

古對以文字分合者，如鉏耨觸槐，甘作木邊之鬼，豫讓吞炭，終爲山下之灰。開字多，未爲佳句，不若陳亞有心終是惡，蔡襄無口便成衰。二人土上坐，一月日邊明。半夜生孩，子亥二時難定，兩家婚配，己酉一日爲佳。近又聞有云：「人曾作僧，人弗能以爲佛，女卑爲婢，女又可以爲奴。」（同上）

小字始於漢，盛於晉，如犬子對豹奴，又如榻君，桂父，皆仙人名，百足，三尸，皆蟲名，姑惡，子規，皆鳥名。予林，臥千律，中，曾以鳥名伯勞對姑惡，古人表字，朱翁子對祭弟孫，胡仁祖對褚孝孫。

王公世貞，幼見鬻刀者，師命作詩，輒云：「少年醉舞洛陽街，將軍戰死黃沙漠。」予幼以儒童應試，時廖經歷以貢途攝縣，命予對，八歲兒童，豈有登科之志？予應云：「三年經歷，料無報國之心。」予怒其詞嫚，故借音以誚之。又一日，遇予於途，復召試對，鷄鳴犬吠，占稠密，予對曰：「鳳舞龍飛，識太平。」郡守蕭公知之，方入試，公問曰：「童子

能對，抑亦能詩乎？曰：「一能。」曰：「汝詠童子手中筆。」予應聲曰：「筆與大人同；今日能揮墨，他年定着紅。」蕭公大賞，即以予文薦之，學使列名庠校。（彭比部集）

李膺召入內廷，過門高，中貴曰：「神童脚短。」李膺言：「天子門高。」遂肄業翰林。孫公承恩五歲，吳一齋公指紅燭試題，即答云：「色似朝霞，光同夜月。」吳嘆曰：「此華國之器。」洪舍人鍾四歲，善大書，憲宗召見，命書：「聖壽無疆。」鍾捉筆不下，上曰：「汝容有不識者乎？」鍾頓首曰：「臣非不識，第此字不敢於地下書耳。」即令內侍昇几一揮而就。（同上）

王侍郎道亨年十二，咏古槍云：「浮屠何代建，峭拔入雲端，絕頂登臨處，摩娑星斗寒。」劉中行見而奇之曰：「寇萊公舉頭紅日句，或不過是。」（同上）

有才士偶成一對云：「冬夜燈前，夏侯氏讀春秋傳。」久未有對者，後請乩仙，以此問之，方對曰：「東門樓上，南京人唱北西廂。」（痴留編）

閩中異人

女主乎內以聲不越閫爲賢，尙異哉！獨目媧天補石來異者多矣，吾摘其近以媿鬚眉。

漢曹大家班昭續成漢書，崔篆母師氏封義成夫人，秦竇滔妻蘇若蘭，齊劉孝綽三妹，陳女學士袁大捨等，秦韋逞母宣文君，唐女學士宋若莘，若昭若倫若華若憲，闕圖南妹爲不櫛進士，婦人能文者，類不勝舉，要當以蘇若蘭爲冠。（嘯虹筆記）

唐三原孟媼號張大夫，夫死續夫，事郭汾陽，七十二歲仍生二子，百餘歲卒。李抱玉青衣石氏，冒封國子祭酒。齊女子婁逞仕至揚州，義曹從事（同上）。

隋室旣受周禪，蘇威遁歸田里，可謂節矣，而終失身於僭僞之朝。宋議立異姓，秦檜抗言見執，可謂義矣，而終誤

國於渡江之後。王莽篡漢，其女爲孝平后，稱疾不起，守志終身。曹不篡漢，其妹爲孝獻后，以糧抵軒，涕泣橫流。楊堅篡周，其女爲天元后，憤惋不平，形於辭色。徐誥篡吳，其女爲太子璉妃，聞呼公主，則涕泣而辭。司馬炎篡魏，其諸祖安平王孚自稱有魏貞士，不豫廢立之謀略。武篡唐，其姪安平王攸緒棄官不受其賜，歸隱嵩山。朱溫篡唐，其兄廣王全昱責其滅唐社稷，知有覆宗之禍。此三男子四婦人者，不睦其親，可見天理人心之不泯矣。（蝴蝶偶言）

女學士孔貴嬪也，女校書唐薛濤也，女進士宋女郎林妙玉也，女狀元蜀黃崇嘏也。崇嘏臨邛人，作詩上蜀相周庠，庠首薦之，屢攝府縣，吏事精敏，胥徒畏服。庠欲妻以女，嘏作詩辭之曰：「一從拾翠碧江湄，貧守蓬茅但賦詩，自服藍衫居郡掾，永拋鸞鏡畫娥眉，立身卓爾青松操，挺志堅然白璧姿，暮府若容爲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庠大驚，具述本末，乃嫁之。傳奇女狀元春桃記，蓋黃事也。（升菴外集）

獨孤信三女俱爲后，各生周隋唐一朝天子，長生周武帝，次生隋煬帝，次生唐高祖。（獨異志）

晉王李克用妻劉氏夫人，常隨軍行，至於軍機，多所取益。（北夢瑣言）

女子爲女官者，女侍中後魏元叉妻胡氏，齊高岳母山氏，趙彥深母傅氏，南漢盧瓊仙，女尙書魏明帝選知書女子爲女學士，宋孝武朝韓蘭英爲女博士，女子爲男官者，女將軍晉王欽起兵，顧深母孔氏年百餘，以爲軍司馬，厥復以己女爲貞烈將軍，唐行營節度許叔異以衛州女子侯氏，滑州女子唐氏，青州女子王氏，歃血赴義，表授爲果毅。陳女白頸鷄爲契丹懷化將軍，侍夫數十人，女子執國政者齊陸太姬，司綸絳者，唐上官婕妤，女子詐爲男子而有官位者石祭酒婁錄事，黃崇嘏薛濤林妙玉之外，又有朔方兵馬使御史大夫孟氏。（宛委餘編）

女子善將兵者，趙陀同時有保寧洗氏，陳氏，又有馮寶妻洗氏，封石龍夫人，明石柱司士官秦良玉，作賊者漢交趾女徵貳徵側，反擾嶺外六十餘城，唐睦州女子陳碩真反，破睦歙二州，明永樂時唐賽兒反。（鷄窗剩言）

晉王厥女爲正烈將軍，朱序母守襄陽，築夫人城，唐鄒保英妻爲誠節夫人，王氏女殺賊爲奇義夫人，荀攸女拔

圖請兵，古立應妻高守城，封狗忠縣君，平陽公主起兵，號娘子軍。（嘯虹筆記）

韓氏保寧民家女也，明玉珍亂蜀，女恐爲所掠，乃易男子飾，從征雲南，往返七年，人無知者。後遇其叔，一見驚異，乃攜歸四川，人皆呼曰貞女。（焦氏筆乘）

黃善聰，金陵惟清橋人，年十二失母，有姊已適人。父販線香爲活，憐善聰孤幼無依，詭爲男子裝，攜之遊盧鳳間。數年，父亦死。善聰變姓名曰張勝，仍習其業。李英者，亦販香自金陵來，不知其女也，約爲火伴，同寢食者踰年。恒稱有疾，不解衣，夜乃溲溺。宏治辛亥正月，與英偕返金陵，年已二十矣。往見其姊，姊言初無弟，安來此？善聰笑曰：「弟卽善聰也。」泣語其故。姊怒且詈之曰：「男女亂羣，辱我甚矣！汝雖自明，誰則信之？」拒不納。善聰不勝憤懣，泣且誓曰：「妹此身苟污，有死而已，須令明白，以表此心。」其鄰有隱婆，姊呼驗之，果處子，乃相持慟哭，手爲易男子裝。明日英來，再約同往，則善聰俄爲女子矣。英大駭，問知其故，快快如有失，歸告其母，其母賢之時，英猶未室，卽爲求婚。善聰不從，曰：「妾竟歸英，保人無疑乎？」交親鄰里相勸，則涕泣橫流，所執益堅，傾都喧傳，以爲奇事。廠衛聞之，乃助其聘禮，判爲夫婦。（同上）

節孝婦宋氏，洪武初坐戍金齒，奉姑偕行，過盤江守渡，題詩郵亭壁上，訴其流離困踣之情。今雲南永昌城西，有碑樹祠旁，御史黃忠題其碑陰焉。祠則御史陰汝登建。其詩云：「郵亭咫尺堪投宿，手握親姑憇茆屋，抱薪就地旋鋪攤，支頤相向吞聲哭。傍人問我來何方，俛首哀哀訴衷曲。妾家祖居金華府，海道曾爲上千戶，舉艘運粟大都回，金牌敕賜雙飛虎。兄弟晦跡在山林，立志從文不從武。今朝玉堂宋學士，亦與妾家同一譜，笄年嫁向衢州城，夫婿好學明詩經。離騷子史遍搜覽，志欲出仕甦蒼生。前春郡邑忽交辟，辭親千里決神京。丹墀對策中殿舉，馳書飛報泥金名。承恩拜除闕州守，飄然畫舸西南行。到官未幾訪遺老，要把奸頑盡除掃。日則升堂治公務，夜則挑燈理文藁。守廉不使纖塵污，執法致遭僚佐怒。府推獲罪苦相拏，察院來提有誰訴。臨行囊橐無錙銖，惟有舊日將去書。城

中父老泣相送，道傍聞者咸嗟吁。彼時微曦動盈萬，妾夫自料無從辦。經旬苦打不成招，暗囑家人莫送飯。嗟吁餓死囹圄中，頭旂原籍來抄封。當時指望耀門戶，豈期一旦翻成空。親鄰憐妾貧和洗，斂抄殷勤饋行李。伶仃三口到京師，奉旨邊軍戍金齒。阿弟遠送龍江邊，臨歧抱頭哭向天。姊南弟北兩割痛，別後再會知何年。開船未遠子病倒，求醫問卜皆難保。武昌城外野坡前，白骨誰憐葬青草。初然有子相依傍，身安且不憂蕩家。如今子死姑年高，縱到雲南有誰望。八月葬船渡常德，促裝登途慘行色。空林日暮鷓鴣啼，聲聲叫道行不得。上山險如登雲梯，百戶發放來取齊。雨晴泥滑把姑手，一步一仆身沾泥。晚來走向營中宿，神思昏昏倦無力。五更睡熟起身遲，飯鍋未熟旗頭逼。翻思昔日深閨內，遠行不出中門外。融融日影上欄杆，花落庭前鳥聲碎。玉髻斜簪金鳳翹，翠雲纏鬢蛾眉嬌。綉房新刺雙蝴蝶，坐久尙快春風饒。豈知一旦夫亡後，萬里遐荒要親走。半途日暮姑云饑，欲丐奉姑羞舉口。同來一婦天台人，情優薄似秋空雲。喪夫未經二十日，畫眉重嫁鹽商君。血色紅裙綉羅襖，終日騎驢涉長道。穩坐不知行路難，揚鞭笑指青山小。取歡但感新人心，那憶舊夫恩愛深。嗟吁風俗日頹敗，廢盡大義貪黃金。妾心茫茫淡如水，寧受饑寒不受恥。幾回欲葬江魚腹，姑存未敢求先死。前途姑身少康健，辛苦奉姑終不怨。姑亡妾亦隨姑亡，地下何慚見夫面。說罷傷心淚如雨，咽咽垂頭不成語。道傍見者爲酸心，隔嶺猿啼叫何許？（鉄橋志）

洪武間，勅封滇中武定府土官地法叔妻商勝爲武定府知府（通記）

靖難後，誅僂臣僚妻子，發教坊或配象奴。有一烈婦題詩於衣帶間，赴武定橋河而死。或云：「松江謝氏婦，籍沒給配象奴，詩曰：『不忍將身配象奴，手提麥飯祭亡夫。今朝武定橋頭死，要使清風滿帝都。』」（列朝詩集）

正統間，項襄毅公忠以隨駕陷於邊陲，因善一胡婦。婦曰：「君欲歸乎？」公曰：「固所願也。」婦曰：「吾頗習途徑，與君俱往。」隨戒候糧，同公潛行，行且強半。婦曰：「此去邊關尙須四日程，度所齎糧不足供兩人，且俱入關，必多盤詰，往則偕斃耳。前途遊騎漸少，達彼甚易，請從此別。」遂以糧授公，竟自刎死。公急救不及，忍痛獨行，甫抵關

枵腹已一日矣，乃祀婦於家廟。（遺愁集）

夜梅者，夔人婦也。正統初，木邦犯境，至順寧郡，男女與敵，皆北。夜梅手持尺劍，殺其百十餘騎而歸。（名勝志）

歸安女倪氏，許聘陳敏八，敏八從軍不返，誤以死聞，倪矢志不嫁。越五十載而敏八歸，始成婚姻之禮。女年六十，夫年六十八，兩人霜雪盈顛，人號白頭花燭，此僅事，亦韻事也。（湖州府志）

景東府治東，有邦泰山，土官陶姓世居其麓。正統間，上知府陶瓚襲職，值麓川叛寇入境，瓚祖母阿襄率所部禦賊，斬馘甚多，境土以安，朝廷命進襄爲太淑人。（景東府志勝）

文紹祖，福州福清縣人，有子與柴公行議親，既問名，柴女忽中風，紹祖欲更之，其妻大怒曰：「我有兒當使其順天理，自然久長，悖理傷義，是爲速禍。」因勸紹祖仍娶柴女歸。次年紹祖子登第，柴女風疾亦痊，生三子皆登第。（臣鑒錄）

豐城楊女爲李姓婦，談兵圍南昌，小校王某掠歸山東，婦曲意事其妻，甚見暱，生一子矣。校家漸落，從軍去，婦詭語妻曰：「妾故夫大家，先世遺厚貲，曾以金珠數斛，潛瘞密室。今夫死妾擄，棟宇皆盡，使得發埋貲至此，何患不富乎？但非妾親行不可。」此呱呱何堪久擲？妻大笑曰：「若子吾自撫之。」乃釋筭，薙髮，靴袴腰刀，從南健兒躍馬而南渡章江，去家數十里，止逆旅，以醇酒醉兩健兒，夜起馘之，馳至里，以策搗家門，坐索故夫，夫出，匍匐不敢仰視。趨曰：「妾非他，被掠楊氏婦也。」具述易粧巧脫狀，縣官爲給牒獎許，紳士歌詩美之。（彙書）

女學士沈氏，名瓊蓮，字營中，烏程人，世傳富民沈萬三之後。有廷禮父子，皆仕於曹，沈以父兄之素，得通籍掖廷，嘗試守宮論，其發端云：「甚矣秦之無道也，宮豈必守哉？」孝廟悅，擢居第一，給事中爲女學士，弟溥官通判，即就試寄詩者也。今吳興人呼爲女閣老，傳其宮體諸詩，時人以爲婕妤，花蓋不足多讓。（列朝詩集）

白母者，山陰葛氏女也，年十六，歸白公瑾。公素弱，母爲善調節，使讀書成所學，成化中以進士爲分宜知縣，母與

俱往。其明年，公病踰時，而庫所貯銀，尙數千兩。縣境有因饑作亂者，聚徒百餘人，將劫取之。縣無城郭，寇倉卒及門，諸簿丞與其妻孥，俱棄署走匿他所。母獨分命家人，力拒其兩門，乃始遷公別室，埋其銀汚池中，着公之服，升堂以候賊。賊至，則陽爲好語相勞，出其所私藏釵珥衣服諸物，以與賊，賊謝而去，而不知陰以表識之，用是捕獲。（徐文長集）

廣東按察使唐彬有女七歲，於衙前手執荔枝。宏治間，嫁山陰進士張瓌琦，生子元冲，陞廣東副使同往，再陞按察使又往，凡三到，後人立三到堂誌之。旣而孫一坤復任廣東按察使，接武是職。（珊瑚網）

盧漢妻李氏，名妙惠，有貞操。宏治初，盧會試不第，留京講學，有同姓名者死，誤傳至家，會歲饑，父母憐寡，強以聘江西新淦巨商謝能之子啓，李自經者再，不得死，迫歸謝。謝繼母亦揚州人，李懇乞爲婢，以全節操。啓不得奪，李侍母不離。啓先載鹽赴江西，母與李繼歸舟泊金山，母與李登寺酬願。李題詩於壁云：「一自當年析鳳凰，至今消息兩茫茫，蓋棺不作懷金婦，入地還尋折桂郎。彭澤曉烟歸宿夢，瀟湘夜雨斷愁腸，新詩寫向金山寺，高掛雲帆過豫章。」署其後曰：「揚盧漢妻李氏題。」旣而盧舉進士，以修實錄，差往江西，過揚州，知李已嫁，登金山寺，見所題詩而泣。及至江西，訪鹽船多艤河下，教隸誦詩，往來鹽船間。二日，李聞知，喚問詩從何處得，隸告以故。李驚喜曰：「吾夫尙存耶？」密約暮夜以舟來迓，蓋恐明言之，則聲揚不雅也。是夜果附舟舁至盧寓館，爲夫婦如初。蓋李歸謝二年，貞操益勵，謝母亦爲護持，以遂其志。及是歸盧，母亦嘆異。（堯山堂外紀）

張紅橋，閩縣良家女也，居於紅橋之西，因自號紅橋。聰敏善屬文，豪右爭欲委禽，紅橋不可，語父母曰：「欲得才如李青蓮者事之。」於是操觚之士，咸以五七字爲媒。邑子王恭，目負擅場，一盼而已，都不留意。長樂王偁賞貧，居東隣，竊見其睡起，寄之以詩，怒其輕薄，深居不出，稱悒悒而去。偁之友福清林鴻道過其居，留宿，適見張焚香庭前，託鄰媪投詩。張捧詩爲之啓齒，援筆而答。媪將詩賀鴻，曰：「張娘子案頭詩卷堆積，曾未揮毫，今屬和君詩，誠所希。」

有鴻大喜過望，使媪道殷勤。越月餘，始獲命。鴻遂舍其家，以外室處之。自是唱和推敲，情好日篤。備盛飾訪鴻，求張一見。張愈自匿，稱密賄侍兒，潛窺鴻與張狎作酥乳雲鬢二詩調之。張愈怒，稱知其意，乃挽鴻遊二山。越數日，鴻歸。夜至所居，張方倚橋而望。鴻賦一絕句，張倚和焉。越一年，鴻有金陵之游，唱和大江東一闋，留連惜別。又明年，鴻自金陵寄摸魚兒一闋，絕句四首。張自鴻去後，獨坐小樓，顧影欲絕。及見鴻詩詞，感念成疾，不數月而卒。鴻歸，遽往訪之。張已卒，失聲長號。徬徨之際，忽見牀頭玉佩玦懸一絨，拆之，有蝶戀花詞，及七言絕句。鴻哀怨不勝，賦哀詞，辭之，過紅橋一慟而絕。（列朝詩集）

正德中，古杭清平山巷趙家妻黎氏，生二女。庚辰春，黎攜二女觀燈，叢雜中少女爲惡少掠去，賣臨清沈鵬，擅名青樓，號賽濤。以詞翰能賽薛濤也。長女歸周子文，子文爲吏赴京，過臨清，見賽濤貌肖其妻，注目久之，因留宿焉。問所從來，秘不敢言，偶檢故書中得詩一紙，子文詰之，乃告其故。訟之官，攜歸。父母卽以賽濤歸子文。有曲江鶯囀集，皆賽濤詩詞也。（同上）

薄少君妻東人秀才沈承妻也。承字君烈，有雋才而天，薄爲詩百首以弔之。踰年，值君烈忌辰，酌酒一慟而絕。哭夫詩錄十首，海內風流一瞬傾，彼蒼難白古今爭。哭君莫作秋閨怨，雍露須歌鐵板聲。上帝微賢相紫宸，賦樓何足屈君身。仙才天上原來少，故舉凡間學道人。鐵骨支貧意獨深，有情不屑顧黃金。時人漫賞雕蟲技，沒却英雄一片心。碧落黃泉兩未知，他生寧有晤言期。情生欲化山頭石，切盡還愁石爛時。獨上荒樓落日熏，依然城市接寒雲。恍疑廊下閒吟句，遙憶鬚眉莫是君。水次鱗居接葦蕭，魚喧米閨晚來潮。河梁日暮行人少，猶望君歸過板橋。兒幼應知未識子，予從汝父莫躊躇。今生汝父無繇見，好向他年讀父書。男兒結局賤浮名，曲首空嗟一未成。遺得八旬垂白父，戶三老眼欲無聲。他人哭我我無知，我哭他人我則悲。今日我悲君不哭，先離煩惱是便宜。沉沉夜壑燃幽炬，塚入松根逼寢處。風悽月苦知者誰，夜與山前石人語。（名苑詩歸）

嘉靖間，常熟沙頭市女子季貞，少有夙慧，其父老儒也。抱置膝上，令詠燭詩，應聲曰：「淚滴非因痛，花開豈爲春。」其父推墮地曰：「非良女子也。」後果以放誕致死。（同上）

嘉靖宮人張氏早卒，殮於宮後宮制，凡殮者必索其身畔，得羅巾，有詩以聞於上。上傷之，以宮監不早聞，枝殺數人。詩曰：「悶倚欄杆強笑歌，嬌恣無力怯宮羅。欲將舊恨題紅葉，只恐新愁上翠蛾。雨過玉階天色淨，風吹金鎖夜涼多。從來不識君王面，棄置無情奈若何！」南寧伯毛舜臣在南京留守，洒掃舊內，見別院牆壁多舊時宮人題咏，年久剝落，不能盡識。其一署云媚蘭仙子書，末二句猶存云：「寒氣逼人眠不得，鐘聲催月下斜廊。」字婉麗，辭憶悽怨，可想其風神月思。（堯山堂外紀）

周才美爲子娶婦，見其賢能，分理家政，付與斗斛秤尺各二器，諭以出輕納重，大小長短之法。其婦不悅，卽拜辭舅姑，不願爲婦。才美愕然曰：「吾家薄有田產，可供伏臘，何遽辭去？」婦曰：「翁之所爲，有逆天道，妾他日生子，定不肖敗家，人謂妾之所生，恐被沾累。」才美曰：「汝言誠是，當悉除之。」婦問所用斗秤年數若干，才美曰：「約用二十餘載。」婦曰：「必欲妾留此，許以小斗量入，大斗量出，小秤短尺買物，大秤長尺賣物，以酌前日欺瞞之數。」才美感悟，欣然許諾，聽其所爲。其婦後生二子，皆少年登第。（臣鑒錄）

木生涇，字元經，正德朝以鄉薦入太學，嘗登秦觀峰，夢老嫗攜一女子甚麗，以一扇遺生，有詩云：「烟中芍藥朦朧睡，兩底梨花淺淡粧。小院黃昏人定後，隔牆遙辨麝蘭香。」明年入都，道出土橋，渡溪水，得遺扇於草中，異之。題二詩於樹上云：「隔牆遙望綠楊斜，聯袂女郎歌落花。風定細聲聽不見，茜裙紅入那人家。異鳥嬌花不奈愁，湘簾初捲月沉鉤。人間三月無紅葉，却放桃花逐水流。」永樂中，用薦爲工部郎，沐浴之日，僭僚友同出土橋，偶憩田家，老嫗熟視其扇，曰：「此扇吾女涓涓手跡也，偶過溪橋失之，何爲入君手？女尋扇至溪橋，見二絕句，朝夕諷詠，得非君作乎？」命涓涓出見，宛如夢中。二詩果生舊題也，共相嗟異，遂爲夫婦。（列朝詩集）

聞許多有帶英氣者，王季重先生女題蘭相如傳，有七寸小臣刃，五步大王頭之句，一時稱其豪拔。管於嘉從洪承疇軍，其妻吳葉仙送之一絕，萬里從軍急，孤身一劍愁。家園落日裏，莫上最高樓。亦有英雄氣色，後管卒，設帳受女徒，終於尼（西臯外集）

徐氏居莆之北關，父龐鄉爲新安郡丞，以女許配俞郎。俞執袴兒也，合昏之夕，傅姆囑屬對句而就寢。徐指二硯出句曰：點點楊花入硯池，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俞縮瑟不能成句。徐笑曰：何不云：雙雙燕子飛簾幙，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後徐氏卒，俞郎取其著作，焚棄之，僅存批點二十一史，又悼志賦一首，梁鴻王凝妻諸贊，及讀離騷六朝隋唐史論數十篇，友人鄭邦衡梓之以傳（列朝詩集）

瑤華字靈光，金陵曲中名妓，歸於新安江景純，負俠氣，憂時慷慨，期毀家以紓國難。靈光多所仗助。景純以畏友目之，卜居白門城南，築樓六朝古松下，讀書賦詩，屏却丹華。景純好畜古書畫鼎彝之屬，經其鑒別，不失毫黍。王伯穀亟稱之，以爲今之李清照也。景純在里門，有寄衣詩云：「閉妾深閨惟有夢，憐君故國豈無衣？」手字清勤婉約。景純沒後，遂不作詩，所著遠山樓稿亦不存。吳非熊尤岸然自負，靈光詩一出，皆閱筆褸袵（全上）

天啓元年，宣撫使奢崇明叛，石砭宣撫司掌印女官秦良玉勤王。秦氏世爲宣撫司，兄秦邦屏邦翰援遼力戰死。弟秦民屏重傷，突圍出得歸。時蘭賊厚遣秦氏求其助，良玉斬使留銀，率所部精兵萬餘，同弟民屏及侄翼明，卷甲疾趨，潛度重慶，營於南平關，扼賊歸路。遣兵夜襲兩河，燒其船以阻賊東下，自率大兵沿江而上，水陸並進。又留兵一千護守忠州，以爲犄角。移文夔州設兵隄防塘爲上下聲援。後又大破流賊，女將掌兵，一時無兩（貞勝）

崇禎末，秦良玉自將兵三萬援夔城，過夔一步，卽其石砭司守夔亦守家也。知綿州陸遜之罷官歸，巡撫遣之按行營壘，過秦，冠帶佩刀出見，左右男妾十餘人，然能制其下，視他將加肅爲陸置酒，嘆曰：「邵公不知兵，吾一婦人受國恩，應死，所恨與邵同死耳。」一未幾賊大至，張令被射死，秦石砭兵亦覆沒。秦單騎見撫曰：「一事急矣，盡發吾

溪洞之卒，可二萬，我自廩其半，半餼之官，足破賊。一土官家用一箸一帚，調兵者最急，箸以能破者畢至，帚則掃境內出也。邵見嗣昌與己不相中，而蜀無見糧，峒寨之人記可信，遂謝玉良計不用，邵撫捷春也。（稗史）

王二本女子，順天安東人，年十八，父母攜之入京，易男子衣冠，鬻於廂白旗德任。甲寅黔滇亂，德任南征，挈之往，盡瘁服勞，周旋戎馬之間，凡七載，德任愛其勤，辛酉滇南平，大師凱旋，次江黃，而王二病，延醫弗瘳，一夕氣垂絕，主人辦棺具，易其衣，乃知爲處子也。衆皆色然駭，相與嗟泣。比雞鳴復甦，調治之病愈，王知跡已露，請爲尼，主人許之。滿兵在楚者數萬，傳爲美談，醴金共作佛事，祝髮之日，送者如雲。（桑門王二傳）

四川石柱女帥秦良玉帥師，秦王召具賜綵幣羊酒，御製詩旌之曰：「蜀錦征袍手製成，桃花馬上請長纓；世間不少奇男子，誰肯沙場萬里行？」（崇禎遺錄）

崇禎四年七月，賊點澄子自秦入晉，犯沁水縣，七陳化有豆莊，故張忠烈公銓里居也。先是銓父尙書五典，謂天下將亂，築牆爲堡甚堅，至是五典已沒，銓子道濬道澤官京師，賊至衆議棄去。銓妻霍氏語其幼子道澄曰：「避賊而出，家不保；出而遇賊，身不保，等死死於家，不愈死於野乎？」躬率僮僕守，賊纒攻之，堡中矢石並發，傷賊甚衆，四日退冀北道，王肇生表之曰：夫人（成流寇始末）

江蘇韓巡撫遣幹辦賈金與札赴北京，道山東旅店樓上，悞傾汚其衣，怒甚。店主向樓罵曰：「浪小婦，何汚貴人衣？速下請罪。」幹辦知其爲妓也，怒盡解比至，顏色妖異，光燄動人，是夜遂接枕席。四鼓起行，妓亦去，至前林，則響馬號箭至矣。幹辦泣曰：「予奉公往都，若劫我，禍將不旋踵。」盜近前，乃美少年，忽擲帽睜星眸曰：「認得老娘否？」幹辦視之，夜來妓也，哀告之。妓曰：「念汝枕上情，文書與手札俱還汝。」盡攫其金去。幹辦反責店主，店主曰：「旅客如織，彼與汝前後同來投宿耳，知爲誰乎？」（柳朝叢談）

都城南居賢坊民劉蘭女劉氏，以哭母毀死，巡城御史曹選以聞。氏頗知文墨，并習女工。萬曆二十七年，曾經備

選貴人不中，遂不肯擇人，毀齒自矢，事兩尊人甚孝。三十歲足跡不出閨門，日惟閉戶誦經讀書，兼作女工，卽至親比鄰，未嘗見其聲色。本年八月，母張氏病篤，女悉心奉侍，母進食，女亦進食，母不食，女亦不食。至二十三日，張死，女跪靈前泣血，水漿絕不食。至九月初三日，女亦氣絕，死時異香滿室，人咸異之。（崇禎長編）

譚屑

譚屑類清談矣，何焚麈之有非也。村媪磨針，呼以悟學事，有不相謀而相師者，是在其人。

張湯之爲父，而有張安世之子；劉歆之爲子，而劉更生爲之父。許敬忠之爲祖，而有許遠之孫；韓侂胄之爲孫，而有韓琦之祖，信乎賢否不係乎世類。故祖父之賢者，子孫當思克紹前烈，父祖之不賢者，子孫當思克蓋前愆。（稗史）

兵部尙書如瑞，衡州衡山人也。明成祖兵起，首先勸進，封忠誠伯。後死，召其子鏞襲爵，以父在功罪之間，不受。宋晟定遠人也，以父開國，襲都督。建文時，通謀於燕，其子瑄乃以力戰死於靈璧。瑞、晟二君，有愧乃子（同上）。

張宏範，張世傑本兄弟也，而一爲元伐宋，期於削平；一奉宋抗元，志存社稷。比於諸葛弟兄，又有間矣。（楮記室）

王安石，創爲新法，而其弟安國非之；韓絳，附會安石，而其弟維爭之。曾布，陰禍善類，而其弟肇移書勸之邪正相反，誠判若參商。至若王處仲，親爲叛逆，而其弟竺法深，獨脫然遊方之外，此尤品之最卓者。（說儲）

徐中山王，而有增壽之子；李岐王，而有景隆之子。增壽爲弟，而又有輝租之兄；何父子兄弟，迥殊歟？（麗亭新語）

阮籍遺落世事，不向禮數，取教其子渾，則曰：「仲容咸已預吾此流，汝不得復爾。」元延祖棄官反初服，嘗曰：「人生衣食，可適一飽，不宜復有所須。」每灌園撥新，以爲有生之役盡此。及戒其子次山輩，則曰：「兒曹逢時，故（時祿山反）不得自安山林，勉勵名節，無近羞辱。」古人父子相期，不必出於一塗。（說儲）

李斯長男，由爲三川守，諸男皆尙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長令，皆前爲壽。

門庭車騎以千數。李斯慨然嘆曰：「吾聞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驚下，遂擢至此，可以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其後卒及於禍。吳陸遜爲丞相，子抗大司馬，抗子機爲大都督，統軍二十萬。後軍敗被譖，父子兄弟皆死。唐杜審權位至宰相，子讓能位太尉平章事，讓能子曉朱梁時爲禮部尚書平章事，讓能賜死，曉爲亂兵所殺，三世爲將相，道家所忌也。漢之蕭曹，唐之房杜，姚宋，身佐英主，手造王圖，而曹至子削封，蕭五祀絕祀，房喬次子遺愛與公主謀反誅，杜如晦次子荷說承乾建大事誅，姚崇長子彝，次子奕，子開爲牛仙客幕府，見仙客疾亟，逼仙客爲表，薦奕爲相。仙客妻以聞，元宗杖殺之。宋璟六子，渾尙怒華，衡俱以職敗，廣平之業衰焉。再造之功，若郭汾陽三四傳不復能振裔孫元亨，僅爲永興教授，狄梁公會孫飄泊岷漢，於謁侯王。宋相三李文正公昉，文靖公沈，文定公迪，一時名宰，子孫相繼官達，數世之後，亦復蕭條，無一人在仕版者。昔郭汾陽治第，謂工人曰：「好築牆，勿令不牢。」築者對曰：「數十年來，京師達官貴人，亦皆某所築，今某死某亡，某敗某絕，人自改換，牆固無恙。」公聞之惕然，卽請老。（雞窗剩言）

有舉孝廉而爲人主者，魏武吳大帝也。狀元及第而爲人主者，夏主李遵頊也。（續筆刺）

郭霸常來俊臣、龔穢、俊臣鄙之，宋之問捧張易之溺器，易之輕之，閻朝隱爲武后禱疾，以身代穢，後張元一畫代穢圖以進，后大笑，鄙其爲人。趙履溫寒衫爲安樂公主背挽犢車，後遭僂人割一瓣骨肉俱盡，成敬奇省姚崇疾，對崇涕泣，懷中置雀數頭，向崇放而祝之，願令公速愈。崇惡其媚，曰：「此淚何自而來？」遂不復接遇。竇懷貞詔事，中貴，每見士人無鬚，誤爲中官，必曲加承接，卒不免貶，明皇時投水而死。噫！彼輩爲諂佞，可悅人耳，乃輕則取厭，重則喪身，冷眼觀來，可不枉做了小人（座右編）。

項王嗜啞叱咤，當是極粗豪男子，而寵戀虞姬，臨亡不舍。蘇子卿吞氈嚙雪，視死如歸，而不免取彼婦生子。關雲長忠肝義胆，可對天日，而啓曹公求秦宜祿妻，曹又疑而自取之。趙閱道爲鐵面御史，乃悅一營妓，令老兵夜召之，

又令人促之。范文正守鄱陽，屬意小妓，既去，乃以詩寄衛玠而取之。此數公事，皆與其人絕不相類，當是色戒未易破除。宋璟正色立朝，而善羯鼓，賦梅花，又似極風流人物，尤不可曉。（客中閒集）

袁中微以相名天下，有二婿，一爲盜死獄中，一覆舟死於水，二女皆寡於家。忠徹每爲談相，妻必叱云：「莫訛言，且相女婿之目何在？」曰：「吾能人相，不能天相也。」（荳棚談）

王廣津作相，日穿庭一井，將天下寶玉珍珠投其中，沒水共飲。李昌夔在荊州打獵，其妻獨孤氏亦出紅粧錦，勒女隊三千人，魚朝恩有洞房，四壁安琉璃板，中貯江水及萍藻，諸色魚蝦，號魚藻洞。段文昌富貴後，打金蓮花盆，盛水濯足，謂醇生平所不足。元載寵姬薛瑤，英幼喻香，肌肉皆香，處以金絲，却塵褥。李德裕好飲惠山泉，自京至常州，置水遞。虞孝仁伐遼，以駱駝負函盛水，養魚自給。羊稚舒冬釀，令人抱甕，須臾復易，使酒速成，味美。符郎使小兒跪而張口承唾。于頔爲襄州日，點山燈一，上油二千石。石季倫廁有紗帳茵褥，婢供香囊，劉實謂誤入其內。劉琰侍妾數千，悉教誦靈光殿賦。葦步饒備珍奇，廚中所棄，猶值萬錢。宴公侯家，雖極水陸，不下箸。噫！天地生財，只有此數，彼嗟半菽不飽，獨非吾屬毛離裏而來者乎？侈汰自豪，究皆禍不旋踵，豈天道之惡盈，抑亦人事之必至？（培元錄）

狄梁公之思親也，南望白雲而佇立，梁景之思兄梁瑄也，亦南望白雲而慘然。孝友根於至性，輒以雲物動情，亦見性情合處。（說儲）

晉靈公刺客，不殺趙宣子，漢楊琳刺客，不殺蔡中郎，晉劉裕刺客，不殺司馬楚之，唐太子承乾刺客，不殺于志寧，淮南張顥刺客，不殺嚴可求，西夏刺客，不殺韓魏公，苗劉刺客，不殺張魏公，此輩正自有人。（蝴蝶偶言）

前漢書表古今人物，其失也渾，新唐書表宰相世系，其失也濫，備三長如班歐，猶有此失，矧其他乎？（同上）

狄靈慶親爲袁粲門人，而抱首粲子者，慶也。周某（史失其名）親爲陸超之門人，而手斬超頭者，周也。陶穀親爲晉相李崧所錄用，而構成崧族誅者，穀也。究之狄被噬於豕狗，周折頸於墜，相阿之死，幕門屢遭雷殛，而骸骨不少。

留，彼其仇視恩地，不祥莫大焉！（說儲）

剖水而雙鯉躍出者，王祥也；叩凌而一魚踊出者，王延也；臥水而童子送鯉者，楚僚也；泣禱河神而冰開得尺許，厥者，查道也。又焦華冬中得瓜，以愈父疾；王薦雪中得瓜，以止母渴；孝思所感，動植之類，且以非時應之。彼季夏思凍魚膾，仲冬思生地黃者，卽慕容熙以南面之尊，切責有司，而猶不得，以是益信孝感之神。（同上）

古之異人，去來必有所自。微子感牽牛星，顏子感中臺星，張良感弧星，樊噲感狼星，東方朔感歲星，則生而稟星精者也。傳說爲箕奚仲（四星），造父王良（並五星），各垂象於天，則歿而成列宿者也。又如唐房瑁爲永禪師，白樂天海中山主，宋晁迥靜居天主，楊億武夷君，陳堯次南菴主，張方平山藏院知藏，歐陽修神清洞主，韓琦紫府真人，富弼崑崙真人，王會青草堂和尚，蘇軾陝右成禪師，皆生而知前身者。蔣濟爲南山伯，荀顛爲秦山君，劉聰須遮國王，韓擒虎蔡襄並閻羅王，皆死而知後身者。（同上）

朱子綱目一書，字字繼麟經之筆，吾人滅郢，春秋不爲少諱，乃呂易嬴，牛易馬，何綱目竟不置一詞乎？且期年而生子政，既云期年，焉知非嬴氏之種，得毋恨始皇焚書坑儒爲此論，以快心乎？若牛馬之謠，乃魂時張夜石圖所現，他物甚多，不止牛馬二種，何得以此定其爲牛吏子與武氏亦係篡奪，世人不樂爲辨之也。朱子作綱目，要非無見。（嘯虹史）

杜子美客耒陽，一日過江上，舟中飲醉，是夕江水瀑漲，子美爲驚濤漂泛其尸，不知落於何處。元宗思子美，詔求之，聶令乃積空土於江上，曰：「子美爲白酒牛炙脹而死。」（劇談）

李白人傳其醉遊采石，捉月而溺死，然今采石磯有李墓，或云病死，另詳豕渡。

元祐黨人之貶，蘇子瞻得儋州，子由得雷州，劉莘老得新州，皆取字之偏旁，則幾以遷客爲戲。（全上）

文翁拔劍擊江神而廻復水遂平，王遵執壁當金隄而水波旋却，武肅命強弩射海濤，濤頭竟趨西陵，白沃史君

以鞭指當湖，而東南一隅，水至不沒，精誠既至，足迴狂瀾。（全上）

張洪陽相公見玉茗堂四記，謂湯養仍曰：「君有如此妙才，何不講學？」湯曰：「此正吾講學，公所講是性，吾所講是情。」（遺愁集）

子美賣文爲活，翻令室倒懸，言其無假借也，而語意不露，味之愈佳。子雲家無担石之儲，其作法言，蜀人齋錢十萬，願載其名，子雲却之。張知白守毫，毫富人修佛廟成，知白召穆修爲記，富人遺五百金，求修附名，修投金庭下曰：「吾不忍以匪人污吾文也，彼售書求米者，非惟人品徑庭，卽其書可知矣。」（稗史）

唐荆川曰：「僕偶想宇宙間有二，絕可笑事，其屠沽細人，稍有一碗飯喫，死後必有篇墓誌，其達官貴人，略有其名，自在世者死後，必有部詩文刻集，如生而飲食，死而棺槨之不可缺。」而王所謂墓誌與文集者，皆不久泯滅，若盡存在世間，卽使以大地爲架子，亦安頓不下矣。倘悉付祖龍，南山煤炭，竹木，盡當減價。（遺愁集）

金壇三茅靈觀，每年顯化攝衆，自陳菲業，葷酒斷跡，及湖賊揭竿山頂，千年宮殿，付之一炬，而山神不能杵伏，甲寅之亂，江西上清宮亦爲賊燬，說者謂天師但能驅邪魅，不能制生人，然數之所爲，豈易避焉。（鵬升集）

瓠里子自吳歸粵，相國使人送之，曰：「使自擇官舟以渡送者。」未至於是，舟泊於澚者，以千數，瓠里子欲擇之而不能識，送者至，問之曰：「舟若是多也，惡乎擇？」對曰：「甚易也，但視其敵蓬，蓬折檣破，颺者卽官舟也。」從而得之，瓠里子仰天嘆曰：「今之治政，其亦以民爲官民，與則愛之者鮮矣，宜其敵也。」（郁離子微）

宣德間，慈谿一縣令初至任，謂羣下曰：「汝聞諺云：『滅門刺史，破家縣令乎。』」中有一父老對曰：「某等只聞得豈弟君子，民之父母。」縣令爲之默然。（西墅雜記）

兵部尙書徐晞家居，新貴皆薄其出身吏胥，狀元某歸，徐往賀，不得已往答，不與言，一茶而起。徐問曰：「狀元幾年一箇？」笑答曰：「三年。」又問吏員爲尙書，幾年一個，無以答。某同人儒學，某指夫子像戲之曰：「認得這位老

先生否？」晞曰：「認得這位老先生，是不由科目出身的。」（荅泚集）

龔介菴祖錫由江南布政內陞太常寺卿，偕予修輯賦役全書館中語諸同事云：「趙農部每與予面譚，不諱吏員二字，吾甚感其重，我若加意周旋，反成輕佻。」

何澹所撰李克嗣墓誌銘，贊曰：「前數十年，士大夫多以富爲諱，爭自洒濯，以免公議。今聞人仕，衆必問曰：「好衙門否？」聞人退，衆必問曰：「有收拾否？」且耀金珠廣田宅，以驕里閭者，世不以爲過，亦風氣使然。」（玉堂叢語）

有牝雞啼者，主人命宰之，左右曰：「此不祥之兆，同爲宰雞。」主人曰：「是雞之不祥也，彼一啼而罹殺身之禍，於人何預耶？」（莫氏入林）

牝雞司晨，及雄雞夜啼，俗皆謂之不祥。余居杭時，雞忽夜啼，命宰之；三兒景行方幼，遽止之曰：「信不祥乎？雞乃預報主人，是忠也，若不足信，又何爲以一啼而戕其命？」余以其近理，遂從之。

凡遇奇異之人，奇異之事，要有定見，漠然不動，方無註誤。江西舉人但調元，素有文名，一日遊瓊州，遇李某，某講天文，尊信之，訝爲異人。萬曆癸丑會試，調元首二場佳甚，葉臺山相國已擬爲會元。反閱第三場，問天文策，對云：「惟海上李某，王某可聘入修定。」葉大驚，亟黜落之。朱平涵相國曰：「但生瓊州之遊，特尋冤對，以阨其進取耳。」余筆此以爲見識易動者之戒。（蘇談）

趙清獻欲絕慾，掛父母畫像於臥牀中，以自監。趙康靖中歲，嘗置黃黑豆於几案，以驗善惡。歐陽文忠暮年，有小疾，不服藥，只孤坐習忘以却之。文節搆枯木菴，死心寮，以爲養病之所。伊川於室中置尖物，劉元城謫炎瘴，舉念絕慾。東坡謫瘴鄉，惟盡絕慾念，爲萬全之良藥。古人克己工夫如此。（座右編）

漢張倉子百人，趙王彭祖子七十二人，唐棣王琰子五十五人，榮王琬子五十八人，延王賓子三十六人，皆玄宗

之孫，而玄宗亦有子三十人。宋徽宗子三十八人，張着四十二人，杜子微一百四十人，馮蓋三十人（湧童小品）。
胡梅林被逮，自謂宋以來少保當阨者三人：岳武穆、于忠肅、自謂也。然胡雖有勞，要非二公匹，而汪南溟以戚南唐匹之。戚本良將，以江陵波及自薊門調廣西，不貲，與胡之被逮者又異，那可並舉（同上）。
三代後嘗言有三箇匠：漆匠、命安藏、一石匠、安民、一漆匠、楊瑄、士大夫有媿此三匠者多矣（嘯虹筆記）。

墓古
祖國
孫內
移內
房案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00 23708

上海圖書館

937

